武俠世界

風雨斷腸情（艷盜傳奇故事）

作者以秀麗明快的文句，曲折奧妙的情節，句句引人入勝，節節令人稱奇，男女主角刁頑伶俐，巧計制敵，怪招百出，妙不可言，打鬥時扣人心弦，輕鬆時心曠神怡，正氣浩然，俠義感人



$2.00

924

本刊徇讀者要求啓事

本刊自創辦迄今已歷十八寒暑，深得海內外讀友愛護讚揚，銷數日增，本刊同人除深具謝忱外，更常抱兢兢之心，日求改進，務求無負讀友們雅愛之德！近者，紛得海內外讀友們提供寶貴意見，要求本刊逢在節日期間，增加篇幅，以供讀友們假期消遣，提供精神食糧，本刊爲符合讀友們意旨，遵從讀友們的寶貴意見，每逢假期，擴充篇幅，由原有97版增至113版，內容當特別愼重選載皇牌作家的精采佳作，務使讀友們能在節日假期中獲得愉快的滿足。本刊更爲了酬謝讀友們十八年來的維護，將所增篇幅所需的稿酬、油墨紙張的消耗，酌半增添，逢特大號只略增售價五角，稍爲彌補，區區苦衷，敬希諒宥！

編輯部謹啓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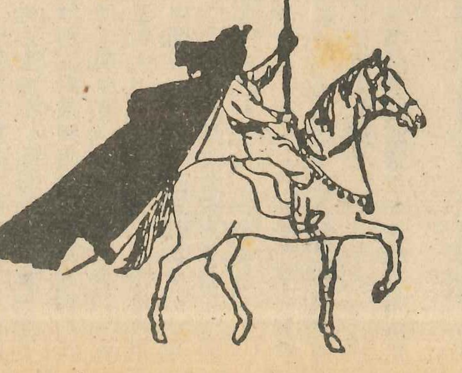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2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俠艷」傳奇故事之三／

蕭逸・文
盧令・圖

風雨斷腸情

拯救童稚　巧逢玉女

秋夜，冰輪高掛，碧空如洗，水平如鏡。五河縣，秋雲閣，名客棧。五河縣沿湖路上，急急飛來一騎，騎者正是郭飛鴻，這時，郭飛鴻的馬來到了「五河縣」界，這地方由於有「天井」「沱」「香闊」三湖環峙，形成了奇妙的風光，時逢春日，芙蓉出水，楊柳多情，走馬到此，頓覺心暢神怡，一掃連日來寂寞無聊。

五河縣北的「秋雲閣」，是本地最大的一處客棧，郭飛鴻來到時，這「秋雲閣」竟是早已掛出了「客滿」的牌子。

在粉白的店牆上，貼着一張啓事，大意是，本店承顧客抬愛，生意鼎盛，只因近日往觀祭湖客人過多，所有店房被包一空，舊雨新知，請三月三日以後再來光顧爲荷！

郭飛鴻一個外鄉客，自不明本地風俗，所謂「祭湖」究竟是一個甚麼玩藝兒，却是不得而知。

他不得已一連又走了幾家客棧，不想竟是家家客滿，均貼有告示，其理由皆是爲了往觀祭湖的遊客過衆，房間早爲訂租一空。

郭飛鴻失望之餘，本意兼程而下，可是天已黃昏，再者，此行下去，距離「洪澤」湖更近，自必是遊客更多，在五河縣找不到店住，實難望別處就能如願。

他的馬，在五河縣轉了一週，不覺又回到了「秋雲閣」前，心中忖思道，我只一個人，也許店內可以設法通融一下，何妨進去問一問，總比坐在馬上喝西北風好得多。

想想似覺有理，就翻身下馬，直向店前行去。

秋雲閣乃是本地最負盛名的客棧，由於整個店房背着「沱湖」，面臨市街，風景幽雅，店房清潔寬敞，是以北來南往過客，來到了五河縣，都想到此住上一宿。

郭飛鴻拉馬來到店前，但見店前一排氣死風燈，映照着一方金字匾，上刻「秋雲閣」三個大字，進出的客人，川流不息，好不熱鬧，門前立有四五青衣伙計，專爲客人拉馬喝轎，而進出客人，也多是些衣着體面的人物。

郭飛鴻走到近前，把馬交給了一個夥計，那夥計拉過馬來，上下看着郭飛鴻道：「爺是住店來的麼？」

郭飛鴻點了點頭道：「不錯，可有店房？」

那夥計搖頭冷笑道：「客人你沒有看見麼？」

說時，用手指了一下「客滿」的牌子，抖手把馬韁丟到地上，轉身向別的人走去。

郭飛鴻不由劍眉一挑，正要發作，心中一動，却又忍下了一口氣，暗忖這只怪自己討無趣，何必與他一個夥計計較？

想着鼻中哼了一聲，正要翻身上馬，

却見正門外一個身着青緞襖的老者，向自己跑過來，一面招手道：「客官留步。」

郭飛鴻怔了一下，轉過身去，就見那老者拱背疾跑過來，他身邊跟着一個青衣小夥計，高高的擧着一個燈籠，照着老人滿佈皺紋的臉，和一個紅柿子也似的大鼻子。

郭飛鴻沉聲道：「你找誰？」

老人拱拱手，說道：「請問客官是姓郭麼？」

郭飛鴻點了點頭道：「不錯。」心中却微微吃了一驚。

老人立時嘻嘻一笑，招呼道：「與郭相公帶馬。」

過來一個夥計忙牽過了郭飛鴻的馬，郭飛鴻驚異的望着老人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老人躬身一拜，道：「老夫爲了候駕，在門外已立了半個時辰，快請進店休息吧。」

郭飛鴻皺眉道：「方才那夥計不是說貴店沒有房間了麼？怎麼此刻又有了，老先生你又是誰？」

老人嘻嘻笑道：「老夫就是這秋雲閣的店東，敝姓齊名有福，郭相公來此下榻，小號上午就已得知，特別爲相公整理了一間靜室，外面風大，快請進吧。」

郭飛鴻當時就隨着他進了客棧，心中不無奇怪，邊行邊問道：「你是說，已有人爲我定下個房間可是？」

店東連連點頭笑道：「是的，是的，楚小姐親自來關照說，相公你是他們花旗莊的朋友，要我們好好照顧。」

說時，面上現出極其諂媚神色，笑了笑道：「你相公住店的食宿開支，大小姐都代公子付過了，這可眞是太客氣了，其實小號早就有過規矩，凡是鳳陽府楚家的朋友來此往棧，我們是分文不收，所以住店的銀子，相公離開的時候，還請帶回去，這是小號對楚大相公兄妹的一點敬意，嘻嘻！」

郭飛鴻這才明白怎麼一回事，不由面上微微現出吶吶之色，問道：「楚姑娘也住在這裏麼？」

老人點頭笑道：「今天上午還在，下午走了，大小姐是我們地面上的恩人，相公請想，她關照下去的話，還能不照辦？還敢要錢。」

說時，已親自帶領郭飛鴻穿廂過屋，來到一間極爲寬敞考究的靜室之內，室內陳設着黃銅大床，紅木靠椅傢俱，粉牆上掛着字畫，紅木架上，還燃着一盆熊熊炭火，整個室內佈置得一派富麗幽雅，不着纖塵。

郭飛鴻眞沒有想到竟有如此清雅房間，不由含笑道：「掌櫃的太關照了，我不過是住上兩天，也就走了。」

齊有福一面關照茶房添茶，一面坐下來，聞言皺了一下眉道：「相公莫非不是去看祭湖？」

郭飛鴻道：「不是的，我不過是路過此地罷了。」

齊有福怔了一下，笑道：「離三月初三只不過五六天了，相公好容易碰巧上這個熱鬧，怎好錯過不去看看呢？」

郭飛鴻微笑道：「不瞞掌櫃的說，甚

麼叫祭湖，我還不知道呢！」

齊有福更是一呆，遂赫赫笑道：「這麼說，郭相公你定是個初來此地的外鄉客了，這就難怪了。」

郭飛鴻一時也被他引起了興趣，問道：「是如何個祭法？爲甚麼這麼多人都來看熱鬧？」

齊有福笑了一聲，道：「這個規矩，沿襲下來已有好幾十年了，聽說當年，洪澤湖水患很嚴重，地方上就委託當時洪澤湖『太湖敎』舉行祭禮，用了一雙童年男女，外加六牲治祭，湖患方消，如此相沿至今，每年三月初三，都由太湖敎選童男女各一，六牲馬羊祭湖，因爲前往觀禮的人多了，每人都會奉獻一些銀子，太湖敎却也想出了『羣英擂』以爲消遣，這個熱鬧自然就可看了。」

郭飛鴻不聽猶可，一聽之下，不由氣得面色發青，忍不住哈哈一笑道：「我當是甚麼祭典，原來竟是如此慘無人道的勾當，太湖敎這麼活活殺人，莫非當地官府都不過問麼？」

齊有福瞇縫着一雙小眼，搖了搖頭，嘆道：「說的是呀，可是太湖敎當今的勢力太大，再說當初祭禮原是官府主意，如今相沿成習，再想改也是改不過來了。」

郭飛鴻冷冷一笑，亦未多言。

齊有福又嘆了一聲道：「太湖敎廣受奉獻，簡直發了大財了，有了錢就好做事，官家也就不多開口，只可憐被選中的一雙童男女，都是最嬌秀的小孩，他們父母每人只不過得到十兩紋銀補償，就不得不把親生的嬌兒捨了，可憐！可憐！」

說完，又禁不住一個勁的搖頭，這和他方才勸郭飛鴻觀賞祭湖時那副嘴臉全然不同。

夥計打來了熱水，又沏了香茶，齊有福拱了拱手，乾笑道：「相公歇息，老兒告退了。」

郭飛鴻想起一事，不動聲色道：「太湖敎現今由何人爲首？你可知道？」

齊有福縮了一下脖子，翻着小眼道：「這……這……我就不大清楚了。」

言罷立即轉身走了，郭飛鴻不由心中一動，也就明白了八分，看來這太湖敎在此地聲威相當顯赫，五河縣的居民，對他們都不敢輕言。

郭飛鴻少年氣盛，爲此不禁更是有氣，暗忖自己已然來此，碰見了這種事，焉能袖手不管，說不得要去看一看，如果眞如齊有福所言，自己也就不必顧慮其它，爲地方上除了太湖敎幾個首腦禍害。

想到這裏，禁不住內心熱血激動，眞恨不能即時動身起程，趕到洪澤湖去看看一個究竟。

推開了後窗，面對着沱湖一片靜波，湖上漁火明滅，水天浩渺，眞個是江山如畫。

郭飛鴻想起方才那店東之言，腦子裏，又浮上了楚青青的影子，心想她怎麼也來了？她怎會知道自己要來此下榻？

由這些情形看來，這姑娘似對自己一往情深，並不像是在生自己的氣的樣子，自己先前竟是想錯了。

「她如此作，又是何苦？是爲了甚麼？莫非楚秋陽不曾把我的話轉告她？以至於這姑娘內心尚還有着……」

忖想及此，郭飛鴻不禁面上一熱，額角現出了幾顆汗珠，一時爲之默然。

半晌，他才又搖了搖頭，心忖楚秋陽不至於如此胡鬧，也許楚青青是外出有事，想到自己必經此地，事先預爲訂下房間，也未嘗沒有可能。

他探手入懷，摸到了楚秋陽別時贈送給他的銀包，一路趕忙，竟未曾啓看，這時想起來，就急急打開來，首先入目的，是亮光閃閃的十數片金葉子，和五錠銀元寶。

郭飛鴻不由吃了一驚，頓時呆住了。

他本來以爲不過是爲十兩紋銀罷了，想不到竟是如此厚重的一個數目，自己一時不察，竟是胡裏胡塗的收了下來，當眞是大大的荒唐。

那緞包內，除了這些東西以外，另有一枚紅光閃爍的玉釵，郭飛鴻再一細看，止不住又是一呆，敢情竟是自己已然退還了的那枚石榴玉釵。

郭飛鴻面色一變，拿起這枚釵子，冷冷一笑，自語道：「秋陽，這就是你的不對了，我已向你表明了心跡，你這又是何苦？莫非還如此迫婚不成！」

愈想愈氣，當時急急把玉釵放好包內，連同金葉銀錠，原樣包好，放入懷中，心忖着來日原樣退還。

關上窗戶，倒身在床，郭飛鴻思潮起伏，却無論如何也難以入睡。

楚青青美麗的笑靨，秋水般的雙瞳，再次映上了眼簾，他試着問自己道：「當眞她是眞心的對我麼？」當眞我對她一些情意都沒有？我是不能？還是不願意？

良久，他發出了一聲嘆息，坐起身來，右掌微微向外一吐，几上的燭光，伸出了數寸的火舌，忽然就熄滅了。

× × ×

人潮像流水般的，直向着洪澤湖方面湧去，在奔往洪澤的道路上，眞可說是車似水，馬如龍，這種場面，眞足以驚人。

爲了躱避雜亂的人羣，郭飛鴻獨自租了一艘船，經水道直放洪澤湖。

當空[illegible]雲四合，整個天色，顯得十分黝暗，老實說三月初三——也就是今天這個日子，實在亦不是一個十分理想的祭湖的日子。

郭飛鴻一桿在手，舟駛如飛，不一刻已可看見洪澤湖浩浩蕩蕩的水面，這舉國聞名的第四大湖，果然氣勢壯觀，大得驚人，縱橫百里，水天相接，舟泛其上，眞有如滄海一粟，小得可憐！

漸行漸近，舟船也慢的多了，遠遠可見正前方里許以外，似乎聚集着不少舟船，囂聲吵耳，吵成一片。

郭飛鴻小船尚未到達近前，便見一艘漆成白色的快船飛快駛來，船頭上立着四個彪形大漢，每人手上都拿着一根鈎船用的長篙。

這艘快船一發現郭飛鴻小船，爲首一名漢子，陡地大聲喝道：「呔，是看祭湖的吧？」

郭飛雄道：「不錯！」

那漢子已用手中長篙，把郭飛鴻小船鈎住，拉到快船旁，另一名漢子，就躍身

上了郭飛鴻小船，大聲道：「幾個人？繳錢，繳錢！」

郭飛鴻冷冷一哼，道：「繳多少？我一個。」

那漢子上下看了郭飛鴻幾眼，怪笑了一聲，道：「喝，還是個相公，你給五兩銀子吧！」

郭飛鴻一時不由怒起，可是轉而一想，自己才來，還是不要爲此惹事的好，五兩就五兩，且隨他就是。

當下他就一聲不響的取出了五兩銀子交過去，那漢子哈哈一笑，接過來，回身向後一指道：「到那邊去排隊放船，這是你的號碼。」

說時，丢過來一個號牌，騰身回到了快船之上，呼嘯而去，郭飛鴻順着水面看去，類似如此的快舟，竟有十數艘之多，每一艘船上都有四名黑衣漢子，他們來回駛在湖面上，凡是有來船經過，都少不了個要他們奉獻一些，態度蠻橫至極。

看到這情形，他由不住嘆息了一聲，由此亦可證明，附近居民，是何等的受害了。

郭飛鴻把小舟一路撑進去，果見百十艘舟船連接一綫，由一個極小的進口通過，秩序極亂。

等了一段很長時間，才算輪到了他，在那窄小的隘口處，立着幾個漢子，手中拿着漿糊刷子和寫着號碼字紙條，在每一艘通過的船頭下貼一張，然後收錢放行。

郭飛鴻心中奇怪的想，方才不是已經給過錢了，怎麼還要給？

想着，却見那幾個執役漢子身後，立着一個身着官衣的人物，不用說，這是官方勾結收錢的代表了，方才繳的錢是歸太湖敎的，現在繳的却是歸官府，由此看來，官私勾結自屬必然的了。

官人收錢，倒還有個規定，每人收銀一兩，繳了錢，在船上貼一張號碼，是根據方才所發的木牌，兩相印證才能通過。

如此更可見，太湖敎之所以如此明目張胆，實在是有官府撑腰以致了。

郭飛鴻把小舟按規定繫好，登上了一艘大船，直向着對面湖岸攏去。

在湖岸邊，早已堆擠成人山人海，老少男女，形形色色，整個的岸邊，都擠滿了。

郭飛鴻隨着人潮，擠到了裏面，就見正前方立有一個極大的白木祭壇，壇高二丈，其上供着四季乾鮮，全豬全羊全牛，每樣都是一雙，只是正中四張花座却是空着，也不知是何用處。

在祭台的兩邊，有兩列黑衣漢子，奏着樂器，鳴着鑼鼓，聲調極不和諧刺耳已極。

郭飛鴻細看這祭台，實在是顯得高了一點，無意間却看見兩柱上，懸有一副對子，寫着斗大的字，爲：

「掌翻洪澤水。

腳踏半天雲」。

正中一方金字匾上，橫書着「我武維揚」四個大字，郭飛鴻心中一動，却忽見身邊一個胖子，向另一個老者指手劃腳道：「今年這個台子比往年都要高，個老子，沒得眞功天硬是上不去啦。」

那老者也用着濃重的川腔道：「也沒有什麼，練過幾天腳把式都行。」

胖子齜牙笑道：「聽說太湖敎的向老太爺，今天要親自主持，老太爺那幾手硬是要得。」

老者搖頭道：「你放心，打擂的都是別個，老太爺才不會隨便出手呢。」

這時附近忽然傳過一陣人聲，有人叫道：「喂，喂，不要擠，不要擠，你這個人是怎麼回事？」

又有人高聲叫嚷道：「媽地，把他拉出去。」

郭飛鴻連忙循聲望去，只見在人羣中，一個白衣少年的背影，正由人羣中間內擠去。

這少年似乎是自後面硬擠上來，兩隻手交互着向後拉人，把站在前面的人强行推開，他動作快捷，身形極快，不一刻擠到了台邊，才擇處站定，頭也不回一下。

由於站立的角度不對，郭飛鴻只能看見此人的一個背影，竟是看不見他的臉，不過僅僅由背影上望過去，已可看出此人好像並非是虎背熊腰之流，而是一個頗爲斯文的書生。

人羣中儘多亂叫喊打之聲，由於人太多太擠，叫罵兩聲也就算了。

郭飛鴻雖祗看了幾眼，便斷定這白衣人身上定有功夫，否則絕不能在如此湧擠的人羣內行走自如，他想看一看這人究竟是什麼樣子，無奈老是看不見，人頭幌來幌去，最後竟連那白衣人的背影也失去。

現在他明白，原來這台子，並非僅僅是祭湖用，而且還兼作擂台用。

台上鑼鼓喧天，台下又是人聲鼎沸，到處都是亂哄哄的，這種佇立仰候的滋味可眞不好受。

忽然，鑼鼓聲驟然一歇，有人用力的鼓掌道：「老太爺出來了……」

全場雷鼓般齊聲呼嘯了起來，郭飛鴻身邊那個胖子，更是大聲叫道：「向老太爺，馬二嫂子，胡三爺，格老子的都來了，哈，有得看了。」

郭飛鴻再向台上看去，只見果然出現了幾個人物，那所謂「向老太爺」是一個年近七旬左右的老人。

這老頭兒，黃焦焦地一張瘦臉，其上皺紋滿佈，一頭銀髮，梳理得十分光潔，沒有一根跳絲兒，他穿着一襲湖墨色的長袍，一雙袖管，微微捲起來，露出白色的袖頭，看起來相當體面，在他右手掌內，却來回搓弄着一雙白玉球兒，模樣兒甚是悠閒。

他出來之後，微微向着台下拱了拱手，就在一張鋪有虎皮的太師椅上，坐了下來。

在這張太師椅後，另外還設有兩張椅子，只是其上却沒有鋪獸皮，這時另有一男一女，分別佔坐了下來。

靠左面坐下來的，是一個三十上下，一身大紅襖褲的女人，郭飛鴻立刻就想到，這女人定是所謂「馬二嫂子」了。

看起來，這女人倒還薄有姿色，一張白臉，兩道細眉，兩隻手腕之上，各戴着一雙翠鐲子，有點像江湖上跑碼頭賣藝的女人。

猛一眼望過去，這馬二嫂子還像怪迷人的，可是再細細看來，這立刻會對她塗

在臉上過多的脂粉感到倒胃。

馬二嫂子身邊貼身站着一個八九歲的小男孩，生得唇紅齒白，頭上梳着一根冲天小辮，也身着大紅襖褲，很像畫上的紅孩兒，他緊挨着馬二嫂子，手裏捧着一口二尺四五寸長的短劍，由那樣子看，可能是馬二嫂子的兒子。

另外的那位「胡三爺」，則是坐在老太爺右手，此人是一個矮個子，留着小黑鬍子的中年漢子。

這幾個人物，俱是太湖教內頂尖兒的人物，平常很不容易在人前亮相的，這時乍然現身，自然使得人們爲之嘩然，歡聲雷動。

坐在正中虎皮太師椅上的向老太爺，回頭對一個弟子說了幾句話，那名弟子，立即抓起鐘錘，在一個吊着的金鐘上重重的擊了三下。

說也奇怪，三聲鐘响，似乎震懾了人羣，全場頓時變得雀鴉無聲，那名弟子放下鐘錘，又侍立在老太爺身邊。老太爺嘴皮動了一下，輕聲道：「帶活口行禮。」

郭飛鴻心中一動，遂見那名弟子高聲呼道：「帶活口。」

後台立時有人應了聲：「有。」

幔幃啓處，走出了一羣人來，這羣人分抬着四根杆子，郭飛鴻再一注視，止不住一時熱血沸騰，差一點要撲上台去。

原來所謂的「活口」竟是活生生的人，共是四個，兩男兩女，各縛手縛足，穿在一根紅色竹杆上，就像是牲口似的被抬了出來。

就年歲上看，四個當作祭禮的孩子，不過是七八歲，最大也不會超過十歲，都生得白皙秀氣。

這些孩子全身被剝光了衣服，每人下邊繫上一條紅布，在冷風裏，冷得連連顫抖着。

這羣漢子，把兩雙童男女，分別放在那四座蓮花木壇上，然後退了回去。

這時台下起了一片騷動，有人發出感嘆可憐之聲，也有嘻笑痛快的，却沒有一個敢出來說句話。

郭飛鴻看到此，又止不住怒氣往上衝，正想着如何下手拯救這四個孩子，就見那位向老太爺忽地站起來，走到了祭台中央，自供桌上拿起了一枝大筆，飽浸硃砂，走到了四個童男女身前，在他們每個人眉心正中，點了一個紅點，隨後右手一翻，把那枝硃砂筆，拋落湖心之內。

四個小孩均像是嚇糊塗了，只是楞楞的望着湖心，却沒有一個哭的。

向老太爺點了硃砂後，又伸手自供桌上拿起了一口木劍，只見他右手在頭上抓了一下，滿頭白髮全數散了開來。

接着，只見他在台上左右前後的轉了轉，又燒了張黃紙，這時，當空烏雲密佈，遠天現出一大片紫色，湖面上起了陣陣狂風，湖水開始動蕩不已。

人羣中，立時就有人附會着說，是湖神顯靈了，又有的說向老太爺的法術硬是靈。

向老太爺做完了一套法事之後，放下了木劍，高叫道：「酒來。」

立時就有一個黑衣漢子，雙手捧過來一個紅漆木盆，盆內是滿滿的一盆紅水，想必是滲有硃砂的酒。

向老太爺擺了一個「騎馬蹲襠」的姿式，面對着紅木盆，驀地張開了大嘴一吸，盆內酒汁，立時化爲一道紅泉，長鯨吸水似的注入他口內。

台下萬千觀衆，看到此，震天價也似的叫了起來，不過在郭飛鴻眼中看來，這位向老太爺不過是有些個內功，並算不了什麼。

轉眼之間，那滿滿一盆紅汁，竟爲這位向老太爺吸了一個乾淨，老太爺的肚子，也就像懷了八九個月孩子的娘兒們也似的鼓了起來。

然後，他蹣跚的行到台邊，面對着湖水，忽地一張大嘴，就聽見「哇!」地一聲大响，自他口中噴出了一天紅硃，刷刷如同驟雨般的，洒入湖水之中。

這一手絕活，自然又博得了衆人讚賞，掌聲有如擂鼓一般，向老太爺的尊腹也就跟着小了下去。

郭飛鴻看這位老太爺偌大年歲，竟有如此功力，確也是不容易了，他方才那一手功夫，前者吸水脹腹，固然有個三五年內功，人人可爲，可是後面這一手仰天吐珠，却暗含着武功中極難練的「含砂射影」技巧在內，這一手功夫，要練到向老太爺這種火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郭飛鴻這才明白，爲什麼太湖教胆敢在地面上作威作福，原來有這麼厲害的頭兒，這就難怪了。

向老太爺祭酒之後，正式的祭禮遂告開始，人羣中，也就起了緊張的高潮，郭飛鴻更是聚精會神，以備在適當時下手救人。

天空中烏雲更低了，湖面上刮起了稀見的大風，浪花湧起七八尺高下，拍打着岸邊的祭品，胆小的人嚇得紛紛後退着，忽然電光一閃，震天價的响了一個焦雷。

看樣子，可能將有暴風雨來臨了。

這種情形未免煞琴煮鶴大煞了風景，可是大羣的人，仍然緊偎着台兩側，絲毫沒有退意。

向老太爺看了一下天色，不免有些焦急，反過來說，却也未嘗不是一個提前結束祭典的好藉口。

隨着他木劍一指，十二隻活鷄拋落湖心，木劍二指，十二隻活鴨，活鵝也都下了水，鴨，鵝不是能浮水麼？他們却在每一隻的足上綁了一塊大石塊，如此一來，不愁牠們不沉下去湖底。

禽祭之後，緊接着牲祭，鑼鼓之聲，响澈雲霄，再加風雷電閃，其聲勢，眞個是驚心動魄。

向老太爺披髮仗劍，禹步行法，活羊，活豬，活牛相繼拋落湖心。

鑼鼓聲忽地一停，每個人的心都幾乎要跳了出來，只見四名赤膊的漢子，來到了蓮花座前，把活生生的人禮抱了起來，只看老太爺木劍一落，四條小生命就要下水了。

郭飛鴻雙手一張，把身邊人羣推了開來，劍眉一挑，就騰身而上，可是顯然有人一走在了他的前面，只聽擂台左側，人羣中一聲清叱道：「住手!」

郭飛鴻驀地定足，但見一條白影，如同是展翅的白鶴似的，只一閃，「颼!」一聲已落在了祭台之上。

匆促中郭飛鴻認出了這人，好像就是方才那個由後硬擠而前的白衣少年，不由微微一驚。

說時遲，那時快，這白衣人身形向台上一落，翩若驚鴻般，便欺到了那四名赤膊漢子面前，遂見他雙手向外一抖，叱了聲：「去吧。」

隨着他掌式一出，四名彪形大漢，立即如同是四隻肉球般飛了起來，噗通，噗通，皆都落入湖心浪花之中。

向老太爺陡地神色一變，怒叱了一聲：「什麼人?」

正要挺劍而上，那坐在椅子上的胡三爺，却發出了一聲怪嘯，雙手在椅把子一按，已搶先騰了過來。

白衣人不慌不忙的回過身子，冷冷的道：「無恥湖匪，你們的報應到了……」

閃電一亮，郭飛鴻清清楚楚地看清了白衣人的臉，那明娟的眸子，玉也似的臉盤兒……這不是別人，正是郭飛鴻踏破鐵鞋無處找尋的人——雲思佳，不，現在應該說她是「方和玉」，因爲她仍然是一身公子哥兒的裝扮。

郭飛鴻全身打了個顫，一時又驚又喜狂呼道：「雲思佳，雲思佳。」

可是，雷聲，人聲，風濤聲，响成一片，誰能聽清楚他在叫些什麼。

那位胡三爺身子一撲過來，雙手猛然抖開，照着雲思佳的前心上就打，他嘴裏用很重的皖語喝罵道：「打死你這個小雜種。」

可是這位白衣少年，却不是容易打發的，胡三爺雙掌才一打出，就覺得眼前人影一閃，失去了對方的蹤影，他猛地向下一矮，一轉，可是白衣人右手向外一揮，駢二指隔空一點，叱了一聲：「站着。」

胡三爺可眞聽話，你看他那副德性，瞪着眼張着嘴，呆然一動也不動了。

這眞是一件令人想像不到的事情，整個在場的人，都被嚇傻了!

忽然當空一聲霹靂，大雨傾盆而下，狂風驟雨，驚濤打上岸來，天地一片混亂，人們狂呼大喊，紛紛逃開避雨去了，大人叫小孩哭，誰也不再關心台上死活了。

郭飛鴻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雙手用力的逼開身邊湧散的人羣，高呼道：「姑娘，我來助你一臂之力。」

足尖一點，捷如飛隼也似的，飛撲到祭台上，這時雲思佳正與幾個黑衣人打在了一起，只聽碰，碰，悶响中，那羣黑衣弟子紛紛被擊落台下。

郭飛鴻一撲上來，正迎着一名黑衣漢子，這漢子一舉手中鋼刀，摟頭就砍，郭飛鴻掌心微吐，這漢子未及近身邊，便棄刀仰地，口吐鮮血而亡。

× × ×

雷雨狂風，亂囂叫嚷的人羣。

洪澤湖被激怒了，整個的湖面，掀起了軒然大波，浪花一個接一個打來，加以閃閃電光看來眞足以懾人魂魄，這種情形，是任何人事先都沒有預料到的，人們在狂風驟雨中紛紛抱頭鼠竄，再也沒有心情去觀賞擂台上的那一番廝殺了。

郭飛鴻掌震了一名太湖弟子，正要撲過去接應雲思佳，就在這時，那位叫向老太爺的太湖帮主怪嘯了一聲，陡然向着郭飛鴻撲了過來！

這老頭兒作夢也沒有想到竟會在這個時候，殺出兩個煞神來，一舉之間，幾乎使得這場盛會爲之瓦解!

向老太爺身形撲過來，啞着嗓子怒叱道：「好寃家，你們是找死來了。」

雙手同時向外一翻，直向郭飛鴻兩肋之上猛撲打來，他這種打法很怪，身子更是快似飄風，背脊高高的拱起，活像是一隻躍出水面的大海蝦。

郭飛鴻後退一步，沉掌封門，以靜制動!

向老太爺身子已撲過來，霍地向後疾退，整個身子凌空倒翻了出去，所謂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郭飛鴻那種安閑從容不迫的動作與架式，正是失傳武林數十年之久的六一心法。

所謂「六一」是指手，眼，身，精，氣，神，六者合一的意思，這是一個練武人最高也是最難達到的境界。

向老太爺驚駭之下，才發現自己面對這樣的一個人顯然一出手，已犯了大錯，他猛又一個倒翻，彈了回來，可是郭飛鴻已不容許他這麼如意進退!

就見他足尖一點，右手有如一枝梭子也似的投出去，只是一戳，正中向老太爺喉結上。

總算是他手下心存厚道，氣機一吐即收。

向老太爺喉中「格格」一聲，身子直挺挺如同一具殭屍也似的倒了下去，頓時人事不省。

擂台之上，這時亂作一團，幾個童男

女早已嚇得鬼哭神號，雲思佳正爲他們一個個地解開繩綁。

雷電繼續肆虐，風狂雨暴，每個人身上，都爲雨水濕透了，湖浪正排山倒海般的打過來。

郭飛鴻見雲思佳一襲雪白的長衣，已全爲雨水濕透了，在哭號聲中，她把四個祭湖的孩子，一一抱起來，縱下台去，然後交與他們的父母親人，她無數次的上下，行動快捷有如飄風。

目睹着她如此的熱忱，郭飛鴻眞正的感動了！

他本想上去叫住她，拉住她，可是這一剎時，他竟然是呆住了，在一片吵雜聲中，郭飛鴻祇是呆立一隅，他看着她，看得呆住了！

雲思佳似乎根本沒有發現他，她把四個小孩救下台後，正要飄身離去，忽然自擂台一角，瘋狂似地撲出一個女人，這女人一身濃粧，在驟雨裏顯得極爲狼狽，頭髮全都散開，披在背後，尤其是臉上的脂粉被水洗得像個大花臉。

郭飛鴻心中一動，認出了這個女人正是那個馬二嫂子，她似乎恨透了雲思佳，一撲出來便玉手連揮，一聲不哼的一連發出了三口飛刀，直向着雲思佳上中下三處穴道上飛來！

這種情形之下，要想躲避她這三口飛刀，可眞是不容易，因爲四週的亂聲混淆了一切，當空的迅雷，更是一聲一聲的劈下來，震得人耳鼓痲痺。

馬二嫂子一聲不出，擲出了三口飛刀，雲思佳又是後背向着她，看來確是不易躲開了。

郭飛鴻看到此情，立即怒叱了一聲，他身子猛地騰起來，雙掌同時向外一抖，口中大叫道：「雲思佳小心！」

這四個字，顯然是傳入了那個白衣相公方和玉的耳中。她身子本已飄了下去，猛地轉過來，只見當空刀光一閃，叮噹聲裏，落下了三口飛刀。

當時是險到了極點，雲思佳細眉一挑，已發現發飛刀的馬二嫂子，由不住冷冷一笑，身形第二次的騰起來，反向着馬二嫂子面前撲過來。

可是，却有另一個人，比她身法更快的搶先撲過去，這人身子向下一落，鐵掌翩然翻處，已把馬二嫂子像西瓜也似的翻了出去！「噗通」一聲落入湖水之中。

雲思佳大吃了一驚，她的驚異是什麼人竟然會有如此奇快的手法，忖想間，身子已落了下來，正和那個人站在了一塊，而且是臉對着臉站着。

郭飛鴻顯得十分激動的喚道：「方……雲姑娘！我……找得你好苦！」

傾盆大雨之下，雲思佳抬頭一看，這個人就在眼前，她定神一看，再看，面色驟然大變，就見她蒼白的面頰顫抖了一下，嚅聲道：「你？……郭……」

郭飛鴻張大着眸子，又上前一步，他想找個地方，然後把別後一切細細的告訴她，這一霎那，他太興奮，太高興了，高興得不知怎麼表達才好。

雷聲更大，風雨更狂了。

雲思佳忽地轉過身去，只見她身子像一隻鷺鷥鳥也似的騰了起來，直向湖面上落去！

湖面上正有一隻小舟，兩個太湖派的弟子，正要努力的向岸邊靠近，風浪把小船像篩子般的轉動着，雲思佳身子一落下去，就像是一個千斤墜，驀地把小舟定住了，遂見她兩隻玉手，向外一送，叱道：「去……」

隨着她兩手推處，兩名漢子竟飛出了數丈以外，雙雙摔落在岸邊泥濘之中，檢回了一雙性命。

郭飛鴻心中一怔，他大聲道：「姑娘等我一步。」

說着騰身而起，也向那條小船落去，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雲思佳竟自一撥手中長篙，直向他空中欲下身子飛點過來。

郭飛鴻大吃了一驚，急切間，就空一個倒折，又翻落到擂台之上。

小舟上的雲思佳，微微一呆，隨即用力的一點長篙，小舟在排天大浪裏，竟然狂馳了出去，轉眼間，已馳出了十數丈以外。

郭飛鴻不由又是一怔，他實在不明白這是爲了什麼？

他好不容易找到了她，怎能如此的就離開？再者雲思佳這種冷漠的態度也實在令他不解，無論如何，自己也要向她問個清楚才行。

正巧有一條小船，被風浪飄過來，離岸邊不過有數丈之遠，船上沒有一個人，郭飛鴻一心只想着雲思佳。

要追上她，那裏還考慮誰的，當時冒着狂風大雨，他騰身上了小船，循着雲思佳所去的方向，逆風破浪緊緊追去。

水面上已絕少行船，在這種情形之下操舟，眞可謂險到極點，隨時都有覆舟葬身魚腹之慮。

郭飛鴻強定着船身，一路運用着長篙，小舟在他超人的臂力之下，一氣駛下去有里許左右，浪花把整個的船身都呑沒了，有幾次小船已沉下去，却又竄了起來，雨勢仍是有增無減。

前行的雲思佳，顯然是一個極擅駛船的能手，否則在這種大風大雨大浪之中，她是莫能爲力的。

郭飛鴻緊追出里許之後，果然在白浪起浮綫上，發現了雲思佳所乘的那葉小舟，他尙能看見雲思佳挺立船身，那種從容點篙的神態！

儘管風浪如此的大，雷電如此險惡，她却像是沒事人兒樣的，郭飛鴻這一霎間，眞正領略到這個姑娘那種堅貞不拔的毅力，她眞不像是一個女人，一個女孩子那能有如此超然的氣魄。

郭飛鴻大聲叫道：「雲思佳姑娘，雲姑娘，妳停下來，太危險了，我有話要對你說！」

可是一任他叫啞了喉嚨，雲思佳却似充耳未聞，他拚命出了全部的內力，竹篙彎成了弓的形狀，漸漸的兩者距離愈來愈近了。

忽然，雲思佳在小舟上轉動過來，怒聲的說着什麼，風浪太大，郭飛鴻聽不大清楚，只聽見一句，像似在說：「你走你的，不許再追過來。」

她全身衣帽爲雨水浸得緊緊裹在身上，如同是一隻落湯鷄，在她揚動長篙，蛾

眉挑動時，那樣子眞無情得很像是要一篙把郭飛鴻洞個透心穿似的！

郭飛鴻此刻頗覺不是味兒，按說對方既已說出如此絕情的話來，自己實在不必再追了，可是他這多年來，內心中時時思念的人，也就是自己受師父托付的妻子，這個人，既被自己找着了，從那一方面說，也萬無輕輕放過之理，再怎麼也要追上她說個清楚。

風浪驟雨中要說也說不清楚，而且略爲大意，彼此都有覆舟落水之險。

郭飛鴻窺清了彼此之間的距離，正要騰身掠上對方小舟，誰知就在這時，當空閃電一亮，响了個震天價的焦雷，眼前堆過來小山也似的一個大浪，在這個滔天大浪裏，兩葉小舟，都被呑沒了。

當郭飛鴻由水中掙扎着探出頭來，他發現所乘坐的那一艘小船，竟是扣在自己頭上，他用雙手緊扣船緣，用力的向外一翻，小船竟爲他又推得翻過來。

郭飛鴻內心這一剎時，只是惦念着雲思佳的安危，絲毫也沒有想到自己。

可是當他再向水面上看時，却已失去了雲思佳那艘小船的影子，雲思佳更是沒有一點踪影。

郭飛鴻狂吼着道：「雲思佳……雲思佳……」

他又覺雙眼一陣發酸，淚水和着雨水，直淌而下，兩條腿也有點挺不住，慢慢彎屈下來，他忽然覺得身上冷得厲害，牙關也開始發戰抖了。

郭飛鴻兩隻手抓着船舷，目光在混亂的水面上慢慢搜索着，自語道：「完了，她死了！」

說完這幾句話，他竟倒身船上，再也站不起來了，閃電時明時滅，雷聲不絕於耳，大雨更不知要下到何時才歇？

×　×　×

風雨少歇，湖水却迅速的上漲着。

湖面上疾馳過來一隻包頭的大花船，令人奇怪的是，船上並沒有幾個人，僅僅只有一個披着鮮艷的披風，頭繫羅絹的少女。

這姑娘自己操持着船舵，由於狂風驟雨威勢已去，船行起來容易多了。

她用力的駛着船，一雙驚慌的眸子，不時地向水面上四處看着，像是在找尋什麼，忽然她看見了一個人，一個緊緊抱着船板，在水中載沉載浮的白衣少年。

姑娘驚嚇得叫了一聲，立時把船駛過去，遠遠地抛出一串繩索道：「喂，你抓住繩子，我救你上來。」

白衣少年確實沒有想到，在驚濤駭浪中已精力耗盡之時，竟然會絕處逢生，遇見這個人來救助自己，他迫不及待的抓緊了繩子，船上少女迅速拉着，不一刻已把他拖攏到船邊。

彩衣少女彎下身子，正想去拉他一把，不想這少年一反手，竟然自己扣住船舷，由水中挺身躍起，登上了大船。

少女怔了一下，白衣少年望着她點了點頭，他似乎已沒有力氣再多說話，逕自把身子倒臥下來。

彩衣少女皺了一下眉，本要說些什麼，却又忍住，嘆了一聲，道：「你不礙事吧！」

說罷又看了一下天色道：「這種天，可保不住又變壞，我還是先把你送到岸上去再說。」

白衣少年忽然坐起來，點了點頭，道：「使得。」

少女就繼續駛船，不遠處有一座小孤島，地方雖然小得可憐，却也可避一時風雨。

船才攏岸，白衣少年首先縱身上岸，少許的歇息似乎已使他恢復了不少精力，隨後船上少女也縱身下船，並且把船緊繫好！

白衣少年靠着一棵樹身坐下來，那雙剪水的瞳子，却望着湖水怔怔的發呆。

少女走過來，問道：「喂，你可好些了？」

白衣少年抬頭看了她一眼，又垂下頭，並不立刻回答她，少女不禁微微有些生氣，冷冷的又道：「我在問你，你莫非沒有聽見麼？」

白衣人點了點頭，冷漠的道：「我聽見了！」

說罷，伸出一雙白皙的手，用力的擰着他的濕衣裳，少女面上一紅，她那雙烏油油的眸子，在白衣人身上轉了轉道：「你姓什麼？」

白衣人頭也不抬，說道：「方，方和玉。」

少女冷冷一笑道：「莫非我冒險救了你，你一點也不感謝我？」

白衣人微微哼了一聲，苦笑了笑道：「我也沒有求你救我，謝你作什麼？」

少女正要說話，白衣人却已站起來冷冷的道：「對不起，妳是否可以避一避，我要脫下衣服來擰一擰。」

彩衣少女氣得冷冷一哼道：「誰要看你換衣服？」

隨即把身子轉了過去，白衣人見狀這才匆匆的脫下了帽子，嘩一聲把帽子的水倒出來，他原來生有一頭黑油油的秀髮，只是緊緊的盤着，那頂白色的便帽，也是用簪子別上去的。

白衣人又把帽子戴好之後，又坐下來，冷聲道：「妳可以回過頭來了！」

彩衣少女氣虎虎的轉過身來，瞪着他道：「你以爲我非救你不可？哼！」

白衣人淡淡一笑道：「這樣更好，我更用不着謝你了。」

說着抬頭看了一下天，兩彎細眉輕輕舒了一下，道：「看來天是要好轉了！」

少女在一塊大石上緩緩坐了下來，她那一雙明媚的眸子，在白衣人身上看了一會兒，冷冷的道：「方和玉，你認識郭飛鴻嗎？」

白衣人頓時一怔，目光視向她，點了點頭，道：「一面之交，怎麼？妳問這個作什麼？」

少女面上微微一紅，說道：「問問而已。」

白衣人似乎被她這句話，提起了精神，當下冷笑了一聲注目道：「恐怕並不是問問吧！」

少女秀眉一剔，嬌嗔道：「不是又怎麼樣？實在告訴你，郭飛鴻是我大哥。」

頓了頓，她的臉色更紅了，白衣人瞳子睜得極大道：「大哥？」

少女嘆了一聲，微微害羞的笑道：「不是親的，他是我一位恩兄。」

白衣人呆了一呆，低下頭，用足尖踢開了一粒小石子，道：「哦，這倒是蠻有意思！」

少女秀眉皺了皺道：「方才大雷雨之下，也不知他上那裏去了！」

說到此，用一雙奇怪的目光，在白衣人身上看着，道：「他……爲什麼要追你呢？」

白衣人吃了一驚，搖搖頭道：「沒有的事，他追我幹什麼？妳大概看錯了。」

少女冷冷的道：「怎麼會看錯了，我看見你划一條小船在前，他在後面追，當時情形眞可怕極了！」

白衣人輕「哧！」一聲，道：「這我倒是不知道，我與他沒有什麼深交。」

少女站起身來，向着湖面上掃視了一遍，嘆道：「奇怪的是怎麼不見了他的人呢？」

白衣人冷笑一聲，道：「放心，他死不了。」

少女秀眉一挑，目光逼視白衣人道：「你這人對朋友太無情義了，我那郭大哥，如無萬分緊急之事，豈會在狂風暴雨中追趕你？如今你僥倖脫險，却對他毫不顧念，交友如此，也實在太令人心寒了！」

白衣人淡淡一笑，道：「妳的話，固然是有幾分道理，可是每個人的感受却並不一樣，對於某些人來說，也許毫不稀罕他！」

少女冷然道：「你說誰不稀罕他？」

白衣人蒼白的臉上，帶出了一些輕蔑，笑道：「我就不稀罕他！」

少女那雙澄波的眸子，微微瞇了瞇，現出一些敵意，冷笑道：「你外表斯文，內心却是一個狂傲無情的人，像你這種人還不如淹死的好！」

白衣人淺淺一笑，舉步踱向湖邊，她那雙銳利深澈的眸子，向着遠處望去，良久，他吁了一聲道：「你又懂些什麼？」

語音低沉，以至於連身後的少女都沒有聽清楚。

彩衣少女慍道：「你說什麼？」

白衣人停了一刻，轉回身來，臉上也已顯出一些不悅，冷笑道：「聽你口氣，似乎妳與郭飛鴻感情不差了！」

少女呆了呆，吶吶道：「這一帶他對地勢不熟，我只是暗中關照他。」

白衣人冷然道：「他對地方不熟，又關你何事？」

少女面紅道：「這，這你管不着。」

白衣人道：「我自然管不着，不過妳一個姑娘家，行爲還是檢點一些的好！」

彩衣姑娘不禁臉色更紅，忽的向前走了幾步，只見她杏目圓瞪，道：「姓方的，你口齒留德，我楚青青，可不是易欺之人！」

白衣人看了她一眼，淺笑道：「妳原來就是楚青青，你們兄妹的名字，我久仰了！」

楚青青冷然道：「如非是看你剛從水裏爬出來，今日就要你知道厲害！」

白衣人冷冷的笑了笑，道：「郭飛鴻艷福不淺，左右逢源，這個人我確是看錯了！」

楚青青點足而上，一掌刮過去，可是白衣人不過微微一幌身，楚青青一掌立時落空，楚青青不由一怔，緊接着掌式向下一沉口中叱道：「我看你再信口雌黃！」

手掌向上一翻，改向白衣人的當胸拍去。

白衣人的身子隨着他的掌式，就像是一隻蝴蝶也似的飄了出去，他那白皙的面上，現出了一絲笑容。

只聽他冷冷的一哂，道：「妳可適可而止！」

可是楚青青是何等秉性要强的人，豈會被他這句話嚇住，聞言越發大怒，嬌叱了一聲，嬌軀跟着再次猛撲而上，一雙玉手交叉着用「十字擺蓮」的手法，向着白衣人雙膝上撩去。

白衣人身子輕輕拔起，又飄了開去。

他身法詭異，起落之間尤見美妙，楚青青有生以來還沒有見過如此從容高妙的身手，不禁呆了一呆。

白衣人皺眉道：「怎麼？妳還要打麼？我已對妳十分留情，不要迫我出手！」

楚青青打量着他道：「看不出你如此瘦弱，武功倒是不弱，不過今天我們是打定了！」

說罷又一步步向着白衣人身前逼去。

白衣人怒聲道：「我可要代郭飛鴻教訓妳不可。」

他話方說完，楚青青已一聲嬌叱，整個身子如同鷹隼也似的拔了起來，霍地向下一落，雙手一分，右足尖倏地疾出，直向着白衣人「心坎穴」上踢去。

白衣人身形一縮，楚青青已踢至身前，就見他雪白的身影驀地向上一縱，一蹲，一起，快如電閃，一幌到了楚青青身後，右手一伸，已抓在了楚青青背心之上，向外一抖，叱道：「去！」

楚青青被他一推之下，竟自一連衝了七八步以外！「噗！」一聲跪倒在地。

白衣人冷冷笑了一聲道：「不過如此，現眼。」

楚青青由地上爬起來，鼻子一酸，差點掉淚。

可是，她怎能如此示弱呢？尤其是在一個陌生的少年面前，更不能丟這個臉，秀眉一挑，冷叱一聲，道：「姓方的你欺人太甚！」

白衣人揮手道：「妳與我武功還差一段距離，你與我打，只有自討苦吃了！」

楚青青不理會，刷地抽出一口長劍，白衣人面色一變道：「妳要動兵刃麼？」

楚青青恨聲道：「你有兵刃沒有？」

白衣人點了點頭，道：「很好，我就領教你幾手高招，請！」

話落，把濕了的一雙袖挽了挽，楚青青見他那一雙皓腕，以及十指尖尖春葱似的一雙玉手，簡直是婦人女子也難以相比，不由惑然。

再者這方和玉說話之間，聲調雖老是壓得低沉的，聽來仍是嬌嫩十分，以如此一個童音未改的毛頭小夥子，自己居然打不過，傳揚出去自己還有什麼臉面在江湖上混下去？

想到此，楚青青呆了一呆，所幸這是一個僻靜的孤島，眼前所發生的事，不過只有自己與對方二人知道，要不然就只有

一頭碰死了！

本想收劍自去，可是那白衣人那一副趾高氣揚的樣子，實在是氣人，思之再三她才暗暗拿了個主意，無論如何，要佔他一點上風，才消心中之恨。

白衣人冷冷一笑道：「妳不要以爲妳的功夫不錯，可是在我面前，妳是要不開的，我看算了吧！」

楚青青吃吃笑道：「也好！」

竟當眞「嗆！」一聲還劍於鞘，白衣人點頭道：「妳總算還有自知之明！」

言罷轉過了身子，向湖邊行去。

可是，他方走出三四步，猛可裏一股尖銳的冷風，直向頸後襲到。

他疾叱道：「你休想！」

叱聲中，一隻滲滿了湖水的袖子已捲了起來，不偏不倚，正正的落在了楚青青那一口青鋒劍之上。

接着，他袖子向外一抖，喝道：「撒手！」

只聽得「嗆啷！」一聲龍吟，楚青青掌中劍，已脫手飛出，直直的貫入石壁之內。

楚青青呀了一聲，倒退了一步。

她身子尚未站穩，就覺得面前白影一閃，那白衣人已立在面前，相隔距離不足一尺。

楚青青雙手剛要抬起，白衣人兩隻白皙的嫩手，已雙雙搭在了她雙肩之上。

他十指微屈，使出了「小六乘分指拿穴」手法，楚青青身子一陣抖顫，頓時便雙膝一軟，噗通一聲坐了下來。

白衣人雙手兀自沒有鬆開，他用冷如寒冰的聲音道：「這一次我原諒你，你要記住，無論妳對付什麼樣的敵人，那個人有多惡多壞，都不可以背後發招，這樣作，實在太不光明正大了！」

冷冷一笑，接道：「我還有事，要走了，借妳的船一用，再見！」

說罷雙手一鬆，身子猛然騰空而起，好像是一隻海鳥也似的已拔起了七八丈高下，然後輕輕飄下來，却又像是一片枯葉一般。

他落下來的身子，不偏不倚的落在了楚青青駛來的那艘船身之上，右手一揮已把繫在船頭的那繩索截成兩段。

楚青青由地上一跳而起，見狀叱道：「你要做什麼？方和玉，你記住，姑娘是不會與你干休的！」

白衣人輕蔑的笑道：「我到洪澤湖，尚有好幾天逗留，你如不服氣，隨時找我，不過……」

說到此，冷冷一笑，又接道：「我看妳這兩手功夫，還是免了吧！」

楚青青氣得面上發青，忽地就地抓起一把沙石，抖手運足了內力，向白衣人身上打去。

這一掌沙石，自她手心內驀地飛出，就像一蓬梅花針也似的，直向着白衣人面上襲到，可是白衣人却只是輕描淡寫一揮右手，自袖沿上發出了一股勁風，迎着射到的沙石一捲，沙沙細聲中，沙石全數的都落在了海上。

楚青青一咬銀牙，又從身上摸出了三枚青銅制錢，右足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上身霍地一彎，使了一招「犀牛望月」，順勢右手平伸：「哧！哧！哧！」，三枚制錢，化成了三道射綫呈「品字形」向着白衣人打去。

這時白衣人把大船撐出數丈外，三枚制錢夾着一陣輕嘯罩到時，他猛地就空一抖手中長篙，只聽得「叮……叮……」一陣脆响，三枚制錢一齊墜落水中。

白衣人忽然笑了一聲，道：「楚姑娘，明人不說暗話，龜山之會，大概也少不了你一份，要是咱們有緣份，說不定還能見得着，何必急於一時。」

說着已把船頭撥正，一路駛了下去。

楚青青目睹船已去遠，一時又羞又氣，只恨得重重的踩了一脚，差一點哭了出來。

她把「方和玉」這三個字，牢牢的記在心裏，銀牙緊咬着發了一陣楞。

忽然，她想到方和玉所說的「龜山之會」那幾句話，不由得頓時一震，暗忖道：「莫非他也是爲了這件事而來的？」

想到這裏，內心一陣戰慄暗想此事江湖上實在極少人知道，自己希望渺小，如再加上這個方和玉，可就更沒有指望了。

這麼一想，他着實的感到悲觀，一個人望着湖水直發呆，正自恨一陣，傷心一陣的當兒，却忽然發現遠處瀰漫的水霧中，露出了一個小船的影子。

楚青青不由心神一振，高聲喚道：「喂，小船搭我一程。」

那艘小船立時轉過了方向，一人大聲叫道：「雲姑娘，可是你麼？」

楚青青聽聲音，極其耳熟，再細細向船上一打量，禁不住心中又驚又喜，她眞想不到來人竟是郭飛鴻。

只見他神色極爲匆忙的，一路把小船撐到了岸邊，楚青青走過去喚了聲：「郭大哥？」却不大好意思，有些想哭的低下了頭。

郭飛鴻一見竟是楚青青，不由呆了一呆，大是驚異道：「楚姑娘是你，妳怎會在這裏，快快上來。」

楚青青縱身上了小舟，船身一幌，她差點跌了下去，還是郭飛鴻橫過長篙，把她攔住，道：「妳快坐下來吧？」

楚青青坐了下來，翻着一雙眸子望着他，道：「你方才叫我什麼來着？雲姑娘是誰？」

郭飛鴻搖搖頭，不自然的道：「我認錯人了，只把妳當成了另一個人。」

楚青青冷冷的笑道：「可是當成了方和玉？」

郭飛鴻不由吃了一驚，奇怪的望着她道：「妳，怎麼知道？」

楚青青憤憤地道：「大哥，你找他作什麼？」

郭飛鴻皺着眉道：「她……可是淹死了？」

楚青青目光望着水面，冷然道：「差一點，要不是我救他，可就說不定了？」

郭飛鴻「哦」了一聲，目放異采道：「他人呢？」

楚青青恨聲道：「走了。」

郭飛鴻見她說時面色有異，心中更覺奇怪，當時注目的問道：「妳們說了些什麼，他上那裏去了，妳可知道？」

楚青青面色一陣陣發青，冷笑道：「

我要是與他爲敵，大哥你帮助那一邊？」

郭飛鴻怔了一下，苦笑道：「妳怎麼說這些？」

楚青青咬牙道：「怎麼不說，這個人也太欺人了，我好心救他上來，他反而恩將仇報，把我的船也搶走了，而且……」說到此嘆息了一聲，臉色紅了紅。

郭飛鴻想到雲思佳那種怪異的個性，認爲楚青青所說的倒也可信，當時微微一笑道：「妳不要介意，他不過是與你鬧着玩的！」

楚青青哼了一聲，櫻口微微道：「鬧着玩的？大哥，這個人我看你要提防着他些？」

郭飛鴻微微一愕，遂搖了搖頭道：「妳弄錯了，這姑娘只不過是個性迥異，可是心地却是最正直不過了。」

楚青青秀眉一皺，道：「大哥說誰？什麼姑娘？」

郭飛鴻一呆道：「妳不知道，方和玉不是被妳自水中救起來麼？莫非妳還不知道她是個女的？」

楚青青臉色一白，怔了半晌，才冷冷的道：「怪不得呢，這就難怪了。」

郭飛鴻奇怪的問道：「妳們沒有談過話？」

楚青青冷笑了一聲，面色好難看，忽然咬了一下牙道：「好個丫頭片子？」

飛鴻這時內心眞有些後悔告訴她實話，因爲雲思佳是不願被人家知道底細的。

他窘笑了一聲道：「妳與她到底有何仇恨？可否先說給我聽聽？」

楚青青一雙剪水瞳子，慢慢移向了郭飛鴻面上，慘笑了笑，點頭道：「大哥，你可以告訴我她的來歷嗎？」

郭飛鴻本想不說，可是他生平從不擅說謊，再者他也實在不願意欺騙她，當時想了想，就道：「她就是雲思佳，青青，妳是誤會她了？」

楚青青呆了呆，低下頭道：「我說她的武功怎會這麼高呢，原來是她。」

說到此，秀肩微聳，似乎頗爲傷心，當她再抬起頭時，那雙美麗的眸子裏，早已含滿了淚水，她望着郭飛鴻吶吶道：「大哥你說要找的人，就是她麼？」

郭飛鴻在聽得楚青青這句話時，不由呆了呆，最後他伸出鐵腕，在楚青青肩上拍了拍，苦笑道：「青青，妳在那裏下船？我送你回去？」

楚青青秀眉微挑，道：「大哥怎麼不回答我的話？莫非還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隱私麼？」

言至此，她那粉臉上，現出了一些紅暈，情不自禁的把臉轉向了一邊。

郭飛鴻想不到她竟會說出此話，又呆了呆，冷然說道：「青青你錯了，我生平行事，一向光明正大，從無不可告人之勾當。」

楚青青倏地回過臉來，道：「那你爲什麼不告訴我？雲思佳是不是就是大哥要找的那個人？」

飛鴻怔了一下，遂點了點頭。

楚青青忽然鼻子一酸，眼淚就像是斷了綫的珍珠也似的，簌簌的淌了下來。

郭飛鴻一驚，道：「青青，妳這是何苦。」

說着，他忍不住伸手想去安慰她，可是，楚青青却忽地背過了身子道：「別碰我。」

一邊說，一面用袖子把臉上的淚痕擦了一下，接着向岸上一指道：「我要下船了，你把船靠過去。」

郭飛鴻遂把小船向對岸靠過去，問道：「妳現在住在那裏，我送妳回去。」

楚青青寒着一張清水臉道：「對不起，我不敢當？」

郭飛鴻苦笑道：「青青，妳在生我的氣？」

楚青青忽然嘆了一口氣，轉過臉來，只見她面頰上兀自掛着兩行眼淚，她似乎是強自抑制着內心的悲戚，佯作微笑道：「大哥你別在意，我是小孩子脾氣，一會也就好了。」

未幾船已靠岸，大自然竟是如此的奇妙，一朝風雨之後，却又雨過天青，不過這場雨下得太大了，潮水上漲了不少，幾乎滿過了堤防。

兩岸樹倒屋斜，居民們正自忙着整理家園，很有些刧後餘生的味兒！

小舟在岸邊靠攏，二人上得岸來，郭飛鴻終於又忍不住吶吶道：「姑娘，不知那雲思佳走了沒有？」

楚青青眸子在他身上轉了轉，忽然嘆了一聲道：「放心，她還沒有走，她來洪澤湖另有目的。」

郭飛鴻忙問道：「什麼目的？」

楚青青側目瞟了他一眼，道：「你眞想知道？」

郭飛鴻點點頭，楚青青冷冷一笑道：「也好，這件事，再加上一個你就更熱鬧了？」

郭飛鴻怔了一下，道：「到底是什麼事情？」

楚青青撇了一下小嘴，點了點頭道：「大哥不必多問，如果你眞想見那雲思佳的話，後天此時，你在這裏等我，屆時我帶你去找她。」

說時，她那雙清澈微微含有怨恨的瞳子，直直的逼視着郭飛鴻，咀角帶出一絲冷笑。

郭飛鴻皺了皺眉道：「怎能如此麻煩你？」

楚青青微微一笑道：「那有什麼法子呢？爲朋友尙且兩肋插刀，何況，大哥是我的恩人！」

面色一寒，冷哼了一聲接道：「就是這麼說定了，後天這個時候，我在這裏等妳，過時不候，再見。」

說完轉身就走，飛鴻追上了一步道：「青青你慢走一步，我送你回去。」

楚青青回過身來，聲音有些發抖：「算了，我幹什麼要這麼惹人厭呢？」

說罷扭頭疾步如飛而去，郭飛鴻呆呆的望着她背影，內心頗有感觸，他想追上她去，可是追上了又能對她說些什麼？

上天眞是有意在作弄人，而人與人之間的感情，更是撲朔迷離，有些人是可望而不可及，有些人則可愛而不能愛。

這其間，除了感情之外，還有道義，恩怨，穿插其中，當事者如不能善用理智慧劍，小心處理，後果就難以想像了。

郭飛鴻一直在堅定自己，他認定雲思

佳爲終生對象，這個目標已不容許他有所更改。

天涯海角，海枯石爛，他也不會動搖，何況這中間，除了他對雲思佳的愛慕之情之外，還包括他對雲父——也就是恩師雲鵬的一項承諾，這個承諾是他無論如何也不能背負的。

使他迷惑的是雲思佳對自己的轉變，莫非她眞是討厭自己，郭飛鴻自問了一句，內心浮上了一層悲哀之情，一個人，尤其是一個自尊心重的人，見棄於人，那種傷感是非常沉重的。

郭飛鴻悵悵的嘆了一聲，返身走回岸邊，登上了小船，這一霎時，他眞有一種「若有所失」的感覺。

小船在水面上幌動着，泛漲的湖水，岸邊的楊樹落花，一時帶給他無限惆悵，這位身懷奇技，不可一世的少年奇俠禁不住長吁了一口氣，正是「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萬種愁」。

郭飛鴻掄動長篙，小船逆波而前，忽聞一人叱道：「喂，小心你的船，你是怎麼個駛船的？」

這一聲喝叱，就在眼前，郭飛鴻猛然抬頭，發現自己小船正向另一條小船直撞了過去。

那條小船上，這時正有一個長身少年橫竿垂釣，郭飛鴻的小船，眼看就要撞上去，那少年忽地掄起手中釣竿，只聽「颼！」一聲細響，那竿上釣絲，已纏在岸邊一棵楊樹之上。

立在船上那長身少年，接着一帶手中的釣竿，小船「嗶！」一聲，硬生生的錯出了七八尺以外！

郭飛鴻心有所思，差一點撞了人家的船，若非是對方身手機靈，當必是舟毀人墜，一時好不歉疚。

他立時停住了小舟，回過身來，却見那舟上少年，正自瞪着一雙虎眼望着自己，厲聲道：「老兄，你是怎麼個開船的，沒長眼睛麼？」

郭飛鴻見對方生有六尺左右的身材，一身青綢長衣，腰繫絲縧，襯以英俊的一張面孔，分明是個知書達理的瀟洒人物，却未料到一開口，竟是如此氣勢洶洶，惡語相加。

當時未免有氣，正要反唇相識，轉念一想，此事本是自己沒理，怪不得對方氣憤。

想到此，他抱拳含笑道：「在下一時疏忽，仁兄受驚了，可曾傷着了那裏？」

長身少年一聲朗笑道：「這怎會傷到我？只是驚了我釣上的魚，已是罪過不輕了！」

說着，那對精光四射的瞳子在郭飛鴻身上轉了轉，像是欲言又止，最後冷冷道：「兩筆賬併作一筆算，你且去吧。」

郭飛鴻心中一動，正要問故，却見那少年已轉過身子，甩下釣綫，又繼續釣他的魚去了。

郭飛鴻忍下這口悶氣，繼續把小船划到了南面岸邊，繫舟上岸。

本來這地方，他已不願再留下去，可是，如今爲了要見雲思佳，他只好再住幾天。

洪澤湖跨蘇皖二省，郭飛鴻上得岸來，才發現這地方叫做「蔣壩」，已是江蘇地面。

他離開江蘇，一晃已有數年，如今瞎打誤闖，又來到了蘇省境內，想到了家中父兄，亦不免有些懷念之感。

這「蔣壩」不過是個鎭市，居民多是漁農戶，靠湖吃飯，地方甚爲富庶，只是這一場大雨，幾乎爲這地方帶來了災害。

家家戶戶在忙碌着修房補屋，看起來一片雜亂，不少的小孩子，赤着脚在暴漲的小溪中摸魚，還有些丫環婆子提着紅漆大馬桶招搖過市，看起來眞叫人不是個味兒。

郭飛鴻走過了這條大街，沿途所見均是一樣，好容易來了一處比較乾淨的地方，却已離開洪澤湖有十里以上。

這地方濱臨洪澤湖的一道支流，名叫「三沙」，環境十分清幽，郭飛鴻就在附近一家叫「聽蟬閣」的客棧裏住了下來。

這大年天的勞累，他實在是餓了，定下了房間，就到外面街上隨便吃些東西。

在食店門前的一個銅鏡子上照了照，郭飛鴻不由嚇了一跳，他發現自己那種狼狽的樣子，身上左一塊泥漬右一灘水，自己看着也不像個樣。

莫可奈何，只好又找到了一家小剃頭棚略事修理，棚裏早已客滿等了半天才輪着他，理好頭，刮過臉，用鏡子再照，才又恢復了原來的模樣。

他本來有幾套隨身衣服，却放在五河縣的客棧裏，回去拿又有不便，於是又到附近布莊裏，買了兩套現做的成衣。

等到全部換過之後，這位少年俠士，看起來又回到了楚楚衣冠，英俊卓然的豐采。

一切就緒，他回到了聽蟬閣，樓內已掌上了燈。

郭飛鴻來到了自己那間房前，推門入內，摸黑把燈點着，這種小店根本就談不上什麼服務，你不叫絕不會有人來。

郭飛鴻坐在床上發了一會子怔，想喝口茶，瓦壺裏却是一口水都沒有，他端起了瓦壺，目光至處，不由「哦」了一聲。

這眞是一件奇怪的事，就在這張破八仙桌子正中，插着一口明晃晃的匕首，匕首尖上穿着一張紙條，其上像是有幾行字跡！

郭飛鴻擱下瓦壺，把那把短刀拔起來，拿起那張信箋，看了看，只見上面草草寫着：

「午夜請携劍春秋亭一會，不見不散，字示

郭飛鴻小輩——柳即時」

看完了這張留書，郭飛鴻不由劍眉一挑，冷然笑道：「好狂的東西，莫非郭某尙怕了你不成？」

他雙手一曲，只聽「叭！」一聲，已把那口匕首折成兩截，信手丟落。

只是不可否認的，這張紙條來得太怪了，對方這種詭秘的行踪，不得不令他心中佩服，因爲他不過剛下榻於此，出外就誤個把時辰，歸來後竟然會發生了此事。

由此可見這人始終是未離左右，自己竟然未曾發覺，只此一端，此人絕非泛泛之輩了。

郭飛鴻又把那留條看了一遍，只是怎

麼想，也不知道這個姓柳的是什麼人？

如說對方找錯了人，字條上分明又有「郭飛鴻」三個字，眞正令人不解了。

郭飛鴻苦思甚久，也找不出一點綫索來，心中一惱，乾脆就不想了！

龜山探秘　大鬧禪房

午夜——

郭飛鴻略爲收拾了一下，匆匆離開了客棧，由堂倌口中，他得知附近果然有一處地方叫「春秋亭」。

那是一個座落在荒草廢墟中破舊亭子，平日是極少有人涉足的！

在噪耳的蟲聲唧唧中，郭飛鴻找到了這個地方，却意外的發現，亭內竟置有一盞紗罩的提燈，高高的懸在亭樑上，使得附近呈現一片昏黃。

這時，正有一個青衣青帽的長身青年背倚着亭柱，在亭內等候着。

郭飛鴻身輕如燕，來似微風，當他落身這青衣人背後時，對方顯然尚未曾發覺到。忽然，這個人轉過了身子，吃驚道：「哦，你來了！」

郭飛鴻猛然發現對方這個人竟是日間在洪澤湖所遇見的那個垂釣的少年，不由冷冷一笑，道：「柳兄寵召，不知有何見教？」

青衣人冷冷一笑道：「郭飛鴻你來晚了！」

郭飛鴻點了點頭道：「這地方太偏僻了些，柳兄，莫非日間一點小誤會，也值得足下小題大作不成？」

青衣人又是一聲狂笑道：「郭飛鴻你錯了，柳某豈是如此量窄之人，我找你來是另有原因！」

郭飛鴻面色微沉道：「我與足下素昧平生，怎說另有原因，尚請明言才好！」

青衣人嘿嘿一笑道：「你雖與我素昧生平，我對你却知道得清楚！」

郭飛鴻微哂道：「這倒是我失禮了，足下大名可見告否？」

青衣人冷哼了一聲道：「我姓柳名英奇，也許你不知道有我這個人，可是這幾日來，你的一舉一動，全在我眼中！」

青衣人這麼一報名，郭飛鴻內心微微一動，「柳英奇」這個人，他是聽人提過的，聽說此人一手「弧形劍」，在武林後一代中，堪稱一個非常傑出的人物。

郭飛鴻冷冷抱拳道：「原來是柳大俠，久仰之至，只是郭飛鴻不才，何勞足下多日費神跟隨，尚請賜告，以開茅塞！」

柳英奇忽地面色一寒道：「我找你是要告訴你，你所作所爲已失去了一個俠士風度，我是代一個人，給你嘗些厲害！」

郭飛鴻不由勃然大怒，可是他已由雲先生那裏，學到了做人處事的涵養功夫，極不易怒中行事。

當時，他淡淡一笑，冷然道：「柳兄，你張口容易，只怕你閉口難，我要你一個字一個字把說出的話吞回去，除非你說出道理來！」

柳英奇神色一變，虎目圓睜道：「我說話自是有所根據，我只問你，你可認識雲思佳這個人麼？」

郭飛鴻聽他提起雲思佳，不由得怔了怔，他眞不知道這個人，怎會和雲思佳拉上了關係的。

柳英奇見他不語，冷冷一笑，逼問道：「你怎麼不說話？」

郭飛鴻微微一笑，點頭道：「柳兄，這件事，你無權過問，我倒要反問，與你何干？」

柳英奇長眉一軒，怒聲道：「老實告訴你吧，雲姑娘女中翹楚，又豈是易欺之人，只不過她不願與你一般見識罷了，你何故苦苦追纏不休，似你這種拈花惹草的登徒之輩，怎配儕身俠義之列？」

說到此，狂笑了一聲，又道：「柳某今日是教訓你這個不知好歹的狂徒的，郭飛鴻，你拔出劍來，我們較量較量！」

言罷身形一長，掌中已多了一口狀如新月，寒似秋水的奇形兵刃「弧形劍」。

目睹他如此情形，郭飛鴻冷笑了一聲，身形岸然不動，微哂道：「柳英奇，我看你是無的放矢，說話幼稚可笑，怎見得我是拈花惹草的登徒之輩？你說話怎麼如此孟浪放縱？」

柳英奇朗笑了一聲道：「對你這種人，還有什麼客氣的？今天日間之事，我都親目看見了，我問你，雲思佳駕舟前行你何故苦追不捨？使得她失足落水，險遭不測……你這個人，也太無聊了！」

郭飛鴻不禁俊臉一紅，冷笑不語，因爲這件事，實非一言半語所能道得清的，再者也沒有必要對人解釋。

柳英奇見他沉思不答，更不由怒從心頭起，咄咄逼人的接下去。又道：「這且不說，只怪你痴心妄想罷了，可是你轉過頭去，又對楚青青大獻慇勤，祇此一點，便有失俠義本色，郭飛鴻，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郭飛鴻聞言之下，暗自嘆息了一聲，他知道這個誤會實在太大了，一時是解說不清的！

當時一雙精光四射的瞳子，在柳英奇身上轉了轉，冷冷的道：「柳兄，你管得也太多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看你才是不够俠義條件。」

言至此，他身子微微戰抖了一下，足下輕輕一點，起如飛鷹，落如旋鶴，已然站立在柳英奇對面。

他冷然一哂道：「柳英奇，我倒要領教領教你有什麼驚人的本領，敢這麼目無餘子，含血噴人，請！」

「請」字出口，探手入懷，把懸在前胸的那口「聚雲」短劍抽了出來。

柳英奇這時已是怒不可遏，身形向前一欺，已到了郭飛鴻身邊，掌中弧形劍當空一舉。

那彎新月形的劍鋒，閃出了一道寒光，直向着郭飛鴻肩頭猛劈了下來。

郭飛鴻短劍平胸微微一揮，只聽「嗆啷」！一聲，柳英奇身形一晃，直向左面錯了開去，他足下是按花樁「八跳」的走法，一連三次改變身法，爲的是怕身後的郭飛鴻乘機發招突襲。

可是他顯然是錯估了郭飛鴻，當他再次的把身子繞過來時，却發現郭飛鴻目光烱烱地看着他，面含冷笑，兀自立在原處絲毫未曾移動。

柳英奇不由打了一個冷戰，這才知道對方原是劍術中萬難一見的厲害高手，他因憤恨過甚，一上來輕估對方，用錯了戰法。

此刻再想更改，已是不容易，因爲，對方已絕不容許他由「動」回返到「靜」了。

所謂「棋錯一着，綁手綁脚」，等到柳英奇發覺出這一點之後，已難以挽回敗局。

柳英奇悔恨之下，滿以爲自己弧形劍下招式詭異，儘管如此，未見得就不是對方敵手。

他身子向下一蹲，雙手握住劍柄，猛然向當空一舉，發出了一聲長嘯，這聲勢，任何人必定以爲他身子要騰空而起，誰會知道，他這却是一個虛式，爲的是掩飾他下一招厲害的殺着法。

那彎新月形的劍光在空中一閃，柳英奇猛然向下一挫身劍，拱身一躍，人劍就空一滾，弧形劍直向郭飛鴻臉，胸，腹三處地方劈下。

也錯非柳英奇如此身手之人，才能把這一招式施展得如此漂亮，其勢之快，有如流星閃電。

郭飛鴻這一刹那，忽然對這個冒失的柳英奇，生出了一些憐惜之意，他自忖自己結仇太多，實在不必要與這個人結怨。

再說自己與他並無深仇大恨，一個人成名是多麼不容易，也許要盡平生之力，可是毀滅却在頃刻之間，而最難消受的，是那失敗後悲傷。

郭飛鴻這時，想到這裏，怒火也就熄了。

他要保全這個人的威望，最好的辦法，是讓他知難而退。

柳英奇狂風也似的襲過來，忽然，一股和煦春風，迎面吹向他，這股溫和的小風由他身邊過時，他忽然覺得正胸「心坎」小腹「氣海」，兩處穴道一麻。

不過，這種感覺是極其輕微的，就像是打了一個冷戰那麼的短暫。

就在這極爲短暫的一刻中，郭飛鴻那口銀色的短劍，霍地向前一逼。

柳英奇忽又覺得面上一寒，弧形劍忙向上一托，却已聽郭飛鴻冷冷一笑道：「承讓了！」

郭飛鴻似乎借着劍身在對方弧形劍上微彈之力，身子已如同驚鴻也似的拔了起來，飄飄然的落向了一邊。

柳英奇呆了呆，抱劍佇立，面色大紅，冷冷笑道：「你怎麼不發招？莫非認爲柳某不堪交手不成？」

柳英奇拱身一躍，弧形劍直劈郭飛鴻。

郭飛鴻右腕一翻，他目光直視着柳英奇，手中短劍隨意一拋，只聽「嗆！」一聲！已插入胸前劍鞘之內，劍身連同銀鍊，在胸前來回動蕩不已。

柳英奇哈哈一笑道：「郭飛鴻你休要以勝者自居，柳某可是不承你這個情，來來來，我們再戰上幾合！」

郭飛鴻微哂道：「柳兄你這身武功，委實高明，你我已無深仇大恨，到此也就可以了！」

柳英奇哈哈笑道：「勝負未分，怎能罷手，看劍！」

郭飛鴻就覺當空劍影一閃，忙自向後一退，等他站定身子，才發現那柳英奇並未移動，就在這時，他身邊那幾株竹子，却忽然「嘩！」一聲全數倒了下來。

柳英奇持劍狂笑道：「郭飛鴻，你可看見了，自問敵得過麼？」

郭飛鴻心中一動，冷笑道：「柳兄好厲害的劈空劍法，只是論功力雖巳够火候，但出劍尚嫌過慢了！」

說着向前跨出一步，陡然右足一翻，挑起了斗大的一塊青石，忽悠悠的，疾墜而下。

他低叱了一聲「現醜」，寒光一吐，短劍巳游龍也似的掣出，一劈一收，不過是彈指間，當空却巳失去了那塊巨石，代之的是一陣沙沙的細雨，像是漫天雲霧似的飄了下來。

柳英奇怔了一怔，後退了三四步，他觀察之力，竟是未能窺出其中奧妙。

郭飛鴻面寒苦霜的道：「柳兄看出了幾劍？」

柳英奇呆了一呆冷笑道：「一鏢分六劍，足下共發三鏢，當是一十八劍了！」

郭飛鴻微哂道：「錯了，是七鏢，共爲四十二劍！」

柳英奇面色一青，說道：「哦？我不信！」

「信不信由你，」郭飛鴻冷然道：「一丁二點三回頭，此吾出劍之訣竅也！」

柳英奇又呆了一呆，恍然如有所悟，他口中喃喃唸道：「一丁二點三回頭，好俐落的劍法！」

當他再抬頭時，冷月下，巳失去了郭飛鴻那魁梧的身影，這位少年俠士這一刹那，禁不住面上一熱，整個臉都紅了。

× × ×

金鷄三唱，大地現出了一綫曙光。─

「太湖老棧」，沉睡在春宵裏，似乎還沒有完全甦醒過來，一排青翠的竹子，低低垂下來，當湖風吹過時，發出吱吱啞啞的聲音，像是在爲棧裏的客人吹奏着安眠曲，難怪這時候還不見一個人起來。

未幾，挑水的劉二棍起來了，他在院子裏伸了個懶腰，挑起了他的水桶，望着魚鱗也似的洪澤湖，直發呆，挑水這個活兒，可眞不是件好差事。

可是有什麼法子呢？回過頭看了看那個一人多高的大木桶，禁不住連連搖頭，兩條腿也有些發軟。

忽然，他聽到了一陣女人的哭聲。

劉二棍精神一振，再聽聽，一點不錯，的確是個女人，那聲音像個小娘兒們，嚶嚶啜泣，別提有多麼傷人了。

這麼一想，劉二棍再顧不得挑水了，趕忙放下了水桶，悄悄向前又走了幾步，豎起了一雙耳朶，仔細的又聽了聽。

「一點不錯！」他對自己說了一句，當下向手心裏啐了口吐沫，往頭上摸了摸，朝着聲音來處悄悄走過去。

忽然間，他可楞住了。

原來那女人哭聲，竟是發自太湖客棧裏，而且就是靠着竹林子那個小單間內。

劉二棍呆了呆，噓了一口氣，心說：「不對呀，這房裏不是住着一個小相公麼？怎麼會有女人哭聲呢？管他的，過去看看去。」

想着，他輕手輕脚就來到窗戶下，先用舌尖輕輕點破了窗紙，然後踮起脚，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向着房裏頭瞧！

裏面的燭火還沒有滅呢，點上那截蠟燭，已燃得只剩下了一寸不到了，蠟油淌了一桌子都是。

一個身着湖綢睡裙的大姑娘，正扒在床上抽泣着，她那烏油油的一頭秀髮，把整個的枕頭都遮沒了，劉二棍只看見她露出的半截粉頸，却由不住眼都直了。

你看她皮膚那麼白，頭髮那麼黑，那種身段兒，小蠻腰，還有她光着沒有穿襪子的那雙脚，那麼細，那麼嫩。

劉二棍只覺得全身都軟了，這麼標緻的大姑娘，他眞是出娘胎以來，頭一次見過。

姑娘哭着哭着，忽然停下，猛然轉過了身子，現出了那張掛滿珠淚，清艷絕倫的臉盤兒，嬌叱了一聲：「是誰？」

劉二棍趕忙縮頭，只聽「呼！」一股疾風過處，就覺得頭上一涼，整個身子不自主的滾了出去。

緊跟着窗前現出了那姑娘冷若冰霜的一張臉。

劉二棍嚇得爬起來就跑，一直跑出了這片竹林子，來到了湖邊，才長吁了一口氣，呼道：「我的媽呀！」伸手在頭上摸了摸，這可好，出家當和尙也用不着落髮剃度了，敢情成了光頭了。

大姑娘關上窗戶，氣得臉色鐵青。

她發了一會兒怔，苦笑了笑，揉了揉那雙腫腫的眼泡，用口把桌上的殘燭吹熄，室內發出一片灰灰的白光，她嘆息了一聲，道：「天敢情都亮了！」

對着銅鏡照了照，姑娘懶洋洋的站起來，失神的道：「我怎麼會爲他落淚，莫非我眞的愛上了他？」

「不！」她冷笑了一聲，扔下了手上的銅鏡，這一刹時她似乎又變得堅强了。

「雲思佳是不會隨便愛上一個人的，我已說過終身不嫁，天下男人沒有一個是靠得住的，郭飛鴻他更靠不住！」

玉手一落，把那面古銅圓鏡拍了個粉碎，冷似寒冰的又道：「如違此言，有如此鏡！」

說完這句話，她閉上了眸子，內心却有一種說不出的傷感，這多年以來，她一直以爲已把郭飛鴻這個人忘了。

却想不到如今見到他之後，才知道自己竟然還沒有忘了他，非但沒有，且似乎更思念得厲害了。

「在洪澤湖裏，他那麼狂追自己，又是爲了什麼呢？他…唉，爲什麼男人都像蒼蠅一樣的黏人，爲什麼我不能落得一點安靜？女扮男裝也是一樣，已如此，我就乾脆回復原樣，再也不扮什麼男人了！」

轉念至此，她匆匆找出一套女裝穿好，她生平愛潔成癖，雖行走在外，衣寢用具，被褥枕頭，也全係自備，她每一次也不厭其煩的搬來搬去。

昨夜，她忽然觸動情懷，哭了整整一夜，晨起，只覺得全身怠懶無力，她對於現實人生，似乎永遠存着戒意，她寧願十分的嘔苦自己，却不願接納人家一分的幫助與安慰。

偶然地，郭飛鴻打進了她的心坎，可是她却用盡方法把他趕出去。

她絕不容許任何人走進她感情的領域裏，她用種種壞的設想，去否定郭飛鴻完美的人格，她要把這個幾乎爲她所接受了的人，完全粉碎，以保持超然的淸白，獨特卓越的女兒身。

這種性情自幼就已養成了，自從目睹母親的悲哀以後，這念頭更鋼鐵也似堅固的建立在她心裏，不容許她輕易的有所變更。

現在，她想起昨夜的傷心，甚至於感到可笑，羞辱。

一切就緒之後，雲思佳步出了客棧，店內的幾個夥計眼都看直了，他們這才知道前天投店住進來的那個小相公，原來是個女的！

是一個美絕天人的大姑娘，可是劉二棍已先警告了他們，誰也不敢再存非份之想，就是口頭上的輕薄也不敢帶出來。

雲思佳一直來到了湖邊，想到了「龜山之會」，內心充滿了興奮，她要憑掌中劍藝壓羣倫，一枝獨秀，然後去解開那個武林中的謎結……還有，那個叫楚青青的少女，如果她胆敢來龜山尋自己麻煩，那麼可就要給她一點顏色看看了！

她是天不怕，地不怕，誰也不在乎！

這一帶地勢僻靜，可能是時間太早，竟然沒有一艘小船，雲思佳等了半天，也不見有一點船影子，她不由有些不耐了。

忽然，一條紅漆快舟，自小彎子裏轉出來，乘風破浪而至，一個青衣少年，直立舟上，高聲叫道：「姑娘，我等你很久了，快快上船來吧！」

雲思佳定睛一看，面色微寒，容得那小舟駛近，她冷冷一笑道：「柳英奇，你這是何必？」

舟上少年滿面誠摯的道：「姑娘不要誤會，快上來吧，我這也是順路！」

雲思佳沉吟了一下，也就點頭道：「好罷！」

身形陡然拔起，輕輕飄飄的落在了船上。

柳英奇面透喜色，道：「姑娘，妳要去那裏？」

雲思佳目視湖上，冷冰冰的道：「你只載我一程，到時我自會下去。」

柳英奇點頭道：「是！是！」面上微微現出一片黯然。

雲思佳回身望着他，微愠道：「你這麼一路追隨着我又是何苦？難道我眞的就怕了你不成？」

柳英奇哈哈一笑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柳英奇只願今生能追隨左右便心滿意足，絕不敢另存非份之想！」

雲思佳笑道：「少廢話，如果今後我再發現了你，可別怪我冷劍無情！」

柳英奇呆了一呆，望風一笑，閉嘴不語，他雙手搖動着一枝大楫，欸乃聲中，舟行徐徐。

雲思佳細眉一皺道：「你如此慢行，要何時才能到達龜山？可否快一點，要不我還是不去算了！」

柳英奇忙點頭笑道：「原來姑娘要去龜山，莫非姑娘也有意去『九盤洞』中一顯身手？竟然也聽信了江湖上的無稽謠傳不成？」

雲思佳面色一寒，抬頭看了他一眼，迅速又把臉轉向了一邊，柳英奇忽然嘆了一聲，冷笑道：「那郭飛鴻一身奇技，倒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姑娘又因何拒他於千里之外，未免令人不解了！」

這句話，使得雲思佳面色一白，她猛然轉過臉來道：「你也認識郭飛鴻？」

柳英奇冷冷的道：「新識未久，以我看來，他那一身武功，似乎不在姑娘之下呢！」

雲思佳冷哼了一聲，望着湖上徐徐的道：「只怕他還要差上一籌。」

說話時，但見水烟迷離的湖面上，現出了一座寶塔形的山影，雲思佳頓了頓，手指那座山影道：「龜山到了，我要在此下船，請把船靠近過去如何？」

柳英奇忽然垂首道：「姑娘，莫非我的眞誠，對你永遠是不值？」

雲思佳聞言目注湖面，甚久不言，柳英奇冷冷一笑道：「我對姑娘的眞心，天地可表。」

才說到此，雲思佳忽然嫣然一笑，有如春花吐蕊，柳英奇心神一蕩，頓時停住了話，這還是他會晤雲思佳以來，音次看見她的笑容。

在雲思佳美麗的笑靨裏，柳英奇幾乎呆住了，他吶吶道：「姑娘你……」

雲思佳微招玉手，指着湖面上的山影道：「你看，那樣子眞像是個癩蛤蟆，偏偏人家都叫它是龜山了，眞是怪！」

柳英奇只覺得一甕冷水，由頭澆到了脚，這一刹間他眞涼透了。

雲思佳再次的笑了。柳英奇喟嘆一聲道：「我送姑娘過去吧。」

這時，小船距離龜山已只有六七丈遠，此刻日出不久，水天一色的紅，紅紅的旭日，把雲思佳那張略嫌蒼白的臉，映成紅色。

柳英奇重重的在水面上擊了一下櫓，他忽然覺得，自己得不到這姑娘的心，是生平第一大憾事！

雲思佳望着他點點頭，說道：「我走了！」

說罷，玉手輕提長裙，身似抄水的燕子，已縱身而起，她的身法美極了，嬌軀微微向下一沉，看似落水，其實却又翩然騰起，交睫間，已置身岸上。

柳英奇高聲道：「姑娘，我何時再來接你？」

雲思佳頭也不回的擺了擺手，道：「不必了。」

話落，身形一個縱騰，已隱於樹叢小道之間。

弧形劍柳英奇感慨的嘆息了一聲，那支粗如兒臂般的長櫓，在他腕力之下，變成了一張弓也似的！

忽然他狂笑了一聲，却悲凄的道：「我柳英奇與你雲思佳眞沒有緣份？──」

× × ×

起落縱躍的雲思佳，身法之快，有如星丸跳擲一般，她在一陣疾馳之後，已可看見山嶺上那閃閃放射着銀光的「雲海山房」了。

多少年以來，這個神秘的地方，不知吸引了多少武林豪客，奇人異士，只是人們對於這個地方，依然是撲朔迷離，知道得那麼少。

儘管如此，那些有胆力，有超人奇技的俠士們，却仍不厭其煩的，每三年來此一試身手，而且……

雲思佳雖是聞說已久，可是今日却是第一次來，她內心是懷着無比的好奇與信心，她要把這個前人未曾解開的謎結解開來。

當她興沖沖的來到了山頂，才看見那銀色的光，乃是鑲在一座石室四週壁上的白銅鏡片所反映出來的！

在一片松柏長青樹的中央，有一座幾乎都要朽塌下來的木架門，其上懸有一塊寫着「雲海山房」四個古篆的匾額。雲思佳佇立門前，端詳甚久，却看不出絲毫開房的像迹來，因爲據她所知，三月八日，是這「雲海山房」開房的盛會之期，儘管江湖上極少有人知道此事，但這裏都應該有人接引結納才對。

雲思佳看了甚久，就走進了木架門，在一條碎石的山道上，集滿了枯葉，足踏上去發出一片吱吱喳喳聲。

她一直來到了山房前面，才發現這名爲「雲海山房」的地方，其實和一座古刹也相差不多！

在敞開的兩扇黑漆大門前，立有一方長有三尺左右的紅漆木牌，其上漆着「開房」兩個大字。

雲思佳點了點頭，心說這就不錯了。

進門後，右面有一個鼓架，架上有一面皮鼓，鼓錘就懸在鼓下，雲思佳拿起了鼓錘，在鼓上輕輕擊了一下，那皮鼓發出了「咚」的一聲。

雲思佳還要再擊第二下，就見右面一道白木小門「吱」一聲打開了，由其內步出了一個年在五旬以上的老和尙來。

這和尚瘦高的身材，一身灰色肥大僧衣，頸懸念珠，足踏芒鞋，清癯的面容，很像是一個苦行持節的高僧。

他乍然看見了雲思佳，似乎呆了呆，雙手合十，微微欠身道：「女施主爲何擊鼓，須知山房封關謝客，已有數十春秋，女施主莫非不知道麼？」

雲思佳冷冷一笑道：「我並非是朝山進香來的，是因爲你們三年一參的時日到了，故此……」

老和尚面色立時帶出些驚愕之色來，上下看了她一眼，口喧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女施主莫要誤聽傳言，敝山房那有什麼三年一參的規矩，這都是一般人無中生有的謠傳？」

雲思佳呆了一呆，忽然冷笑道：「老和尚，莫非你以爲我是個女流，不便接納麼？」

老和尚呵呵一笑，雙手合十，又唸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女施主你說笑了。」

雲思佳怒聲道：「那麼門前那『開房』二字又是何意？」

老和尚略一沉吟，道：「那是敝山房白行參拜，開壇頌經之日的標示，女施主，妳請回去吧。」

雲思佳冷笑道：「雲海老人三年一晤有緣，難道也是謠傳不成？」

老和尚又是一驚，徐徐的道：「老祖宗坐化多年，肉身成佛，點化有緣，更是無稽！」

說話時，和尚那雙深邃的眸子裏，泛出了一層憤怒兇焰，偏偏雲思佳生就個倔强個性。

她心中認定這和尚是有意搪塞，不禁更是有氣，當時冷然道：「雲海老人，立銅表公告天下，凡過得懸鏡廊者，皆可參見，老和尚你又爲何如此刁難？實在令人不解了。」

和尚那兩團白雪也似的眉毛，霍地一揚，拂袖道：「女施主妳也太囉嗦了。」

說罷上前一步，雙手合十、雙目微閤道：「海一送客，女施主請自去吧。」

雲思佳想不到和尚，竟然說出如此逐客話來，她生性孤傲，如何忍受得住，不由冷冷的道：「既然如此，我只觀賞一下貴山房室內寶相就走好了。」

隨卽，輕移蓮步，直向堂內行去。

海一和尚見狀又上前一步，斷然道：「站住？」

雲思佳冷冷一笑，慢慢的轉過身來，只見她那雙剪水雙瞳裏，射出了凌人的精芒。

海一嘆息了一聲，說道：「女施主，實在對你說吧，你所說，並非皆是謠傳，只是祖宗早在月前曾經顯兆，今日之會，只候一個有緣的善士，任何人不得參見，是以山房沒有張燈結綵，女施主，請你走吧？」

雲思佳蛾眉一挑，冷然道：「出家人不打誑語，你這和尚却信口胡說，我怎能信得過你。」

和尚憤然道：「老衲是據實相告，信不信由你？」

雲思佳微微一笑，道：「如果我不信呢？」

海一和尚心中念了一聲佛號，他生平未曾見過如此動人的女人，也從未見過如此刁頑的女人，可是職責所在，却又不能馬虎其事，當時好不爲難。

雲思佳之言，分明已有意爲敵，海一焉能不知，他頓了頓，忍氣吞聲道：「姑娘你小小年紀，怎知道冒犯了山房祖師爺的罪過，老衲好言相勸，速速去吧！」

雲思佳徐徐前行了幾步，道：「大和尚，我是踐約而來，貴山房已立銅表在先，怎能出爾反爾？」

海一嘿嘿一笑道：「姑娘如果一定任性行事，老衲說不得也只有强行逐客。」

雲思佳微微笑道：「我早知道有這麼一手！」

說到此，面色一寒，道：「大和尚，老實說，姑娘我如沒有制勝的把握，也就不會來龜山現醜了。」

海一後退了一步，面色赤紅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女施主，你通上名來。」

雲思佳冷冷的道：「雲思佳。」

和尚吃了一驚，口中又喧了一聲佛號，雙手合十道：「原來是雲女俠，老衲久仰大名了，令尊雲鵬，四十年前，曾與祖師爺有過一面之緣，據說令尊雲先生，對祖師猶執弟子之禮，怎地姑娘你却如此放肆？」

說時，這位海一大師面上帶出了一種凜然怒色，雲思佳冷哼了一聲，冷冷的道：「和尚你又錯了，雲先生是雲先生，雲思佳是雲思佳，不可混爲一談。」

海一茫然道：「莫非雲大俠不是姑娘你的……」

雲思佳雙眉一挑道：「完全無關。」

四個字說得斬釘截鐵，海一大師不禁爲之一愕，嘿嘿笑道：「老衲不明白姑娘言中之意，不過無論如何，這山房規矩是壞不得的？」

說着橫移幾步，正正的擋立在雲思佳前路，雙手合十身形岸然不動。

雲思佳右手向下微微一沉，道：「大和尚，你還是閃開的好。」

海一面如鐵石，毫不動容。

雲思佳冷冷一笑，移步而前，海一終又哈哈一笑道：「阿彌陀佛，雲姑娘妳也欺人太甚了！」

話落，右手肥大的袖沿，呼嚕嚕向着雲思佳肩頭上拂了過來。

雲思佳玉手一抬，尖尖玉指，向前一挺，忽地一股冷風，直向着海一大師「曲尺穴」上點去。

海一面色一變，退後了一步，他已識出雲思佳所發的指力，正是當年雲先生震懾武林的「乾坤指」，如若爲她點中，那還了得？

他身形一退，雲思佳却翩然而進，她雙手向外一推，凌勁的掌風，已把山房大廳內的兩扇紅門震得霍然而開，發出了「噹」的一聲巨响。

雲思佳蓮足一點，飛身而入，海一斷喝道：「好大胆的姑娘。」

身形疾射，自後猛撲了上來，一雙大手同時一抖，使出禪門功夫「大手印」，照定雲思佳肩頭上拍抓了下來。

雲思佳嬌軀猛然一轉，那冷艷的臉上

，已現出無限殺機，海一和尚方自心中一凜，她已玉腕一分，以掌緣向海一兩脈上切去。

她認位極準，掌勁切處，竟是分毫不差，海一大師芒鞋一頓，身子拔起來，用雲中現掌，一掌反向雲思佳面門上劈來。

可是雲思佳似乎早已防他有此一着，他身子剛起，忽然發現雲思佳身子一縮，他知道不妙了。

這剎時之間，雲思佳就像是捲起的浪花一般，身子向外一彈便到了海一背後。

海一大師再想轉身，已嫌過晚不及，頓爲雲思佳十指尖尖的一雙玉手，雙雙捕中在兩肋之上。

總算是雲思佳手下留情，並沒有使出內力，可是這種「分筋錯骨手」，已使得海一大師承受不了，只見他在打了一個寒戰之後，身子就像是具木頭人也似的，一動也不動了！

雲思佳以分筋錯骨手，制住了海一大師，嬌軀向外一飄，猛抬頭忽見迎面立着一個皓首赤眉的矮胖和尚。

這和尚一身白衣，雙目如炬，一張朝天鼻下，是一張微微掀起的巨口，看起來有點怪相。

雲思佳冷冷一笑道：「大師父連你也要攔阻我麼？」

胖和尚冷冷的道：「雲氏不傳之秘果然高人一等，看來敝山房是無人阻得住姑娘了。」

雲思佳面色微微一紅道：「我不是來生事的。」

胖和尚點頭苦笑道：「姑娘自然不是來生事的，不過……唉，老衲祗有對姑娘微透一點禪機，雲海老宗師今天所要會的，並非是一個女人，姑娘妳又何必自討無趣？」

雲思佳冷笑道：「老宗師，所要會的又是何人？」

胖和尚雙手合十，喃喃道：「此人三木之根，兩袖雲從，富貴中來，天曲送去，一生高超，只打不開一個『情』字。」

雲思佳面色一沉道：「誰管他這些，這人武功如何？」

胖和尚雙手合十，微笑道：「令尊昔年造訪山房，老宗師破格接見，見其藝後，許了一個『優』字，此人却當得一個『超』字！」

雲思佳冷冷道：「優和超又有什麼區別？」

胖和尚道：「阿彌陀佛，姑娘你這就不知道了，天下武技門類繁多，能人無數，而如此衆多的能人之中，眞正入流的却是少之又少，而入流者，能達到『七字歌』品級的，更是罕若晨星了。」

雲思佳秀眉微顰，這倒是她以前未曾聽說過的，不禁生出一些好奇之心，問道：「七字歌又是什麼？」

胖和尚冷冷一笑道：「這七字歌是：聖，上，超，優，高，平，凡。」

雲思佳不由面色一變，道：「這麼說，今日來會之人其武功竟較當年……雲先生尚要高麼？」

胖和尚點頭道：「略勝一籌。」

雲思佳呆了呆，遂凌厲道：「我方才施展的武功，和尚你可曾看見了？」

胖和尚點頭，道：「看到了，的確高明！」

雲思佳哼了一聲，道：「和尚，你看我可以算得上七字級中，那一等級了？」

胖和尚嘻嘻冷笑道：「入七字歌者普天下，實在不多見，老納雖不能明斷，但就姑娘適才所展武功看來，勉强可以當得上一個『平』字！」

雲思佳大怒，蛾眉一豎道：「和尚你滿口胡言，快快閃開路，我要過『懸鏡廊』，你莫要阻擋，否則可就怪不得我掌下無情了！」

胖和尚嘆息了一聲，道：「姑娘你一定要闖，老衲也不會阻你，只是這懸鏡廊非比等閑，就連老衲居此數十春秋，却也未敢輕易嚐試，是以至今猶未通過，雖然姑娘武功較老衲要高一籌，可是却也未必能成呢！」

雲思佳冷冷笑道：「和尚你多慮了，我只問你，如果我通過了懸鏡廊，可容我參見雲海老宗師？」

胖和尚呆了一呆，道：「如通過，按理是可以晉見宗師老人家的，不過——」

雲思佳杏目一瞪，道：「還有什麼不過？」

胖和尚嘻嘻一笑道：「也罷，姑娘如眞能通過了鏡廊，老朽拚着降罪，也帶領姑娘入見宗師就是！」

雲思佳喜道：「一言爲定！」

胖和尚不悅，道：「出家人不打誑語，話說在前面，老宗師多半是不會賜見妳的！」

雲思佳哼道：「你只帶我入見，至於他見不見，是他的事情！」

胖和尚見她對於雲海老人如此出言隨便，着實吃了一驚，心想此女年紀輕輕，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個性，眞怪事也！

想到此，這胖僧雙手合十，喃喃念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姑娘請隨我來！」

雲思佳忽然笑問：「和尚，我還不知你法號怎麼稱呼，等一會我通過之後，可是要找你的呢。」

胖和尚點了點頭，說道：「老朽乃此山房住持大師，法號『海禪』，姑娘記住了！」

雲思佳點頭道：「忘不了！」

海禪大師忽然想起一事，駐足道：「海一師弟穴道受制過久，只怕有損，可否請姑娘爲他解開？」

雲思佳道：「大師何不自己動手？」

海禪大師面色一紅，喟然道：「不瞞姑娘說，貴門獨特點穴手法，江湖鮮見，老衲自忖無此能力！」

雲思佳輕哼一聲道：「原來如此！」

說罷嬌軀微側，旋風也似的掠到了海一大師身邊，玉手向海一雙肩上一搭，清叱了一聲：「去！」

雙手一抖，把那海一像球也似的抛了出去，只見他瘦長的身子着地一滾，立起時穴道竟自解開了。

海禪大師呆了一呆，嘆息道：「名家手法，畢竟不凡，只是以此來對付出家人，却未免太辣手一點了！」

雲思佳秀眉微揚道：「大師父你少廢話，快帶我進去吧！」

海禪大師面色一沉，道：「好！」

隨即身子一轉，大步向內院行去，雲思佳一聲不响的緊隨在後，後院裏有許多參天的古樹，地面上積滿了落葉。

二人來至在一排梧桐樹前，海禪大師猶自前行。

雲思佳忽然叱道：「且慢！」

海禪大師回頭白眉一皺，道：「姑娘何事？」

雲思佳冷冷一笑，只見她雙手一分，已把面前兩棵梧桐樹推得彎了下去，她身子却在這一刹那之間，猛地騰拔而起，飄出了五六丈以外。

她身子落地站定之後，冷叱道：「大師父這是何意？」

海禪大師嘻嘻一笑，道：「姑娘既識破『雙桐陣』，當可進入『懸鏡廊』了，恕老衲不送了！」

說罷面上帶出一種戚戚之色，合十拜了一拜。

雲思佳杏目圓睜，厲聲道：「懸鏡廊究竟又在那裏呢？」

海禪大師赫赫一笑，道：「姑娘已來至廊前，尚問些什麼？老衲最後再奉勸一句，姑娘入廊之前最好三思，萬一被困其內，除非另有高人入內援救，否則姑娘終生淪陷，任何人無法可施！」

雲思佳冷笑道：「你太多言了。」

語畢猛地轉過身去，果見兩列樹間，搭有一個茅草小棚，走近一看，茅棚下，懸有一方銅鏡，鏡上有兩句禪語：

「青天明鏡，
苦禪費思。」

雲思佳端詳良久，也不大明白這八個字是什麼意思，當即閃身而入，眼前是一道黑色石塊砌成的廊洞，洞前這時立有一個俗家裝束的青年人。

這青年人乍見雲思佳怔了一下道：「姑娘妳是過廊來的嗎？」

雲思佳停步頷首道：「正是！」

那俗家青年搔了一下首，道：「怪事，不該是你來的呀！」

雲思佳實在是不耐這麼許多人盤問囉嗦，不由蛾眉一豎道：「海禪大師已准我進來，你又何必廢話？快閃開！」

說罷足下一頓，已來到了洞口之前，雙手一翻，直向那俗家青年身上擊去，那青年嚇得忙自閃開，一面大聲道：「姑娘，你且慢入內，我有話要關照你！」

可是雲思佳一心闖關，那裏有心情去聽他說些什麼，當時，雙手用力在洞門上一推，才發現兩扇門竟是銅鐵所鑄，十分沉重。

儘管如此，在雲思佳沉實的掌力之下，鐵門畢竟是被震開了，鐵門一開，立時就有一股陰森森的冷風湧出來，難怪，這古廊，已有多少年沒有沾過人氣了。

雲思佳震開鐵門，身形蕩然而入，她技高人胆大，自負極高，絲毫也未把這「懸鏡廊」看在眼內，身方進入，只聽得「帮噹！」一聲大响，身後的鐵門，竟然自行關上了。

雲思佳只覺得眼前一片漆黑，竟然是伸手不辨五指，她自幼隨父，在「夜視」方面，是下過相當工夫的，只是人從明處乍入黑暗，一時之間總不易辨物。

她背門而立，微微閉起了眸子，少停開目，果然情形有了改變。

首先，她發現這道廊子內，立有無數人形皮人。

這些皮人看起來，幾乎是和眞實的人是沒有什麼兩樣的，只是姿態各異，有些却是一般人所不能模仿作出來的。

這些皮人，是被裝置在各個不同的角度上，有立有坐，有臥有伏，甚至於懸在空中，龍伸虎踞，不一而足！

雲思佳看了一會，心中有了個底子，她已猜出，這些皮人必是當初雲海老人親手製作安置的，每一個皮人身上，必暗藏一手極厲害的奇招，是以這多年以來，未聞有人能通過此廊的。

今天自己冒然走入，要是通它不過，傳揚出去，可眞是大大的丟人了。

雲思佳如此一想，禁不住微微吃驚，同時也有了些後悔的感覺。

不過這種感覺，是極爲短暫的，很快便消失了。

她一直不動，靜靜的觀察這些皮人，足足有半盞茶之久，才看出了皮人之數，總共是一百零八具。

一百零八個皮人，就有一百零八個不同的姿態！

又過了一會兒，她的目力已能完全適應，暗廊內也就越發的顯得淸朗，這時她更看出，在這曲折的長廊兩邊，竟然安有無數面小如貝殼的鏡面。

由於這些鏡面相互映照出來的微光，才爲這暗道內增添了一些光亮。

雲思佳觀察到此，心中充滿了信心，她試着向前走了幾步，忽然發現到，足下所踩踏之處，竟是又軟又薄的地板。

非但如此，每當她抬足走動之時，整個的地方都似乎動了起來，前面的皮人也跟着前後左右搖幌不已。

雲思佳自丹田提起一股眞氣，頓時身輕如燕，她足尖一點，已越出丈許以外，來到了第一具皮人的身前，足方沾地，忽聽「叭！」的一聲响，不知何時，那皮人的一隻右手，竟然平胸而出，擋在了她身子正前方。

她暗自好笑，心忖這種招式，又能傷得了那個，於是她身子向下一探，便想由皮人的臂子下竄身而過。

可是身子方自一探，却又是「叭！」一聲大响，再看那皮人的一隻右腿也抬了起來。

如此一來，雲思佳要想通過，只有一個辦法——挪開橡皮人的手脚。

她略一顧視，突出右掌按在了皮人的右肩之上，同時，左掌向外一撑，拿住了皮人的手肘，雙手執定之後，用力向上一翻。

那皮人發出一陣吱吱之聲，前後搖動了一下，那隻伸出的右手，不過被抬起了寸許而已。

雲思佳大吃了一驚，這才知對方雖是一具假人，可是由於設計的精巧，其蘊藏的力道却是驚人之極。

看來自己如不施出全力，只怕這第一步就走不過去。

想到此，雙手再次的一緊，全力向上一擧。

「轟隆！」一聲，整個的皮人爲她推得倒了下去。

雲思佳就在它倒下的刹息之間，掠身而過。

她身子方一掠過，又是「轟隆！」一聲大响，再看那皮人已恢復原來樣子。

雲思佳僥倖通過了第一關，只覺兩掌炙熱，雙臂發麻，這才知道這懸鏡廊實在是不易通過。

這時整個的廊道，都因第一具皮人的牽動，激烈的幌盪不已。

雲思佳足方沾地，忽見面前黑影一閃，自壁角猛可裏撲出了一個皮人，雙手由上而下，使的是「雙燕歸巢」，直向雲思佳兩肩上疾打了下來。

掌風疾勁，威勢絕倫，雲思佳忙身子向回一縮，橫右臂，向上一架，這一架之力，雖是阻住了對方來勢，可是却痛得她眼淚都流了出來。

雲思佳不由得勃然大怒，嬌叱了聲：「去！」

左手向外一翻，「砰！」一聲，正正擊在了那皮人的胸口之上，那皮人立時像不倒翁也似的搖個不住。

雲思佳身子一偏，方要竄過去，猛可裏又有一股勁風，向她雙腿上掃來。

雲思佳經過兩次教訓之後，已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這股勁風未到，她已騰身而起，可是那具皮人，竟像是早已料到她有此一着，忽然背脊一拱，一雙長臂由兩側直向空中抄出。

雲思佳凌空一滾，左手一按皮人的頭頂，身似落葉的又昇高了三尺，姿式之美，確是少見。

這位身負奇技，高風傲骨的校校女俠，今日在通過懸鏡廊的過程中，已施展出了混身解數。她那一身詭異的武功，也委實令人驚異佩服。

就在她全力對付廊內皮人的當晚。龜山道上，却飛馳而來了一雙少年男女。

這男女二人，身法都可以稱得上一個「快」字，他二人匆匆來到了「雲海山房」前那木架門外，才站定了身子。

這時日高正天，陽光刺目難睜，二人站定後，容貌也就看得清楚了，男的是劍眉星目，猿臂蜂腰，一身雪白長衣，朗朗神采，蓋世豐儀，眞正是人中之龍，再看那少女，櫻口瑤鼻，長身玉女，俏立那兒，有如玉樹臨風。這少女上身是一件靑綢緊身衫，下着同色彈墨八幅風裙，背插長劍，端的儀態萬千。

她微微偏首，目視着少年，嘆了一聲道：「好了，地方到了，你找她去吧！」

少年皺了皺眉道：「妳！不進去？」

青衣少女忽然目眶一紅，背過了身子，冷冷的道：「我還進去作什麼，你難道想看我們打架不成麼？」

少年微窘道：「青青，你誤會了我的意思了，我是想爲你二人化解一下，如果妳能瞭解她爲人也許你就不會生氣了！」

楚青青忽然轉過身來，面色一冷，道：「大哥，這件事你不必再談了，我與她的事自會化解，總之，我也不是好欺侮的人就是了！」

白衣少年呆了一呆，一時也不知說什麼好了。

楚青青見狀，忽然微微一笑道：「你又何必發愁，進去找那心上人去吧！」

說到此，語音一啞，面上現出一片傷感，忽地掉頭如飛而去！

白衣青年喚道：「青青——」

可是那姑娘却頭也不回的一逕去了，少年只得長嘆了一聲，轉過身來，穿過木架門，向雲海山房前行去。

摧毀聖地　羅刹施威

他一直行到了山房正門前，見有一個矮胖的醜和尚佇立門前，便走上去，欠身施禮，道：「借問大師，適才可有一個少年女子來過？」

那和尚打量了少年一眼，心中一動，道：「少施主大名是——？」

少年點了點頭道：「後輩姓郭——名飛鴻！」

那醜和尚目光盯在郭飛鴻胸前那口銀光短劍上，面上越發驚異，怔了一下道：「阿彌陀佛，恕老衲多問一句，雲鵬雲大俠，是施主你什麼人？」

郭飛鴻不由暗暗一驚，目注和尚點點頭道：「雲大俠乃是家師，大師你——」

醜和尚口中又念了一聲佛號，點頭道：「老衲海禪，乃這山房的住持大師，正奉命在此恭候一人——」

說着，又打量了郭飛鴻一陣，慨然道：「莫非那人竟是少俠你不成？」

郭飛鴻搖頭笑道：「大師父，弟子來此乃是尋找那少女，並非是應貴山房之約來的！」

海禪大師冷冷一笑道：「今日之事，太也離奇，怎地都與雲老施主扯上了關係，少俠，你來此莫非是要找尋那雲思佳雲姑娘不成？」

郭飛鴻面色微紅點頭道：「正是！」

海禪大師冷森森一笑，道：「雲姑娘不聽老衲苦口相勸，已然進入了懸鏡廊內，此時未見出來，想必已被困在廊中，這都怪她咎由自取，怨不得別人。」

郭飛鴻不由大驚，道：「懸鏡廊又是什麼？在那裏？大師父可能帶弟子前去一觀？」

海禪大師見這少年精華內斂，雙目炯炯有神，心知是一位身懷絕學之人，偏偏對人如此彬彬有禮，比之先前那雲思佳盛氣凌人的氣勢，眞是不可共語，心中已先存下好感，只是負責在此引度高人，却不敢輕離職守。

當時聞言之下，嘆了一聲道：「少俠有所不知，老衲奉命在此迎候一人，不便離開，雲姑娘眞如被困廊內，最多不過一日夜，待雲海大師兄轉回，自會入內放她出來，少施主儘可以放心離去！」

郭飛鴻聽了這話，那雙長眉由不住微微一皺，低頭長嘆了一聲，海禪大師看在眼中，突然心中一動，輕輕「哦！」了一聲。

郭飛鴻抬頭驚奇的望着他道：「大師有何高見？」

海禪大師後退了一步，道：「少俠，請你報個生辰八字與老衲一聽，如何？」

郭飛鴻一呆，奇道：「這又何故？」

海禪大師合十道：「阿彌陀佛，少俠

客，你莫非是丙子年四月十一日子時所生麼？」

郭飛鴻面色一變，後退了一步道：「咦，大師父怎會知道？弟子正是丙子年四月十一日子時所生！你……」

海禪大師又念了一聲：「阿彌陀佛！」向着郭飛鴻深深一拜道：「想不到施主你就是老衲在此所候之人。」

郭飛鴻愈發的不明白了，他苦笑了一聲道：「大師父你這話弟子眞正不解了，尙請明教，以開茅塞才好。」

海禪大師雙手合十，又喧了一聲佛號，道：「郭施主你那裏知道，敝山房每三年三月六日，開房接納有緣，是老祖宗定下的規矩，老祖宗乃是佛慧智身，已能洞悉過去未來，每三年一現色身……」

搖了搖頭，又繼續道：「敝山房三年一開，接納有緣的消息，本只有極少數武林高人知道，後來却不知怎地，知道的人愈來愈多，甚至一些江湖油混之流，竟然也來此胡鬧，此輩人物，既無靈根佛慧，武功更是平平，而老祖宗所設的『懸鏡廊』，除非有極高深的武功造就，是不易通過的，這些人如何能通得過？……」

他頻頻搖頭嘆息，面上現出了一些愁苦之色，吶吶接道：「所以，這些年來敝山房所受的騷擾也就可以想知了。」

郭飛鴻兀自胡塗，正要發問海禪，和尙又道：「自此以後，敝山房才不得已有違初衷，這開房盛會也就有名無實了。」

郭飛鴻皺眉道：「大師所謂的老祖宗是什麼人，此事又與弟子何干？」

海禪大師欠身合十道：「少俠可不要以弟子自居，老衲那裏當受得起，聽說施主你乃未來武林中承先啓後不可一世的人物，否則老祖宗已四年面壁，焉能爲了施主又破格現身……」

郭飛鴻越發驚異道：「老祖宗是一位有道高僧了？」

海禪大師面色一變，道：「啊唷唷…郭少俠這句話問得太淺見了！」

郭飛鴻不由面色一紅，那海禪大師却正色接道：「老祖宗乃是當世佛門碩果僅存的活佛，他何時圓寂，何時開始現身說法，就老衲這等年歲，也不甚了了，只知其佛法浩瀚，功力無邊，該是神靈現世，這樣說老祖宗是無論如何當之無愧的。」

海禪和尙說到此，連連合十打躬，可見其對那位祖師佛爺素日之敬仰了。

這番話聽得郭飛鴻眞是驚慄不止，最奇是自己只爲找尋雲思佳偶而來到此地。

而這和尙，却能知道自己生辰八字，且謂自己爲預定的有緣，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當時，他面上現出一團驚疑，搖了搖頭，冷然道：「這些話實在令人難以相信，大師父，請指出懸鏡廊所在，弟子要去找尋那位雲姑娘去了。」

海禪大師微微一笑道：「郭施主，你此刻不信，老衲自是無法，等一會，你見着了老祖宗也就會明白一切了。」

郭飛鴻呆了一呆，對於這些事，他仍然是沒有多大興趣，當時有些不耐的道：「大師父可願帶我前去懸鏡廊麼？」

海禪大師點頭道：「當然，當然，少施主你隨我來。」

說罷轉身，大步向前行去，郭飛鴻跟在他身後，二人方自跨出那個月亮洞門，就見一俗家少年氣急敗壞的迎面跑來。

海禪大師見狀立時停足道：「靈哥兒，你這是怎麼啦？」

那少年看了郭飛鴻一眼，怔道：「這人是誰？」

海禪大師含笑道：「這位施主，正是你所要接引與雲海大宗師的人。」

俗裝少年目光在郭飛鴻面上一轉，「哦！」了一聲，道：「阿彌陀佛，這就是了——」

上前一把拉住了郭飛鴻的袖子，接道：「郭相公，你快快來吧。」

郭飛鴻一驚，道：「不要啦，你是誰？怎知我姓郭呢？」

俗家少年只好駐足，一手搔着頭皮的道：「咦，老宗師交待要見你的，我怎不知你姓郭呢？」

郭飛鴻長眉微軒，這位老祖宗，可眞是引起了他的興趣。

當時他暗自道了聲稀罕，看來等一會，自己是眞要見一見他了。

海禪大師手指那俗家少年道：「此乃老宗師跟前的香火童兒，名叫靈哥兒，等一會，他要帶領施主去會見雲海宗師。」

郭飛鴻點點頭道：「好吧，我就去拜見這位老祖宗就是，不過眼前我要……」

話沒說完，那靈哥兒忽然跺脚道：「大和尙，你到底是怎麼攪的，我奉命接引的是這位姓郭的，你怎麼放進來一個大姑娘？老祖宗要是怪罪下來，你担當還是我担當？」

海禪大師摸了一下光頭，皺眉道：「老衲對她無法可施，又有什麼辦法，你怎地不阻止她呢？」

靈哥兒搖了搖頭道：「她身手太快，我正想問她幾句，她却已然跑進去了。」

說到此，一拉郭飛鴻道：「不好，我方才來時，好像聽得廊內連聲大响，別是那姑娘在拆房子了。」

海禪大師一驚，合十道：「阿彌陀佛，施主你快快入內去看看吧！」

郭飛鴻聞言也吃了一驚，他倒沒有想到雲思佳竟然會如此冒失，居然會在佛門善地如此胡鬧，當下忙跟着二人向前疾行過去。

眼前是一片荒靜的院落，地上滿是枯朽的落葉，周圍散生着許多參天的古樹。

三人走到那兩株梧桐樹旁，海禪大師正要道出「雙桐陣」，却見郭飛鴻身形忽定，雙掌向前一分，平空左右一推，兩株梧桐樹已被壓得彎了下去。

就在靈哥兒和海禪大師轉身望着的當兒，郭飛鴻已如同一隻燕子也似的飄了過去。

靈哥兒呆了呆，張大了嘴道：「好傢伙，眞是好本事，老祖宗眞看對了人。」

海禪大師恐郭飛鴻誤會，當時忙合十道：「阿彌陀佛，施主不要誤會，這是設來考驗入懸鏡廊的人武功如何的，施主目力果眞是高人一等，令人折服。」

話聲方落，忽聽得「嘭！」一聲大响，眼前落下一陣砂土，靈哥兒臉色一白道：「糟了，郭相公，你快進去看看吧。」

郭飛鴻心中懸念着雲思佳，聞言點點

頭道：「好！」

一個「好！」字出口，身子已驀地撲了出去，到了懸鏡廊入口前，當時右手向外一逼，把廊門推開只覺廊門甚是沉重。

門方啓開，就聽得廊內傳出陣陣的「碰，碰」之聲，似乎整個的石廊都在劇烈的震動着，在這些劇烈响聲中，還夾着一些鋼簧之聲。

郭飛鴻微微辨認了一下廊內情形，已知是一個設有厲害埋伏的地方，再從那些相互對映的鏡光下，進一步把眼前情勢看了一個仔細，不看則已，一望之下，使得他暗暗一驚，心忖道：「雲思佳，你也太任性了。」

原來目光至處，竟有十數具皮人，散倒廊內，支離破碎，分明是被雲思佳硬打硬碰，而弄毀了的。

這道懸廊佔地頗長，曲曲折折，蛇也似的延伸出去甚遠，郭飛鴻心中担心雲思佳安危，向前走了幾步，高聲道：「姑娘妳在那裏，我來助你。」

說罷放步前行，他武功高絕，目光銳利，這些皮人半數已爲雲思佳重手法弄毀，失去了作用，餘下半數，雖是招式離奇，可是郭飛鴻又怎會看在眼中，是以輕而易擧的已前行了十數丈之遠。

他藝高胆大，一心懸念着雲思佳情況，偏偏此刻前面廊內，竟是一點聲音也沒有了，他更加着急，身子向前微縱，足落處，彷彿覺得足下地板微微一斜。

郭飛鴻猛一提氣，身子正要飄出去，就在此時，耳聽得「呼！」一聲，一股疾風，直向着後腦上打來，他暗吃了一驚，忙身子向下一坍，右手向上一托，已觸到一隻皮手，才知是一具皮人。

他右手托住了那隻大皮手，向外用力一推，使出了七成內力，只聽「碰！」一聲，硬生生的把這具皮人給翻了出去，但同時自己也覺得肩頭有點發麻，不由得打了個冷戰。

他暗呼厲害，心神略定，却忽聞前廊內一聲嬌叱道：「去！」

隨着這個「去！」字之後，緊跟着傳來了嘩啦的一聲大响，似乎是皮人倒地之聲。

郭飛鴻心中一喜，點足而前，口中高聲道：「是雲思佳麼？我是郭飛鴻！」

雲思佳並沒有答話，只發出了一聲冷笑。

郭飛鴻一連對拆了三具皮人，儘管武藝高强，却也禁不住額角現出汗來。

當他轉過了前面一個彎角時，已可看見這條廊道的盡頭，在模糊的皮人交錯影裏，正有一個披髮仗劍的少女，揮劍怒砍着皮人。

郭飛鴻一眼就認出了，這個姑娘正是雲思佳，雖然他從來也沒有見過雲思佳本來眞面，可是雲思佳那一雙凌人的剪水雙瞳，他却是熟悉的。

這姑娘眞正是胆大妄爲極了，她竟然以兵刄來對付廊內的皮人，已有十數具皮人手脚爲她利劍砍斷在地。

這時就見她正自揮劍，迎着側面攻擊而來的皮人面門上刺去，可是那具皮人身形忽進忽退，竟是靈活十分。

原來這是「懸鏡廊」，最要緊的尾段部分，雲海老人在這一段廊道內的皮人身上，設下了最厲害的奇招，如非具有大智和特殊武功者，萬難通過。

其實說起來，以雲思佳武功智力，只需慢慢冷靜應付，並非不能通過，只是她爲人孤傲，自負過高，個性極强，那裏肯一招一式的去琢磨猜測，盛怒之下，竟然拔出劍來應付。

在「懸鏡廊」內施展兵刄，已是違背了山房的規矩，更何況她下手過毒，把雲海老人苦心設計，窮極匠心製作的皮人，半數都毀於劍下，這些皮人一經劍毀，無異廢物，今後將再也難以修復了。

郭飛鴻目睹此情，不由大爲驚心，他雖然不知山房規矩，可是雲思佳如此放肆，顯然是不對的。

當下他高聲叫道：「姑娘使不得，快快收起劍來，待我助你一臂之力！」

說着，他足下疾點，施展出雲鵬所授的輕功絕技「千里戶庭」移步大法，身形微幌，已到了雲思佳身邊。

附近幾個皮人，如非爲雲思佳重掌力震毀，就已在她劍下支離破碎，所以郭飛鴻進身之際，絲毫未遇抵擋。

郭飛鴻來到近前，雲思佳正是憤怒到極點的時候，她一生對敵，從未像今日這麼爲難過，這一百零八具皮人，暗藏了數百式絕招，已然使得她心力交疲。

只見她長髮披肩，香汗淋漓，揮動着長劍，簡直就像是一個瘋子。

在她猛烈的劍招之下，面前一個皮人雖已遍體鱗傷，可是招式不變，它來回進退，有如游龍，端的是猛惡已極。

郭飛鴻身子向前一偎，正逢着那具皮人進身之時，只見它兩臂一拱，疾如石火電光一般，一雙皮掌直向雲思佳兩肋上疾擊而來。

雲思佳一聲尖叱，右足一抬，踢在了這皮人前胸之上，她身錯出了尺許以外。

可是雲海老人，在這裏所設計的，乃是最厲害的連環三式，是由三具皮人合組而成，三具皮人交互攻擊，各出奇招，確是非同凡响。

雲思佳顯然已在此被困甚久，是以暴怒十分。

她天性好强，自己對敵時，絕不願任何人插手相助，此時見郭飛鴻來到，更是羞怒異常。

一口長劍，翩若飛虹疾電，只聽她一聲清叱，劍光閃處，那第一具皮人的一顆斗大的頭顱，已在她的青鋒之下，滾了下來。

郭飛鴻驚叫道：「姑娘使不得！」

雲思佳毫不理會長劍翻處，那具皮人一隻右手又隨劍抛落，隨聽那皮人體內發出了「崩」一聲大响，嘩啦啦倒下來。

郭飛鴻身形一閃，繞到了雲思佳身側，他目睹雲思佳那張蒼白的臉，已爲汗水濕透，柳眉倒豎，杏眼圓睜，身上長裙，已有多處破碎，不由甚是痛惜。

只是這時候，却不容他再說話，雲思佳長劍又翻了過來，直向第二具皮人身上砍去。

郭飛鴻右掌向外一吐，「碰！」一聲，把那具皮人打在了一邊，口中叫道：「姑娘快快收起劍來！」

雲思佳忽地轉過身來，嬌叱道：「不要你管，讓開！」

只見她右手向外一展，掌中劍帶出了一片奇光，反向着郭飛鴻面上刺來，郭飛鴻忙自閃身避退。

他眞想不到雲思佳竟會如此，心中一寒，遂見雲思佳冷冷一笑，陡然間騰身向裏面撲去。

這時已到了懸鏡廊末尾，雲思佳身子向下一落，左掌向外一推，怒叱了聲：「開門！」

她盛怒之下，每一招式，無不用其極致，掌力至處，只聽轟然一聲大响，兩扇鐵門霍然大開。

雲思佳有如一個瘋子也似的，陡地閃身而入。

她身子一落地，迎面看到那海禪大師同着那個俗家弟子在眼前，不由一聲冷笑道：「我道這懸鏡廊是什麼龍潭虎穴，今日一看，也不過如此！」

說着，把寶劍插回鞘內，目視着海禪大師，冷冷的又道：「和尚，你還要怎麼說？」

海禪大師見雲思佳此刻模樣，不由心中暗凜，他雙手合十，念了聲佛，吶吶道：「女施主方才在廊內，竟然使用兵刄了麼？」

雲思佳點頭道：「自然是用了，怎麼樣？」

言方到此，那靈哥兒忽然一聲叱道：「好個大胆的丫頭，妳惹下大禍了。」

身子一閃，逼到了雲思佳面前，駢二指，照準雲思佳咽喉就點，海禪大師見狀，爲之大驚道：「靈哥兒你退下來——」

話還未完，雲思佳已如同走馬燈似的，只一轉，便到了靈哥兒身側，玉指微伸，正點在了靈哥兒的「志堂穴」上，頓時那靈哥兒就不能動彈了。

海禪大師跺足道：「女施主，妳也太放肆了，妳如此胡鬧，老衲怎能帶妳去見祖師爺呢，唉，唉，這下如何是好？」

說罷尙連連苦笑，正無計可施，忽見鐵門再啓，郭飛鴻翩若驚鴻的騰身而出。

海禪大師面色微喜，合十道：「阿彌陀佛，郭施主你可是趕來了——」

雲思佳忽地回身看了郭飛鴻一眼，面若秋霜冷冷一笑，並不理會郭飛鴻，却上前一步，手指海禪大師微怒道：「喂，和尚，你說話算不算數？」

海禪大師苦笑道：「姑娘，妳太胡鬧了——」

雲思佳秀眉一挑，怒聲道：「什麼胡不胡鬧？雲海老人已然有言在先，凡是通過鏡廊者，皆可入見，爲什麼我就不行？和尚，你若是不願帶我進去，我就自己闖進去了！」

海禪大師一驚，嚇得面色慘白，連聲道：「阿彌陀佛，女施主，這萬萬是使不得的！」

說着，看了郭飛鴻一眼，嘆了一聲道：「姑娘妳先替靈哥兒穴道解開，老衲帶妳入內參見雲海宗師就是！」

雲思佳冷冷笑道：「這人也太年輕，待我出來之後再爲他解開也是不遲。」

海禪大師頻頻苦笑道：「雲氏乾坤指，豈是等閒，只怕姑娘出來時，這靈哥兒已沒命了！」

雲思佳冷冷笑道：「我保他不死就是了！」

海禪大師轉向郭飛鴻，合十道：「郭施主可懂得解法麼？請爲他解開吧！」

郭飛鴻見雲思佳如此任性，心中頗不以爲然，但由於種種原因，却又不便與她翻臉，這時聞言之下，只得嘆息了一聲，道：「大師父不必担心，弟子爲他解開就是！」

說罷大步走過去，雙手在靈哥兒兩肩上一按，微微一抖，陡然退身，那靈哥兒「哇！」一聲大叫，嗆出了一口濁痰，當即醒了過來。

雲思佳那張蒼白的面頰，微微現出了一些驚異之色，一雙瞳子，向着郭飛鴻望了一眼，冷冷一笑，又把臉轉向了一邊。

那靈哥兒霍然醒轉，想起前情，只管望着雲思佳發呆。

海禪大師口中唸了聲「阿彌陀佛——」對着郭飛鴻合十欠身道：「郭少俠眞是功德無量了！」

說罷，回過身來，望着雲思佳冷冷一笑道：「姑娘一定要去參見老宗師，只怕結果也會失望，因爲老宗師數十年來，是從來不與無緣的人答話的！」

雲思佳冷笑一聲，道：「那你就不必多管了！」

郭飛鴻生恐和尚多言，又把雲思佳觸怒，生出事端，當下就道：「大師父何妨就領雲思佳姑娘入內一見，怎又見得她沒有緣呢？」

雲思佳只是冷冷不語，她甚至於連看也不看郭飛鴻一眼。

郭飛鴻這一剎那，不免生出無限感慨，他眞沒有想到雲思佳竟是如此一個人。

更不明白的是，自己到底是怎麼得罪了她，心中緊緊繫着一個解不開的結，禁不住微微發起楞來。

海禪大師見郭飛鴻如此說，明知此事有違雲海老人訓誡，却也無法可想，因爲這位女施主太扎手，實在是不易對付。

當下嘆了一聲，合十道：「那麼姑娘就隨我來——」

說罷轉身而行，雲思佳目光轉向郭飛鴻，似想說甚麼，却又忍住，冷冷一笑，就跟隨着海禪大師向後走去。

海禪大師領着雲思佳穿過了一條甬道，來到了一座靜院之內。

但見這院子裏，滿是一人多高的荒草，靜得連一點人聲都沒有，旁邊一個老黃瓜架子上，開着幾朵黃花，垂掛着數十條黃瓜！

海禪大師來至這裏，小心翼翼的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袈裟和僧衣，面色現得很是莊重。

雲思佳冷冷道：「老宗師就住在這裏麼？」

海禪大師看了她一眼，沒有答話。

這時日光透過花架，洒落在院落裏，地上交織成一片美麗的光影。

日光也映照着雲思佳，她那亭亭玉立的身材，披散着秀髮，冰冷冷的一雙大眼睛，雖在憤怒中，却仍然蘊含着令人不可抗拒的美。

她清艷絕倫，一顰一笑，無不吸引人

，普天下美貌佳人多的是，但是令人一見而刻骨銘心的却是不多。

雲思佳似乎是具有如此氣質，她能在一見面之下，就緊緊扣住了你的心弦，然而，她却是一個如此冷漠，不易令人親近的人。

海禪大師領着她穿過了院落，直趨一座花崗石鑿成的靜室前，停住了脚。

隨見他雙手合十，雙目垂簾，在一個蒲團上跪了下來，望着室內平空拜了三拜，恭聲道：「三代弟子海禪叩拜宗師，請允許來客雲思佳入見！」

他說了這句話後，靜待回音，可是室內却是靜無聲息。

甚久，他又重覆地稟了一遍，仍然一無回應，這老和尚拜了一拜，站起來，回身苦笑了笑，揮了揮手，意思是愛莫能助，請雲思佳離去。

雲思佳秀眉微顰道：「和尚你先出去，我自己見他就是！」

海禪大師臉色大變，連連搖頭道：「使不得！」

可是雲思佳却冷冷一笑，舉步上階，海禪見狀忙加阻攔，雲思佳已及時把石室木門推開，閃身而入。

海禪大師嚇得雙手合十連聲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跟踪而入。

雲思佳進入室內，抬目四望，只見石室內設備十分簡陋，正面立有四具高大的石像，那四具石像，並非是想像的沙門佛像，而是四個俗家裝束的人物。

四個人四種打扮，看起來，雖是石刻，却栩栩如生。

在四具石像正中，一個紅木壇座上，設有一個香草厚墊子，其上趺坐着一尊泥像。

是時，海禪大師早已拜跪在地，同時轉臉怒目望着雲思佳道：「姑娘見了老宗師也不下跪麼？」

雲思佳微微一怔，道：「老宗師在那裏呀？」

海禪大師長長嘆了一聲，轉臉深深一拜，道：「老祖師萬請勿罪，此女太也無知——」

雲思佳見他跪拜之人，竟是一尊泥人，正自好笑。

可是當她目光再次掠過那泥人時，却不禁大吃了一驚。

原來那狀似泥像的竟是一個人，一個極爲瘦削的人。

說他是人，也委實不易令人相信，看上去就像是泥塑也似的死板。

這個人整個全身，都積着一層厚厚的泥灰塵土，尤其那張乾癟的臉上，更堆着厚若銅錢一層油泥，連五官也不易辨出。

如非是這人腦後披着甚長的灰髮，誰也想不到，他會是一個人，一個活生生的人。

這一剎間，雲思佳才明白了，面前這個有如泥像也似的，就是雲海老人，不由心中一凜，當下呆了一呆，向着老人深深打了一躬道：「弟子雲思佳，參見老前輩，請求指示迷津！」

雲海老人連眼皮也沒有眨動一下，他那死板的軀體，就像是一具眞的泥人，毫無一點生氣。

雲思佳道過姓名，抬起頭來，等了一刻，不見動靜，她又彎身行了個禮，道：「弟子雲思佳參見老前輩，請求指示迷津，並願爲老前輩——」

話未說完，忽覺一股奇冷的寒風撲面吹到。

雲思佳由不住打了一個冷戰，當時後退了一步，細看那雲海老人，依然與先前一模一樣，絲毫沒有異狀。

雲思佳秀眉微揚，內心有些着惱，冷笑了一聲道：「老前輩已有言在先，凡是過得懸鏡廊來見者皆爲有緣，怎麼弟子來此，却是不加理睬，是什麼道理？」

說罷，怒目向着雲海老人望去，對方仍是毫無反應。

忽聽得一聲雀鳴，自老人長髮內飛出了一對麻雀，穿門而出。

雲思佳不由呆了一呆，冷冷一笑，望着海禪大師道：「原來雲海老前輩早已坐化，龜山之會，原來是一個騙局，令人可笑！」

說到此，向着雲海老人微微一折腰，飄身退出石室。

海禪叩了個頭，隨後趕出來，急喚道：「姑娘，你不可胡言亂語！」

雲思佳駐足回頭，杏目圓睜道：「我如非看在你是出家人，今日怎能就饒了你，以雲海老人已將腐朽的屍身詐騙江湖？你們到底安着什麼心？」

海禪大師森森一笑道：「姑娘休得信口胡言，老宗師只是與你無緣，適才老衲百般阻擋，姑娘你執意要來，現在妳總該明白事實如此，是不可强求的，姑娘請你就此回去吧！」

雲思佳面色微微一變，正要發作，忽見院門外郭飛鴻同着那個俗家弟子靈哥兒走了進來。

她雖是個性倔强，一意孤行，可是對於郭飛鴻這個人，總似有一種特別的感覺，看到他這個人，她就會覺得心上掛着什麼似的。

當時她只冷笑一聲，驀然騰身而起，如飛而去。

郭飛鴻忙轉身趕上一步，急喚道：「雲思佳——」

他口中叫着，就要騰身追去，却被海禪大師橫身攔在身前，高喧了聲佛號道：「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施主，你不可錯過了參見老宗師千載難逢的良機啊！」

郭飛鴻悵悵望着雲思佳起落的身子逐漸去遠，自量已是追她不上了，心中好不懊喪難過。

耳聽海禪大師對自己說這些，不由嘆息了一聲道：「大師父你那知道，弟子尙有許多事要與這姑娘商談，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她……」

說到此，面上又出現了一片迷茫之色，海禪合十吶吶道：「郭少俠，雲海老宗師已數十年謝客，今日獨獨候你，這是施主你幾世修來的福份，怎可錯過，快快入內參見，時辰一過，只怕施主你有心求見，也是不能了！」

郭飛鴻聞言點了點頭道：「老宗師佛駕在那裏？弟子入內參見就是！」

海禪點了點頭，隨即雙手合十，把他恭敬的一直帶領到花崗石室前，站定之後

，海禪轉身合十道：「阿彌陀佛，施主你自行入見吧，禪機不傳六耳，老衲不便陪同入內。」

郭飛鴻自進入雲海山房，始終是混混沌沌，一點也不明白，此刻聞言之下，忽然福至心靈，點頭答應了一聲，轉身面對石室。

他恭敬的一拜道：「弟子郭飛鴻，參見老佛祖，叩請金安！」

說罷推門而進，當他看見了雲海老人肉身坐相時，不由暗吃了一驚，當下忙在老人身前跪了下來，叩首之後，恭敬地道：「弟子郭飛鴻參見老佛祖——」

言罷抬頭，細看這位雲海老人，那張乾枯的面頰，仍是如同泥塑木刻一般，絲毫未有反應。

郭飛鴻心中一怔，暗想如此一尊坐相，如眞能開口說話，委實是匪夷所思了。

這種意念剛起，忽然間，那雲海老人泥塑也似的面相竟有了極顯然的變動，只見他那額上，微微起了一道皺紋，落下了一片泥沙。

緊接着雙頰上也有了同樣的變化，炸開了兩道紋路，刹時之間，他那張黃蠟也似的厚泥臉，就像大旱的田地一般，裂開了許多龜紋，那兩片看來乾癟的厚唇，也開始扯動起來。

郭飛鴻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爲他所看見的，竟然是如此的神奇而不可思議。

驚異之間，老人一雙沉閉的眸子，也開始眨動起來。

他那披散在腦後，其上積滿塵沙的長髮，也微微顫抖起來。

這一切，都顯示出一個靈魂復甦，眞正是奇妙之極。

郭飛鴻禁不住垂首及地，不敢平視對方的臉。

就在這時，他耳邊響起了一種聲音，這聲音，乍然聽來，很像是耳邊有一隻蜜蜂在鼓動翅膀一般。

當他靜下心來，再仔細的諦聽時，才發覺出竟是有人在說話，是一種自己生平從來未曾聽過的語音，蒼老，深悠，有如是撥動一根古弦。

「郭飛鴻——」那聲音說道：「我與你今日一會是爲有緣，我將以無邊的佛法，點化於你，你能會我，可謂大幸，阿彌陀佛，喃無阿彌陀佛——」

郭飛鴻深深叩首，戰戰兢兢道：「老宗師點化弟子是爲何情?尚乞指示迷津才好！」

那聲音道：「郭飛鴻，你正身誠信，抬起頭來！」

郭飛鴻敬諾一聲，目觀鼻，鼻觀心，抬起頭來，那蜜蜂鼓翅的聲音，似乎就在他面前飄浮着。

他感覺到，這一刹時，自己似乎整個身心，都變得空靈透剔，而進入了渾然忘我之境！

迎面拂過來一陣無比溫煦的微風，微風中，夾雜着那震人心弦的語音。

「未來武林中，因爲有了一個你，而興起了浩刦，郭飛鴻，你可知罪?」

郭飛鴻騰地一驚，垂首恭聲道：「弟子知罪！」

老人少頓，又道：「當今天下，魔障重重，我之點化於你，乃是要借你之劍，修不世功業，果能如此，你亦因罪而得福矣！」

郭飛鴻忽然抬頭睜開雙目，却見老人那泥塑也似的面頰，並無絲毫表情。

敢情他出聲發話，全憑一種特殊的功力即所謂「他心通」，借意念而傳心音。

而這些話每一句，每一個字，都清楚的傳到了郭飛鴻的耳中。

這時候，郭飛鴻沐浴在梵風慧雨之中，一時靈性大長。

他面色凜然的叩了一個頭，道：「弟子何德何能，得老宗師如此看重！」

老人似乎發出了一陣低沉的笑聲。

其聲嗡嗡，有如古井揚波，道：「癡兒——癡兒——你且聽來！」

笑聲一頓，作詩曰：「廣大智慧無量德，寄此一軀壳與肉。安得千古不壞身，承任世間刹塵刦！」

吟罷，長嘆道：「郭飛鴻——你可明白了?」

郭飛鴻似猶茫然，忽然一股冷風，迎面而來。

他打了一個寒噤，猛然大悟，脫口道：「哦六公——六公公你是……」

老人長嘆道：「阿彌陀佛，喃無阿彌陀佛，癡兒，你總算明白了——」

語音一停，又唱道：「微茫烟水碧雲間，掛杖南來度遠山，冠履莫教親紫閣。

「袖裏且上傍禪關，去邱有路蓁苓茂，故國無階麥黍繁……」

方唱到此，郭飛鴻已止不住涕淚齊下，忽的撲過去，倒身老人膝下，道：「六公——六公救我——」

雲海老人嘿嘿冷笑道：「我爲等你，已心力交瘁了，而你如今已是別家人，休再呼我爲六公了……」

說時，頗有幾分凄慘唏噓之意。

郭飛鴻陡地抬頭，淚下不已道：「哦——哦——這都是幾時的事啊——」

他慢慢抬起頭，腦中這一刹那，歷歷閃過一些似曾相識而又陌生的人物。

這些人物的影子，就像走馬燈也似的自他腦中閃過去。

其中有一個身着白衣的長身少女，清麗絕倫，正自向着他微笑，頻頻點首。

郭飛鴻驀地面色緋紅，起而欲去，老人忽叱道：「前世冤孽，今世相纏，雲氏女速去——」

言罷，又一聲斷喝，郭飛鴻好像平空着了一個焦雷也似的，頓時坐倒了下來，眼前也失去了那玉立亭亭，嬌弱美好的影子——。

雲海老人以無上佛法，使得郭飛鴻刹時之間，頓悟前生之事，此刻的他，眞是個如醉如癡，他惱中所思，皆是些離奇的前生事兒，目中所見，也盡是一些似曾相似的飄渺人物。

那先見的白衣少女，經爲老人喝退之後，郭飛鴻也跟着撲倒在地，這一刹時，他口中竟頻喚着：「綠珠——綠珠——」

座上的雲海老人輕吁道：「癡兒——癡兒——這一段宿緣，看來今生兀自不了啊！」

郭飛鴻抬頭望去，向着老人坐處叩首

道：「六公，六公，綠珠那裏去了?」

雲海老人兩片乾癟的嘴唇，輕輕啓開，噴出了一口冷氣，迎面向着郭飛鴻吹來，郭飛鴻立時打了一個寒戰，呆了一下，他垂下頭，竟自落下淚來。

老人那古琴絃也似的聲音，復在他耳邊嘆道：「汝孽債也太多了，綠珠既去，再看此人，噫！竹君來矣！」

話才落，飛鴻已見眼前烟霧重重，忽聞女子笑聲，三女自雲霧中來，其中一個穿着粉紅衣裙的少女，最是嬌絕。

只見她生就一張長圓型的臉蛋，細長蛾眉淡掃，其下是碧海也似的一雙剪水雙瞳，櫻唇，瑤鼻，無一不美。

三女手中，各拿一束菊花，載歌載舞，飛鴻正自醉心，那粉紅色裝束的少女，忽地舞自身前，郭飛鴻一細看，不由脫口道：「竹君！啊！」

粉紅少女一聲輕笑，目波飛瑩，突出玉手，在飛鴻面上揑了一下，嬌笑聲中，退身而去，飛鴻大聲叫道：「竹妹等我，愚兄就來！」

粉衣女緩緩轉身，正要投懷，忽然目視前方，嘆了一聲，手中菊花在他頭上一擊，殘花如雨飄墜。

飛鴻回身看時，原來前見那白衣清艷的少女，復又出現，只見她手中執着一口長劍，怒沖沖的手指粉衣少女去處道：「這個賤人又來了！哼！」

飛鴻面色大慚道：「這個，她……」

白衣少女細眉一挑，泫然淚下，悲憤已極的道：「你不必再說了，我爲你幾經刦難，拋棄父母不要，如今家破人亡，想不到你……你這負心的人！」

飛鴻猛撲過去想要抱住她，口中大聲道：「綠珠，妳不要誤會，聽我解釋！」

那叫「綠珠」的白衣少女身子一退，讓開了飛鴻的雙手，只見她苦笑道：「我再也不聽你的了，只怪我石綠珠命苦，所愛非人，算了！」

長劍一橫，遂倒臥於血泊之中。

郭飛鴻大叫一聲，俯身下去，哭道：「綠珠妹妹，妳是傻子，妳不知我有多愛妳，妳爲什麼要死呢?我……」

說着，竟自白衣少女手中奪下了劍，也要自刎，白衣女尚未氣絕，拚死又把劍搶過去，她緊緊抱着飛鴻的身子，斷斷續續道：「有你這句話就够了……哥……我太傻……生不成，咱們來生再見了……」

郭飛鴻號啕大哭了起來，却忽覺眼前這些幻景頓時消失，耳聽得雲海老人一聲長嘆道：「情孽之於人！生生世世，何時方休啊！」

飛鴻悵惘地抬頭望向老人，禁不住又抽搐起來，老人冷冷笑了一聲道：「這都是你前生之事，今生再也不必掛懷了！」

飛鴻叩了個頭，喚道：「六公……」

老人一嘆道：「你知道的太多了！」

他說話時，那泥塑似的身子微微一動，隨見他右手忽起，肥大的僧袖向外微微一揮，郭飛鴻本是悲傷凄絕，欲死欲活，頓時覺得一股冷風透體而過，由不住機伶伶的打了個冷戰。

當他再次沉思一定神之後，方才所見諸般幻景，幾乎全都忘了，記憶中，僅僅依稀還憶存有那白衣粉紅裝束兩個少女影子，抬頭再看老人，和入見時一般無二。

他奇怪的摸了一下臉，只覺滿臉淚痕，這其間到底發生何事，却是一點也想不起來了。

郭飛鴻暗暗的道了聲「怪也」，當時忙把淚痕擦乾，他將身拜倒，恭敬的道：「弟子懇求老宗師指示迷津，方才究竟發生何事，尚乞佛祖賜告才好！」

他話才說完，耳邊便响起了那嗡嗡的聲音，道：「你腦子裏可有兩個女子的幻影?」

郭飛鴻閉目略思，面色微紅道：「這……有的！」

老人冷然道：「石綠珠，汪竹君，唉……其實還有一個盛紫娟，不過你沒看見吧了！」

郭飛鴻怔了一下，他對石綠珠，江竹君這二個名字好似極熟，只是一時想不起在任何時何地聽過，至於盛紫娟這個名字却陌生的很！

思念之間，他似乎又看到那白、粉紅二少女的影子，二女面像在他意念中若隱若現，忽然他心中一驚，因爲這二張臉太熟了，她們是……

老人那嗡嗡的聲音又道：「孩子，石綠珠也就是當今的雲思佳，粉衣少女也就是江竹君，你看也似曾相識麼?」

郭飛鴻戰抖了一下，忽然道：「怎麼像是唐霜青?」

「不錯，」老人道：「粉衣女正是唐霜青，這二個人，不，應當是三個人，都和你有過一段宿緣，今世將比前世更加難過！」

飛鴻經老人如此一說明，與記憶中相印證一下，果然不錯，一模一樣。

他實在不明白前世淵源，只管沉思。

雲海老人森森說道：「我本意，是要以大輪迴佛法，使你澈底悟前生之事，只是如此一來，平白使你增加太多傷感，對你無意，是以復用佛法使你忘却所見諸情，你只須知道，今生今世責任重大，切不能一意於兒女私情，毀了大事。」

郭飛鴻垂首戰兢道：「弟子遵命。」

可是他實在解不開這個情結，心中很苦惱，頓了一下，他叩頭道：「老佛祖，那二女竟和弟子前生有何牽連?」

雲海老人冷然哼道：「你一定要知道麼?」

郭飛鴻叩首道：「萬望佛祖賜知！」

老人道：「郭飛鴻，說來你會難以相信，那白衣女，也就是今世的雲思佳，她與你孽緣最深，已爲你兩世殉死，兩世都是處女身。

「就前二世來說，你虧負她也太多了，可是，那粉衣女，也就是今世的唐霜青，和你同樣也是二世的糾纏，她身蘊吉數，今世可望和你結合，只是你太白星冲，竟犯天乙，意念中總忘不了前世虧負雲思佳之情！」

說到此，微頓，又道：「我爲候你，已多歷百十年災刦，只怪我當初一句諾言之故——再者你前世身死，也與我有關，是以我對你難逃責任，今世你如聽我良言避大凶就吉，尚有可爲，否則只有自生自滅了！」

郭飛鴻呆了呆道：「請問佛祖，什麼

是吉、凶呢？」

老人喧了聲佛號道：「就今世而言，那雲思佳對你實在不吉，唐霜青却是一大福星，你二人如結爲夫妻，是爲上上……可是雲思佳爲你兩世殉身，今世亦怕難逃情刦。」

說着，冷森森一笑，飛鴻心中正自驚懍。

老人却又道：「兩世怨情，造成了雲思佳今生的怪異孤癖，她生性任性，用情堅貞，一旦動性，萬死不逾……唉！一飲一啄莫非前定？」

言至此，老人又輕輕念了聲佛號道：「一切後果，早經天定，總之，你我今日之見，亦屬有因，急難時，我或能助你，至於大道小徑，却須由你自己選擇了。」

飛鴻想到雲思佳爲自己兩世殉情，不禁心如刀割，他爲人誠厚，天生柔腸，頓時興出了無限內疚。

雲海老人話聲一頓，又道：「飛鴻，我之見你，尙有一件大事，你可願爲我代行麼？」

飛鴻被他一喚，頓覺心境空明，忘却了煩惱，聞言忙道：「弟子蒙佛祖破格賜見，指示迷津，佛恩浩翰，老佛祖有何差遣，弟子萬死不辭。」

雲海徐徐道：「此事對你是一件功德，倘能完成，對你生生世世，都有裨益，你抬頭看來？」

飛鴻抬起頭來，只見雲海兩片嘴唇微微一動，所出語言，就在自己身邊，清楚無比，心中不禁暗嘆佛法之神妙無極。

正自感慨不已之際，却忽然聽得一聲雀叫，兩隻麻雀自窗外飛入，雙雙向雲海老人頭上落去，二雀落在雲海老人散亂的頭髮上，吱吱喳喳叫了幾聲，身子在上縮一縮，皆鑽進了髮內。

飛鴻這才發現老人灰白的髮屑內，竟結有一個細草雀巢，二雀即鑽身其中，老人呆坐的身子，似同未覺一般，他所出的語音，也似乎只有自己能聽到，就連結巢在他髮內的一雙麻雀，也是未能聽見。

由此情形看來，雲海老人在此枯坐，已不知幾許春秋，眞正可以稱爲陸地神仙了。

老人既命他抬頭看，他却不知看什麼，只管望着他亂髮發呆，耳聽得老人沉沉的語音，道：「我只要你看，我左右這四尊石像。」

飛鴻這才明白，忙依言望去，果然發現老人的身前二邊有四座栩栩如生的石刻像。

他細細的觀察那四尊石像，只見左面兩尊，乃是二個貌相清癯的老人，二叟一高一矮，那個高的，生得長眉細目，留有一部五柳長鬚，長衣便帽，一副雍正的仕紳派頭。

至於那個矮身的老人，貌相雖是清癯，但是一雙眸子，怒吐如珠，生着一圈繞口的短鬍子，很像是畫相中的虬髯客。

另外在右面立着的兩個人，却是一個瀟洒的書生，和一個手持木杖，狀似呆癡的瘦長人，這人樣子很怪，赤着雙足，褲子很短，連一雙小腿都露在外面，年歲看來也不大，約在三四十歲之間。

郭飛鴻驚奇的打量着這四個人，覺得他們都很陌生，自己並不認識，不禁奇怪，摸不透老人要自己看是什麼意思。

枯坐在上的雲海老人，這時發出一聲長嘆，說道：「就是這四個人……這四個人。」

飛鴻驚訝的問道：「這四個人莫非都還沒死麼？」

雲海老人嘿嘿笑道：「有的死了，有的活着，在左面的那二個，死了，右邊那二個，至今還在人世，他二人的年歲，都已大的嚇人。」

飛鴻怔了一下，道：「佛祖莫非要我尋找這二人？」

「不錯，你要去找到這二個人，是很重要的事……」

頓了頓，又道：「這已是一件很古老的事了，飛鴻，你可要知道詳情？」

飛鴻叩首道：「弟子洗耳恭聽！」

老人森森的一笑道：「遠在百年以前，江湖上，是一個各放異彩，百家爭鳴的紛亂時期，那時譽滿天下，八方尊崇的只有四家。……」

說到此，又頓了一頓，輕嘆道：「鐵翅雁南飛，花明水石秀，唉，也就是你左右的這四個人。」

飛鴻輕唸了一遍：「鐵翅雁南飛，花明水石秀。」

老人繼續道：「這四人，武藝固登峯造極，表面看各居一方，互不相犯，但是私下裏却無不勾心鬥角，江湖上任何一件事，皆與這四人有關連，弄的整個江湖，驚訊頻傳，人人自危，爲武林中帶來了刦運！」

老人低唸一聲：「阿彌陀佛，」又接道：「後來有一個埋名風塵的奇人，出來爲此四人化解，在長白山積雪岩，這四人捐棄前嫌，連同那後來之奇人，五個人結爲金蘭之好，武林安享了五十年的太平歲月。」

郭飛鴻十分聚神的往下聽，雲海老人言至此，冷冷一笑，又接道：「不料五十年後五人却爲一件事意見不合而鬧僵，那四人居然忘却五十年的金蘭之盟，反目爲敵，江湖上因而再次掀起了滔天的浩刦，那個好心的奇人，失望之下，捨身從佛，可是他心中，却始終捨不下那四個拜弟，曾發下了宏願，要以佛法來引渡這四人，並立願，爲四人修積善功，數十年來，他苦行托鉢，數次游說這個人，可是他終未能如願。」

郭飛鴻聽到此，甚是感動，忍不住道：「此人尙在麼？」

老人頓了頓道：「那人就是我。」

郭飛鴻不由一怔，老人泥塑一般的黃臉上，此刻起了一陣微微的顫動，這是一件積壓在他的內心甚久，而最感痛心遺憾的一件事。

「這四個人繼續相爭，手段更卑下狠毒！」老人重拾話頭說下去：「我也繼續的爲他們化解，積修善功……歲月不饒人，其中的二個死了，剩下的二個，雖然暫時引退歸隱，可是我知道，他們是不甘寂寞的，如今江湖上，這兩個老怪物，要是再次出世，只怕沒有一人能夠是他們的對手，因爲他們武功太高了，幾乎是已入了化境。」

郭飛鴻心中暗吃一驚，抬頭再看老人，却見老人一雙眸子，不知何時已然睜開，烱烱目光，就像是兩粒明珠一般的注定在自己身上。

「因此，」老人說：「我才在龜山設下了懸鏡廊，定下了三年一屆的開房之期，我的用意是要甄選出一個傑出的人才，來爲我完成這件艱鉅的工作。」

老人冷冷一笑又道：「可是這件事就像大海撈針一樣的，這百年以來，我雖然也先後選中了四個人，可是竟然沒有一個能成功的，相反的，四人之中，僅只有一人倖免於難，其他三人皆死在了那老怪物手中，那僅有逃出的一人，也就是你師父雲鵬。」

說到此，老人眸子微闔，道：「這是你師父雲鵬，生平一件自認爲最羞於告人的事情，其實他能在這二個人手中逃得活命，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飛鴻由不住打了一個冷戰，若非是雲海老人親口道出這段隱秘，他還眞不知道師父竟然還有過如此一件事……

老人冷森森一笑，道：「人一老，性情都會變得固執倔強，我那兩個拜弟也不例外，我知他們恨我，恨我厲害，可是他們莫奈我何，他們胆敢縱橫天下，可是却不敢踏近龜山一步，雖然他們知道我曾在佛前發過誓言，善功未滿，不能輕下龜山，可是他們怕我，就像老鼠怕貓一樣，永世也是改不了的！」

雲海老人身子微微戰抖了一下，長嘆道：「老實說，我對他們二個，也是黔驢技窮了，如果這一次，你再失敗，我永遠也無法再能制服他們二人了，他們兩個就像是兩枚鋼針，深深的刺着我，這件事如不能獲得解決，我將永生也成不了正果，我所積修善功，也永遠彌補不了他們所爲的惡，這樣日積月累，眞是不堪設想？」

忽然，老人眸子又復大開，目光如電的道：「我現在選中了你，是因爲你具有異於常人的稟賦和才智，郭飛鴻，你肯承担下這個任務，爲佛門完成一件萬世功德的善舉麼！」

郭飛鴻劍眉一揚，叩首道：「弟子但聽佛祖吩咐，萬死不辭！」

雲海老人冷冷的道：「很好，你抬頭看來。」

飛鴻依言抬頭，却是沒有看見什麼，只聽老人森森的一笑道：「郭飛鴻，我今贈你『如玉金幣令』一枚，此令至處，就如同我本人在場一般，你要好好保存，不可遺失。」

飛鴻應了一聲，却久久不見老人賜下，正感奇怪，忽見老人黃蠟也似的前額上，突然起了幾道裂紋，落下了一片油泥，泥屑落下之後，印堂正中，現出了鵝卵般圓的一枚閃閃金幣。

老人說明道：「此令江湖上知道的人固是極少，可是凡是知道的，無不敬禮有加，就是我那二個拜弟，也要顧忌三分，這百年來，我未曾示人，你拿去吧。」

飛鴻恭敬的拜了拜，正要向前接取，忽見那枚金幣，在老人前額上一轉，順其身子一路而下，咕咕嚕嚕一直滾到了他的足前，才停住不動。

雲海老人沉聲道：「拾起來吧。」

飛鴻伸手把金幣拾起來，只覺得入手份量甚重，其上刻着很多圖形字跡，當時也不及細看，匆匆收起。

他忽然想起前情，恭聲問道：「請問佛祖，這二位老人大名如何稱呼？住在何方？」

雲海老人冷然道：「鐵翅雁南飛，花明水石秀，這首歌，正是說的這四人的姓名，前一句指『鐵翅雁』公孫羽和『矮仙人』尙南飛，這二人如今已不在人世，他們是在你左面的那二個石相！」

飛鴻聞言看去，見是那高矮二個老叟，雲海老人頓了頓，接道：「花明水石秀，是指『病書生』花明，和『凍水』石秀郎！」

郭飛鴻忙又向左邊那兩尊石像望去，老人冷笑道：「不錯，就是這二個人，此二個人都健在，雖年邁，兇惡更甚當年，你要特別留心在意！」

飛鴻仔細打量着那兩尊石像，發現那狀似書生的人，果現出有幾分病容，而那個凍水石秀郎，則帶有幾分木枘。

雲海老人又道：「你注意看此二人的樣子，儘管歲月悠悠，樣子並不會變，病書生花明，喜着紅衣，石秀郎狀似呆愚，很容易辨認。」

頓了頓，繼續道：「郭飛鴻，你要特別注意，對此二人，萬萬不可力敵，你雖已武技不凡，可是在這兩個老怪眼中看來，你還差太遠，我今授你絕技四手，你要細心體會。」

郭飛鴻心中一驚，大喜道：「弟子拜受了。」

才說完就見雲海老人右手大袖緩緩舉起，左手駢二指，由右手袖下慢慢遞出，上下劃了一道綫。

飛鴻此時意力集中，他本智極高，老人雖是隨便指了一下，可是他立刻識透了這招式內所含無窮奧妙，並牢記在心中。

雲海老人放下了手，回歸原式，遂又展開了第二種手法，那雙瘦手併排伸出，由上而下，像波浪也似的，一連按推了四次，雙手才又復歸原位。

郭飛鴻領會了這兩個招式之後，內心已把這位帶髮修行的老佛祖，佩服了個五體投地。

只聽雲海老人凍絃也似的聲音又道：「你要記住，這兩招，僅僅只限於用以對付病書生花明的！」

飛鴻方自答應了一聲，就又聽得老人長吁了一聲接着道：「我枯坐多年，乍動身手，已顯得不十分靈活了，你必順要領會我招式中的菁萃，加以活用，才能發揮了完全的威力，否則這些招式，不過是徒具形式，也就無足爲奇了！」

說時右手忽出，在上方微微一招，又在正中虛抓了一下，接着右手平着向外一分。

同時口中輕輕吐氣，唸道：「大風來兮！」

緊接着他雙手如同壓下什麼似的向下一按，等到雙手到了臍下的部位時，忽然指尖一挑，就像一雙燕子也似的向外伸了出來。

至此爲止，另二招已經施展完了。

雲海老人口中輕輕唸了一句：「乳燕

雙飛。」

　這時郭飛鴻牢牢的把這四種手法記在了心中，老人雖只象徵似的比劃了一遍，可是郭飛鴻，已能完全領悟了。

　雲海老人演完了這四種手法之後，沉聲道：「這四種手法，都是我苦思多年領悟出來的奇招，配合你的內功施展，就相當可觀了。」

　「這頭二招！」老人頓了一下，接下去道：「是一種含蓄功力精髓，是以靜制動的，我爲它取名爲『海天一綫』和『小風惹淚』，你要記住，這只能用以對付那花明，至於後兩手『大風來兮』『乳燕雙飛』是對付石秀郎的，你不可弄錯了。」

　郭飛鴻點了點頭，說道：「弟子已記下了。」

　老人眸子又闔了起來，只留下了一條綫，輕輕喧了一聲佛號道：「現在我要你把這四手招式表演給我看一遍！」

　飛鴻答應了一聲，立時站起來。

　他一面口中報出招式的名字，一面把「海天一綫」，「小風惹淚」以及「大風來兮」，「乳燕雙飛」，各自演習了一遍，他一氣演出，那種樣子幾乎和雲海老人所表演的一模一樣，且從容如意已極。

　看他演完了這四種手法之後，雲海老人發出了一聲長嘆，道：「你智力過人，果然不負我一番期望，孩子，對付這二個老怪，你必須鎮定，不可現出絲毫緊張，尤其注意，以上我傳給你的四種手法，不可用老了，否則，你是瞞不過他們二個人的。」

　郭飛鴻此刻已爲雲海老人的諸般異態引起了極大的興趣，他確定老人是當今宇內一個稀見的奇人，自己蒙他開啓迷竅，傳授絕功，眞是緣份不小。

　這時，那雲海老人一雙眸子，已完全闔了起來，恢復了先前狀態。

　他像是作了一件很吃力的事情一般，長長吁了一口氣，徐徐的道：「待這件善功做成之後，我也該撒手而去了。」

　飛鴻心中一動，道：「老佛祖此話何意？」

　雲海老人鼻中哼了一聲道：「自古沒有不落髮而成佛的和尚，孩子，我之所以如今仍然未曾剃髮，也就是爲了這件事未能了結！」

　說着，冷森森的一笑又道：「佛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孩子你明白了我的意思麼？」

　飛鴻心中怦然一跳，吶吶道：「佛祖的意思是……」

　雲海冷冷的道：「不錯，這件事情完全交給你做了，孩子，你要硬下心來，當你想到，在這二個人手下慘死的人，已可堆積成山時，你就不會心軟了。」

　飛鴻點了點頭道：「弟子明白，萬一不成功，弟子也只有一死以謝佛祖知遇之恩了。」

　雲海口中低低唸道：「善哉，善哉，你要愼重你這條生命，果眞如此，則天道何在？阿彌陀佛！」

　說到此，山房內「噹噹」响起了二聲鐘聲。

　雲海老人發出了一陣低沉的笑聲道：「我們談話的時間已經够久了，山房冷寂，久疏貴客，今日與你一會，我將不再見任何人了。」

　飛鴻見雲海說時，身子又回復了來時枯坐的神情，黃蠟也似的臉上，即使連皺紋也消失了，他知道老人已有謝客的表示，自己不便再久留了。

　想到這裏，他恭恭敬敬的跪地叩了個頭道：「弟子告辭了！」

　雲海老人雙目未開，輕輕嘆了一聲道：「雲思佳任性，招難必多，這是她咎由自取，你本性多情，一涉其間，只怕不能自拔，愼之！愼之！」

　飛鴻躬身行了一禮，轉身而去。

　他推門來到院中，却見海禪大師同着靈哥兒侍立在門外，距離雲海禪房甚遠，那海禪遠遠見飛鴻過來，合十一揖道：「恭喜施主了！」

　飛鴻合十還禮，道：「多謝大師的指引！」

　靈哥兒上下打量着飛鴻，奇怪的問道：「咦！相公，你覺得與來時有什麼不同麼？」

　飛鴻一怔，搖頭道：「沒有啊！」

　靈哥兒哈哈一笑，道：「相公，我該恭喜你了！」

　飛鴻愈覺不解，不由望着靈哥兒發呆，那海禪也覺奇怪的看着靈哥兒道：「你又在說笑了。」

　靈哥兒一雙大眼睛一翻，晃着頭道：「說笑？郭相公身浴佛光，你大和尚難道看不出來麼？」

　海禪立時向飛鴻打量了一陣，他面色立時大變，口喧佛號道：「阿彌陀佛，老衲竟沒注意到，施主可謂福緣不淺了！」

　說罷，滿臉現出羨慕之色，口中一連串的唸着佛號，飛鴻伸手在臉上摸了一下，絲毫也不覺其異，當時奇道：「怎麼我不覺得？」

　海禪大師微微一笑，道：「佛光啓人智慧，如魚之得水，施主少年之身，首次參佛，竟蒙老宗師如此恩待，後福不可限量。」

　飛鴻這才覺得，自己此刻果然一顆心靈明活潑，和來時憂急煩惱大是不同，只此一點，已可得知自己蒙賜非淺了。

　當時轉過身子，心中默唸，向着雲海禪室深深一拜，再轉回身來，向海禪及靈哥兒合十道：「二位接渡大恩，請受我一拜！」

　說罷又向着二人深深一拜，海禪及靈哥兒忙自閃開一邊，不敢實受，飛鴻拜別告辭之後，大步向山房外行去。

　郭飛鴻一路步下龜山，回想這一段奇異的遭遇，眞正是不可思議。

　可是當他想到了雲海老人所說諸言，心中却又不勝担憂，忽然憶起老人贈與自己的那一枚「如意金幣」，就取出細看了看。

　那是一枚較常用的制錢大上兩三倍的金錢，約有半分厚薄，正中凸出一個「令」字，在這個令字的四週，則有一圈小字爲：「三湖四海通行」。

　反過來正中還有一個「信」字，四週雕着一串念珠，也有幾個字，寫的是「行脚跡遍天下」。

　飛鴻細看甚久，忖思着，此令必是老

人當年的一件信物，他珍視多年，刻不離身，如今竟慷慨的贈予自己，也由此可見，他對自己是如何的恩重了。

　由這枚金幣令，使他又想到了老人所交與自己的一重大任務，他腦子裏想着病書生花明及凍水石秀郎這二個人物，這兩個怪人，如今都已是壽高過百的老人瑞。

　此二人當年既與雲海老人平行同輩，其武功當可想而知，自己對於此二人，可眞是要愼重處理了，而天下這麼大，要去找二個銷聲匿跡已久的人，也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想到此，他呆了一呆，當時拿起了金幣令，不知何時，已來到龜山脚下，目睹着洪澤湖水，澄碧如同是一大片碧綠的翡翠，湖上的漁船又在開始作業了，欵乃聲中，漁歌互答，龜山脚下，正有幾個舟子繫舟小憇，其中之一，看見了飛鴻，立即含笑道：「相公要渡湖麼？六個錢就够了，我們就便送你一程！」

　飛鴻忽然想到了來時是由楚青青搖舟送來的，此刻不知她是否仍在附近相候？

　當時忙走向湖邊，四下望了望，却不見楚青青的踪影，心中不由得興起了一陣悵然的感覺。

　他只得登上了一艘漁舟，向着岸上駛去，在途中，他不禁又想到了雲思佳……雲海老人之言是不錯的，此女當眞是他命中的魔星。

　只是一想到雲思佳，她那長身玉立的身材，明澈的一雙大眼睛，那蒼白的面頰，便浮現眼前，這姑娘是多麼的扣人心弦？令人永遠忘不了她啊！

　郭飛鴻尚能依稀的記得在雲海老人以「大輪迴佛法」，使得自己忽然憶起幾個前世故人，雖然他已不記得前生之事，可是白衣女石綠珠及粉衣女江竹君，却仍在自己念中。

　這時——沐浴在習習的湖風裏，他想到了雲思佳，也想到了唐霜青，不禁一時感慨萬千。

　在他此刻意念之中，唐霜青雖和自己結識在先，可是自己與她不過是青樓二面之緣，而限於當時場所，情景，雖覺其風華絕代，談吐不俗，終究是相識不深，後來發覺其即是蘇州鬧的滿城風雨的女賊之後，更打消了一些對她的好感，近年來，天涯海角，也就慢慢的把她給忘了，這種情形是絕對不能拿來和雲思佳相提並論！

　郭飛鴻這一刹時，想到了許多，內心眞有無比的感觸，對於雲思佳這個人，他眞是一個謎，眞正是摸她不透，記得昔日病榻相守，那是何等一份眞摯的感情，而今曾幾何時，她竟會變成了如此冷淡，簡直視自己如「陌路人」一般。

　飛鴻想到這裏，不禁又憶及雲海老人之言，雲思佳原是爲自己兩次殉情，自己虧負她也太多了，可是她如此倔强難已捉摸，簡直無法親近她……再想到離師之時，師父雲鵬那些囑託自己的話，要自己勢必娶她爲妻，想到此，他那一顆心，益發的感到不安了。

　習習江風，迎面吹過來，忽然使得他心中清醒了不少，再看所乘的漁舟，竟然是向着下游行駛，並非向對岸攏去，不禁心中一驚，當時大聲道：「喂！是怎麼回事？」

　操舟的像是父子二人，一老一少，那個老的戴着一頂大斗笠，搓着一雙乾粗手嘻嘻笑道：「大相公，前幾天發了大水，水太急，船橫不過去，所以只好向下游走一程，實在沒辦法。」

　飛鴻打量這父子二人，倒像是做粗活的水上人家，也就沒有發作。

　說話之間，這條扁舟又向下行了幾里，郭飛鴻掃目別的船隻，見也有攏岸者，不由心中一動，他目光無意間掃向這艘漁船尾，竟發現供着一個黃銅的小鼎，正嬝嬝冒着黃烟。

　飛鴻忽然明白了，這艘漁船定是參加了什麼帮會組織，也許他們對自己是心懷歹意，當時上前一步，冷冷一笑道：「我現在就要靠岸，快快靠過去！」

　那老船伕，嘻嘻一笑道：「大相公，老實對你說了吧，有幾位朋友想要見見大相公，所以……」

　飛鴻不由勃然大怒，一上步，一把抓住了老船伕胸衣上，老船伕嚇的面上變色道：「相公饒命……這不是我的主意！」

　飛鴻見這船伕一把子年歲，不由心中一軟，鬆開了手，冷冷笑道：「什麼人要見我？」

　船伕定了定神，用手向前一指道：「相公請看！」

　飛鴻順手指處一望，不由吃一驚，原來只顧得與他說話，竟然不知水面上結集了大片的漁船，這些漁船少說也有數百艘之多，遠遠作勢，竟然把自己這艘船圍在了正中。

　郭飛鴻朗笑了一聲，再抬頭前看，有一艘全黑的大船，停泊在湖心，大船上，立有兩排赤着上身的漢子，雁翅也似的排開，空出了正中的船艙，艙面上坐着四五個人，有男有女。

　這時他所乘的漁舟，已然靠向了大船，大船上立時放下軟梯，一個赤着上身的漢子，氣勢洶洶的道：「朋友！老太爺有請，快上來吧！」

　飛鴻方才一瞥之間，便覺得大船上幾個人物甚是眼熟，此刻一聽他如此一說，立即想起了大船上人，原來就是太湖帮的那幾個主兒。

　如此看來，想必太湖帮爲報那毀壇之仇，才會如此陣勢。

　這麼想着，他倒也不慌，冷冷一笑道：「原來如此，倒要領教了！」

　說罷右手輕扯長衣，已然騰身上了大船。

　他身子方自落定，便有一個清癯的短衣老者迎面走了過來，飛鴻細一打量，已認出了這人竟是太湖帮的向老太爺，此時看來，他那一張黃焦焦的老臉，正蘊含着無限的怒容！

　這位向老太爺站定身子，嘿嘿一笑，雙拳一抱，高舉過頂的拱了拱道：「郭大俠，久仰，久仰，久仰了！」

　飛鴻一驚，倒想不到對方竟然會叫出自己的名字，當時也回禮道：「向老太爺，久仰了！」

　向老太爺忽然轉身道：「二嫂子，獻酒來！」

　遂聞一聲嬌應，就見一個身着紅衣，

頭上插了桃花的艷婦，手持着一個白銅的酒盤姍姍而來。

這婦人郭飛鴻可是知道的，她就是那日在擂台上所見，叫做馬二嫂子，爲雲思佳所傷的那個女人。

向老太爺接盤在手，道了聲：「二嫂子，斟酒送上去，看他飲是不飲？」

馬二嫂子一雙桃花眼，向着郭飛鴻瞟了一瞟，伸出一隻雪藕似的玉腕，就銅盤內提起酒壺，斟上了一杯酒，移步走向郭飛鴻。

只見她粉面泛春，杏眼流波，當眞是「人面桃花」，她來到了飛鴻身邊，微微施禮，嬌聲道：「五湖四海酒一杯，萬朵蓮花遍地開。」

說罷把酒杯送至飛鴻面前，笑道：「郭大俠飲了此酒，我們之間的樑子也就解了！」

飛鴻冷冷笑道：「這是什麼意思？」

馬二嫂子杏眼遞波的道：「你還不明白嗎？老太爺是有意收你入門，你如果飲了這杯酒，也就算是我們太湖教下的弟子，以你武功，還可給你一個重要的位子，要是你不肯飲這杯酒……」

說到此，微微一笑，一隻玉手四下指了指道：「你可看見了？你的本事雖然大，却難以逃開我們手去！」

飛鴻冷笑了一聲，環目四覩，果見那無數舟船，已更形逼進，構成了一圈壯大的屏障，圍的四週水洩不通。

可是這種陣仗，又如何會看在他的眼中。

馬二嫂子見他久久不接，不由呆了呆，後退了幾步道：「姓郭的，你莫非還不識趣麼？」

方言到此，就聽得一聲叱道：「二嫂子且慢，我來問他！」

飛鴻見說話者是一個五旬左右的老者，手中拿着一枝旱烟桿兒，身着湖縐長衫，邁着八字步兒，一直走了過來，他走到了飛鴻身前，冷冷笑道：「老夫姓向名春湖，乃是本帮的帮主，那一日開壇我不在場，由家父主持，聽說足下與一個姑娘，大顯神威，把我們太湖帮打了個落花流水，嘿嘿！」

向春湖笑了幾聲，瞇縫着眼噴了口烟，徐徐的又道：「這幾天我們的人，一直就沒有離開你們，那個姑娘雖是暫時溜開了，可是遲早逃不過我們手掌心去，往南，往北都有我們的人！」

郭飛鴻眼看對方一團傲氣，禁不住心裏氣惱，當時冷笑道：「向帮主，請你長話短說，我還有事，不便久留，實在抱歉得很！」

向春湖那張瘦臉一沉，道：「好，俗話雖得好，光棍一點就透，家父因賞識你那兩手功夫，破格開恩，非但不怪罪，却想收你入門，郭老弟，你如加入我們太湖帮……」

話未完，郭飛鴻一聲笑道：「向帮主高抬，在下一介俗夫，實不敢高攀，貴帮如果沒有別事，我就告辭了！」

一旁的馬二嫂子聞言，手中酒盤高高舉起，四周如雷也似的轟叫了起來，喊打之聲，响澈雲霄。

向春湖嘿嘿一笑道：「郭飛鴻，你可是看見了？如果你不答應，只怕是走不了啦！」

郭飛鴻劍眉一挑道：「幾艘破船，就攔得住郭某的去路不成？」

接着抱拳一聲朗笑道：「告辭！」

話聲一落，倏地轉身，他身子方自一轉過，就聽見艙內似有摔杯之聲，「叭！」，一人喝道：「拿！」

那向春湖身子向前一欺，一旱長烟袋，摟頭蓋頂，直向着郭飛鴻的頭頂上猛打了下來。

郭飛鴻身子一閃，又聽見一個蒼老的聲音喝道：「春湖，你閃開，看我來對付他！」

飛鴻聞聲，回頭却見說話的正是那個向老太爺，只見他手中拿着一把牙筷，指向飛鴻，口中唸唸有辭，忽地一跺脚道：「二嫂子，借一綹頭髮給我！」

那二嫂子依言竟自頭上割了一把黑髮送過去，向老太爺嘿嘿一笑道：「郭飛鴻，老夫再給你最後機會，你如不答應，只怕刹時之間，要身首異處了。」

郭飛鴻不由心中暗凜，他曾聞洞庭排教的一些近乎魔法的傳說，倒沒想到這太湖教竟然也是如此，當時怔了一下，冷笑了一聲道：「老頭兒，你要如何，有何法術儘管使出來就是！」

向老太爺叱了聲：「好！」

說着，把那綹頭髮，緊緊纏在了牙筷上，向前跨出了一步，陰森森的道：「我先要你斷左手一隻！」

話聲一落，只見他二腕一曲，「拍！」一聲，竟把手中牙筷一折爲二，四下衆漁夫一起驚叫起來。

郭飛鴻方自心驚，却見一邊的馬二嫂子一聲慘叫，一隻手，如用刀砍也似的斷了下來！

向老太爺見狀一怔，面色如紙的「哦」了一聲，他身子猛然撲過去，拾起了那隻斷手，接在馬二嫂子斷處，回身喚道：「馬二，抱走你的婆娘。」

說着他又向前一步，霍地自腰上抽出一口短刀，猛然左手按桌，右手持刀，手起刀落，向着自己右手小指砍下去，血光一現，只聽「唬唰！」一聲大响，有人大叫道：「桅杆斷了，不得了！」

向老太爺霍地回身，果見那大桅杆，竟由中折爲二段，嘩啦一聲倒下來，把湖上小舟砸翻了三四條，一時船翻人叫，亂成了一片。

向老太爺兩次施展法術，不想非但沒有傷着了對方絲毫，相反地自己這邊，却遭了大殃。

這時他右手揑住了左手斷指，向着郭飛鴻細看了看，忽地變色道：「原來你身浴佛光，難怪我的大法不靈了！」

郭飛鴻目睹及此，皺了一下眉，他本想給對方幾分顏色看看，這時倒覺心中不忍，當時冷冷一笑，正待轉身離去。

就在此時，忽傳來一聲嬌叱道：「不要臉的一羣東西，你們不是要找我嗎？姑娘現送上門來，看你們要如何？」

話聲似乎傳自遠處，聲音一落，一個白衣少女，已自舟船桅杆尖上，快似飄風，倏起倏落的撲縱了過來。

舟船之間，發出了一陣騷動，郭飛鴻

抬頭一望，不由心中一驚，他已看出了來人竟是雲思佳！

雲思佳身法奇快，轉瞬之間，已撲到了大船之上，嬌軀自空而降，活像一隻白色的大海鷗。

這姑娘身子一落下，蛾眉一挑，一聲喝叱道：「那裏走？」猛地向前趕出了二步。

只見她掌中劍由上而下，猛地劈了下來，使的正是雲氏門中不傳的奇異劍術「百步空斬」，劍身一落，只見前行的馬氏夫婦一聲慘叫，雙雙倒臥血泊之中。

郭飛鴻見狀大驚，他眞沒想到，這雲思佳下手竟然如此之毒，當即搶上一步，大喝道：「姑娘劍下留情！」

可是雲思佳生就嫉惡如仇的個性，憤怒中，那裏還聽飛鴻勸解，只見他身子轉側之間，已橫在了太湖帮主向春湖身前，掌中劍第二次揮出，却是由下而上，有如一道戲空銀蛇一般。

向春湖父子不過是地方帮會，略擅法術，武技平平的人物，如何是武林中高絕身手如雲思佳的對手，只聽得向春湖一聲慘叫，竟爲雲思佳的劍，正面的給開了個大片。

可憐這向春湖這一帮之主，作威地方上多年，人們談虎色變的一個人物，竟然連一個全屍都保不住，整個身子被直劈成二半，倒在船板上，鮮血濺的滿船，眞是慘不忍睹！

郭飛鴻頓足道了聲：「糟糕！」

他再也顧不得開罪雲思佳，身子向前一掠，已到了雲思佳身邊，怒聲道：「姑娘！快住手！」

說着，右手施了個「拿」字訣，向着雲思佳手上揑去，可是他却沒料到，那位向老太爺，目睹愛子慘死，狀同瘋狂一般，突然向着雲思佳撲至。

這老頭兒赤手空拳，活像一隻瘋虎，猛然撲到了雲思佳背後，一雙帶血的手，直向着雲思佳背後拍來。

飛鴻見狀，大吃一驚，叱道：「快閃開，老頭兒！」

情急之下，他只有先救向老頭，驀地收回手，可是這一發一收之間，無形中已失去了先機。

憤怒中的雲思佳，把身子霍地向下一躬，掌中劍向後一探，這一招「黃雀分翅」，出劍如神，劍光一吐，那向老太爺一聲嘶啞，身子遂慢慢的蹲了下來，接着倒地而亡，在他的前胸上，現出了一點血痕，鮮血却由後背上直冒了出來！

總共不過是指顧之間，四條人命，已喪在了雲思佳手中，這四個人，也正是太湖教中的頂尖人物。

在場的漁夫，見狀都嚇了個魂飛魄散，亂嚷聲中作鳥獸散開，一時舟橫人翻，亂成一片。

郭飛鴻想不到自己一時疏忽，這雲思佳竟又殺害了一條人命，轉瞬之間，四條人命死在了她的手中，雖說是死者生前作惡多端，可是如此手段，終非正派俠士所應有。這一刹時，他內心眞有說不出的難過，望着現場發呆。

雲思佳劍斬四人，餘勇可賈，一雙杏眼，在大船上望了望，已無自己下手對象，這時人舟爭命，湖上亂糟，吵成一片，雲思佳望着郭飛鴻冷冷一笑，陡地騰身而起，直縱上了一個船桅。

郭飛鴻忽驚覺道：「雲思佳，你慢走一步！」忙地身子一拔，也騰上一支桅杆，雲思佳這時身子倏起倏落在衆船桅杆上，一路飛縱而去，郭飛鴻自是不捨。

二人這種身手，頓時使得衆人都怪叫起來，儘管是巨浪起伏，舟身動蕩不已，但是這兩個人那種傑出的輕功奇技，飛縱在桅杆尖上，就像是踏行平地一般。

一追一馳，刹時之間，已至湖岸，眼前是一片密集的松樹林子。

血洗太湖　悵惘情天

雲思佳最後一次自舟桅上騰身而起，使了一招「海燕鑽天」的輕功絕技，嬌軀彈起來有七丈高下，然後飄身上岸。

可是郭飛鴻顯然比她還快，他身子幾乎和雲思佳同時落地，雲思佳足一沾地，轉身就走，郭飛鴻急急喚道：「姑娘慢走一步！」

雲思佳忽然轉過身來，只見她蛾眉倒豎，杏眼圓睜，清叱了一聲道：「郭飛鴻，你這麼苦苦的追着我，是幹什麼？莫非我雲思佳就眞的怕你不成？」

郭飛鴻由不住面色一紅，他實在想不到雲思佳居然如此聲嚴色厲的對待自己，一時也不覺有氣，冷冷道：「姑娘你方才下手太毒了，太湖帮那幾個人，固不是好人，可是——」

雲思佳忽地跺了一下脚道：「你少管我的事，我愛殺誰就殺誰，你管不着！」

飛鴻冷冷一笑道：「我是愛惜姑娘你的令譽！」

雲思佳鼻中哼了聲道：「不希罕！」

飛鴻嘆了一聲道：「想不到妳竟是如此一個人，我……」

雲思佳眨了一下眸子，道：「我們就此分手，以前之事都不必提了，你要是再跟着我，莫怪我劍下無情。」

說罷，冷笑一聲，轉身而去。

郭飛鴻此刻心如刀絞，儘管雲思佳如此，他仍是放不下她，他不能忘了過去的一段情，以及在他父親面前許下的諾言，當時疾行了幾步，又追了上去。

雲思佳倏地轉身，掌中劍猛揮而出，可是郭飛鴻身子只微微一閃，便躲了開去，雲思佳第二次出劍，劍光由下而上翻出來，招式名爲「一天殘紅」。

可是郭飛鴻身子微起，不費吹灰之力的又閃在了一邊，雲思佳第三次撲上來，口中嬌叱了一聲，長劍又一次翻上來。

目睹雲思佳如此絕情的樣子，飛鴻是一顆心冷到底，他忽然嘆了口氣，站立不動，他要看看這個狠辣的姑娘，到底要對自己怎麼下手！

雲思佳那裏體會出飛鴻的心情，待得劍身遞出，忽然發覺出情形不對，可是再想收手已是不及。

只見劍光過處，飛鴻一個踉蹌，左胸脯上血光迸現，他身子倒倚在一棵樹上，只痛的「啊！」的一聲。

雲思佳猛然收劍，她那張蒼白的臉上，現出了一陣驚慌之色，她沒有說一句道

歉的話，只是呆了一呆，倏地轉身而去。

松林裏，搖幌着陽光的影子，時有微嘯。

郭飛鴻緊咬着牙齒，又覺得左胸上的劍傷痛澈心肺，他不免吃了一驚，低頭一看，只見鮮血染滿了全身，這位少年的奇俠，一時却禁不住悲從中來，落下淚來。

他傷心並非爲了身上的傷，而是雲思佳的無情，這一劍似乎說明了她對自己痛惡的程度，所謂「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自己却該死了這條心了。

想到此，他匆匆在傷處附近先閉住了血脈，胡亂的上了點藥，這一劍還眞不輕，左胸上竟被割開了半尺許的一道口，足足有半寸多深。

飛鴻把上衣撕破了一件，在傷處包紮了一下，愈想愈不是味兒，千里迢迢尋來，一腔熱望找到了她，想不到，她竟然變的如此。

「她果眞沒有一點感情麼？」

郭飛鴻想來想去，一顆滾熱的心，漸漸的涼下去了，他忽然明白自己的癡情是多麼的無聊，幼稚，一個人妄圖去獲得一件不屬於自己的東西，那該有多傻？

× × ×

午夜！

徐徐的風，吹在窗紙之上，發出噗噗的聲音。

茅屋外有幾聲狗叫，當空有幾顆小星星。

郭飛鴻輾轉在長榻上，不時的發出一兩聲呻吟，他床前那一盞昏暗的孤燈，時明時滅搖曳光影，照映着他那蒼白的臉。

他掙扎着坐起來，只覺得傷處益發的疼痛，同時口渴的厲害，摸起了茶杯，喝了幾口冷茶，睜開雙目望了望窗戶，天還沒有亮，他又倒下來，就口把燈吹滅。

方才他作了個夢，夢見了雲思佳，雲思佳在對自己笑……很少見的笑靨，他閉上了眸子，想繼續去追尋這個夢，難得的美夢。

人如果能永遠生活在夢境之中該多好？只是「由來美夢最易醒」，如果你本身不是一個快樂的人，即使在夢中，也很難捕捉一些樂趣。

郭飛鴻轉側了一下身子，含糊的道：「雲思佳！」

矇矓中，他覺的身上奇熱，熱的難受，他想踢開被子，可是這只是他昏迷中一個想法，却難以付之於行動。

忽然，一隻冰涼的玉手，摸住了他的臉上。

郭飛鴻迷糊的搖了搖頭，把那隻手掙開，他緊緊閉着眸子，發出了幾聲囈語！

床前俏立着一個美人兒，他一身潔白的長衣，秀髮披肩，眉目疏朗，映着窗外的淡淡月光，這少女就像是月裏嫦娥那麼的清艷絕塵！

她輕輕抹了一下眼睛，好似哭過了，只管默默的看着床上的郭飛鴻不發一語。

似如此過了一會兒，她才由身上取出了一個小白瓷瓶兒，自內中倒出了幾粒藥丸，小心的放入了飛鴻的口中，又扶起他喝了幾口水！

矇矓之中的郭飛鴻，並未因此而驚醒，他轉了個身子，含糊的道：「妳……妳好狠的心……」

白衣姑娘聞及此言，由不住身子一顫，伏在床上哭了，她輕輕扒在飛鴻雙腿上，抽泣道：「飛鴻……你，這個傻子，你可知我愛的是你？」

她說話的聲音很低，顯的那麼悲傷。

郭飛鴻忽然驚醒了，猛地坐起來道：「誰？哦，妳是誰？」

白衣女仍然伏在他雙膝上抽泣不已，她的眼淚，都濕透了飛鴻的衣裳。

郭飛鴻大吃了一驚，正要再次喝問，那姑娘已猛然抬起了頭，伸出雙手，把飛鴻的身子硬推得倒睡了下來。

在這些動作中，飛鴻才發現竟是雲思佳，一點不錯，正是夢中的雲思佳，所不同的，自己現在並非在做夢；這是眞的，她就是雲思佳！

郭飛鴻驀然間呆住了！

雲思佳緩緩倒下身子來，她的嘴幾乎已挨上了飛鴻的臉上，那沾着淚的一雙眸子，似乎顯得格外嫵媚，她吹氣如蘭的道：「你聽着，只許聽不許亂說話，你要亂說話，我可要走啦！」

飛鴻呆呆的點了點頭，他已爲這意外的變化，弄的呆住了！

雲思佳嘟了一下小嘴，道：「這些年，我可沒理會一個人，要是有，你算第一個！」

飛鴻方要答話，却爲她伸出的玉指按在唇上，她就像一個大姐姐管小弟弟一樣的白着眼，又笑又嗔的道：「不是叫你別說話嗎！」

郭飛鴻這一剎時，只覺得傷也不痛了，他眞有點受寵若驚，眼看着雲思佳挨着自己，她那冰冷的臉挨在自己火熱的肌膚上，尤其感到無限受用。

雲思佳用她的臉在他臉上挨着，緩緩的道：「你的傷，可是不輕，我已看過了，這都怪你，誰叫你不躲呢？是個木頭人麼？」

飛鴻忍不住抖動了一下，不知那來的勇氣，竟張開了右臂，緊緊把她摟住，他脫口道：「姑娘！」

雲思佳用玉指點了他一下道：「叫我思佳就行了！」

飛鴻吶吶的道：「思佳！」

雲思佳嬌應了一聲，她把臉枕在他沒有受傷的那半邊胸脯上，翻着一雙大眼睛道：「你恨不恨我？」

飛鴻轉過身子去把燈弄亮，却爲雲思佳伸手給拉住了，她哼了一聲道：「我討厭燈，這樣不是很好嗎？」

飛鴻此刻雖是熱情澎湃，可是他總覺這樣不太好，尤其是對於自己親愛的人，似乎不能這樣。

可是……他却沒勇氣去拒絕對方，再者，他還有很多的話要對她說，他吶吶的道：「思佳，這些日子我找得你好苦！」

雲思佳一笑道：「現在你找到了！」

飛鴻點頭道：「是的，妳……妳父親他……他……」

才說到此，雲思佳忽然坐了起來，冷冷的道：「你不要再提他！」

飛鴻呆了一呆，道：「他……他老人家是我恩師，這些年他把一身武功都傳授給我了，而且……」

雲思佳霍地面色一變，站了起來，她把身子轉向了一邊，冷冷的道：「原來這樣，怪不得你的本事這麼大呢！」

說到此，她忽然垂下了頭，飛鴻似乎看見她眸子裏流下了幾滴眼淚，不由心中一驚，吶吶道：「你……怎麼了？」

雲思佳猛然轉過身來，不過是瞬息之間，她似乎又變了一個人，變成了平常那種冰寒的態度，她冷笑了一聲道：「你永遠不知道我恨他有多深，任何接近他的人我都恨，你……竟然是他的徒弟！」

飛鴻呆了呆，道：「思佳，你錯了，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你這樣對養育你的父親是不對的！」

雲思佳一雙眸子，睜得極大，似比冰還冷的聲音道：「他沒有養育我，自我懂事以來我就沒見過他，他不是我父親！」

飛鴻一驚道：「可是他到底是你的父親！」

雲思佳又慢慢垂下了頭，冷森森的一笑道：「他不是，這件事你不必提了！」

說到此，她伸出一隻玉手，掠了一下長髮，慢慢轉過身子，苦笑道：「我們之間到此爲止吧，我差一點做出了傻事！」

她那雙明媚的眸子，微微閉了閉，兩粒晶瑩的淚水滾了下來，張開眼睛，她慘兮兮的笑了笑道：「唐霜青，楚青青都是很漂亮的女孩子，你可以隨便挑，她們比我强多了！」

飛鴻猛然一呆，他眞想不到雲思佳會這麼說，一時眞不知說什麼才好，雲思佳說完了這幾句話，一雙剪水瞳子，似怨似愛的向着他望了望，嘆聲道：「好好的養傷吧，我走了！」

郭飛鴻霍地翻身下床，可是雲思佳却如同一陣風也似的飄出了窗外，飛鴻大聲道：「思佳，我還有話要說！」

他猛然撲到了窗前，由於劇烈的行動，左胸傷處疼痛加劇，可是他那裏還顧得這許多，當時騰身而出，等到落地之後，才發覺出自己竟是赤着雙足，而且身上僅穿一襲寬鬆的中衣那樣子實在不能見人。

他四下張望着，冷月稀星下，早已失去雲思佳的影子。

陣陣的夜風，就像一把把的利刃，刺痛着他左胸的傷處，他蹣跚的向前走了幾步，倚身在一棵樹身上，他知道這時是追不上雲思佳了，她眞像一陣風，來無影，去無蹤，他只有重新轉回房內。

這時東方已微微現出了一點點魚肚白色，隔牆的老公鷄正在叭打打的搧着翅膀，正是「鷄鳴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的時候。

在這黎明前夕，郭飛鴻回想着方才所發生的一切，眞好像做了一個夢，而事實上並不是夢是眞實的，以往他曾認雲思佳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可是這是不正確的，今天他才看見雲思佳的另一面，她是「艷若桃李，冷若冰霜」！

雖只是那麼短暫的一刹那，却足够他消受一生而有餘。

在燈下，飛鴻遐思了一陣子，他似乎還能體會到雲思佳留傳在自己身上一點餘溫，她那冰寒的小臉，貼在自己熱燙的面頰上，那是一種何等的感覺？

郭飛鴻低頭看看身上的衣服，甚至於還能尋覓到雲思佳留在上面的眼淚。

他記起來了，雲思佳不是扒在自己膝上哭過半天嗎？她爲什麼哭？一個哭泣的女人，你能說她是絕情的人嗎？不！那是不對的！

只是她是如此的善變，當你才發覺出她的可人處時，她却立刻又變得冷酷了，她就是這麼一個人，一個令你永遠也捉摸不透的人！

自服過雲思佳的藥後，他似乎覺得熱退了不少，可是這種內心的感傷，却使得他心情益發的沉痛，病勢反倒像加重了。

雲思佳是他命中的魔星，對於她，他是丟不下放不開的，當然這其中除了感情以外，另外還有恩義與責任，如此，這位不可一世的奇俠，就更感到難以處理，心情也就愈發的不得開朗。

轉回到太湖客棧以後，雲思佳整個的心都碎了。

往昔，她是如何堅强的一個人，可是今天，對於郭飛鴻，她整個的變了，她居然爲他流下了眼淚，傷心的哭了。

這眞是使她想不透的，她一直以爲自己是一個堅定倔强的女人，可是事到臨頭之後，她才發覺到自己和別人，並沒有什麼顯著的不同！

她剪下了這朶燈花之後，天也幾乎亮了。

雲思佳推開了窗子，讓室外清冽的空氣吹進來，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心情上感到困擾，她覺得一種說不出的煩悶，似乎都要爲之窒息了。

望着波紋時光的洪澤湖水，雲思佳呆了良久，她忽然跺了一下脚道：「不！不行！我不能這個時候離開他，他身上的傷還沒好！」

想着，她默默的垂下頭，她憶起了昔日一段往事，在長沙石雲梯東沛口的小屋之中，自己病倒了，他是如何的衣不解帶，在床前服侍自己，如今他病倒了，更何況是自己傷了他，但……自己却狠心的丟開去走了。

想到此，雲思佳一雙眸子，由不住微微紅了。

他來回的在房子裏走了幾轉，忽然站定了身子，却又冷冷的自語道：「不！我不能再見他了，我不能輕改初衷，那唐霜青不是正一心一意的愛着他嗎？我應該去找着她，成全了他們才對！」

這麼想着她確實內心一鬆，可是却又有一種「若有所思」的感覺，突然，她抽出了劍，騰身院內，劍光繞處，竹葉紛飛，在閃爍的劍光裏，她似乎發洩了不少心中的煩躁和不安！

忽然，她耳邊傳來了一聲笑聲，一人以玩笑的口吻道：「好劍法！」

雲思佳不由暗暗一驚，她本是爲了發洩心中的愁緒，才會如此反常的在院中舞劍，却想不到，附近竟然會有外人，她驀地定住了身子，杏目放威的冷笑道：「什麼人？」

她這句話說後甚久，才聽得那片小竹林裏，傳出一陣悉悉瑟瑟之聲，一人冷冷笑道：「姑娘，妳的身手不凡，想不到這地方，居然還藏有如此身手之人，眞正是人間到處有能人了！」

雲思佳甫聞此言，不由暗吃了一驚，猛地轉身向竹林中望去，却見林內悉悉悉悉一陣細响，良久才現出了一個灰衣長身人。

這人瘦長的身子，一身短衣褲，雙腕及兩膝，全都暴露在外，頭上戴着一頂盆狀的竹編斗笠，一半臉都遮在帽子下。

這個人一面分撥着面前的竹枝，一面邁動足步向外走來，他足下穿着一雙草鞋，手中還拿一支木削的長劍。

如此打扮的怪人，倒使得雲思佳不由心中暗暗一驚，以自己素日的警覺力，慢說是一個人藏身附近，就是一隻飛鳥，也不易逃過耳目，而這個人居然在小小一片竹林內暗窺了半天，自己未能發現，眞正是怪也。

瘦高的灰衣人一直走到了雲思佳身前不遠，才冷冷的笑了一聲，站住了脚步，道：「小姑娘，劍法高明，只是在吞吐之上，稍欠功夫！」

雲思佳這時看這人，瘦削的一張黃臉，兩頰上有極深的紋路，一雙眸子似睜又閉，略現幾分倦容，睫毛奇長，只是顏色却是灰白之色，他的年歲是一個謎，好似極老，但是却沒有一般老人的老態龍鍾。

雲思佳並不認識這個人，她那嫉惡如仇的秉性，是不容任何人冒犯的，這個人偷看了她練功，已經激起了她的怒意！

當下她冷笑了一聲，一雙銳利的眸子，逼視着這個人道：「你是誰？已然說出我劍術的優劣，足見你也是一個行家。」

灰衣人閉了一下眸子，徐徐的道：「略知一二！」說着又張開眸子，道：「妳不佩服麼？我所指出的，是別人看不出來的，可是妳自己却應該心裏有數！」

雲思佳心中一動，這人所說不錯，自己劍術八字訣中，吞，吐二訣是略欠功力，這人匆匆一瞥即下斷語，可見厲害！

灰衣怪人說完了話，身子微轉向前走了幾步，面對着洪澤湖水，長長地吁了一聲，道：「平湖飛宿鳥，日出歸故人，我又來了——」

他這兩句話聲音相當低沉，雲思佳沒有聽清楚，便問：「你說什麼？」

灰衣怪人理也沒有理她，他那一雙眸子，只是遠遠的向着水面上眺望，目光之中，似含有仇恨光焰。

雲思佳上前一步，道：「喂，你可聽見我的話了？」

這人慢慢的放下足尖，掉過身來，道：「我耳朵不聾，怎會聽不見？」

雲思佳氣得一咬唇，秀眉微剔道：「我想領教你幾手高招，你可願賜教？」

灰衣人哼了一聲道：「願意奉陪！」

雲思佳呆了呆，她生性已是够怪了，可是這人看來比較自己怪癖得多，當時不由冷笑道：「我劍下可是不留情的……」

這木枘的灰衣人嘿嘿一笑道：「本該如此！」

雲思佳向前跨出了一步，足踏中宮，手中劍微微向側邊擺開了半尺，灰衣人口中微哂道：「妳看我的——」

說時揚起了手中的那支木劍，接下去道：「已有很久很久沒有施展過了！」

雲思佳怒聲道：「你準備用這口木劍來迎敵？」

灰衣人眨了一下眸子，他目光視向沙地，並不直視着雲思佳，用嘲弄的口吻道：「事實上，我根本是無需要出手的。」

雲思佳秀眉一挑道：「你方才不是說過願意奉陪麼？怎地又說此語？」

灰衣人忽然咧開嘴笑了笑，抬頭說道：「小姑娘，是妳要打的，我只是奉陪而已——」

說話之時，東方海面上忽的跳出一輪紅日，灰衣人口中「唔」了一聲，一雙眸子立時閉了起來，忙把那頂竹笠戴在了頭上。

他身子也由不住往後退了一步，雲思佳見他說話段落不清，而且形狀呆痴，不由有氣，暗想反正是你自己招來的禍害，我就給你一點顏色看看！

想到此，蓮足一點，口中嬌叱了一聲：「看劍。」

隨着她的這一聲嬌叱，手中劍劃出了一道長虹，直向眼前灰衣人上身捲去。

劍光打閃，雲思佳似乎覺出眼前這個灰衣人身形一長，她眼前一花，竟是沒有看清楚對方身子是怎麼躲避的，再看那人却仍直直的立在了面前。

灰衣人身形微微前拱，活像是一隻大海蝦，他咧開巨口怪聲叫道：「這一劍要是再高三分，威力就大不相同了。」

雲思佳蛾眉一挑，一收掌中劍，雙手握柄，身形紋絲不動，霍地又是一劍點出，劍尖抖出了碗大的一朵劍花，直取對方眉心。

這一劍，極耗內力，設非有至高的功力，斷斷是不敢施展。

灰衣人開口「哈哈」一笑，他那高大蝦也似拱着的身子向上一直。

雲思佳就覺得劍身一抖，目光前視時，却見劍尖竟然落入對方口內，灰衣人忽地「噗！」一口吐出來，在顫抖的劍影裏，身子已然後退了四尺以外。

雲思佳不由神色一變，她自出道江湖以來，劍下不知過會多少成名人物，可是像眼前這個怪人這一身神奇莫測的功力，還從來曾未見過！

灰衣人吐劍之後，陰森森的一笑道：「小姑娘，妳還有厲害的沒有？」

雲思佳氣得面色鐵青，劍尖向上一舉，把劍鋒微微移開，口中冷笑了一聲道：「你注意我這一劍！」

長劍一抖，「唰！」一聲隔空劈了過來！這正是雲氏門中獨有的「百步空斬」劍法，劍氣傷人可於百步之內，劍勢一出，灰衣人忽然白眉一挑，冷叱了一聲好！

就見他右手一按，已把木劍揷立於沙地之上，雙手同時在頭頂上「拍！」一聲，那樣子就像是拍打一個飛立面前的蚊子，可是，雲思佳下砍的寶劍，却是忽然停在半空中不動了。

這時習習的湖風由水面上吹過來，吹散了雲思佳滿頭的青絲，雲思佳雖是使出了全力，却休想落下一分。

良久，灰衣人一笑道：「小姑娘，你還不服氣麼？算了吧！」

說罷雙手一搓，一揚，雲思佳雖是雙手握劍，可是那股巨大的潛力，却使得她一連退了好幾步，差一點跌倒在地。

雲思佳神色一變道：「你！」

她忽然一咬銀牙，身形由側面，燕子似的撲了上去，掌中劍直向灰衣人右脅下點去，同時她左手微微前探，以中食二指猛點灰衣人肩上環骨。

這一手功夫，雲思佳施展得輕靈巧已極，她指劍併施，更具威力。

灰衣人霍地一聲道：「看仔細！」

只見他一隻大掌當空一揚，那海蝦也似的軀體，一伸一縮，雲思佳「啊！」一聲，身子止不住後退了一步，而掌中劍，已到了對方手中。

這一驚，雲思佳幾乎爲之呆住了。

灰衣人嘻嘻一笑，把這口劍在面前細看了看，只見他信手一擲，化爲一道銀虹，雲思佳一驚，以爲這口劍被他擲落湖水，方想騰身迎去，可是她身子尙未縱起，就聽得「噗！」一聲脆响，肩頭微震，雲思佳回手一摸，那口劍竟自插回在背後劍鞘之內。

這一剎時，她忽然悟出來，對方這個灰衣人，實在是個不可思議的武林異人。

說也奇怪，雲思佳在直覺上，竟覺得這個怪人，在某方面甚對自己的性情，她恨他的張狂，却欽佩他那手不世的奇功！

這時，她冷森森笑道：「你武技高强，是我生平僅見！」

灰衣瘦老人咧口一笑，道：「得到妳一句贊語，難得已極！」

雲思佳在旭日下重新細細打量着這個灰衣怪老人，道：「請教尊姓！」

灰衣人哼了一聲道：「妳不必多問，小姑娘，由妳方才的幾手功夫上看，妳大概是雲鵬那不肖女兒雲思佳了，是吧？」

雲思佳不由呆了一呆，她驚奇的是對方非但識出自己身份，竟然知道自己父女反目之事，這一點好不奇哉，因爲這是雲門的私事，目前除了郭飛鴻以外，不會有外人知道，他怎會一口道出了呢？

想到此，雲思佳面色一冷，道：「這是我的事，你不必多問，莫非是我父親托你來的？果眞如此，你是枉費心機了。」

灰衣人冷森森的笑了笑道：「我才沒工夫管你們的閑事！」

雲思佳不由心中微喜，吶吶道：「你方才那一招空手奪劍功夫，似乎是以氣馭反力，手法巧妙，你可指點一二麼？」

灰衣人一隻手把竹笠更壓低了些，他似乎是很懼怕當空的陽光，聞言之後，他仍沒有回過身子，只徐徐道：「妳果然有幾分見識，只是開陽絕技，豈能平白無故傳授外人？」

說到此，他抖動一下微微平削的雙肩，冷嘲道：「小姑娘，妳眞會開玩笑。」

言罷又要走，雲思佳秀眉一皺，趕上道：「停住！」

灰衣人嘿嘿一笑，轉身而去。

雲思佳不由一楞，她回頭望了望，太湖棧內已有人起身，湖岸上也有幾個漁人在推着小船，她忽然明白過來，暗忖我好傻，當着這些人面前，他怎會與我深談呢？她向來求藝若渴，只要遇見這類武技高强的奇人，絕不輕易放過，此刻這個奇怪的老人，一身傑出的武功是她從來未曾見過的，好不容易遇見了，如何再肯失之交臂？

灰衣人的背影，已將消失在河岸邊，雲思佳忽然心中一動，就尾隨了下去。

湖岸上，幾隻白鷗，翩翩的在沙丘上飛着，天雖然已經大亮，可是人跡絕少。

雲思佳心存遐想，一路追隨着前面那個灰衣人，行行復行行，眼前來到了一片沙洲，沙洲附近生滿了一人多高的蘆葦！

灰衣人忽地騰身掠進了蘆葦，雲思佳生恐他溜走了，當時忙也騰身而起，也向蘆葦內縱去，她身子甫一落下，才發現那灰衣人，就站在面前。

這灰衣人仍然是面向前方，以背影對着雲思佳，他身子微微前俯，雙手拄劍，道：「妳追來了？」

雲思佳面色微紅道：「你有話現在可以說了！」

老人桀桀一笑，轉過身子道：「要學我失傳的開陽絕技，並非是容易之事！」

雲思佳點頭道：「這一點我知道！」

灰衣老人眨了一下眸子，道：「我在陰暗的地方，住了很久，對於太陽，有些不習慣，這地方四面有蘆葦比較好些！」

雲思佳走上一步道：「你來洪澤湖是訪朋友！」

灰衣人嘿笑道：「也可以這麼說！」

雲思佳一怔道：「是訪仇家！」

灰衣人搖搖頭道：「那倒未必……」微頓，一笑又道：「前天的龜山之會，你可曾去過？」

雲思佳道：「去過了！」

說着，她面上隱隱帶出了一些羞愧與憤恨之色，不知爲何，她對於那個雲海老人印象惡極，龜山之會更是一想起就令她憤怒滿腔。

灰衣人冷冰的道：「妳通過了懸鏡廊吧，以妳的武功是應該通得過的！」

雲思佳冷一笑，道：「莫非你也相信那種鬼話，那個老和尚會顯靈見人？」

灰衣人兩片乾枯嘴唇動了動，面如死灰道：「他根本就不是和尚，妳可曾見過留有頭髮的和尚嗎？」

雲思佳心中一動，點頭道：「不錯，他是留有長髮的！」

灰衣人眨了一下眉毛道：「妳對他印象不大好嗎？」

雲思佳冷笑不語，灰衣人笑了笑道：「好吧，我可以傳授你那一手功夫了！」

雲思佳大喜道：「謝謝你！」

灰衣人冷冷道：「我可收你爲徒！」

雲思佳呆了一呆，失望道：「我生平絕不拜師！」

灰衣人冷笑道：「嗯？那麼記名弟子也可以！」

雲思佳搖搖頭道：「不行，不過，你也不會平白無故傳授我絕技，是不是？」

灰衣人微微含目，低聲道：「好個聰明的孩子！」

雲思佳冷笑了一聲道：「只要不是叫我做傷天害理的事，我都可以答應你——怎麼樣？」

灰衣人冷冷一笑道：「我現在傳授你功夫，你要記住，一共是三手，方才空手奪刀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你學了這三手功夫，武林中就眞的稀見對手了！」

雲思佳呆了一呆道：「我只求一招，你何必授我三招，是何道理？」

灰衣人微微作怒道：「我因見妳特別投緣，所以才破格傳你，你如不學，也就算了！」

雲思佳嘆了一聲，苦笑道：「我不是不學，只怕學得你三手絕技之術，辦不了你所交待的事情！」

灰衣人嘻嘻笑道：「原來如此，妳大可放心，妳如果不願做，那個又會強迫妳去做？」

雲思佳低頭思忖了一下，這件事對她來說，實在太便宜了，當時點了點頭道：「好吧！」

灰衣人冷冷的道：「妳的文學根底如何？」

雲思佳一怔道：「略識皮毛！」

灰衣人哼了一聲道：「你是太謙虛了，其實書讀多少倒無所謂，悟力必定要高才行，妳是足有餘了！」

雲思佳秀眉微皺道：「這與你的三手絕技也有關係了？」

「自然有關係，」灰衣人冷森的道：「關係太大了！」

說罷忽仰首唸道：「聖札飛毫，動雲龍之氣象，天文桂塔，駐日月之光輝。」

雲思佳微哂道：「此顏眞卿的寶塔碑，莫非——」

說到此，她忽然「哦！」了一聲，右手駢二指在空中微微一劃，止不住秀眉一揚道：「我明白了！」

灰衣人點頭冷然道：「妳果然悟力驚人，今後如得我傳授，天下無敵手矣！」

雲思佳冷冰冰的道：「三招已是有愧，怎敢多求？」

灰衣人那雙銀灰色的眉毛，深深的搭下來，嘆息了一聲道：「我方才唸的那一段寶塔碑你可悟出來了！」

雲思佳點頭道：「如我猜得不錯，那該是三招之前培神養氣的一個引子！」

「然也！」灰衣人感慨地嘆了聲道：「這三招絕技，我爲它們編了首五字歌，你記在心中，朝夕琢磨自能得其玄奧！」

接着微微閉目道：「你要記好了——」

雲思佳此刻已識透這個怪人的武技，實在由文字變化而出，一筆一劃都有說法，心中着實驚佩，就聽得老人吶吶歌道：

「出手最爲難，龍蛇莫爭先，毫厘雖欲辨，體勢更須完。

有點方爲水，空挑抑是言，長短分知云，微茫視每安。

六手宜爲稟，七紅即是表，草勾添反慶，乙九貼人飛。

撇之非是乏，勾木可成材，意到形須似，體完神亦全。

斯能透肝腑，落指氣通玄。」

歌畢，忽然開目冷笑道：「這首歌中，包含着我那『開元三式』，至於妳是否能悟出我歌中深意，就不得而知了！」

雲思佳智力極高，聰穎過人，灰衣人這首歌每出一句，她便深銘心底，雖說不能立時悟透，却已有了兆朕，當時深深一拜道：「前輩功力，只怕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人，開元三式極盡神妙玄奇，我已記下來了！」

灰衣人銀眉斜挑，微微偏頭，木楞的道：「妳已學了我的開元絕藝，小姑娘，妳不可隨便授人，否則，你難逃我這口『蒼竹劍』下！」說到此，這灰衣人揚了一他手中的竹劍，雲思佳本當他那是一口木劍，經他一說，才知竟是竹製的，她生性高傲，自不會爲對方言語所懾，當時冷冷一笑道：「我是爲你辦妥事情，也就不欠你的人情債了！」

雲思佳忽然笑了笑道：「如果我猜的不錯，你是找雲海老人的是吧？」

灰衣人咧口一笑道：「你既已猜出就更好了，不錯，我正要託你去爲我看看這位老朋友！」

雲思佳一呆道：「你們是朋友？」

灰衣人道：「是的，很好的朋友！」

說至此，兩撇銀眉微微下搭，頻頻冷笑不已，又道：「好朋友不來往了，也就不是朋友了！」

雲思佳又呆了呆，道：「以我看來，你那位朋友，實在早已坐化，頭髮內已經有了雀巢，你來晚了！」

灰衣人頻頻冷笑道：「這麼說，他的定力更高了！」

雲思佳驚道：「你是說他並沒死！」

灰衣人目光如炬，道：「他死活我不去管他，我只要姑娘去爲我取回兩樣東西，妳可願意？」

雲思佳想了想，一笑道：「這工作也太輕鬆了，只是我不明白，你與他已然是故友，怎麼不自己去找他呢？」

灰衣人面色一寒，道：「這是我與他之間的私事，你就不必多問！」

雲思佳嘆了一聲道：「好吧，要我去拿什麼東西？」

灰衣人抬頭看了晨空的白雲，徐徐的道：「很平常的東西，一塊金幣，和一尊

石像！」

雲思佳皺了一下眉，道：「雲海老人我已見過了，他不與我說話，我又怎麼辦呢？」

灰衣人笑笑，道：「不說話最好！」說到這裏，探手由身上取出一根極細竹管，遞於雲思佳道：「妳拿着這東西！」

雲思佳伸手接過道：「這是什麼？」

灰衣人冷冷的道：「竹管內有木針三枝，爲了避免我這位朋友攔你，必須要先發制人！」

雲思佳後退了一步，道：「你要我去暗害他？」

灰衣人森森地笑了一笑道：「暗害他？你也把我這位老朋友的武功看得太平常了！」

雲思佳皺了一皺眉，實在是不大瞭解他的用心。

灰衣人接着冷笑道：「我這麼做，只爲了便於使你取回我的兩樣東西，妳記住，今夜子時正，必需時辰正確，妳要找到我這位朋友！在你未取回我那兩樣東西之前！」灰衣人繼續說：「你要先把竹管的三枝木針射入他『祖竅』『黃庭』『丹田』三處穴脈之內——」

接着冷哼道：「如此一來，他就暫時不能出聲動作，妳在他正面印堂取下一塊金幣，還有他身前左側方第二尊石像，妳把這兩件東西交給我，事情就算完了！」

雲思佳冷一笑道：「你說得太輕鬆了，那射在他身上的三枝木針，豈不使他就此喪生，即使是他功力高絕，也只怕終生成了殘廢！」

灰衣人嘿嘿一笑道：「誰要你取他座命？東西到手之後，妳可以收回那三枚木針，半個時辰之內，他一切也就回復如初了！」

雲思佳皺眉道：「依你說法，這雲海老人功力定是極高，我只怕連身也近不了吧！」

灰衣人冷冷一笑道：「所以我才要妳子時前往，他是久坐之人，百骸在一週天之間，必有一個時辰鬆懈，妳子時前去，可以無慮！」

雲思佳冷一笑道：「我生平行事，一諾千金，已然答應了你，赴湯蹈火在所不辭，這件事你大可放心，我一定爲你辦到就是！」

灰衣人冷冷的點了點頭道：「果眞如此，我是十分的感謝！」

雲思佳道：「你無須感激我，明日晨，你在此候我便了！噢，對了，你的名字可以告訴我嗎？」

灰衣人半天才吶吶道：「不必，說出來你也不會知道的，記住，明天日出前，我會在此候你！」說罷，他已分着蘆葦出了沙洲，不顧而去。

這眞是一段離奇的邂逅，離奇得近乎荒唐，可是却是眞實的……

返回太湖客棧後，雲思佳仔細的思索了一番，除了遵從此人所託行事之外，別無選擇，再者，那雲海老人對她的印象極惡，正可借此機會出上一口氣，也好叫他知道自己的厲害！

於是又想到那灰衣人托取之物，一塊金幣怎麼置於雲海印堂之上呢？記得前日參見他時，並未見過有那麼一枚金幣，灰衣人如何有此一說呢？

她倒似乎記得好像有石像這麼一回事，但他要一尊石像又有什麼用呢？

雲思佳並非愚不可及的人，只是她一來有諾言在先，二來受人好處，三來那雲海老人對她印象極惡，有了這三個因素在內，這件事情對她也就不再多想了。

雲思佳反倒私下竊喜不已，那在灰衣人所傳授的三式絕招，當眞是武林稀見，自己意外遇此奇人，學得絕技，眞是福緣不淺！

她把那首歌寫在了一張紙上，細細的推敲，如此，夜晚也就不覺的來臨了。

× × ×

深夜——

天空中陰沉沉的，沒有一些兒月光！

雲思佳換了一身黑色的夜行衣，把自己打扮得十分俐落，然後推開窗戶，飄身而出。她來到了洪澤湖邊，向浩渺的湖水上望去，是時正有一艘小舟，亮着燈光，起伏在水面上作業。

雲思佳招手喚住了小舟，上了船，她忽然想起灰衣人交與自己的那根竹管，那是一根約有尺許長的細竹，尖端有一個噴口，另一端是一個吹口，像是苗人用的吹箭一般。

那竹管可以扭開來，其內果然有三根極細小的木針，狀如牙籤，却要比牙籤還要小許多。

雲思佳就覺得放心了，因爲如此大小的木針，實在不足爲害，只要記住臨行時，由雲海穴道上取下也就是了！

船抵龜山，正是子時左右，如今前往雲海山房那一條山路，雲思佳已不生疏，不一刻，她已來到了山房門前。

雲海山房這時靜得沒有一點聲音，山房門前，懸有兩盞書有「佛」字的白紙風燈，在山風裏滴溜溜打着轉兒。

雲思佳知道這時候山房中和尚，定是睡着了，事實上這山房裏，僅有幾個武藝稀鬆平常的和尚，是構不成威脅的。

雲思佳技高人胆大，騰身掠進了院牆，只見幾間禪房中，也都靜悄悄的，每一間的窗戶內，都透出微弱的燈光，廊子上，正有一個小沙彌在打着盹兒，蚊子繞着他面前的燈籠在轉！

前院是如此的靜寂，雲思佳身形起落之間，兔起鶻落，直向着後院撲去。

雲海老人的那座小偏院，她是到過的，倒也不難找，很快的就被她找到，騰身掠過了那個月亮門，就見靈哥兒坐在院內石階上雙手來回的拍着蚊子。

這小子是專門服侍雲海老宗師的，白天睡足了覺，一到夜晚他的勁就來了。

雲思佳不由皺了一下眉，覺得很是討厭，因爲他一出聲音，就能驚動了其他的和尚，更重要的是，驚動了房內的雲海老人。她想了想，就由一棵柳樹上摘了幾片葉子，一抖手，這幾片樹葉，飄飄如蝴蝶直向靈哥兒面前飛去。

靈哥兒先是一怔，跟着站起了身子，提着燈籠向那株大柳樹行來，雲思佳容得他身子走近，驀地駢二指對準一戳，靈哥兒只張了張嘴，頓時就不再動了。

雲思佳以隔空閉穴手法，制住了靈哥

兒之後，閃身而出，先把他手內的燈籠移開，借着當空幾粒小星的位置，雲思佳可以斷定此刻正是子時。

他回過身來，却見雲海那間禪室內也透出一點暗的燈光，她知道，這是佛門的規矩，一個靜坐的和尚面前的長命燈是不能滅的。

所謂「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雲思佳到了此時，是甚麼也不再顧慮了，當下一哈腰，燕子也似撲到了禪堂正前方，她身子再次的向上一長，已把雙手按上了閣窻的横欄上，眼睛也就湊了上去。

她輕功極佳，如此動作，沒有發出絲毫聲音。

禪堂內，那個長髮披肩的雲海老人，仍像那天一樣的趺在蒲團上，黃蠟也似的瘦頰，如同泥塑一般，在他身前的燈架上，燃着一盞油燈，散發出昏暗的微光。

雲思佳屏息凝神，仔細的打量着雲海老人，他那僵硬的身子，有如是一個固定的骨架子，就好像永遠也不會動一般，只是他面上油泥似較自己前日見他時少了許多。因為那灰衣人關照過他，只有子時雲海百骨鬆懈，換句話說這個時辰內，他是沒有反抗能力的，雖如此，雲思佳仍是不敢大意。

她雙手一收，已用縮骨術，把身子探進室，雲海老人仍是一絲不動。

雲思佳略微放心，飄身而下，架上的長明燈為她落身的風力吹得長長吐出火燄，幸並沒有熄滅，否則她就看不清一切。

雲思佳站定了身子，匆匆取出竹管在口中，她目光一掃老人身前，果然有幾尊石像，這時候她心情至為緊張，忽然，她發現老人那泥塑的面上，現出了兩道深刻的皺紋，同時之間，眉睫陣陣的顫動着，就像是馬上要睜開來的樣子。

雲思佳一驚，禁不住出了一身冷汗，她身子向外一飄，口中「颼」一聲，已把竹管內木針同時吐了出去，正中老人正前三處大穴之上。雲海老人身子一抖，雙眸霍地睜開來，口中道了聲：「妳！」

說了這一個字，一雙眼却又慢慢的閤上了。

雲思佳這時一顆心幾乎都要從口中跳了出來，望着雲海老人發了會兒呆，才冷冷一笑道：「我是受你一個朋友之托來討回兩件東西，你放心，我不會害你的。」

說罷走近老人面前，仔細向他前額處望了望，見他前額處有一個圓形錢狀的痕印，只是那塊金幣却已經不在了。

雲思佳怔了一下，又轉到了老人左側方，照那灰衣人的吩咐，把一具石像抱起來，正要奪門而出，忽然心中一動，又轉到了老人身前，冷笑了一聲道：「我把你穴道上木針取下來，你也就死不了——」

說罷玉指微箍，已把中在老人「黃庭」「丹田」兩處穴道上的木針拔了出來，但待她再向眉心「祖竅」穴上拔取之時，却不禁大吃了一驚。

這才發現到，雲海老人眉心上已失去了木針的踪影，在他兩眉心之間，現出黃豆大小的一個紅點。

雲思佳「哦！」一聲，後退了一步，道：「中在你眉心的木針，是你自己取下了，還是給……」

雲海老人雙眉緊皺，却是一言不發。

雲思佳又問了兩遍，他仍是不發一言，她在老人身前呆立了一會，心想可能是自己手法太輕，那枝木針自行脫落了亦未可知。想到此，冷笑一聲道：「老和尚，你我雖沒有仇，但是我恨你前天的裝模作樣，今天也叫你知道我雲思佳的厲害，我走了。」說罷轉身開了窻戶，抬起了石人，騰身而出，又把窻戶重新關好，一路來到了院中，見靈哥兒仍然像個木頭人也似的立在柳樹下。

雲思佳因啣恨他前日阻攔自己，本想不管他，可是她到底是個本性善良的人，並恐久閉穴道，害了對方性命，當時身子騰過去，在靈哥兒後心上一拍一抓，靈哥兒一個踉蹌摔倒在地，穴道就此解了。

雲思佳一陣風也似的，自他頭上越了過去，喚來小船登舟而去。

黎明——

雲思佳來到沙洲，灰衣人早已候立那兒，見了雲思佳，森森一笑道：「你果然是守信之人。」

雲思佳放下了石像，忽然心中一動，因為這個灰衣人的模樣兒，竟和那尊石像一模一樣，她口中「哦！」了一聲，道：「原來這石像是你呀！」

灰衣人冷森森的笑道：「所以我才要取回來呀。」

說着後退了一步，手中竹劍霍地向下一落，「克！」一聲，擊在了石像頭部。

雲思佳奇怪的問：「你這是作甚？」

灰衣人露出了白牙笑了笑，沒回答，却伸出一隻手道：「還有那塊金幣呢？」

雲思佳搖了搖頭道：「不見了，他前額上只有一個金錢的印子，但是却找不到那枚金幣。」

灰衣人驀地神色一變，冷冷一笑道：「莫非他已找到人了。」

雲思佳奇怪的問道：「你說甚麼？」

灰衣人搖了搖頭道：「你不懂的……那三根木針，你取下來沒有？」

雲思佳皺了一下眉，灰衣人嘻嘻一笑道：「是遺失了吧？」

雲思佳一驚道：「你怎會知道？」

灰衣人發出了狼也似的一聲怪笑，只見他抬頭向天道：「項天齊，今後只怕你對我石秀郎再也無可奈何了。」

雲思佳甚是奇怪的道：「你說些甚麼？誰是項天齊？」

灰衣人眨了一下眼皮道：「小姑娘，我老實對你說吧，項天齊就是雲海老人，他功力通玄，今生已成不死之身，只是他對於我及另一個老朋友，却是始終不肯放手，這數十年來，用盡了苦心，要置我二人於死地，我是迫不得已，才找了前來。」

冷森森的一笑，又接道：「我雖無法置他於死，却已令他嘗到了更深的痛苦，這口氣也算是消了一半了。」

雲思佳呆了一呆，面色慘白道：「這麼說，那一根木針並非是遺失了？」

灰衣人怔了一下，注目道：「你說甚麼？只有一根木針不見了？」

雲思佳冷笑道：「你以為是三根？」

說着自身上取出剩下兩根木針順手遞了過去，灰衣人接住了，點頭道：「告訴我，那根木針是中在他何處？」

雲思佳吶吶道：「中在眉心祖竅。」

灰衣人點了點頭道：「總算還好，姑娘，妳以為這三根針是木製的麼？妳錯了，你且看來。」

言罷把那兩根木針置於掌心，雙手用力一搓，張開掌心，雲思佳就發現他掌心的一對木針，竟化成了一灘白水。

灰衣人雙手掌一傾，一滴滴都流在了沙地裏。

這種情形，使得雲思佳大為驚異，灰衣人森森的笑道：「這是川地盛產的白蠟虫汁，遇熱即化，項天齊是時血走天庭，熱力將中在他眉心白蠟針融化，蠟汁已隨其血道遍走全身。」

說到此，灰衣人冷冷一笑，木楞的接道：「想不到他內功已到了停血，止脈的地步，此人眞正是厲害極了。」

雲思佳聞言後，只冷冷一笑道：「這麼說，那雲海老人眉心的那枝白蠟針不是遺失，而是融化於他血脈之內。」

灰衣人點頭道：「正是如此，我方才已說過了，雲海老兒功力已到了停血止脈的地步，當他發現眉心的蠟針融化後，立知不妙，因而及時止住了胸腹的血路，血路不行，無從生熱，白蠟針自然不會再融化了。」

雲思佳聞言內心深深悔恨不已，自己一時衝動，竟然作了如此胡塗之事。

雲思佳自知是被石秀郎利用了，如今雲海老人已成癱瘓，從此石秀郎的事，誰也管不了，內心憤怒已極。

灰衣人此時面頰上帶出了一絲笑容，道：「妳我緣盡於此，我走了！」說罷如飛前行，轉眼出了沙洲。

雲思佳想阻止已不及，她苦笑了笑，心中有說不出的懊惱，自己這身功力，比之石秀郎簡直是差得太遠了。

旭日由東方跳出了水面，湖上泛出了萬點金光，雲思佳悵悵的思忖着，這個怪人如果出現在江湖上，那將會變成了一個何等局面。

返回客棧之後，雲思佳仍然鬱鬱難釋，這幾天遭遇的，眞是她半生所未曾經歷過的，雲思佳感到了自悲，她頭一次感到自己技不如人，比不上郭飛鴻，更比不上石秀郎，對於一個要強好勝的人，是相當殘忍。更使她不敢相信的是，她覺出了自己也是一個有感情的人，對於郭飛鴻，她竟是難以忘懷，這和以往的她，是截然不同的。坐在窻前，雲思佳不禁悲從中來，痛哭了起來。

雲思佳只覺得整個身子都脫了力，連夜奔波沒有好睡，這一陣痛哭立時生出了濃厚的睡意，不知不覺，她就這麼睡着了。朦朧中好像有個人在她身上蓋着甚麼。

她突地直起身子，叱道：「是誰？」睜開眼睛，只覺得陽光耀目，十分刺痛，却聽一人吃驚道：「姑娘妳醒了。」

雲思佳揉眼仔細一看，不禁冷冷一笑道：「柳英奇，你的胆子越來越大了，竟敢隨便跑到我房裏來了，你來幹甚麼？」

柳英奇嘆了一聲，在一張木椅上坐了下來，道：「自那日送姑娘至龜山後，我因事到淮陰去了一趟，今晨才回來，見姑娘睡着了，正要給你蓋東西，想不到把你驚醒了，姑娘在龜山可見着了那個老和尚沒有？」

雲思佳搖了搖頭，沒有說話。

柳英奇道：「姑娘莫非是受了誰的欺侮？我忽然感覺妳變了許多，你能告訴我嗎？祗須你快樂，我才得安心……」

雲思佳搖了搖頭，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煩躁，可是接觸到柳英奇那雙痴情的眸子，也不便發作。

柳英奇誠摯的又道：「姑娘，如果妳心裏有事，說出來也許會好一些，也許我能帮妳解決，如果這樣暗自傷心，那會傷了身子的。」

雲思佳望着他苦笑了笑，道：「我馬上就要走了，你也不要再跟着我，這樣對你實在也沒有甚麼好處。」

柳英奇立時一呆，雲思佳蒼白的面上現出了一片慘笑，接道：「倒是有一件事，也許你能帮我一個忙，你願意不？」

柳英奇不由雙眸一亮，道：「我願為你做任何事。」

雲思佳目光撩了一下道：「眞的？」

柳英奇點頭道：「天地可表！」

雲思佳低頭尋思了一下，黯然道：「我無意中傷一個朋友，那人傷勢沉重，却又不便去照顧他，如果你能為我去照應他幾天，等到他傷勢復元我就感激不盡。」

柳英奇忽然一笑道：「我當是甚麼重要的事呢，這點小事情姑娘又何必掛懷，妳放心，我一定負責做到。」

雲思佳低頭嘆了一聲：「按理說是該我自己去的，可是……」

柳英奇笑道：「姑娘自是不便，這人住在那裏？叫甚麼名字？你只管告訴我就行了。」

雲思佳望着他苦笑道：「我如說出他的名字，只怕你就不願去了。」

柳英奇搖頭道：「我已答應了你，就不會反悔。」

雲思佳冷冷一笑道：「他就是郭飛鴻，現住宏安客棧。」

柳英奇面色驀然一變，慘笑道：「噢，原來是他！」說到此，忽然劍眉微顰道：「他功力深厚，以我看不在姑娘之下，怎會為你所傷。」

雲思佳冷笑一聲，道：「他功力比我高多了，只是他心存忠厚而已。」

柳英奇冷冷頷首道：「原來姑娘是為此傷心，那郭飛鴻如有所知，雖是身受重傷，也該知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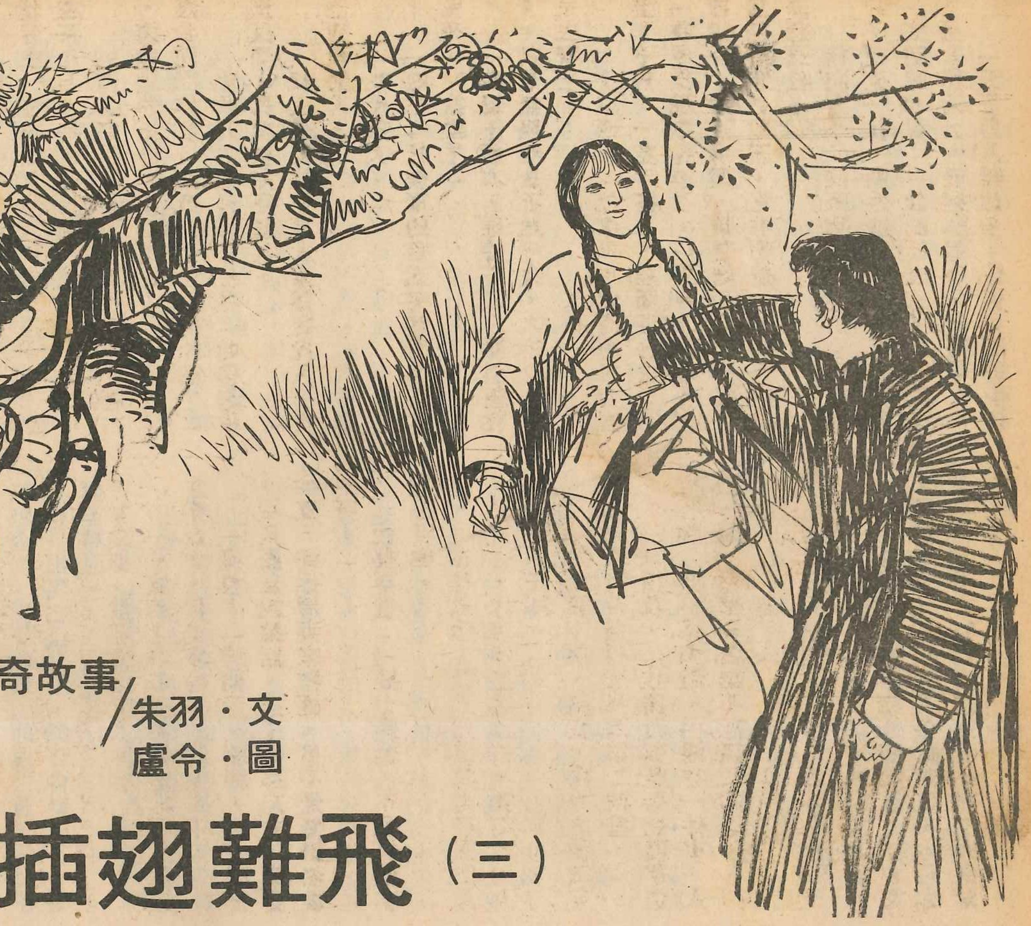
柳英奇好像還要再說甚麼，可是他始終不知如何表達，他嘆息了一聲，掉身而去。他走之後，雲思佳才匆匆收拾了一下隨身的東西，才行離去，對於柳英的痴情，她焉能沒有感觸，可是她內心深處，確早已被郭飛鴻佔滿了，怎又能允許她再去對柳英奇有所敷衍？

她恨郭飛鴻，恨他擾亂了自己原本平靜的心。

現在，她要到一個新的地方去，她要把這一些惱人的情緒一股腦的全部抛掉，重新拾回以往無牽無掛的生活。她不要任何人走到她生活的圈子裏來，就連郭飛鴻也不例外。正是：一波未平一波起，千番風雨斷腸情。

（本集終）

（請留意本故事之四：「劍氣美人恩」刋出時間，當有更動人高潮刋出。）



遊俠傳奇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插翅難飛（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葛通從紀標嘴裏，知道那杜復軍並不是皮貨商人，他到來此地全是冲着葛通而來，葛通因唯一可用的人馬藍長飛已因避鄧彬而藏匿起來，遂另出奇謀，往訪鄧彬，許以重酬，並說能以藍長飛藏匿地點相告，以交換鄧彬往殺杜復軍，鄧彬拒絕，他寧可殺盡藍長飛的弟兄以迫藍長飛出面，或甚至殺死葛通以得到藍長飛的下落，也不願往殺杜復軍，葛通走後，商琳向鄧彬詢問，爲何不問問葛通爲什麼要殺杜復軍，同時，她也懷疑杜復軍也是她要找的人，鄧彬笑將起來，商琳問他笑什麼——

出入生死地　馳騁溫柔鄉

鄧彬道：「我笑女人的心，其細如麻，可是也太敏感。」

商琳道：「難道我是猜錯了？」

「商琳！妳猜對了，葛通要對付的那個姓杜的也正是妳千里尋訪的仇家，不過，我勸妳要冷靜，這位捕盜專家殺人的技巧最少比我高明一百倍。」

「杜復軍到了花馬池？」

「已經來了好幾天啦。」

「你知道他在那兒嗎？」

「他就住在東廂房。」

× × ×

杜復軍緩緩地站了起來。

也許是因爲坐得太久，所以要站起來活動，活動。

也許他覺得時間不早，該上床去睡覺了。

其實，這些緣故都不是，他只是筆直地站着，一動也不動，雙眼盯在房門上，好像門板上突然出現了一張好看的畫兒。

門板上並沒有好看的畫兒，而是門外有什麼東西吸引了他，他那雙眼睛具有穿透力。

房門突然地蕩開，門外站着一個人。

這人是桂蘭芳，她手裏拿着把槍，土造的單打。

杜復軍站着仍然沒有動，不過，他的嘴角却在逐漸拉開，露出了笑意。

桂蘭芳一脚跨進房內，用脚後跟踢上了門，冷冷地說：「你在笑什麼？一根死冷冷的槍管已經對準你，你還笑？」

「我笑妳運氣實在太好。」

「哦！」桂蘭芳兩道眉毛挑了起來；每當她這副表情的時候，她就益發像個孩子。

「若是早在三、五年前，要不是轟穿了妳的腦袋，就是打穿了妳的心。」

桂蘭芳道：「如今跟三、五年前又有什麼不同？」

「三年前，我殺了一個毛孩子，說起來是他自己找死，不過，我心裏却挺不是味道，打那以後，我決定先要看那人是否該殺，然後才動槍。」

「你這一生中究竟殺了多少人？」桂蘭芳在一張圈椅上坐了下來，將單打一放在茶几上，從言行上看，他們似乎很熟。

「別問東問西的……」杜復軍走過去，摸摸她的頭髮，親切地說：「小東西，讓我問問妳啦，跑到花馬池來幹什麼？」

「你到花馬池來幹什麼？」她仰起臉來反問，那模樣兒怪逗人。

「找人。」杜復軍永遠都在找人，找他想殺的人。

「我也找人。」

「哦？」杜復軍的目光突然變得異常明亮。「找誰？」

「戲班子虧本，維持不了，就這麼散了，我是無親無故孑然一身，你教我上那兒去呀？……」

「小東西，」杜復軍在圈椅的扶手上坐了下來，一隻手搭上了桂蘭芳的肩頭。「我早就跟妳說過了，在戲台上翻觔斗，打出手，累得半死，賺幾個子兒呀！跟了我包妳穿金戴玉，吃香喝辣，嘿嘿！妳總算想通啦！」

桂蘭芳不但沒甩開那隻毛手，反而將身子往後一靠，索性躺進了杜復軍的臂彎，笑瞇瞇地說：「我的杜大爺，你以爲天下男人都死光，就剩你這麼一個？」

「天下男人雖然多，像樣兒的却少得很！」

「哦？如何才算像樣兒的男人？」

「口袋裏要有兩樣東西，黃金與槍，說得明白一點，就是有財有勢。」

「我不喜歡有財有勢的男人。」

「爲什麼？」

「在他們面前，我只是個女奴，我的杜大爺，這話我已經跟你說過千百遍，我不當女奴，我要當女主人。」

「小東西！我不是答應過妳嗎？我願意當奴才，妳是我唯一的女主人！」

「得啦！」桂蘭芳一擰腰，站了起來。「只顧着說閑話，連正事都忘啦，深更半夜，到你房裏來打擾，可不是無緣無故的呀！」

杜復軍道：「好！妳說，不管什麼事我都照辦。」

「在花馬池，沒人知道我是梨園出身，只有你，你可不能說出去，我不願別人知道我的底細。」

「好！我不說，其實，像妳這種武旦，在梨園行中還很難找到第二個哩。」

「別捧我，」桂蘭芳似是對杜復軍這種阿諛之辭不感興趣。「還有一件事，人前人後，你都要裝出不認識我的樣子！」

「爲什麼？」

桂蘭芳平直地說道：「認識你並不光彩。」

杜復軍的笑容在臉上凍結了，也許從來就沒有人敢在他面前說這種話，也許他從來不覺得自己的行爲有什麼不光彩的地方。

「我的杜大爺，別惱，只因爲人人都怕你，如果我認識你別人也跟着怕我，那我有多難過呀！」

杜復軍又笑了，雖然笑得很勉强，總比繃着臉要好些。

「好啦！」桂蘭芳拿起了茶几上的單打一。「我得回房睡覺去啦。」

杜復軍將桂蘭芳手裏的單打一拿了過來：「女孩兒家別帶着這個，有這玩意兒反而會惹禍。」

「我是用來防身的。」

「放心吧，花馬池誰也不敢動妳一根毫髮。」

「不！我身上不帶一件武器，是會不安全。」

「小東西！妳不需要武器，任何女人都不需要武器，她們本身就是一件武器，只靠這件武器生存的女人是賤貨，不去利用這件武器的女人是傻瓜。」

× × ×

金陵酒家顯得很安靜。

鄧彬靠在椅背上。

瞇着眼睛，他似乎在思索甚麼，也好像正趁機會打盹，養精蓄銳。

商琳站了起來，她將每一扇窗子的楔子楔牢，又將房門上了閂，還用一張椅子放在門背後，又將床上的寢具整理好，這才走到鄧彬的身邊，輕輕地喊道：「鄧爺，上床去睡一會兒吧。」

鄧彬睜開了眼睛，他對剛才那些過程，似乎都明白，因此，他一點兒也不感驚異。

「鄧爺，人不是鋼鐵打造的，你總得睡會兒。」

「妳呢？」

「鄧爺！」商琳展露了一絲苦笑。「照說，你不該如此拘束的，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商琳！」鄧彬的聲音很輕柔。「關於我的事，妳一定聽說了很多。藍長飛也一定對我的生活習慣相當了解，要不然他絕不會用妳這個貴重的禮物企圖來打動我的心。不錯，在大草原上，我有許許多多風流事跡。我曾經爲了一個蒙漢混合血統的二轉子跟一個蒙古戰士用彎刀決鬥。如果妳是一個歡場嬌娥，我早就擁妳上床，那會規規矩矩地坐在這兒呀！」

「鄧爺！雖然我不希望你把我看得低賤，却也不希望你把我看成高不可攀。在沒有見你之前，此心已許，此身已許。我自己決定的事，就絕不會反悔怨尤，如果你疼惜我，可憐我，就幫我殺了那個姓杜的。」

「商琳！難得跟一個自己不憎厭的人談談，實在是件很愉快的事，妳對我了解多少？」

「我爲甚麼要對你多作了解？我的命運是放在浮萍之上的，任它飄。最少我明白一點，你良知未失，人性未泯，你跟我一樣，很痛苦地活着，唯一不同的是，你能够痛痛快快地打擊仇人，我只能在心裏空想。」

「商琳，盡管我所殺的人都該死、該殺，我還是覺得罪孽深重。藍長飛授首之

日，也就是我的死期，商琳！像我這種人，豈不是比浮萍還不如？」

「鄧爺！像我們這種活十五天算半個月的人，何必還計較甚麼？藍長飛千方百計都得不到我，而我却心甘情願地投懷送抱，這是緣份。你別把我看成玉潔冰清，就把我看成大草原上熱情奔放的二轉子，盡情放縱吧。」

「不！」鄧彬輕緩地搖搖頭道：「商琳，妳去睡，我就坐在這兒打個盹兒就行了，商琳，萍水相逢，能兩心默契是很難得的，兩個俗人，能保持一份超凡脫俗的感情，那不是很有意義嗎？」

商琳笑了，笑得很甜，很美。

燈熄了。

桂蘭芳站在院子裏惱得直咬牙，這眞是一種莫名其妙的感情。她跟鄧彬從不相識，吃的是那門子醋呀！

「姑娘！還不睡覺？」身後有人在招呼着。

是個二十七、八歲的婦人，在月色下，她那張臉子顯得白艷艷的，她嘴角上流露出親切的笑容。

「妳是誰？」

「桂姑娘！我是專門侍候妳的呀！大夥兒都叫我梅嫂……姑娘！邊城深夜露重，在戶外站久了會受涼的呀！」

桂蘭芳覺得梅嫂挺親切，立刻就有了好感，她自幼就無父無母，從來也沒有人關心過她。在科班裏學藝，師父也只是管教、傳授，從不關注，那是一段冰冷無情的歲月。梅嫂這番話就像一股暖流注入了她的心田。

「梅嫂！妳還有事情要作嗎？」

「沒啦！我只等着侍候妳上床啦！」

「來！咱們到屋裏去聊聊。」

在燈光下，桂蘭芳將梅嫂看了個仔細，剛健婀娜，身裁豐滿，面貌也挺姣好，只是眼睛中微露凶光。不過，桂蘭芳却未在意。

「梅嫂！你在這兒呆多久啦？」

「我在花馬池住了十來年，在金陵酒家也幹了一年多啦！」

「梅嫂！看妳的年紀，瞧妳的體態，不會沒有男人吧？……哦！我是說，妳嫁了嗎？」

「十年前就作了新娘子，可惜第二年就披蔴戴孝，作了寡婦。」梅嫂說來平平淡淡，似乎那段愁苦的記憶早就淡忘了。

「沒有一男半女嗎？」

梅嫂道：「沒有，這也好，省得累贅。有人勸我再嫁，幹嗎呀？一個人多逍遙自在呀！」

「梅嫂！妳好像對男人有偏見。」

「不是有偏見，邊城的男人不是殺胚就是畜牲，沒有一個像人的。」

「梅嫂！妳倒罵得痛快，鄧彬妳認識嗎？」

梅嫂的臉色突然變了，壓低了嗓門說：「桂姑娘！妳可別大聲嚷嚷，他就住在那頭……」

「他算什麼？殺胚？還是畜牲？」

「天生的殺胚，聽說他今天一口氣宰了四個。」

「梅嫂！不瞞妳說，我是最喜歡這種男人。」

「哎呀！跟這種男人在一起，妳不夜夜作惡夢才怪。」

「梅嫂！」桂蘭芳笑瞇瞇地說：「一頭兒猛的老虎到了我的手裏就會變成一頭溫馴的貓，妳信嗎？」

梅嫂似懂非懂地霎霎眼皮子。

金陵酒家沉靜下來，花馬池的夜市也收了，王三花那婆娘的賭場也安靜了。每夜都會到天亮，唯獨今天不到三更就散了夥，她眞不知道犯上了那門子邪。

王三花正值狼虎之間的三十五歲，在女人來說，已近遲暮，可又是最够勁兒的年齡。這種說老不老，說小不小的婦道人家，能够在花馬池開賭場，那可眞不簡單。聽說她有一套絕活兒，再狠、再兇的人在她面前連一點轍兒也沒有。這套絕活兒到底是怎麼個來龍去脈，那是熄了燈之後施展的，誰也不清楚。

俗語說得好：家有一場賭，賽過作知府。話是不錯，可是，王三花的開銷也大，一天非得十塊八塊大洋入息才够本兒。今天才不過三塊袁大頭，外帶幾十個銅子兒，那些平日就算輸光了，白耗也要耗到天亮的軟皮虫竟然一個個地走得不見了影兒。難怪王三花會詛咒着不知犯了那門子邪啦！

王三花坐在那兒生悶氣，突地扯開了沙沙啞啞的嗓門叫了一聲：「小銅錘！」

這小銅錘是個半樁小子，十六冒頭，十七不到。個頭兒很小，却生了一身結實肌肉，短短粗粗的才有了小銅錘的渾號。遇上王三花突然動了凡心，小銅錘會被纏得第二天軟了腿，凹了眼眶子。遇上王三花心情不順，他可就成了出氣筒啦，這小子脾氣倒好，總是逆來順受，人前人後，老是稱讚王三花待他不薄，倒是個實心眼兒。

「來啦！姑奶奶！」小銅錘跳了進來，手裏拿着掃帚，敢情還在打掃場子哩！

「小銅錘！」王三花氣呼呼的：「今兒夜裏是怎麼回事？說走就走了個鳥蛋精光，莫非今兒夜裏是賭神作壽，大夥兒都去朝拜了？」

「喲！姑奶奶！妳還不知道呀？」

王三花除了臉上有三顆白麻子之外，還算得上有幾分姿色，唯一令人不敢領教的是她一張口就是滿嘴粗話：「我它娘的又不是那羣狗雜種肚子裏的蛔蟲，我知道什麼呀？」

「姑奶奶！剛才來了一個人，在大夥兒的耳邊噓了幾聲，這一噓呀！就一個個地拔腿開溜啦！」

王三花一哦，道：「是來攪局的？說，那人是誰？」

小銅錘揚起右手，拇指與食指左右一分。

「我又不是啞巴！你它娘的打什麼短命手勢呀？」

「是八爺。」

王三花道：「黑心老八？藍長飛手下的食人鷹？」

「姑奶奶！妳敢那麼的叫喚他，我可不敢。」

「不錯，是我黑心八爺攪的局，」聲落人進，說話的聲音活像野狼的嗥聲：「王三花！妳又怎麼樣？」

這位黑心八爺既然被稱爲「黑心」，又被王三花稱爲「食人鷹」，其爲人陰險，狠毒可以想見。可是從表面上却一點兒也看不出來。二十幾歲年紀，面皮白白淨淨的，如果硬要挑剔，就是他的膚色白得過了份，像死人。

小銅錘早就嚇得提着掃帚溜了出去。

你以爲王三花也會害怕他嗎？那才不哩！

「哼！」王三花站了起來，一隻脚蹺上了長板櫈。「黑心老八！你在別人面前自稱八爺，在我面前你還得乖乖地叫一聲親娘祖奶奶。你祖奶奶要是高了興，教你當小狗，你就趕緊伸舌頭……說吧！爲什麼攪了老娘的局？」

黑心老八打兜裏掏出一叠光洋，一塊一塊地往桌上丟，噹啷一聲，王三花的臉色就跟着一動，等到桌上散落了十塊光洋，王三花已經笑得闔不攏嘴來了。

「好孫子！」王三花忙不迭地去檢拾桌上的光洋。「你可眞孝順呀！」

「這十塊大洋够得上彌補妳今兒夜裏的損失嗎？」

「那還用說，够多啦！」

「王三花！我黑心老八可不够格擺這個譜，是咱們藍老大教我捎來的。」

一提到藍長飛，那十塊冷冰冰的大洋錢就突然變成了剛從火爐中鉗出來的十塊紅鐵，王三花一鬆手，嘩啦啦全又散落在桌上。

「這是幹什麼呀？」王三花兩隻手掌相互擦磨着，似乎沾了點錢味兒都會不吉祥。「要不是靠着藍大爺的虎威，我這點小場面早就被人搗爛啦！這麼厚的賞賜我可不敢領受呀！」

「王三花！沒想到妳還這麼客氣哩！常言道得好，皇帝不差餓兵。咱們藍老大，要托妳辦點小事，既有勞動，當然該打賞。」

「喲喲喲……」王三花心裏想收，咀上還在客氣，忙不迭地在說：「藍大爺的吩咐，我還敢不聽麼？他教我躺下，我不敢立着；他教我朝天，我不敢扒着，有什麼差遣，只管吩咐，只管吩咐。」

「王三花，別客氣啦！這十塊大洋妳務必收着，因爲咱們藍老大這回托妳的事可不是樁小事。」

「哦？」王三花楞住了，她已經從黑心老八的神色中看出了嚴重性。

黑心老八將嘴湊上了王三花的耳根，輕言細語的說着。

王三花的眼睛愈瞪愈大，到最後變成了兩枚大核桃。

「王三花！都記下了吧？」

「八爺！」王三花竟然改了稱呼：「這……這……？」

「別還價，咱們藍老大的交代，妳是非辦不可。」

× × ×

邊城的黎明來得格外早，鄧彬似乎覺得在那間廂房裏待得太久，第一個走進了花木扶疏，空氣清新的庭園。庭園中有一座蓮花池，臨池攬照，他才發現自己那張塗抹了黑色藥膏的面孔，自己看了都有憎厭之感。他隨手在花木間摘了一片嫩葉，輕輕地擦拭臉上的藥膏。這種藥膏是一位蒙古大夫爲他敷抹上的，具有奇效。雖然不能在一夜之間治癒他的火傷，却使傷處結了痂，經過仔細的擦拭之後，他的面孔變成紅銅略帶紫紅，儘管和一般的膚色比較還是難看，鄧彬却很滿意，愛美是人的天性，就連完全依靠仇恨才能活到現在的鄧彬也難免。

當他再度臨池攬照，丟棄了手中的那片嫩葉，回過身來時，才發現身後有人。

是桂蘭芳。

鄧彬不禁大吃一驚，如果悄然無聲來到身後的人是藍長飛，那會有怎麼樣的結果？

「早！」桂蘭芳的態度比昨夜初見時要文靜得多。

「早！」鄧彬似乎不想多說一個字。

「你不該起得這麼早。」

「哦？」

「美人在懷，怎捨得離開紅羅帳？」

「妳不該說這種話。」

「哦？」輕顰的桂蘭芳顯得更美。

鄧彬道：「輕佻的女人受辱的機會一定很多。」

「鄧彬！你很傲，是不是因爲你昨天一口氣宰了四個，使你覺得你已經和閻王爺拜了把子？」

「妳挺會說俏皮話兒，可惜妳跑錯了地方。」鄧彬的措辭，不算客氣，他的態度却非常誠懇。「姑娘！聽我一句勸，花馬池不是妳該流連的地方，趁早走，如果妳願意搭早班驛車的話，我是願意送妳一程。」

「鄧彬！你喜歡那種女人？」這句話像泉水似地突然從桂蘭芳嘴裏冒了出來。

鄧彬愕然，他實在不知道如何回答這句話；他也想不透桂蘭芳因何會問出這樣一句話。

「是不是曾經遭別人欺凌，侮辱過的女人才對你的味兒？」她又恢復昨夜初見時那股野勁兒了。

鄧彬的雙眼已經瞪得溜圓，任何人都看得出他已在動了肝火，可是桂蘭芳却在笑，她是似乎存心在挑逗鄧彬的怒火。

「姑娘！」鄧彬滿面怒容，可是，口氣却還是相當的溫和：「妳可以侮辱我，侮辱妳自己，請妳不要侮辱商琳！」

「爲什麼？因爲她昨夜與你同被共枕，使你感到難堪？」

鄧彬突然甩出一掌，這一掌火辣辣地摑在桂蘭芳的面頰。任何女人都會哭出聲來，桂蘭芳却笑了。

桂蘭芳笑得很甜，很滿足。女人眞是不可理解。杜復軍對她那樣諂媚，她一點兒也不覺得稀奇，鄧彬對她如此粗野，而她却覺得挺够味兒。

桂蘭芳笑道：「鄧彬！你眞够壞，壞得够味兒……」

「對不住！」鄧彬惶恐地說：「我是

不該這麼樣粗野的，我無心……」

「鄧彬！你要這麼說，又不够味兒了……來！到我房裏來，咱們仔細聊聊……」她轉身走去，話却沒有停：「我不是老虎，吃不了你，就算我是老虎，我也捨不得吃你。」

桂蘭芳在戲班子待得太久，養成了放蕩不羈的性格和口沒遮攔的習慣。鄧彬却以為她是年紀太輕不知利害。他覺得有責任勸勸她，於是也跟了上去。

一進房，鄧彬就神色凝重地說：「桂姑娘，以妳的性格，在花馬池眞是太危險了，趕緊走，愈快愈好！」

桂蘭芳却是笑嘻嘻的：「幹嗎呀？邊城的男女老少，就連那些蒙古人在內，都認為你是最壞，最壞的人，你一巴掌都沒有嚇倒我，我還怕誰呀？」

梅嫂端着一盆洗臉水進來，一脚跨進門檻，就忙不迭地說：「姑娘，我不知道還有客哩！」

「不打緊，」桂蘭芳笑着說：「鄧爺正需要洗洗臉，妳這盆水來得正好！」

「哦！」梅嫂進了房，將臉盆放在架子上面。

「梅嫂，去打開箱子，拿條毛巾，還有俄羅斯的香皂，讓鄧爺把他那張黑臉洗乾淨點。」

「哦！」梅嫂連忙依照桂蘭芳的吩咐去開　子。

「桂姑娘！」鄧彬的兩道眉毛都皺到一起去了。「別關心我這張臉，關心妳自己的生命吧！」

「放心！自然有人關心我的性命。」

「誰？」

「你！」桂蘭芳的指尖戳上了鄧彬的鼻。

「哼！」鄧彬向後閃了一步，「我才沒那種閒工夫管妳的事。」

「鄧彬！別在嘴上耍狠，你呀！早就被我看透啦……你人壞，心眼兒却好，要是我遇上危險，你一定會管。」

梅嫂取來了面巾和香皂，桂蘭芳接過，將面巾浸進水裏，香皂塞進了鄧彬的手掌心。

在桂蘭芳半強迫，半懇求的目光下，鄧彬只得彎下腰去洗他那張黑臉。

桂蘭芳露出了滿足的笑容。

梅嫂站在鄧彬身旁一副殷勤狀，突然，她從袖管中拔出一把鋒利的匕首，向鄧彬的背心窩刺了下去。

鄧彬在洗臉，水聲掩蓋了他的聽覺，桂蘭芳處在驚愕的狀況下，梅嫂這一次奇襲鐵定要成功。

在七星岩，陶老四也用同樣的手法襲擊鄧彬，那一次的情況更加嚴重，鄧彬頭部遭到了嚴重的火傷，結果是陶老四被那條秀秀氣氣的馬皮絞索勒死了，現在難道會例外嗎？鄧彬註定要死在一個女人的手裏嗎？

果然，鄧彬是沒有那樣好說話的。

在鋒利的匕首剛要接觸他背部的那一瞬間，他的身子突然翻了過來，馬皮絞索就纏住了梅嫂的手腕，兩端緊扣在鄧彬手裏。梅嫂那隻右手逐漸變成了紫色，臉色却變得慘白，慘白。

鄧彬怒視着桂蘭芳，冷冷地問：「這是怎麼同事？」

「你問我！我問誰呀？」

「問我好了！」梅嫂冷冷地說：「鄧彬，咱們老大說你厲害，我不信，果眞是名不虛傳。」

「妳是藍長飛的人？」鄧彬作夢也沒有想到。

「怎麼？十三太保當中的梅花老五是女將你沒聽說過？鄧彬！你絞死陶四哥，勒死方二哥，挖了牛三哥的腦袋瓜子，又捅了辛老七，你打算如何發落我就放手幹吧！我雖然是個娘兒們，却是半點也不在乎。」

「梅嫂！」桂蘭芳驚疑不定地問：「妳眞是藍長飛的手下？」

「桂姑娘！這還假得了嗎？我老公原本是大草原上的偷馬賊，在外頭作案不順手，或者陣前失了風，就同來打老婆。氣不過，把他宰了，然後投奔藍老大。桂姑娘！在妳房裏行兇動武，妳多包涵啦！」

「鄧彬！」桂蘭芳懇求地說：「不要殺她，她也怪可憐的！」

「如果我要殺她，絞索就該套在她的頸子上了。」

「鄧彬！不用客氣，儘管將絞索套到我頸子上來。」

「梅花老五！我教常老九帶了口信，我要找的是藍長飛，與他的手下無關，十三太保，已經死了四個，我並不想殺第五個。」

「哦？」右手已發麻，梅花老五依然在冷笑。婦道人家有她那樣狠的眞還少見。「你可眞是仁慈呀！這麼說，你該可以鬆鬆手啦！」

「梅花老五！我這人說話一向算數，只要妳說出藍長飛如今窩在什麼地方我立刻就放妳走人。」

「梅嫂！」桂蘭芳勸促地說：「何必跟自己過不去，妳已盡心盡力，對得起你們藍老大了。冤有頭，債有主，讓他倆面對面去解決吧！」

梅花老五張大了嘴，臉上却滿佈痛苦的神色。

鄧彬的反應極快，手中扣緊的絞索猛地一帶，梅花老五就轉了一個身，只見她的背部露出了一截刀柄。

鄧彬再抬頭看，窗紙一個洞。

鄧彬鬆開了絞索，人像箭一般射了出去。

門外是長廊，廊下空寂無人，越過長廊是庭園，有早起的客人在散步，只有一個，是杜復軍。

杜復軍認識鄧彬，鄧彬並未與杜復軍照過面。

不過，同類型的人一旦接觸就會有一種感覺，而且，驃悍的神情在杜復軍的眼睛裏表露無遺。

「早！」杜復軍先向他打招呼。「你就是邊城的名人鄧彬吧？」

「名人？這話從何說起？」

「你老兄讓那威風凜凜的藍長飛變成了縮頭烏龜，讓神氣活現的葛八爺變成了

灰孫子，這還不算名人嗎？」

「請敎朋友尊姓大名？」

「杜復軍。」

鄧彬早有這種感覺，只是不敢肯定而已。是他殺了梅花老五嗎？只有他才有這種隔窗殺人本事。梅花老五要吐露藍長飛的行踪時突然被殺，那麼，殺人者的動機是為了防護藍長飛的行踪不要洩漏，杜復軍會保護藍長飛那種人嗎？絕不可能。

那麼，除了杜復軍還有誰？

「我初來邊城，杜復軍三個字你覺得很生疏？」

「那裏，赫赫有名的捕盜專家，邊防專員，眞是久仰得很……」

「鄧彬！咱們不要說客氣話，有一件事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哦？」

「鄧彬！你縱使殺盡天下人，縱使敎邊城成為人間鬼域，塞上廢墟，我都不管，有一個人却要給我留下。」

「誰？」

杜復軍一字一字如敲金擊玉般說：「藍長飛。」

「為什麼？」

「我是慕名而來，愈是惡名昭彰的人愈能吸引我，千里迢迢，為的就是藍長飛，你能讓我空手而同嗎？」

鄧彬心頭驀地一動，杜復軍的話已經說明了一切，他不希望藍長飛被鄧彬所殺，所以殺梅花老五滅口，以防止藍長飛的行踪外洩，這個人好狠毒！

「原來是你殺了梅花老五！」鄧彬的臉色沉了下來。

杜復軍淡淡一笑，既未承認，也未否認。

就在這個時候，桂蘭芳從房裏衝出來，口裏狂喊着：「鄧彬！快來！快來！」

鄧彬連忙同身跑去，杜復軍也悄悄地走了。

「桂姑娘！幹什麼呀？」

「梅嫂死了！」

「一刀穿心，她還能活得了嗎？」

「可是，在她死前却說了三個字——」

「王三花。」

「王三花！是人名嗎？」

「鄧彬！不是人名就是地名，你不妨打聽，打聽看。」

「桂姑娘！房裏躺着一個死人，那可不是滋味。去找金大掌櫃，敎他給妳換間房……」

「他要問起來，我該怎麼說呢？」

「妳愛怎麼說，就怎麼說。反正人不是妳殺的，也不是我殺的。」鄧彬說完後，就往自己房裏走去。商琳已起床，她站在窗前，從縫隙間向外窺望，剛才庭園中所發生的情況顯然已盡入她的眼底。「鄧彬！剛才你有機會可以殺死杜復軍的。」

「商琳！妳以為殺人像彎腰抓一把泥土那樣容易嗎？」他走過去，輕撫着商琳柔軟的長髮。「殺人要有動機，要有理由，我覺得杜復軍還沒有到該殺的地步。」

「我不管什麼動機，也不問什麼理由，他殺了喬喬，我就要殺他。」商琳的語氣相當森冷。

「商琳！這是負氣話，妳冷靜想想，喬喬的被殺，他自己也要負一半責任。」

「鄧彬！昨晚你曾經答應我助我一臂之力。」

「是的。我答應過，我也絕對會作到，我會助妳出一口怨氣，不會盲目地助妳去殺他。就算他該死，該殺，也要從長計議。如果杜復軍那麼容易被殺，他還能活到現在嗎？」

「我眞恨！」商琳用力地跺着脚。

「恨我嗎？」

「恨我自己沒有殺人的本事。」

「幸好妳沒有殺人的本事，要不然妳將活得比現在更痛苦，商琳！咱們暫時不談這個問題，我問妳一件事，妳聽說過王三花嗎？」

商琳的目光閃動着：「鄧彬！你問王三花幹什麼？」

「商琳！別問我為什麼要問，只告訴我妳聽說過這三個字嗎？」

「當然聽說過，花馬池的人除了三歲小孩和規規矩矩的人外，誰都聽說過。」

「這三個字是個人名嗎？」

「是的。她是個寡婦，在西池開了一家賭場，藍長飛幾乎夜夜都在她那兒推牌九。」

鄧彬的目光突然變得異常明亮。

× × ×

王三花這夜有點兒魂不守舍，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才閉上了眼。可是，她突然又醒了過來，但她並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將她驚醒的。王三花算得上是半個江湖人，當然不像一般婦道人家那樣缺乏警覺，再加上黑心老八昨晚在她耳邊那麼一嘀咕，王三花那顆心懸吊起來就沒有放下過。

她想起床看看，但她不敢冒失。眼睛閉着，耳朶却豎了起來。終於，她聽到了脚步聲，逐漸移向床前，王三花是個肩頭上能跑馬的女人，就算有個黑鬍子拿着鋒利的鋼刀架在她脖子上她也不含糊。現在，她那顆心已經快要跳到喉嚨眼兒上了，因為她知道這個人是誰。是鄧彬。

鄧彬終於找到了王三花，進了窰口他並沒有直接就找這個名揚邊城的壞女人，他先將整個窰口搜了一遍，除了那個半樁小子和一個半聾不啞的廚娘之外，再沒有別人，他才走進了王三花的閨房。

「王三花！」鄧彬輕輕地叫喚，他似乎知道王三花在裝睡。「睜開眼吧！」

王三花睜開了眼，她明明知道站在床前的這個黑忽忽的影子是誰仍是禁不住問道：「你是誰？」

「妳明明知道我是誰。」

「我可不認識你呀！」

「妳不認識我，難道也沒聽說過？」

「爺們！」王三花支撐着坐了起來，摸摸頸子，有意無意地將領口敞開了一些，似乎想利用她那殘餘的姿色緩和一下眼前緊張的氣氛。「你好像不曾來過我王三花的場子，塞上英雄好漢那麼多，我未必個個都聽說過他們的大名呀？」

「王三花！別跟我耍嘴皮子，時間不多，我要跟妳談椿買賣，談成了，妳王三花不必靠賣弄風情拉場子，雖不敢說是大

富大貴，也够妳半輩子吃喝；要是談不成，妳也用不着拉場子啦！妳敢情聽說過死人還拉場子聚賭抽頭呀？」

「王三花這會兒變成了三花臉，一塊青、一塊紅、一塊白，霍地從床上跳了下來，慌慌張張地說：「爺們！千萬別說得這麼難聽，我王三花最好說話，你要我怎麼着就怎麼着，你儘管吩咐。」

鄧彬沒有說話，祇是摸出一塊黃金，順着王三花的領口，丟進了她的紅肚兜，王三花眼睛突然變得很亮，開賭場的人對黃金是最熟悉的。

「喲！」王三花浪蕩地叫了起來，一隻手臂也勾上了鄧彬的頸子。「就憑你，想教我王三花怎麼樣，還用化錢嗎？」

鄧彬沒有吭氣，臉上也沒有任何表情，以他的歷練，這點兒狐媚子還迷惑不了他。他又摸出一塊黃金，仍然循着王三花的胸域扔進了那件緊裹着王三花略嫌肥胖胴體的紅肚兜。

「爺們！這是怎麼同事呀？」那股子浪蕩的笑容雖然還在她的臉上浮現着，却不那麼自在了。「這兩錠金子拿到迎春園去，園子裏的姑娘都給你包下來啦！你又何必糟塌在我身上呀！」

鄧彬眞絕，第三塊金錠子又下了紅肚兜。

王三花那兩條像水蛇的手臂收了同來，臉上的笑容也消失了，那三塊黃金冰冷地貼在她溫暖的肚皮上，逐漸，她渾身都像浸進了冰窖子。

「爺們！這……這……」一張口，她的牙齒也開始打顫了，「……這是怎麼的一同事？不用拿我消遣，行不行？好歹你得說個明白呀！」

「我剛才說過了，這是一樁買賣。」

「你要什麼呀？」

「我要藍長飛。」鄧彬說得很用力。

「藍大爺？」王三花反倒鎭靜下來，黑心八爺巳經交代過，不照辦還想活命兒嗎？她倒退着，細細地打量鄧彬，緩緩地說：「我知道了你是鄧爺，昨兒宰了藍大爺四個手下，把花馬池攪翻了天。」

「王三花！我知道，昨晚夜裏藍長飛就沒上你這兒來了，不過，我得到一個消息，今兒晌午，藍長飛可能會借妳這個地方跟葛八爺見面。」

「哦？他沒跟我說呀！」

「他還用着跟妳說嗎？」

「用不着，用不着，委實用不着，鄧爺的意思是……」

鄧彬道：「等他來了，妳就在門口放個水桶。」

「放個水桶？幹什麼呀？」

「不用問幹什麼，照着辦就行了。」

「好！一定照辦。」王三花連聲答應，事實上她也沒有推辭的餘地。

「王三花！你到時可以不理我的，也可以等藍長飛來的時候，將經過情形告訴他……不過，有一件事妳可要想淸楚。」

這時，鄧彬一伸手，按住了王三花的肚皮，那三錠金子隔着衣服正好在他的手掌心。「黃金放進了妳的肚皮，那時候我可要用刀子在妳的肚子裏把黃金挖出來……我走啦！你還可以好好睡一覺。」

晌午之前，王三花的窰口總是靜悄悄的，今兒却有些不同，糟坊送酒來的，油炸舖送粿子來的，送米的，送油的……五花八門的人物都全湊齊了。

小銅鎚沒有睡好覺，揉着惺忪睡眼，站在門口嘟嚷着：「你們這些混球，誰不知道咱們天亮鷄叫才上床，沒過晌午就來送這送那，怎麼地？約好了來攪局呀？」

「銅鎚哥！」粿子舖的小伙計笑臉說：「這都是三花大娘吩咐的呀！送遲了還要剝咱們的皮子哩！」

「這可就怪啦？」小銅鎚搔頭摸腦的，「平常去叫雜貨，都是我跑腿，今兒個咱們姑奶奶親自出動啦！」

「銅鎚哥！你還不知道呀！這是三花大娘交代黑心八爺傳信的呀！這還錯得了嗎？」

提起黑心八爺，小銅鎚的嘴巴就像貼上了膏藥，再也不敢吭聲。

西池是住宅區，很少有行人來往。小銅鎚蓦地發現對街屋簷下有個花不溜丟的大姑娘在那兒走來趟去的。小銅鎚覺着有些古怪，瞪着眼睛看。那大姑娘狠狠盯他一眼，嚇得他連忙跑了進去。

這位姑娘是桂蘭芳，她在那兒待了很久，等那些送雜貨的人一個個都走了，大門關上了這才離去。

桂蘭芳同到金陵酒家，一脚就往商琳的房裏跑，口裏連聲喊嚷着：「鄧爺！鄧爺！……」

房裏並沒有鄧彬，只見商琳正聞聲向房門口迎過來。

「桂姑娘，找鄧爺有事嗎？」

「人呢？」桂蘭芳臉色冷冷的。

「我醒來就沒有見過他。」

桂蘭芳冷聲道：「怎麼？枕邊人起了身妳都不知道？」

這是一支利箭，商琳却坦然接受了。

「我倒希望他眞是我的枕邊人。」

「難道不是？」

「我睡在床上。」商琳抬手一指。「他在那兒坐了一夜。鄧爺也許是塞上最壞，最壞的人，但他是個君子。」

「他是君子，妳未必就是淑女呀？」又是一箭。

商琳笑了，雖然那股子笑容有些悽悽慘慘的，看上去總是笑。

「我那麼了解妳，將妳看得那麼透，妳一定很高興。」

「我是應該高興的，」商琳的聲音輕輕柔柔的：「像我這種心巳死，身憔悴的人，還有人將我看成敵人，我怎麼不高興呢？」

「不用高興，被我當敵人的人並不是好受。」

「桂姑娘，可惜我不够格當你的敵人，我看得出妳喜歡鄧彬，沒人跟妳搶。」

「商琳！」桂蘭芳關上了房門，氣勢汹汹地說：「這是一個機會，咱們正好把話說淸楚。今天一把大早，爲了妳，我被鄧彬摑了一耳光。」

「爲什麼？」

「因爲我提起妳，曾經被十三太保糟

場過。」

「鄧爺也眞是的。」商琳緊緊地皺起了眉頭，「這是事實呀！花馬池知道這事的人很多。」

「就因爲我揭開了這件事，他就摑了我一個耳光，足證他是多麼愛妳。」

「桂姑娘！妳爲什麼不想想他打妳是因爲愛妳呢？」

「愛我？」桂蘭芳吼叫着。「他愛我還會打我？這是那門子愛呀？」

「愛之深責之切呀！一個人應該心存厚道，我巳經被人欺凌，糟場，妳還要再提，豈不是太刻薄了嗎？」

「好啦！用不着妳來敎訓我……咱們也別再繞彎兒，我問妳，妳到底愛不愛鄧彬？」

「我不配愛他。」

「這話怎麼說？」

「因爲我以前早就愛了別人，愛得很深，很深，不可能再去愛第二個男人。如果鄧彬是要我，他也只能得到我的身體，而得不到我的心。」

「他要了妳嗎？」桂蘭芳似乎很關心這個問題。

商琳搖搖頭。

桂蘭芳吁了一口氣，但她的語氣仍然咄咄逼人：「既然如此，妳爲什麼還要纏着他？」

「桂姑娘！不是我纏着他，而是我需要他。」

「需要他？嘿嘿！你的名辭兒，可多啦！」

「我需要他助我報仇。」

「我知妳的仇人是藍長飛，那也是鄧彬的仇人，他遲早會死在鄧彬手裏的。」

「錯了，我的仇人不是藍長飛。」

「是誰？」

「杜復軍。」

桂蘭芳猛地打了一個冷顫，鄧彬如果眞是要爲商琳報仇，去找杜復軍，她眞不敢想像那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商琳！妳不可以將自己的擔子加在別人的身上，妳跟杜復軍有仇，鄧彬跟杜復軍沒有仇……」

「可是，我沒有報仇的本事呀！」

「那是妳的事，記住！千萬不要再廝煩鄧爺，商琳！我願意交妳這個朋友，也願意帮你忙，不過，有一句話我要說在前面，如果有一天鄧彬找上了杜復軍，或者鄧彬受了什麼傷害，我就要妳死！」

桂蘭芳橫蠻巳極，大概天底下再也沒有這種不講理的人，可是，商琳却能够忍受。她笑着說：「桂姑娘！妳一定很愛鄧彬。」

「那是我的事。」桂蘭芳畢竟沒有承認的勇氣。

「我勸妳不要愛鄧彬。」

「什麼意思？」桂蘭芳一雙眼睛瞪了起來；她一定認爲商琳話中有話。

「愛鄧彬這種人一定很痛苦；愛得愈深，痛苦愈深。妳還年輕，應該快樂，何必自找煩惱？」

「這幾句話用來勸勉妳自己吧！」桂蘭芳一掉頭，走了出去。

蓦見鄧彬坐在蓮花池邊，凝注着池水，似在思索什麼。

「鄧彬！」桂蘭芳跑過去，氣呼呼地說：「你在躲我嗎？」

「我爲什麼要躲妳？」鄧彬冷冷地反問，連頭都沒抬起來。

「你爲什麼不同房？是因爲我在裏面，所以你就不進去，是不是？」

「桂姑娘！」鄧彬抬起頭來，一臉苦笑。「說話不要那樣咄咄逼人，好嗎？」

「好！」桂蘭芳也不管草地上髒不髒，就在鄧彬身邊坐了下來。「你去過王三花的賭場了嗎？」

「去過了。」

「都安排妥了？」

「嗯！」鄧彬似乎不願多說一個字。

「我剛才去過西池，在王三花那家賭場的門對面看了許久，只見好多人送油米去，王三花今天好像是要請客哩！」

「哦？」鄧彬的反應微顯驚愕，但他並沒有追問細節。

「鄧彬，」桂蘭芳語氣柔柔的，跟方才對商琳說話的語氣完全兩樣。「不管你怎麼對付藍長飛，我都贊成，而且我還願意帮你的忙，可是，你一定要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桂蘭芳一字一字用力地說道：「求你別去招惹杜復軍，就這件事，你一定要答應。」

「妳怎麼知道我要去招惹姓杜的？」

桂蘭芳道：「商琳跟他有仇，而你答應過商琳……」

「就算我答應過商琳，就算我要惹那姓杜的，這跟妳也沒有關係呀！」

「當然跟我有關係。」

鄧彬道：「妳倒說說看，跟妳有什麼關係來着？」

桂蘭芳神色很嚴肅，說話很用力：「鄧彬！我不願意你受到任何傷害。」

這句話裏充滿了豐富的感情，鄧彬不會不理解；一個經過長期痛苦生活的人，對感情尤其敏銳，而鄧彬却像木頭人似的，是完全沒有反應。

「妳怎麼知道我一定會受到傷害？」

「那是一定的，沒有任何人能够擊敗杜復軍。」

「我就知道有一個人，」鄧彬很鎭定地說：「他不但能擊敗杜復軍，還可以置杜復軍於死地。」

「誰？」

「我！」鄧彬隨手扔了一粒石子進蓮花池，就像扔進了桂蘭芳的心。她楞楞地看着鄧彬站起來，看着他離去，看着他走進商琳的房間，看着他關上房門——她的門牙咬着下唇，咬出了鮮血。

「我知道妳來花馬池的目的。」背後有人說話，是杜復軍。

桂蘭芳同頭看了一眼，沒好聲地說：「你知道？你知道個屁！」

「我當然知道，」杜復軍來到桂蘭芳的身邊，仍是笑瞇瞇的：「妳到花馬池來，是喝醋的……奇怪？沒聽說花馬池產醋呀！」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高皐·文
盧令·圖

狂飈

（三）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黃九峯和皇甫菁菁陷身於奸閹魏忠賢的行宮，終獲屈身在魔宮，忍辱偸生，犧牲色相，圖報殺夫之仇的四川唐門第二媳蔡芸兒之助，又適逢宮中高手盡皆外出，黃九峯獨力制服餘下十名武士，縱火焚燬行宮，携同蔡芸兒，遄返漢口潛龍莊，莊中主持人岳繼姚向黃九峯禀報，左四公子已逃往天津，南下東廠高手及江湖黑白兩道均趕往天津，十三把刀的二、五、十三位也已前往，黃九峯決翌日偕皇甫菁及蔡芸兒前往。名滿津沽的賭徒方仲達，發明了文武兩途的賭式，文賭爲吟詩聯句拆字猜謎辯論——

龍潭雛鳳曦　虎穴山魈狂

武賭分爲兩大類，第一類是一般賭徒所喜愛的各項賭局，第二類是武功，包括內功，輕功，拳掌，兵刃，暗器等。

蓋氏賭館座落在天津最繁華的五經街，自清晨到深夜，館前車水馬龍，門庭若市，爲天津帶來一股畸形的繁榮。

如此一個龐大的賭館，自然是龍蛇混雜，什麼人都有，如果天津地面上出了事，十之八九必與蓋氏賭館有所牽連。

只是蓋氏賭館手眼通天，任何疵煩，他們都能脫身事外。

所以蓋氏賭館歷久不衰，而且有蒸蒸日上之勢。

這天午後不久，文館辯論部正在喧聲震耳的辯論着。

辯論是人們喜愛的，整個文館以此處最爲熱鬧。

辯論部的主持名叫廖文祥，是一名年約五旬的中年漢子，此人見多識廣，是一個長於辯才的飽學之士，他只帶着兩名助手，就爲文館招來大量的顧客。

此時一個問題辯論終結，廖文祥獲得一兩彩銀及雷鳴一般的掌聲，他微笑着頻頻頷首，並詢問還有那位願意賜教。

他詢問之聲甫落，人叢中忽然走出一個儒帽青衫的公子哥兒，廖文祥一怔道：「公子要跟在下辯論？」

青衫公子道：「不可以麼？」

廖文祥微微一笑，道：「可以，請教尊稱是……」

青衫公子道：「金重。」

廖文祥道：「原來是金公子，久仰，金公子要辯論什麼？」

金重道：「天文地理，古往今來，你都行麼？」

廖文祥道：「只要金公子命題，在下當勉力以赴。」

金重道：「那好得很，不過，彩金方面……」

廖文祥道：「金公子不必担憂，只要你說出數字，咱們如若輸了一定照付。」

金重道：「千兩紋銀如何？」

廖文祥一怔道：「千兩？」

金重道：「不要緊，如果你付不起，

減少一點也可以。」

廖文祥哈哈一笑道：「付得起，付得起，金公子命題就是。」

金重道：「請問八仙中的鐵拐李，他的背上揹的是什麼？」

廖文祥道：「自然是葫蘆了，你說是麼？金公子。」

金重道：「不錯，是葫蘆，請問葫蘆中裝的是什麼？」

廖文祥道：「仙丹。」

金重道：「你憑什麼斷定葫蘆中裝的是仙丹？」

廖文祥道：「拐仙遊戲人間，濟世活人，他那葫蘆之中，自然裝的是生死人而肉白骨的仙丹了。」

金重道：「我說不是仙丹，你信是不信？」

廖文祥道：「金公子，你憑什麼如此武斷？」

金重道：「這很簡單，你不是說他那仙丹可以以生死人而肉白骨麼？他爲什麼不能治好他的跛腿？」

廖文祥目光如電，向金重冷冷的瞥了一眼，然後哈哈一笑道：「好理由，在下認輸。」

他的助手立即奉上一張千兩銀票，金重道了一聲多謝，收好銀票便揚長而去。

廖文祥向他的助手使了一下眼色，一勁裝大漢立即悄悄的跟了下去。

金重好像一個玩皮的孩子，他由蓋氏賭館出來之後，就從來沒有好好的走過一段路，這兒望望，那兒瞧瞧，甚至逗逗街頭的孩子，買點攤位上的零吃，邊玩邊走，毫無目的的一路閒逛。

他只不過十六七歲，原本就是一個孩子，現在贏了千兩紋銀，難怪要樂得忘乎所以了。

只是如此一來，就苦了釘梢的了，那位勁裝大漢不止是十分不耐，兩條腿也吃足了苦頭。

直到日色偏西，金重才離開市區到達南郊，勁裝大漢認爲這一回他總該回家了吧，誰知他脚下一窒，竟在一塊山石之上坐了下來。

路走多了歇一下倒也應該，可是他一歇個把時辰，眼見暮靄蒼蒼，陰霾四佈，他還沒有離去之意。

這一下勁裝大漢終於明白了，敢情人家早已知道他在跟踪，耗着不過是逗他的樂子罷了。

想通了這一點，勁裝大漢再也忍耐不住，一聲虎吼之下，縱身就向金重撲去。

「小兎崽子，你竟敢拿大爺來消遣？大爺要不給你一點苦頭吃吃，你還不知道甚麼叫做天高地厚呢！」

此人縱身一撲快如閃電，右手五指箕張，猛抓金重的肩頭。

金重正在玩着野花，哼着小調，似乎壓根兒就未想到會有此一着。

當勁裝大漢就要扣上他肩頭的刹那之間，他好像才發覺大禍已經臨頭似的。

「哎呀，强盜要殺人了，救命……救命……」

他向前面一栽，雖是摔了一交，却以毫釐之差逃過了一封，然後爬起來奮足狂奔，同時拉開嗓門高呼救命。

勁裝大漢哼了一聲，道：「小兎崽子，大爺如果讓你逃出了手去，就枉稱黑心老四了。」

黑心老四，此人也許當眞人如其名，是一個心黑手辣的人物，他脚下一點地面，身形騰空而起，以蒼鷹搏兎之勢，再度抓向金重的肩頭。

此等凌空下擊之勢，威力極爲驚人，金重縱然習過武功，只怕也難以逃過他的毒手。

不錯，金重的確逃不過這威猛無比的一擊，他雖然嚇得哇哇大叫，對方的巨靈之掌却已罩了下來。

一個人在危難之際，往往會造成若干意想不到的錯誤，而這些錯誤，幾乎全是驚嚇慌亂所造成。

金重面陷危難，眼看黑心老四鋼鈎般的手指就要抓上他的肩頭，生死繫於一髮，他焉能不心慌意亂。

這一慌可糟了，一個不小心脚下竟然絆到一截樹根，身形一個踉蹌，一連衝出幾步。

錯誤不一定當眞不好，有時候錯有錯着，反而會因禍得福。

金重就是錯有錯着的幸運者，他身形一個踉蹌，又在千鈞一髮之間將黑心老四的五指閃了開去。

黑心老四一抓落空，身形自然也落到地面，瞅着拚命奔逃的金重，心頭不由犯上了嘀咕。

「這小子眞箇狗運亨通，連樹根也會帮他一手，不過，嘿嘿，碰到我黑心老四，你小子縱然再有一百個好運只怕也派不上用場。」

他心裏嘀咕，脚下可沒有閒着，一陣風馳電掣的追逐，又追了個伸手可及的距離。

這回黑心老四當眞狠下了心腸，他不想再抓活口了，脚下一點，雙臂貫勁，一記雙撞掌猛向金重的後胸登去！

也許他用力過猛，掌力尙未沾上金重的衣衫，這位公子哥兒就被掌風撞得元寳般，身栽翻到地上，一連打了兩個急滾。

他在翻滾之際還在高呼救命，而且手足亂舞，好像想掙扎着站立起來。

最巧的是他手足亂舞之際，竟帶起一撮細沙，這樣細沙又十分湊巧的洒進了黑心老四的雙眼。

黑心老四的功力不弱，可是這一撮細沙他竟然躱避不開。

細沙入眼，痛得他涕淚交流，他算是陰溝裏翻船，竟然着了一個毛頭小夥子的道兒。

此人也眞够狠，他用衣袖抹了一把眼淚，颼的一聲拔出一把鬼頭大刀，口中一聲虎吼，再度向金重撲去。

「强盜要殺人了，救命啦！」

金重邊喊邊逃，却一直在兜圈子，好像要猴兒似的，始終在三丈之內打轉。

「够了吧，小子，光棍只打九九，難道你想將別人累死不成？」

說話的是一名面貌威猛，年約六旬的灰衣老者，他身後還站着三名勁裝大漢，嘴角間含着一絲冷酷的笑意。

金重脚步一收，向灰衣老者抱拳一拱道：「這話怎麼說？老人家，拿刀要殺人

的可不是在下。」

灰衣老者哼了一聲道：「少跟老夫裝瘋賣傻，憑黑心老四那點道行，他能動得了你一根汗毛？」

灰衣老者門縫裏瞧人，簡直將黑心老四看扁了，按說黑心老四縱然知道敵不過灰衣老者，至少在口頭上也該頂撞幾句。

誰知他不僅沒有頂撞，而且噤如寒蟬，不用說，這名灰衣老者，必是大有來歷之人了。

不錯，此人的確大有來歷。

當今黑道之中，除了老魔赫連武，就要推海天三煞了，灰衣老者正是名列三煞之首的任畢修。

面對如此一個可怕的人物，縱然借給黑心老四三分胆量，他照樣還是狠不起來的。

金重可不管這些，撇撇嘴，輕輕一哼道：「多承誇獎，這其實並不能怪我。」

任畢修道：「哦，那應該怪黑心老四了。」

金重道：「難道不是？」

任畢修道：「不是。」

金重一怔道：「怎麼，我不該贏他們的錢？贏了他們就該派人跟踪？就該謀財害命，那麼蓋氏賭館豈不成爲黑店了。」

任畢修道：「蓋氏賭館不是黑店，他們也輸得起錢，可是對居心叵測之人他們不願放過。」

金重愕然道：「居心叵測？前輩，咱們雖是素昧平生，也能猜出你是一個成名的人物……」

任畢修冷冷一哼，道：「老夫並不寃枉你。」

金重道：「甚麼理由？」

任畢修嘿嘿一笑道：「理由？有，而且你我全都明白……」

金重道：「只是前輩不願說，是麼？好吧，前輩不說就算，在下就此告辭。」

任畢修道：「別忙，小哥兒，咱們相逢就是有緣，何不在此印證一下？」

金重道：「前輩要跟在下動手？」

任畢修舉手一揮，他身後的三名勁裝大漢立即奔了出來。

任畢修道：「老夫知道你功力不弱，他們三人未必是你的對手。」

聽口吻，他是要以三敵一，以多勝少，好在金重並不在乎，只是微微一笑道：「多承謬讚，請賜招。」

出場的三名勁裝大漢，每一個都壯如鐵塔，金重那瘦小的身材，與他們實在不成比例。

此時第一個一拳搗出，拳風虎虎，直衝中宮。

第二個脚下一跨，五隻鋼鈎般的手指插向金重的脅門。

第三名勁裝大漢忽然一脚飛出，配合同伴的攻勢，踢向金重的下盤。

三個人同時出手攻向三個不同的部位，由他們那強悍的氣勢瞧看，只要中上一下，不死也會重傷。

金重自然不能讓他們擊中，但要趨避三人聯手的攻勢却也十分不易。

也許由於他的身材瘦小而佔了便宜，不知道他怎樣滴溜溜一轉，竟脫出三名勁裝大漢的攻勢之外。

三名大漢神色一怔，他們決未想到金重會逃過他們如此巧妙的聯手一擊。

他們互相一使眼色，立即展開了第二度的攻勢。

這一次他們是聯手快攻，招招相連如同長江大河一般。

不管金重的身法如何巧妙，此時也難免有點應付不暇，手忙脚亂起來。

任畢修是一個旁觀者，他在鑒賞金重的武功之餘，但却眉峯輕皺，顯出一片迷惑之色。

原因是他這三名部屬，在武功上全都具有極深的造詣，縱然單打獨鬥，也不會輸於當代武林的一般高手。

然而，他們三人聯手竟無法勝過一個年紀輕輕的大孩子，他怎能不大感迷惑？

一幌二十招，他們仍然鬥得難分難解，雙方着着搶攻，結果還是個纏鬥之局。

在二十招之後，旁觀的任畢修忽然面色一變，因爲金重的身法變了，他像輕烟一般在三名大漢的拳脚中遊走，身法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現在金重已立於不敗之地，只要他高興，隨時可以向對方三人施展煞手。

任畢修大喝一聲道：「住手。」

他的三名屬下自然應聲住手，金重也不願傷人，在微笑中停了下來。

任畢修目射精光，冷冷的瞅着金重道：「好功夫，小兄弟原來是一位高人，請問……」

金重道：「不敢當，在下金重。」

任畢修說道：「原來是金少俠，令師是……」

金重道：「家師從不涉足江湖，說出來前輩也不會知道，在下還有待辦之事，就此告辭。」

雙拳一抱，逕自轉身急馳而去。

他一口氣奔出數里，在確定無人跟踪之後，再返身奔了回來。

他沒有進入市區，繞過南端，逕向東側的小郭莊奔去。

在一幢型式普通的民房之前，他向那緊閉着的雙扉輕輕拍了三掌，大門呀然而開，現出一名身着僧衣的中年和尚。

「啊，小妹回來了，快進去，大哥正在着急。」

金重道：「是，五哥，小妹這就去稟報大哥。」

原來金重是十三把刀的最後一名鍾靈所改扮，應門的是老五雲山。

小郭莊是十三把刀的臨時落脚之地，除了主持潛龍莊的岳繼姚，其餘十二人全部在此地集中。

大廳上一燈如豆，黃九峯，蒯沅，皇甫菁菁，周寧等正在悄悄密談，在一旁侍候的，只有一個芸兒。

鍾靈奔進大廳，向黃九峯一禮道：「參見大哥及各位兄姊。」

黃九峯道：「小妹辛苦了，請坐。」

鍾靈在皇甫菁菁的身側落坐，然後向黃九峯報告在蓋氏賭館以及被人追踪的經過情形。

聽完鍾靈的敍述，黃九峯向在塲各人瞥了一眼道：「蓋氏賭館的一個助手，身手竟然不凡，再加上任畢修在此地出現，天津的情況似乎複雜得很。」

蒯沅道：「據五弟十弟報告，他們追隨左四公子暗中加以保護，及到達此地，左公子忽然失去踪跡，接着東廠的鷹犬及黑白兩道的高人陸續來到天津，使這個一向平靜的都市變得風雲際會，形成一股山雨欲來的惡劣氣氛。」

黃九峯道：「由大勢瞧看，左四公子似乎還未遭到東廠鷹犬的毒手，只是其中兩點令人感到懷疑。」

蒯沅道：「那兩點？」

黃九峯道：「第一是左四公子的失踪，第二，他只不過是一個文弱的書生罷了，東廠鷹犬替魏閹追捕他是爲了斬草除根，黑白兩道會師天津又是爲了甚麼？」

蒯沅道：「咱們連日調查的結果，天津一地只有蓋氏賭館十分可疑，左四公子的失踪，很可能跟他們有關，至於黑白兩道會師此地的目的就難說了，在未獲得證實之前，小弟不敢武斷。」

周寧道：「蓋氏賭館的確可疑，館中似乎隱藏着很多高手，賭神翁婿父女只怕都不是簡單的人物。」

黃九峯道：「咱們就先從蓋氏賭館開始追查，二弟你看可好？」

蒯沅道：「蓋氏賭館只有武館的賭博部門日夜不歇，也是一個龍蛇混雜的所在，可惜咱們沒有一個精於此道，否則小弟早已派人去了。」

蔡芸兒道：「這很簡單，小婢陪大爺前去，保管萬無一失。」

皇甫菁菁一怔道：「妳會賭？」

蔡芸兒道：「先夫是賭中能手，小婢自然也知道其中的要訣。」

皇甫菁菁道：「這個不妥吧。」

蔡芸兒道：「不必担心了，小姐，只要小婢指點一下，你們就會成爲賭道的高手了。」

皇甫菁菁道：「有這麼容易？」

蔡芸兒道：「本來嘛，十賭九騙，咱們要學的只是一個詐字而已，就拿以兩個骰子賭單雙來說吧，骰子是六面，一到六點，一對六，二對五，三對四，只要手法適宜，控制它翻滾的次數，要單就單，要雙就雙，當眞方便得很。」

皇甫菁菁道：「好，咱們試試。」

她叫人買來賭具，由蔡芸兒細心指點，在一個內功高明之人來說，運功使力，都能恰到好處，要控制骰子的點數，自是輕而易舉。

經過兩天的研習，黃九峯，皇甫菁菁，蒯沅，周寧等對各種賭具已能得心應手，只是，究竟誰去蓋氏賭館？還得作一番研究。

周寧第一個表明態度，他不想賭。

蒯沅接着說道：「小弟心性急躁，也不適宜賭博，我看由大哥帶着四妹芸兒出馬較爲合適。」

黃九峯道：「我可是從未賭過，會不會誤了大事？」

蒯沅道：「賭，只是進入蓋氏賭館的藉口，咱們的目的是追查左四公子的下落，再說咱們十三把刀雖非豪富，輸個十萬八萬兩銀子還拿得出，大哥只管放心去賭，不會誤事的。」

黃九峯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周寧道：「大哥的意思小弟懂，咱們的安排是這樣的……」

周寧是十三把刀的智囊，他也確有料事如神之能。

對左四公子在天津失踪之事，經連日偵查，周寧斷定多半與蓋氏賭館有關。

但蓋氏賭館潛力極大，暗中隱藏着不少高手，尤以金盆洗手的蓋神是一個十分可疑的人物。

十三把刀曾經幾度夜入賭館，以他們如此高明的身手，幾乎都是敗興而歸。

最後他想以黃九峯的豪賭，及皇甫菁菁的明艷來吸引賭館中監視者的注意，再由周寧等潛入偵查。

這是一個計劃，計劃並不是完美無缺的，至於臨時所發生的枝節，就要靠各人的機智來應付了。

× × ×

蓋氏賭館名噪全國，名噪全國的賭館自有它與衆不同之處。

第一是招待，它設有飲食部，茶點部，休息室，盥洗室，賬房等處，每一處都由明眸皓齒，年青貌美的姑娘負責，另有若干少女穿梭來往替客人服務，不止是令人賓至如歸，而且有如置身衆香國裏，飄飄欲仙的感覺。

第二是防衞，它保證賭客的安全，由賭館至返家，無論賭客帶着多少財寶，都由蓋氏賭館負責。

這天午後，一位衣着豪華，風度翩翩的少年，帶着他明艷照人，風華絕代的妻子，及一名媚態撩人的女婢進入賭館。

蓋氏賭館龍蛇混雜，其中不乏富商巨賈，達官貴人，一擲千金的王孫公子也大有人在。

只是無論他們的身份如何高貴，腰囊如何充實，如果與新來的少年夫婦一比，幾乎每一個都有自慚形穢的感覺。

這三人自然是黃九峯，皇甫菁菁及蔡芸兒了，除了他們，誰能如此光芒四射？

他們剛剛踏入賭館，立即奔過來三名女郎，她們先向黃九峯點頭爲禮，然後將他們迎入休息室。

在奉上香茗之後，一名年約雙十，身着黃衣的女郎嬌聲問道：「公子貴姓？仙鄉何處？」

黃九峯道：「小姓黃，敝地成都，怎麼，上賭館還要報出籍貫履歷？」

黃衣姑娘嫣然一笑道：「公子言重了，咱們祇不過爲了便於稱呼而已，公子喜愛玩什麼？要不要先在賬房換點籌碼？」

黃九峯回頭對蔡芸兒道：「妳同這位姑娘去換五千兩，不够待會再換。」

蔡芸兒道：「遵命。」

一換就是五千兩銀子，黃衣姑娘雖是整年整月在賭塲打滾，此等豪客到底並不多見。

她叫另外兩位姑娘小心侍候客人，立即領着蔡芸兒到賬房換籌碼，當蔡芸兒點數之際，她却與賬房咬着耳根說了幾句悄悄話。

接着她再陪蔡芸兒回到休息室，衝着黃九峯甜甜一笑道：「公子！你老要不要喝點什麼？吃點什麼？」

黃九峯微笑道：「不必，咱們已經吃過了。」

黃衣姑娘道：「公子是想玩了，你老

喜歡玩什麼？」

黃九峯道：「我不大會賭，祇不過見獵心喜而已。」

皇甫菁菁道：「大哥！咱們先玩玩牌九怎樣？」

黃九峯道：「好吧。」

黃衣姑娘道：「公子與少夫人請跟小婢來。」

賭場之中五花八門，什麼樣的賭都有，賭牌九的也不止一處，黃衣姑娘帶他們去的地方，是一個較爲高尚的賭局。

所謂高尚，是指參與者的身份，其實身份高尚的，品德不見得眞能高人一等，何況「賭」最易暴露人性的弱點，這般衣着豪華，一擲千金的賭客，有時行爲的粗野，並不比販夫走卒好到那裏。

黃衣姑娘將黃九峯等帶到賭局，並替他們在天門弄了個座位，然後微微一笑道：「我叫小柔，公子有事可招呼一聲。」

黃九峯道：「好的，姑娘請便。」

他們坐下之後，首先打量着在局的賭客。

推莊的是一個方面大耳，年約五旬的中年，有人稱他爲賈員外，多半是當地的一個富室。

順門賭客中較爲惹眼的是一個絡腮鬍子，此人約莫四十上下的年歲，身上穿着一件質料極佳的錦袍，只是捲着衣袖，敞着大襟，只要瞧他一眼，就能斷定他是一個跑碼頭，闖江湖的人物。

他惹眼的還不止這些，因爲他雙目如電，太陽穴高高隆起，可能身手極高，是一個內外兼修的高人。

倒門有一個長像英俊，滿臉精悍之色的藍衫青年，他身旁是一名頗具姿色的紫衣少婦，他們像是一對，但又有點貌合神離。

整個賭局，除了以上幾個，其餘都是平常之人。

這個賭局原是在熱烈的進行着的，此時却自動的停了下來。

因爲皇甫菁菁艷光四射，蔡芸兒媚態撩人，她們爲賭局帶來一股熱浪，賭局那能不停頓下來！

紫衣少婦看不慣這般人的饞像，櫻唇輕撇，哼了一聲道：「這是怎麼啦？要不要替你們找一個收魂的？」

絡腮鬍子哈哈一笑道：「不必，不必，賈員外，你推是不推？」

賈員外道：「推，推，各位，儘管下注。」

他洗好了牌，抓起骰子吆喝道：「下注，下注呀。」

他口中吆喝着，一雙色迷的目光却不停的在皇甫菁菁的嬌靨上流轉。

皇甫菁菁扭頭對黃九峯道：「大哥！下多少？」

黃九峯道：「隨便下吧，咱們先試試手風。」

皇甫菁菁叫蔡芸兒將籌碼推在桌上，然後伸出纖纖玉手，將一根十兩紋銀的籌碼推了出去。

她這個動作十分平常，十兩紋銀也爲數不多，但賭局中每一個人都雙目暴睜，呆呆的向她瞧着。

所有的目光聚成一個焦點，集中投射在她那隻纖纖玉手之上。

它像一株仙葩，一顆明珠，溫軟玉潤，光華奪目。

手，人人都有，但她這雙玉手，却具有無比的震撼之力。

其實皇甫菁菁秀逸絕倫，風華絕代，任何一個地方都是上蒼的傑作。

因而當她縮回玉手之後，人們的目光也隨着延伸，向她的嬌軀投射過去。

祇不過焦點分散了，人們目光流轉，在皇甫菁菁的週身掃射。

所謂山陰道上，衆香國裏，幾有接應不暇之勢，有人恨不能多生幾對眼珠，能於同一時間瞧遍她每一處地方。

這般人如醉如痴的景象，難免使人們感到詫異。

首先是巡視賭場的保鏢，然後是其他部份的賭局。

當他們發現問題所在之時，也同樣受到感染。

於是，整個賭博停歇了，不少人在向皇甫菁菁的身邊擁擠。

擁擠的結果，是紊亂，紊亂之後，是打鬥。

於是喊聲四起，桌椅齊飛，一場罕見的搏鬥，無端的展了開來。

忽然……

「住手。」

這一聲叱喝如同雷霆乍驚，所有的喧囂之聲都被它壓了下去。

人們循聲一瞧，發現是一名滿頭銀絲，面目獰惡的黑衣老者，他身後立着四名彪形大漢，手中抱着四柄寒光閃閃鋼刀。

這名黑衣老者是蓋氏賭館的總管白閻君辜辛，在天津可以說無人不識。

那四名彪形大漢是蓋氏賭館的四大金剛，在江湖道上，全是响噹噹的人物。

白髮閻君雙目一掄，向全場打量一眼道：「發生了什麼事？」

一名巡場的保鏢趨前一禮道：「稟總管，沒有事，只是一點誤會。」

白髮閻君哼了一聲，道：「誤會？誤會會造成全場暴亂，那是一個什麼樣的誤會？」

巡場保鏢道：「這個……」

白髮閻君怒叱道：「怎麼，是你沒有瞧見，還是不便說？」

巡場保鏢身軀一震道：「不是……」

白髮閻君道：「那你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巡場保鏢道：「客人爭着瞧看一個美人，大家一擠就擠出誤會來了。」

白髮閻君啊了一聲，道：「美人？能够使大家如此瘋狂，必然是一個絕代妖姬了！」

他說話之際，目光已經瞧到皇甫菁菁，語音未落，脚下已向她緩緩走來。

「姑娘！請敎……」

皇甫菁菁眉峯一揚，冷冷道：「你是在跟我說話麼？」

白髮閻君道：「不錯，老夫正是請敎姑娘。」

皇甫菁菁道：「你那姑娘二字用錯了，我是黃夫人。」

白髮閻君哦了一聲，目光一瞥黃九峯道：「黃公子是來賭錢的？」

黃九峯道：「閣下認爲咱們是做什麼來的？」

白髮閻君哈哈一笑道：「好，好，老夫不打擾了。」

語音一頓，忽然目射殺光向在塲的賭客一瞥道：「各位要賭錢就好好的賭，如果有人想從中搗蛋，砸咱們蓋氏賭館的招牌，嘿嘿，他應該知道是怎樣一個後果，走。」

白髮閻君帶着四大金剛走了，賭場經過短暫的整理，立刻又熱鬧起來。

此時皇甫菁菁這一桌推莊者賈員外又吆喝道：「各位！請下注。」

皇甫菁菁仍推出十兩銀子的籌碼，押在天門。

她的手風似乎不順，半個時辰不到，已輸去百兩紋銀。

她意興闌珊的對黃九峯道：「大哥！我累了，咱們回去吧。」

黃九峯一怔道：「這個……好吧，咱們明天再來。」

蔡芸兒將籌碼換回了銀子，跟着皇甫菁菁走出賭館，一邊走着，一邊不停的嘟嚕。

皇甫菁菁說道：「芸兒！妳是怎麼了啦？」

蔡芸兒道：「沒……沒什麼，我只是……咳，覺得沒有機會一展賭技罷了。」

皇甫菁菁道：「別着急，只要咱們不離開天津，往後會有機會的。」

距蓋氏賭館不遠，有一個「蘭台」客棧，皇甫菁菁不回小郭莊，領着黃九峯逕趨客棧。

自從前往蓋氏賭館，黃九峯就感到混身都不自在，因爲周寧要他與皇甫菁菁扮演夫妻，使他感到蹩扭已極。

自然，以皇甫菁菁的絕代姿色，與一身罕見的絕世武功來說，得妻如此，還有何求？

祇不過他們是兄妹，兄妹扮演夫妻，實在過於荒謬，這是黃九峯不安的原因之一。

其次，他們前往蓋氏賭館，目的在暗查左四公子的下落，結果除了弄出一次頗爲尷尬的風波，可以說毫無所獲，這是他不安的另一原因。

現在皇甫菁菁不回小郭莊，要到蘭台客棧去住，住客棧就得夫妻同房，否則將無法瞞過蓋氏賭館的耳目，他們的改扮也就變做多此一擧了。

皇甫菁菁不是平常的女人，黃九峯想到的她必然也能想到，那麼她所以如此，必是別有用心。

黃九峯再也忍不住了，究竟她的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他必須問個明白。

「咳，四妹，咱們……」

「我累了嘛，改天再賭不行麼？」

「行，可是爲什麼要住客棧？」

「天津城裏咱們無親無友，不住客棧難道就住在賭館裏？」

她挽住黃九峯的臂膀，緊緊的向他依偎着，親密之狀，當眞像一對恩愛夫婦似的。

他們當然不是夫婦，這只是演戲，只是從權。

黃九峯雖是初涉江湖，這些道理他還能明白，不過他的性格是方正的，像這等招搖過市，他就像芒刺在背一樣的不安。

皇甫菁菁輕輕一笑，附着黃九峯的耳根悄聲道：「大哥！有人釘着咱們，小妹不得不裝得像一點。」

黃九峯啊了一聲，他不再說甚麼了，本來嘛，像皇甫菁菁這等國色天香，風華絕代的佳人，如非形勢所迫，她怎肯輕賤自己！

於是他們走進了蘭台客棧，由店小二引到後院的上房。

上房是一明兩暗，有臥房，也有起居室。

皇甫菁菁點了幾樣菜叫店小二送到起居室，因爲，現在已是傍晚時分，他們需要進食了。

飯後他們在起居室中品茶，皇甫菁菁這才嫣然一笑道：「大哥！你是不是有很多疑問。」

黃九峯道：「我的確有很多地方不太明白。」

皇甫菁菁道：「那些地方？」

黃九峯道：「咱們爲什麼忽然要離開蓋氏賭館，爲什麼要住到客棧裏來？」

皇甫菁菁道：「咱們在賭館之時，六弟與十三妹曾經乘機闖進賭館的內部，估不到他們防守得像鐵桶一般，簡直連蒼蠅也無法飛入……」

黃九峯道：「所以六弟就通知咱們離開。」

皇甫菁菁道：「六弟是怕打草驚蛇反而不好，也怕咱們露出破綻。」

黃九峯道：「什麼，怕咱們會露出破綻。」

皇甫菁菁道：「是的，六弟之意是說目前湧來天津的武林各派，全部注意蓋氏賭館，所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咱們實在不能大意。」

黃九峯道：「那今後……」

皇甫菁菁道：「今後，咱們仍是蓋氏賭館的賭客，如何發展，就要看機遇而定了。」

黃九峯道：「不怕別人認出咱們？」

皇甫菁菁道：「大哥從未涉足江湖，根本無人相識，至於小妹與芸兒麼？你放心，女人最易喬裝，一個髮型，一顆小痣，就能面目全非。」

黃九峯道：「那麼咱們不回小郭莊也是怕露出破綻了？」

皇甫菁菁道：「是的。」

黃九峯劍眉一皺，似乎想說甚麼，但話到口邊又嚥了回去。

皇甫菁菁微微一笑道：「大哥還有什麼不明暸的？」

黃九峯道：「沒有了，以後再向四妹請敎吧。」

皇甫菁菁道：「好的。」

她緩緩立起，正待回房安歇，店小二忽然匆匆奔來道：「黃公子，少夫人，有一位客官求見。」

黃九峯道：「誰？」

店小二道：「楊公子。」

黃九峯一怔道：「楊公子？四妹，妳認識？」

皇甫菁菁道：「不認識，不過，來人既然求見，咱們見見倒也無妨。」

黃九峯道：「好，伙記，你去請楊公子吧。」

店小二道：「是。」

片刻之後，店小二引來一名長像英俊，年約三旬的藍衫公子，正是日間在牌九賭局中押倒門的那位賭友。

黃九峯雙拳一抱道：「原來是楊兄，請坐。」

楊公子哈哈一笑道：「賢孟梁風光霽月，是人間罕睹的仙露明珠，兄弟衷心仰慕，希望不以冒昧見責。」

黃九峯道：「不敢當，芸兒奉茶。」

楊公子接過芸兒奉上的香茗飲了一口道：「兄弟楊金台，祖籍京師，先父母任職鏢局，所以兄弟也喜歡浪跡江湖，交幾個知心的朋友。」

語音一頓，微微一笑道：「聽黃公子的口音，好像來自天府之國。」

黃九峯道：「是的，小弟家住成都，僻壤邊城，知識淺陋，楊兄請勿見笑。」

楊金台道：「不敢，黃公子你太客套了。」

此人不止是口如懸河，而且腹笥頗豐，他由賭，江湖見聞，文學，而及於武功，每一門他都有獨到的見解與素養。

黃九峯由蔡芸兒教過賭，此時與楊金台一談，才知道蔡芸兒那點道行比人家差得太遠，好在他們沒有機會施展，否則豈不落人笑柄。

至於江湖見聞就不必提了，黃九峯初涉江湖，原是一個十足的土包子。

能够談的只有兩項，一是文學，一是武功，不過黃九峯不願讓人知道他身負武功，那麼他們談話的範圍，就不得不局限於文學一項了。

文學深如瀚海，積中華民族數千年智慧的結晶，只要是飽學之士，經年累月也談它不完。

不過，楊金台似乎對武功十分偏愛，在談文之中，他會偶然涉及武學。

當談及觀察一個人的善惡之時，楊金台道：「咱們的至聖先師孔夫子說『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如果用之於武學，這幾句話實在深得以靜制動的奧秘，所謂人不動我不動，人一動我先動，觀察敵人，再掌握主動，勝券必然操之在我，黃公子，認為對麼？」

黃九峯道：「這個……」

皇甫菁菁插口道：「愚夫婦對武學是一竅不通，楊公子的高論，咱們實在無從作答。」

楊金台哈哈一笑道：「這麼說咱們是話不投機半句多了，好吧，今日時間已晚，改天由兄弟作東咱們再作長談。」

雙拳一抱，轉身告辭而去。

待楊金台去遠，黃九峯才長長一吁，說道：「此人談風之健，小兄幾乎應付不了。」

皇甫菁菁道：「此人只怕是咱們的一個勁敵。」

黃九峯一怔道：「妳說他會是咱們的勁敵？」

皇甫菁菁道：「他忽然來訪，是對咱們起了疑心，今後咱們要防他一點。」

黃九峯道：「咱們並未露出破綻，他為甚麼懷疑？」

皇甫菁菁道：「賭館發生打鬥之時，他就懷疑咱們了，適才來訪，祇不過要證實一下罷了。」

黃九峯道：「哦！」

一個智慧極高之人，還需要配合江湖閱歷，否則就變作閉門造車，毫無用處了，黃九峯智慧雖高，但閱歷不足，所以才發出那一聲驚哦。

皇甫菁菁正想再作解釋，忽然聽門一響，一名身着店小二裝扮的少年閃身闖了進來。

黃九峯面色一沉道：「伙記，進來應該敲門，你連這一點禮貌都不懂麼？」

店小二道：「對不起，公子，小的忘了。」

黃九峯哼了一聲道：「咱們沒有叫你，你來有甚麼事？」

店小二道：「小的有一點消息要向公子報告。」

黃九峯道：「甚麼事，你說。」

店小二道：「這個……咳，話不傳六耳，能不能先叫尊夫人迴避一下？」

皇甫菁菁忽然嬌叱一聲道：「小丫頭，妳敢捉弄大哥四姐，是不是那兒不舒服要四姐替妳修理修理？」

店小二伸了一下舌頭，笑嘻嘻的道：「別這麼厲害，四姐，小妹不敢了。」

店小二自稱小妹，難道他當眞是一個女兒之身。

不錯，她的確是女兒之身，而且還是十三把刀的么妹鍾靈。

此時黃九峯自然也瞧出來了。不由面色一紅，道：「小妹眞玩皮，妳有甚麼消息？」

鍾靈道：「大哥四姐進入賭館之後，小妹與六哥也隨後進去了，咱們正為如何混入賭館的內部發愁，那姓楊的却帮了咱們一次小忙……」

黃九峯道：「妳是說楊金台，他怎樣帮妳的忙了？」

鍾靈道：「大哥知不知道賭場為甚麼會發生騷亂？」

黃九峯道：「四妹國色天香，艷驚四座，那般人……咳，實在也太沒出息。」

皇甫菁菁嬌羞的向黃九峯投過一記白眼道：「大哥……你又在亂說了。」

鍾靈道：「大哥沒有亂說，四姐的確是國色天香，不過這只是騷亂的藉口，並不是主要的原因。」

黃九峯道：「哦，那麼主要原因是甚麼？」

鍾靈道：「主要原因，是有人跟咱們想法相同，製造騷亂，趁機混入賭館的後進。」

黃九峯道：「妳說那場騷亂是楊金台故意製造的，可是他並未離開賭枱。」

鍾靈道：「他勿須離開賭枱，只要暗中以傳音入密之術吩咐他的手下就行。」

皇甫菁菁道：「咱們與他同桌倒未注意他的行動，小妹必然親眼瞧見的了。」

鍾靈道：「我早就對他起了疑心，所以一直注意他的行動。」

黃九峯道：「以後呢？」

鍾靈道：「以後小妹與六哥跟着四名大漢混入賭館的後進，結果却令人不寒而

慄。」

黃九峯道：「是碰到武林高人？」

鍾靈道：「雖然不是高人，但每一個都具有不凡的身手，他們不僅人數極多，而且機關處處，危險四伏，六哥與小妹雖能全身而退，那四名大漢却變作蓋氏賭館的階下之囚了。」

黃九峯沉吟半晌道：「這天津城中愈來愈複雜了，四妹，妳看咱們今後應該如何進行。」

皇甫菁菁道：「六弟常能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此事他必然已有成算。」

鍾靈道：「六哥已擬定步驟，他要小妹稟告大哥。」

黃九峯問道：「是甚麼步驟，小妹快說。」

鍾靈道：「第一步是查明聚集天津的黑白兩道究竟打着甚麼念頭，第二步是設法使他們互相火併，消除咱們營救左四公子的阻力，第三，聯絡或消滅蓋氏賭館，第四，澈底毀滅東廠派在天津的狗腿子，保護左四公子南下。」

黃九峯道：「這只是一個原則，實行起來，只怕困難尚多。」

鍾靈道：「六哥對咱們兄弟姐妹的任務，已經作了詳細的分配，困難雖多，咱們仍要全力以赴。」

黃九峯道：「小妹說的是，六弟對愚兄及四妹分派了甚麼任務？」

鍾靈道：「第二第三。」

皇甫菁菁啊了一聲道：「六弟偏心，為甚麼要大哥與我獨担兩項重責？」

鍾靈微微一笑道：「小妹認為六哥量材而用，再也公平不過。」

皇甫菁菁哼了一聲道：「妳該不是幸災樂禍吧？」

鍾靈道：「小妹怎敢。」

皇甫菁菁道：「說說妳的理由。」

鍾靈道：「四姐第一天就瘋靡了蓋氏賭館，我想這兩項任務雖然困難，四姐只要善加運用，大致不會有太多的問題，何況還有六哥他們在暗中協助。」

皇甫菁菁長長一嘆，道：「六弟要我犧牲色相，他這位軍師實在不見得怎樣高明。」

鍾靈道：「小妹認為這只是一個火誘飛蛾之計，讓飛蛾自己送死，於火並無半點損傷。」

黃九峯道：「我有點担心被人認出咱們身份，那麼一切計劃就如同畫餅了。」

鍾靈道：「大哥放心，在川江騙大哥四姐的幾名假船夫，已經被八哥聯絡排教收拾了，加上四姐易容之術天下無雙，決無人能够認出你們的本來面目。」

皇甫菁菁道：「好吧，咱們將盡力而為。請你轉告六弟，適才來訪的楊金台十分可疑，咱們必須查明他的底細。」

鍾靈道：「好的，大哥四姐還有甚麼吩咐？」

皇甫菁菁道：「沒有了，妳去吧。」

鍾靈道：「大哥四姐請安歇，小妹就此告退。」

× × ×

蓋氏賭館的營業是不分日夜的，此時才不過辰初，賭館之中已然是人潮洶湧。

黃九峯與皇甫菁菁帶着蔡芸兒到達賭館，那震耳欲聾的噪雜之聲立時為之一靜，除了一雙雙餓狼似的目光向着皇甫菁菁投射，全場幾乎靜得落針可聞。

這也難怪，眞正的絕色是人間罕見的，皇甫菁菁艷光四射，那一個不想瞧她幾眼？

其實蔡芸兒也算得上是一個美人兒，而且浪態撩人，媚眼四飛，一般喜愛此道之人，也會被她逗得神魂顚倒的。

他們走進賭場，依然來到昨天的牌九賭局，天門上的幾名大漢立即讓出兩個座位。

黃九峯微微一笑道：「四妹，妳玩牌九吧，我想到別處瞧瞧。」

皇甫菁菁道：「好的。」

待日送黃九峯離開，她才迴眸輕盈的一笑，向環繞四週之人，投下驚鴻一瞥。

這一眼也已經瞧出今日的牌九賭局，人數可能比昨天多了一倍。

人多了不算意外，意外的是每一個賭客全有一身不俗的功夫。

皇甫菁菁功夫極高，她久走江湖，見識也高人一等，雖然她只是瞧了一眼，但她相信這一眼絕對不會瞧錯。

那麼全部賭客都是武林中人，這豈不是一個危險的訊號？

她不在乎這些，妙目再度微一流轉，立即伸手推出十兩白銀。

她今次經過刻意打扮，十隻嫩葱般的玉指，也塗上了一點丹紅。

賭客的目光隨着她的手指在移動，面頰上却顯得饞渴難耐，而饞涎欲滴。

一般好色之徒，原本就是這副德性，皇甫菁菁這等玉骨冰肌，天仙化人一般的女人，他們焉能不醜態百出。

此時一名身着錦袍，虬髯滿腮的漢子忽然仰天一陣豪笑道：「姑娘！幹嘛只下十兩？」

皇甫菁菁擧目一瞥，敢情是昨天曾經共賭的那位大漢，他今天還是坐在順門，祇不過他左右的賭客好像都是他的朋友，在聲勢上已不再孤單罷了。

於是，皇甫菁菁淡淡一笑道：「先試試手風，十兩不能算少了。」

虬髯大漢道：「別怕，姑娘，輸了我有。」

坐在倒門的藍衫公子楊金台哼了一聲道：「少獻寶，這兒還輪不到你擺闊。」

虬髯大漢豹眼一翻道：「小兔崽子，你敢向大爺找碴！」

楊金台冷冷道：「在下只是叫你少狂一點，並不是向你找碴，如果你還要不知自愛，楊金台倒眞要教訓你了。」

楊金台雖是語氣冰冷，可沒有吹鬍子瞪眼的大發雷霆，但他那幾句不溫不火的言語，却使虬髯大漢面色一變，好像冷水澆頭一般，氣焰登時矮了下去。

他身旁一名黑衣老者笑容滿面的雙拳一抱道：「原來是楊大俠，久仰，愚兄弟有眼不識泰山，還望楊大俠大度包含。」

楊金台哼了一聲，只瞥了黑衣老者一眼，便回頭向莊家道：「都下注了，閣下還等甚麼？」

莊家還是那位賈員外，所不同的是他今天的賭運欠佳，輸得連禿頭也冒出了汗水。

（未完）

俠艷傳奇中篇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情人劍（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青約門鐵鉢和尚於城郊，這一消息傳出後，所有躭在長辛店的武林人物，全都趕往觀看熱鬧，時屆，鐵鉢和尚擬自栽贖過，但被司馬青所阻，經過司馬青一番義正辭嚴的譴責和柳麻子的一番嘲諷譴言，終使鐵鉢和尚徹底醒悟過來。司馬青當衆宣佈，經與上官紅結爲鴛侶，邀請在塲羣豪前往聚賢棧飲宴，聚賢棧頓形熱鬧起來。另一方面天風居也同樣的熱鬧，這淸風居原叫四海春，原老闆是位叫做水晶晶的女人，手段圓滑，有渾號東城虎的地痞前往找碴，水晶晶竟殷勤招待，不久又親切地送他出來——

强弱高下見　正邪壁壘分

東城虎老大生具異稟，家裏有五個姨太太，據說個個都是每天不得閒，而且整天都是無精打采，眼圈兒發黑。而東城虎居然還有餘力不時分些粉頭兒回家刹刹火。這證明他確有過人之能，那麼一會兒的工夫，誰也知道不可能辦完事兒的，可是東城虎却像鬥敗了的公鷄，垂頭喪氣地出來，而且據跟着去的弟兄說，他們是看見老大跟水娘子上了床才退出來的。

再者據東城虎的姨太太說東城虎回家之後，下衣還是濕的，軟疲疲的在床上躺了近十天，瞧了十天的大夫，也進了十天大進大補的藥，總算能起來了，雖然仍然是東城的老大，但是不到半年，把五個姨太太先後都打發了，把扔在鄉下的黃臉婆娘接了來，從此規規矩矩，於是大家才知道水娘子還有伏虎的手段，把東城虎整成病貓了。

還是有嶺九門提督的捕頭外號叫雷公的雷九爺中年喪偶，看中了水娘子，想娶回去續絃，他以爲這是抬舉水娘子，沒等回話就把聘禮抬上了門，水娘子這次却像是一鍋熱騰騰的開水，當場擺下了臉，把聘禮從樓上扔到了街心，雷九爺怎麽丟得起這個人，換了個理由把水娘子一根鏈子鎖到了提督衙門，而且在衙門前設了鐵籠，說是要把水娘子枷半個月，話放了出來，誰都以爲水娘子要遭殃了，第二天大家湧到衙門前，要看看水娘子在鐵籠裏是甚麽樣子，那知衙門裏解出上鉛籠的竟是那位大班頭，跟着貼出告示，說雷九倚勢魚肉良民，革職枷半月以儆效尤。

水娘子仍然在四海春笑語迎人，問起她這件事，她只說提督大人明鏡高懸，問明情由，不讓她受惡吏欺凌。

但是誰都知道，雷九跟了提督正堂大人多年，倚爲心腹，怎會爲這點子事兒嚴懲自己人呢。除非是水娘子另有更硬的後台，才能把雷公整得如此狼狽。

慢慢地大家才看出來，水娘子有時坐了車子，悄悄地上戶部尚書皮大人的公館，她說是探親去的，皮公館的總管也姓水，是她堂兄，但皮家的下人則又悄悄地透露，水娘子進皮公館，都是皮大人親自接待，水總管似乎連他這位堂妹的面都沒有見着。

說水娘子跟皮尚書大人有甚麽曖昧，那也不像，因爲他們是在小書房見面的，那是尚書大人處理要公，接待貴賓的地方，何況在會晤時，總還有一兩個人陪在側，有時是尚書大人的親信師爺，有時是府中的舅老爺。

由這種種的跡象看來，大家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水娘子這個娘們兒不簡單，自從雷公上了鐵籠後，客人們雖然還是上四海春，但却沒有以前那樣隨便了，可是水娘子還是老樣子，在櫃台上風情百種地招徠客人。

只是四海春的規模越來越大了，在裏進又蓋了高大的樓房，京師的王孫公子，也漸漸地來得更勤了，宴客，堂會，幾乎沒有一天間斷的，四海春本身不蓄粉頭兒，却有着十名年輕貌美的侍女，而且設了十幾輛嶄新的車子，專爲客人接送八大胡同出堂差的粉頭兒。

慢慢地大家才明白，敢情是四海春的後進添了賭局，供那些京師的闊少們消遣，場面很大，動輒上千兩銀子的輸贏，那自然是一般老百姓們玩兒不起的。

可是坐在前面的酒座兒上，看着那些京師的紅姑娘們打扮得花枝招展，蝴蝶似的進進出出，也算是一種樂趣，再說四海春的做生意態度還眞和氣，上百兩銀子一桌的參翅大席，固然受到財神爺般的欵待，燙一壺紹興，來兩件小炒，花費不過幾錢銀子，伙計們也同樣把你當大爺。

這樣的一間酒樓，生意還會差嗎？因此，聽說四海春收了業，改爲天風居茶樓，京師的人都感到很惋惜。

不過消息傳出來，令人更爲興奮，天風居是只換了四海春的招牌，照常營業，酒樓照樣經營，只是另闢了茶樓而已，那是四海春又併了隣近的幾家店舖，擴大了門面。據說，開設茶樓，是爲了方便那些花不起大錢的客人。

幾錢銀子一壺酒，兩個菜，耗費並不貴，但也不是每個人都花得起的，茶樓就便宜了，幾個銅子兒泡上壺茶，叫一碟夾肉燒餅，或是一碟子甜醬，幾張烙餅，捲上一樣大葱，管解渴還管飽，連販夫走卒都吃得起。

讓人懷念的水娘子還是管酒樓，因爲明兒天風居就要擇吉開張，所以今兒晚上對外歇業，先招待一些有關係的客人，自然也不足爲奇。

茶樓也好，酒樓也好，上百張方桌，圓桌，都坐得滿滿的，客人們一個個都衣冠楚楚，有的佩刀，有的帶劍，門外拴滿高頭駿馬與漆得很好看的車子。

前進，後進，燈火通明，廚房裏鍋勺直響，跑堂的伙計，以及穿得漂漂亮亮的大姐兒捧着大盤子，上面放着一盤盤熱騰騰的菜，川流不息地來來往往。

這該是熱鬧得很的場合，可是令人覺得奇怪的是那些客人，都熱鬧不起來，有的臉色沉重，有的悄悄接耳低語，只有水娘子銀鈴似的笑聲，一下子飄到這兒，一下子飄到那兒，打破了沉寂。

菜端了上來，却沒有人動，大家似乎在等待着，等待着甚麽重要人物的來臨。

就在第八道紅燒肘子端上桌的時候，門口起了一陣輕微的騷動，一個中年人跑了進來道：「來了。」

就是這兩個字，使得整個酒樓都動了起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坐在座上的人都唰地站了起來。

近千個人的動作是那麽一致，幾乎是一下子同時站了起來，但是只有悉悉的震衣聲，以及他們身上所佩兵器的扣環叮然作響，沒有一個人碰到桌子或動椅子聲。

這證明了這些客人，個個都有一身不俗的功夫。每個人都能控制自己的行動，而不會有絲毫的偏差。

首先出現在門前的是尤青雄與吳海獅，縱横北方的水道正副瓢把子，也是被人稱爲渤海龍王的兩大綠林梟雄，儘管他們在渤海上稱霸，踩脚能掀起萬丈波濤，但此刻他們似乎只是一對開路先鋒而已。

跟着是一個身軀偉奇，穿着紫色錦袍的壯年人，紫臉膛，飄着尺來長的醬色長髯，儼然一股王者氣象。

看見了這個人，廳中的人精神都爲之一振，似乎因爲看見了他，大家才眞正地定了下心來。

這正是一手取代了北地武林盟主上官嵩，一手掌握了北五省武林大勢的天風堡主衞天風。

在他的旁邊是人所共知，却沒有被上官紅所承認的上官嵩的續絃遺孀衞彩雲，嵩雲別莊的女主人，穿着素衣，頭上戴了朵白絨花，神情有點鬱鬱。

而更使人注目的却是另外一羣人，他們個個都是身穿金色長袍，雪白的頭髮，雪白的鬍子，却又個個臉色紅潤，老而不衰，耄而不邁，唯一的一個服裝相同，只是沒有鬍子，銀髮上梳着高髻，揷着一支鮮紅的珊瑚雙鳳釵。

這正是四十年前，兇震四海，在江湖上掀起滿天血腥的十大天魔，廳中的各路英雄好漢們出道較早的，還見過他們，稱稱他們中年紀最老的那個——也是十大天魔中唯一的女性火鳳姑易雙鳳應該是九六高齡了，可是看看她現在的樣子，似乎比四十年前老不了多少，而且還更見精神了，四十年前，他們橫行江湖，殺人如蔴，却並不見得安寧，正道之士，接二連三，連組合盟地要消滅他們。在他們息隱前那兩三年，幾乎每隔十天半個月，就要有一場火辣辣，血淋淋的拚鬥，有時是別人找他們，有時是他們找別人，儘管他們的武功高，沒有被人殺死，但連年血戰，耗力過鉅，顯得有點憔悴，四十年養眞，他們未現老態，却顯得更爲凝練。

水娘子第一個迎了上去，先規規矩矩地向衞天風行了個禮，恭敬地道：「妾身參見堡主。」

然後就像隻小鳥似的撲向了火鳳姑易雙鳳，賴在她胸前，像個小孩子似的撒嬌道：「姨婆，您老人家可來了，晶兒還以為您不疼晶兒，聽任晶兒讓人欺負了。」

羣豪又吸了口氣，這才知道水娘子來歷果然不簡單，她竟是十大天魔之首易老婆子的姪孫女兒。

易雙鳳一把攬住了她，捏捏她的臉頰笑了，笑得很好看，露出滿口白牙，整整齊齊，一顆沒掉。她道：「妳這鬼丫頭，還好意思怪我，你不去向我們請安，就憑一紙書信，把我們這十個老不死的召了來伺候妳。」

水娘子連忙嘟着咀道：「姨婆，你怎麼說這種話，晶兒聽說你跟九位叔爺爺到了通州家裏，恨不得插了翅膀來給各位老人家叩頭，可是這兒的情況不太對，很多朋友都是您孫女婿邀來的，他跟衛堡主去叩見各位老人家了，晶兒要是也走了，擱下這麼些朋友沒人招呼，那可太失禮了，晶兒還怕老人家生氣，明明不會寫字，也打起精神，給各位老人家親自寫了封請安的信去，同時也向各位老人家求援。」

十大天魔中矮矮胖胖的矮方朔彭奇幌着大頭笑道：「晶丫頭，妳寫那幾個字可眞不容易！雖然大一點，可是個個方正，一筆不苟，還挺有樣子的。」

「大頭爺爺，您好意思笑我，那根斷頭筆拿起來不過二兩重，拿在晶兒手裏，可比關老爺的大刀還沉呢，九十六個字，足足磨了我四個時辰，出了我十來身臭汗，這都是賊漢子出的好主意，他說如此才能顯得虔誠！」

衛天風笑道：「弟妹，妳可別怪青雄，主意是我出的，等着了妳，回頭大哥向妳賠罪，不過妳也沒白忙，十位前輩深蹈高隱，已無出洞之心，都是妳的那封信才搬動他們的龍駕！」

水娘子笑道：「既然是堡主的主意，妾身還說甚麼呢，對堡主愚夫婦恩同再造，數度援手，……」

衛天風忙道：「弟妹，言重，言重，大哥跟你們兩口子是甚麼交情，還用得着說這些，何況大哥得你們的帮助更大，像這次，若非妳的那封信，十位前輩……」

堂上的羣豪又是一怔，聽他們的談話，原來水娘子還是渤海大龍王尤青雄的渾家，那就更難得了。

水娘子偏頭對着矮方朔道：「大頭爺爺，您眞是為了我的那封信而出來的？」

彭奇笑笑道：「不錯，我們這些老不死的懶散了多少年，已經發過誓不再理甚麼江湖上的事了，可是看妳的信寫得那麼嚴重，易大姊第一個就沉不住氣了，我們別說還沒死，就是死了，江湖上也該瞧在我們的份上，對妳客氣些。」

易雙鳳一揮手道：「大頭，得了，別往自己臉上貼金了，我們十個人在江湖上留下的可不是甚麼好名聲，晶丫頭壓根兒就沒提我們的關係，要是提了出來，恐怕早就掉了小命兒了。」

矮方朔立刻吹鬍子瞪眼，因為在十大天魔中，他也是最受不得激的一個，一跺腳，整座大廳似乎都在震動，連高吊在樑上的巨大燈籠都燭火亂閃，使得每個人都為之一震，暗驚這老兒好深的內力。

「誰？誰敢那麼大的膽子，老頭子們幾十年不殺人，只是看在老和尚苦口婆心的份上，可不是眞吃素唸經修菩薩了，妞兒，說，誰敢欺侮妳！」

雙鳳笑了一笑：「大頭，你別自以為了不起，江湖上風水轉得快，當年咱們也不是拔尖兒上的，幾十年不現世，新起的高手不知有多少呢，總會有那麼幾個吧，否則晶丫頭一身的底細你也清楚，如果不是個像樣兒的，又能把她急成這樣嗎？」

這一說，矮方朔就更着急了：「誰？妞兒，妳說，到底是誰？」

水娘子眼珠兒一轉，瞧見衛天風對她點了點頭，於是輕佻地一笑：「第一個就是您老人家。」

矮方朔似乎一怔，連易雙鳳都覺得很意外，水娘子輕盈地一笑：「您幾位老人家既不管江湖事了，又何必多事教了個臭和尚，既然要教人，也該挑個好的……」

矮方朔哈哈大笑道：「我知道了，一定是鐵鉢跟妳鬧了起來，沒關係，他雖然是老和尚的弟子，却是我們教他的武功，妳只要一說妳是易大姐的姪孫女兒，他就不會跟妳過不去了。」

水娘子笑了一笑：「他沒跟我鬧，他不知道我是誰，我可知道他是十位老人家的受業弟子，說甚麼也不會跟他計較，而且為了他在外面荒唐胡來，我不知照顧了他多少。」

矮方朔道：「妞兒，妳究竟要說甚麼，快抖出來吧，妳知道我老頭子是急性子，肚子裏最擺不得事情。」

衛天風這時才插口說道：「弟妹，十位老前輩撥冗賜臨，已經給了我們天大的面子，怎麼能失禮讓他們在門口站着說話呢！……」

水娘子知道火已經煽了起來，笑笑道：「可不是，我一看見姨婆跟各位叔爺爺來了，心裏一高興，竟忘了請各位老人家進去了，該死！該死！」

於是她又拉着矮方朔的膀子：「大頭爺爺，進去坐下談，您瞧，為了等各位老人家來了再開席，大伙兒桌上的菜都沒動呢！」

矮方朔最要面子，朝四下一看，果然桌上擺好菜，却沒有一桌動過的，心裏實在高興，笑着道：「那怎麼好意思，妞兒，妳也是的，我們又沒說甚麼時候到，怎麼可以簡慢了客人們呢？妳該請他們先用的。」

「誰說我沒請，我已經一請再請，可是大家說您十位老人家是武林前輩，不便先僭，應該多等一會兒，我沒辦法，强行上菜了，結果菜一道道的端上來，却沒有一個人肯動的。」

矮方朔更高興了，雙手高舉過頭，大聲笑道：「死罪！死罪！老朽等來遲，有勞各位久候！」

聲音很響亮，震得每個人的身體都有被刺的感覺，這當然是他存心炫示功力，但也告訴大家，你們等了很久並不寃枉，這些老前輩們有值得叫你們等的本錢在，

因此廳中出了一片嗡嗡聲：「那裏，那裏，應該，應該的。」

他們行經的地方，兩邊紛紛彎腰作禮，十大天魔中只有易雙鳳與矮方朔彭奇微微點頭作答，其餘八個則昂首如同不見，倒是做主人的衛天風滿臉堆着謙虛的笑，雙手不但連拱，而且還向每一桌上的人打招呼，道歉。

裏面有一桌是全虛的，另一桌上坐着幾個人，同樣地也十分陌生，也唯獨這桌上的幾個人，對十大天魔的來臨並沒有表示出過份的謙遜，雖然他們也是站着的，但十大天魔尚未坐定，他們就已經坐了下來，而且這幾個人似乎只認得衛天風與尤青雄，吳海獅三個人，所以他們一坐下來，其中一個人就道：「衛堡主，你來了，我們可以吃了吧？」

另一個却拉着吳海獅道：「來，來，吳二兄，衛堡主可能沒空了，你就在這兒陪我們坐坐吧。」

一把將吳海獅按得坐了下來，而先前說話的那人也將尤青雄拉了過去道：「好哇，尤老大，你這老小子眞不够意思，居然悄悄地娶了那麼標緻的一個老婆，也不告訴我們一聲，你說該怎麼罰吧，今天非好好地灌你個半醉不可。」

說着已迫不及待地連吃帶喝起來，易雙鳳皺皺眉頭，矮方朔差一點要發作了，但是衛天風却及時笑道：「請，請，各位請用吧，今天，衛某這個做主人的遲到，有勞各位久候，實在很抱歉，衛某自罰三杯！」

他拿起面前的酒壺，自斟了一杯，仰頭乾下後，又連乾了兩杯，算是將火爆的場面壓了下去。

水娘子則早已將十大天魔一一請到席位坐好，主位上虛了兩席，是留給衛天風與衛彩雲兄妹二人的。

在安排座位的時候，她已經跟姨婆易雙鳳咬過一陣耳朵，大概是在說明那一桌上幾個人的底細。

易雙鳳哦了一聲點點頭，表示明白了，彭奇最是着急，看見水娘子在跟易雙鳳咬耳朵，易雙鳳又把眼睛溜向那幾個人，心中知道她們一定在談論那幾個人的底細，忍不住問道：「妞兒，妳在大姐那裏嘀咕甚麼？」

易雙鳳淡淡地道：「沒甚麼，是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大頭，三十年前的故人已經可以說不多了，這次我們重出江湖，大家都尊我們為前輩，你可得自己尊重一點，像個前輩的樣子，不要毛毛燥燥的，讓人看笑話。」

十大天魔中，易雙鳳是老大姐，但也是他們十人中的靈魂，她開口說話，把彭奇給壓了下去，而她說到不值一提四個字時，目光就停在旁邊那一桌陌生人的席上，那六個中年漢子居然也毫不在意，等於沒看見似的，嘻嘻哈哈，纏着尤青雄要灌他的酒。

羣雄們都很奇怪，他們受邀而來，固有互相認識的，也有不相識的，但彼此都是些知名人物，側面打聽暗告詢示，差不多也就知道了，就因為眞正的主人衛天風沒在，出面的主人尤青雄與吳海獅也都沒在，只能相互介紹，可就是沒人知道那一桌上六個人的來歷。

水娘子對那六個人倒是認識的，而且也跟他們有說有笑，有些人已在心中捉摸着，不知是何方神聖。

當十大天魔未到時，他們所表現的桀傲態度，使人大為吃驚，對他們已另外估量，易雙鳳對他們流露出漠視與輕蔑時，他們却又淡然受之，無關痛癢，這使得大家都弄得莫名其妙，簡直不知道這是些甚麼人。

矮方朔的位子在衛彩雲旁邊，經過一陣低語的解釋後，彭奇似乎也滿意了，雖然還以不屑的眼光看看那些人，但是已經不再有興趣去找麻煩了。

這下子算是眞正的開席了，由於衛天風的到達，使得應邀而來的羣豪已經安心了，再加上十大天魔的降臨，大家更為舒坦了，因為以司馬青與上官紅為首的另一批人住在長辛店的集賢棧，大家都知道了，他們在兩方作一選擇時，確是相當困難的，有些人是跟故盟主上官嵩本有過節，那自然毫無問題的支持衛天風，有些人與衛天風早有交誼，自然也沒問題，有些是衛天風的死黨，更不在話下，但至少有一半的人，則是懾於天風堡的勢力，明知衛天風的作為未能盡合道義，但是上官嵩都被他整倒了，靠着一個女兒上官紅，以及南方的一個司馬青，能濟得甚麼事？基於利害，他們昧着良心，投向了衛天風。

司馬青與上官紅在長辛店做開來鬧事，鬧得有聲有色，天風堡在京師創設了天風居作為新的武林盟主議事處，這些人接到了通知，不敢不來捧場。

來了之後，只有一個吳海獅接待他們，已經够洩氣了，再看看那一天鬧事，居然有許多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前來為司馬青助陣，個個都潑得厲害，他們也曾在有意無意間跟那些人小小地衝突一下，結果都吃了啞巴虧，對這批人不禁深懷戒意。

天風居開張在即，他們却慌了手脚，明天開張的時候，司馬青等人一定會去的，而且吳海獅也放出了話，逼得司馬青與上官紅非去不可，去了當然不會好結果，勢必抓破臉來鬧不可。

但是問題來了，衛天風並沒有公開發帖子給北地武林朋友說要在京師重開武林盟，一些較有頭臉或較具實力的武林世家與門派都沒有來，天風居只是由尤青雄與吳海獅兩人出面開張營業，他們得到的通知是衛天風的計劃先在京師做出點樣子，使得那些世家門派自動前來表示態度，所以不公開發帖子，但是對他們這些人却認為知己兄弟，因此希望他們前往捧捧場，每人都是接到的口頭通知，初時他們還沾沾自喜，以為衛天風果眞看得起他們。

來了之後，看看情勢，一個個暗中叫苦，因為衛天風可能根本不出面，由着尤青雄與吳海獅去出頭，縱然天風居叫人給拆了，對衛天風却沒多大損失，反而振振有詞，說司馬青與上官紅仗勢欺人，攪和了他兄弟的生意買賣，爭取到武林道的同情。

苦就苦在他們這些人，替衞天風賣命吧，實在犯不上，袖手不理，又得罪了衞天風，再說他們眞的出手，也不見得能壓倒對方，賠上一條命固然寃枉，被打個臉青鼻子腫更苦，到處見不得人，兩面不討好。所以儘管盛筵放在面前，誰都沒心情吃，水娘子一再催促，他們都說等一下，等一下，等衞堡主來了再吃。

他們並不知道衞天風去接十大天魔了，還是等入了席，連做第二主人的尤青雄與吳海獅都不見了，他們更沒心情，一再催問，水娘子才略透口風。

當時這個消息確是使他們一振，但是久候不至，他們的心事更重了，幸好，水娘子沒騙人，衞天風終於來了，而且把遯世多年的十大天魔拖了下來，大家才安心，他們昧着良知，投向順家，這投機的一注總算沒押空。

心情一開，胃口也開了，喧笑聲中，大家都開懷暢飲，出道較晚的也開始向年歲高的打聽十大天魔的武功，事跡，知道了他們過去的赫赫聲勢，大家又都增加了一分信心，對明天的事更樂觀了，更至於有人開始誇說自己的眼光準，早就知道衞天風必將成爲北地武林的首領，搶先一步交納，等到衞天風正式地成爲武林盟主後，自己也可以揚眉吐氣一番，給某些人一點顏色看看。

說這種話的人，多半是些二流的江湖人，小有名氣，却又在一些聲勢較大的武林世家那兒受過氣，而這些世家目前對衞天風似乎還沒有表示出輸誠合作的誠意。

再者是一些京師開設着中等鏢局的鏢師，他們過去的名氣不够響亮，面子也不够大，常受幾家大鏢局的壓着，更顯得興奮了，因爲，京師最大的幾家鏢局，銀鎗邱廣超的雙義鏢局，由於邱廣超態度不明，而鎭遠鏢局的趙振綱則明白地表示了不接受衞天風的合作，衞天風想必會對這些人有所行動，只要他們在京師無法立足，以後那些大筆的生意就會轉過來了。

每個人都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盤，酒足飯飽，天風居的手面很大，規模也大，登門能佔上一席的客人都有住所，大家都不必回去，以便明天上午再參加開張慶典。

夜深了，天風居中招待的人員引導他們到客房休息，端茶送水，十分殷勤，幾百個客人，招呼得十分周到，這使大家對衞天風的氣派又添了一番認識，他們都知道，這廣厦連毗的一大片屋子，將是北五省武林一個新的聖地，這近千間的客舍，以後將招待着千百的各地武林名家，江湖豪傑，這次算是叨光，以後是否還有資格進居爲座上客還不知道，無論如何，今天能在這兒住上一夜，對自己的聲望名氣，都將大大的增加了。

這一夜很多人都有着一個好夢，因此這一夜很容易過。天亮後，每個人都刻意修飾了一番，然後被引到昨夜聚飲酒樓。

舊時的四海春招牌早已摘下了，新製的大金漆牌匾正在鞭炮聲中掛上去，而且主人的面子還眞够大，除了天風居本身的那塊新牌匾外，更有許多達客貴顯致送的牌匾各，按身份的高低，分別懸在酒樓茶房等顯眼的地方。

桌椅都擦洗得乾乾淨淨，地上也擦得雪亮。尤青雄與吳海獅穿了一身新衣服，在接受着客人的道賀，賀客的聲音不絕，然後由穿戴整齊的伙計們招呼客人入座。

樓下是敞座，樓上的花廳，較爲有身份的人都被邀上了花廳，這時候，這些被安排在敞座上的人，才意會到自己本身的悲哀。

因爲今天是新開張第一天，一切都是免費招待的，但爲是了避免讓一些不相干的附近居民也趕來湊熱鬧，所以必須把座位佔了。

當接待人員一再地向那些登門的客人們抱歉，指指他們所坐的位子，他們才有着屈辱之感。

衞天風巴巴的把他們邀來，只是爲了這個用途，並不是特別看重他們。

更難堪的是昨夜還在吹噓的幾個二流鏢客，今天仍被安排在敞座，而在他們口中被貶得一文不值的雙義鏢局總鏢頭，銀鎗邱廣超老英雄帶着一批中立的鏢師們來到時，却被客客氣氣地迎上了花廳，甚至於跟衞天風格格不和，公開站在反對立場的鎭遠鏢局主人趙振綱，引着他局中的鏢師們來到時，也被接上了花廳。

這使他們意味到一件事，不管他們如何地討好，在江湖行中，身份，地位，名氣，武功，才是受尊重的條件，像他們這種小人物，始終是不會被人放在眼裏的。

有些人有自知之明，忍氣吞聲地認了，也有些人憤然地表示不平，態度上已經顯得不耐煩了。尤其是通原鏢局的鏢頭胡大通，他是局主胡開原的侄子，就是叔侄兩主持着那家鏢局，他的叔叔叨長一輩，總算是在花廳上挨着一席，他老兄却被安排在樓下，起先倒還無所謂，因爲同一桌還有一些人，跟他差不多的身份。

但是當邱廣超跟趙振綱的兩撥人被接上了花廳，他就火了，吧的一聲，將送來的茶碗重重地摔在地上。

他這個舉動使得很多人都爲之一怔，水娘子像一陣風似的捲了過來，滿臉笑容地道：「喲，胡兄弟，怎麼了，是伙計們得罪了你了，擔待點，今兒新開張，客人太多，招呼不周，嫂子給你賠罪！」

親手又送了一盅茶上來，胡大通倒是不好意思再發脾氣了，但是又有點不甘心憤憤地道：「水娘子，不，尤大嫂，不是兄弟我不識抬舉，而是貴號的安排使人太難堪，剛才邱老兒，趙振綱他們都上了花廳，兄弟沒話說，他們是一局之主，可是他們帶來的人，跟兄弟一樣都是鏢頭，甚至於還有一兩個是趟子手，居然也上了樓，難道兄弟連他們都不如了？」

胡大通直接發作，其餘那些不開口的心中也一樣的窩囊，所以都把眼睛望着水娘子。

水娘子却盈然一笑，用手按在他肩上，細聲道：「胡兄弟，敢情是爲着這個生氣呀，那你可錯會了衞大哥的意思了，他是把你當自己人，委屈你在這兒是要你幫着招呼着點兒，正是特別看重你各位。」

胡大通一怔，說道：「這還叫特別看重？」

水娘子一笑道：「可不是，趙振綱他們上了樓，可不是特別看得起他們，而是把他們分分開，至於這個樓下，正是咱們招呼正主兒的地方。幾天前在長辛店社公祠前那一場戲你瞧見了，司馬青跟上官紅說過他們準來，那邊的兩排桌子就是給他們留出來的。胡兄弟，趙振綱雖然是個總鏢頭，但是論名氣，不會比司馬青跟上官紅大吧，衞大哥把他們跟各位座兒設在一起，這不是特別瞧得起各位嗎？」

她用手一指，果然有十幾張大圓桌，排成兩列，都靠着兩邊擺着，跟他們這邊隔着一條過道對立，全都空着。

水娘子笑笑道：「花廳上敵友不分，祇有這樓座下才是壁壘分明，胡兄弟，衞大哥要不把你們當自己人，會讓你們在這兒嗎？他要我告訴你們一聲的，我一忙就忘了，你就包涵着點吧！」

拍拍肩膀，她又像朶花似的走了，留下一股香風，薰得胡大通醉陶陶的，火氣早就沒有了，而且突然覺得自己重要起來，可是桌上別的人却沒有這麼興奮。

他們雖然沒有了委屈，却有着更多的不安，因爲這一坐，使他們的立場完全地攤明是衞天風這邊了，如果當時一言不合，動手拚命，他們還可能會頂頭一陣，但又無法推辭退出，因爲這是他們自己選的，但他們也知道自己的份量，十個人加起來，也抵不住司馬青的一支劍，這不是來賣命，而是被擠着去送命了。

因此當司馬青與上官紅在一大堆稀奇古怪的人們作件件下進來時，他們的心都抖了一下，然後他們又看見了一個人，越出那邊的行列，跑到這邊，揀了一張空位子坐下，更感到奇怪了，因爲這個人正是最搗蛋的柳痲子。

柳痲子還是一副玩世不恭，突梯滑稽的樣子，一手拿着搖板，一手搖着破摺扇，幌呀幌的進來了。

因爲胡大通這一桌上所坐的人，身份地位都還在江湖上叫得起字號，所以共桌的人不多，除胡大通外，只有四個人，不像別的桌上那麼擠，五個人佔一張可以坐十二人的圓桌，這也算是天風堡對他們一種尊敬禮遇的表示。

胡大通被水娘子那一陣笑語溫柔，早已消除了火氣，雖然水娘子是尤青雄的渾家，又是十大天魔之首火鳳姑易雙鳳的姨孫姪女兒，在江湖上的身份地位高出他許多，胡大通也不敢存什麼妄想，可是被一個漂亮的女人，滿口親親熱熱地叫着兄弟，又不避形跡地拍拍肩膀，這已經够使人高興了，何況這個女人的身份又是那麼重要呢！

胡大通正當想在言行上對這番禮遇作一番報答時，柳痲子偏偏就給了他一個機會，一屁股坐在他對面的空位上。

昨天柳痲子跟吳海獅衝突鬧開來的時候，胡大通也在場，目睹着一切的經過，心裏對柳痲子多少也有個數兒，一個敢跟吳海獅公開叫陣，甚至於公開跟天風堡表示作對的人，必然是有兩下子。

胡大通拈拈自己的份量，倒是有自知之明，他不够秤量柳痲子，可是在水娘子當衆給了他一個大面子之後，柳痲子這樣一個受人注目的角色偏又坐在他的對面，整個酒樓的注意力也都看在他們這一桌，胡大通覺得如果不再作一點表示，那就太窩囊了，於是他咳了一聲，聲音很大，讓大家知道他要說話了，才以響亮的聲音道：「柳朋友，幸會，你畢竟還是來了。」

柳痲子滿臉堆笑道：「可不是嗎，聽說這家茶樓新開張，酒菜打對折，我想來撿頓便宜的酒菜吃吃，那知道各位消息還眞靈通，居然也跟我一樣心思，而且捷足先登，想找個座兒都不容易，對不起，我看見空位子就坐卜了，沒問一聲是不是有人？」

胡大通見他裝瘋賣傻，正中下懷，樂得跟他扯下去，等到天風居的人來招呼了，既免得出頭，又做了面子，所以冷冷地哼了一聲：「座位現在沒人，回頭有沒有可不知道。」

「沒人就好，在下只是打擾一下，吃過就走，各位點的菜太豐富，在下可花費不起，因此不敢跟各位客氣了，各位請自便，在下的這一份自理……」

胡大通又冷笑一聲道：「朋友，只要你來了，此間主人絕不會吝嗇虧待了朋友，只是昨天聽朋友口中說得很漂亮……」

柳痲子哦了一聲：「老兄，學生柳小亭，外號柳痲子，是在金陵說書爲生的，幹我們這一行的，口中說的話可認不得眞，跑江湖混開口飯嘛，還不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遇上了汪汪叫的惡狗，少不得還要放幾響狗屁。」

胡大通的臉色一沉：「昨天吳海獅吳二當家的要你今天上天風居來，你說過不來的，那是句什麼話呢？」

柳痲子笑了一下：「那是放狗屁，放給臭狗聽的，你老兄居然聽了，而且也聽懂了，可見我那個屁沒有白放。」

胡大通砰的一聲站了起來，但柳痲子摺扇一合笑道：「柳痲子雖然是放的狗屁，可是放了出來，總還是個屁，我痲子不賴賬，要說那些狗腿子，王八羔子要請我老人家，痲子要是眞當回事兒，豈不是龜孫子了，這龜孫子是萬萬做不得的。」

胡大通冷笑着道：「柳朋友，要來的人，一個也沒敢不來，包括你朋友在內，何必還要充硬骨頭呢，對面有你的位子，快過去坐着吧，別在這兒裝瘋賣傻了。」

柳痲子淡淡地道：「老兄說的什麼我一句也不懂，我只知道這兒是家新開張的茶樓，我是來吃東西的，花錢上館子吃東西，不論貧富都是主顧，都是店家的衣食父母，怎能給我安排座位呢？我愛坐那兒就坐那兒……」

胡大通見他還在裝糊塗，不禁怒聲道：「朋友，你還說這個就不上路了，你看看這廳堂裏上上下下，誰都知道今天在這兒幹什麼？」

柳痲子道：「別人幹什麼我不管，我是來吃東西的，伙計，伙計，你們這是對客人的樣子嗎？客人來了半天，連個招呼的人都沒有，你們今天是新開張，要是以這種態度做生意，大概也就開張到今天爲

止了，以後鬼才會上門。」

事實上每一個人都在看着他，至少有十幾二十個伙計站在一邊，但是因爲沒得進一步的指示，所以才沒過來，水娘子俏麗的身形在樓欄上伸出來張了一張，明知故問地向着底卜問道：「什麼事呀，怎麼把客人給得罪了呢？小李子，你去招呼一下，記住，做生意講究的是和氣生財，不管是寃家親家，這會兒可都是客人，不能失了禮數。」

她叫的小李子是個眉清目秀的青年小伙子，頭髮梳得整齊雪亮，衣服也永遠是光光潔潔的，臉上一直帶着笑，很能給人好感，四海春的時候，他就在帮水娘子管店，水娘子不在的時候，店裏大小事情都由他作主。

平常他跟水娘子也很接近，經常有說有笑的，而且也常出入水娘子的私室無禁，於是就有人造他們不乾不淨的謠言，說他是水娘子的小白臉。

可是日子久了，大家看着又不像了，這個小李在韓家潭子那兒認識了一個叫金瓶兒的粉頭，打得火熱，小李一有空就往韓家潭子跑，而金瓶兒只要那天沒有當差，也一定膩在小李的屋子裏，晚了就住下了。

水娘子常拿金瓶兒的事跟小李開玩笑，金瓶兒見了水娘子滿口稱大姐，也挺親熱。

因此大家也就不懷疑水娘子跟小李有一腿了，沒有一個女的肯讓自己的小白臉去沾別的女人的，而且金瓶兒的醋兒也很大，小李上她那兒，只要跟別的妞兒多說了兩句，她都會鬧着半天，這樣的一個醋娘子，也不可能讓小李跟水娘子怎麼樣。

直到大家在不久前知道了水娘子的眞正身份，敢情她是渤海龍王尤青雄的妻子，那當然更不可能跟別的青年小伙子不乾不淨了，所以這個小李的身份也就讓人另眼相看了，至少他在衞天風的圈子裏是個很重要的人。

尤其是此刻水娘子特別指令他出來招呼柳麻子，更顯得這小伙子的份量不輕，於是大家都瞪大了眼睛，看看這小伙子如何來對付這個上門鬧事的惡客。

小李今天一身新，模樣兒更俏利了，他上來冲着柳麻子作了個揖，笑嘻嘻地道：「柳大爺，您不用生氣，天風居今兒剛開張，人手不多，而且來賞光的朋友們又多，難免會有疏漏的地方，不過這也怪您沒坐對了地方。」

柳麻子一瞪眼道：「怎麼，天風居不是茶樓嗎，做生意還挑客人？」

小李笑着道：「做生意當然不敢挑剔客人，但是酒樓茶居，座位分等却是規矩，雅座，客座，花廳，各有價格不同，招呼上自然那有個先後。」

柳麻子道：「我坐的這個地方是屬於那一等的？」

「今兒是天風居第一天開張，不按照價格分等，而是按交情分等，上面的花廳招待的是客人，禮貌上不敢差。對面是留給來找碴兒的，對兒神惡客，小號也不敢得罪，招呼殷勤，祇有這邊是自己朋友，偶爾招呼簡慢，都能諒解一二，柳大爺既然坐在這兒，就請擔待一二。」

柳麻子翻着白眼道：「我可不是你們那一夥的，但也不是被邀請來的，自然不是來找碴兒的，我只是上門來照顧生意的，你說我該坐在那一處？」

小李仍是笑嘻嘻地道：「那可難了，小號在此時此刻，只有這三種客人，對面是敵，這邊是友，花廳內可敵可友，像柳大爺這種客人，還沒有到招待的時候，柳大爺走南闖北也不是一天了，茶樓酒肆的規矩不會不知道，帳房上錢櫃的紅封條還沒撕下來，就是還沒開始營業，柳大爺如是存心招呼生意，小號十分歡迎，只是您還來得早了一點。」

這小子不但能說會道，而且還是一團和氣，緊緊地抓住了理，使得柳麻子無可奈何，想了一下道：「你們這兒有個叫吳海獅的王八旦沒有？」

「有，有，是咱們二當家的，您有什麼吩咐。」

「沒什麼，你去摑他兩個大嘴巴子，說是我老人家賞的，這小子滿口胡說八道，居然對我老人家沒規矩，信口狂吠，說是家有大喪，死求活懇地要我老人家前來，我老人家看在他姥姥跟我的交情，不好意思不來捧個場，誰知道他竟是誆我老人家……」

這些市井遊俠罵起人來確有特殊天才，信口開河，亂罵一通，興之所至，完全不顧什麼身份，他這一罵完，在對座的許多朋友也跟着起鬨紛紛地道：「對，對，這種畜生簡直該打。」

「不怪你老柳生氣，我們都是合蓋一條被的朋友，不爲了他老奶奶當年跟我們的交情，誰會理這小雜種的那一套，這些老爺爺來給他面子了，他居然連頭都不來磕一個。」

說着，笑着，罵着，吳海獅在樓上差點沒氣得吐血，可是水娘子把他按住了：「二弟，別這麼毛燥沉不住氣，有小李在那兒，一定能招呼了下來。」

吳海獅總算被勸住了，可是那小李却更叫他火了。

「原來是這麼回事，那就難怪柳大爺生氣了，我們二當家的竟是這麼個人，那兩個耳括子可不能便宜了他，柳大爺，我一定替您把這兩個嘴巴帶了去，重重的摑他個滿地找牙，來給大爺您消消氣。」

柳麻子見他居然說出這種話，倒是大出意料，一時摸不清對方的意圖，只得笑道：「那倒不必，打得他腫半邊臉，也就行了。」

「柳大爺，這可難了，打掉他滿口大牙，我只要重重地下手就行了，您只要他腫起半邊臉，這輕重的份量，可不容易控制，您再指示得淸楚一點。」

柳麻子笑道：「無所謂，這兒有不少都是他的老長輩，誰還眞忍心揍他，只要把他拉出來，那怕是輕輕地拍兩下子，讓他這些老爺爺消消氣就行了！」

小李點點頭道：「行，行，我這就去，您先喝口茶，消消氣，天風居雖然還沒有正式做買賣，您却是第一位上門照顧的

客人，財神爺嘛可不能簡慢，小號一定使您滿意！」

他一抬手立刻有人端了一盅茶送了過來，小李接在手中，雙手捧到柳麻子的面前道：「柳大爺請用茶，我這就爲您傳話去了。」

柳麻子倒要看看這小子是否眞能把吳海獅拖出來當衆摑兩個耳光，所以也客氣地笑道：「不敢當，費心，費心！」

人家十分禮貌，而且是當衆把話擺了出來，柳麻子自然也得像個樣子，所以也雙手接下了茶。

就在他把茶盅接在手中的時候，忽然拍拍兩響，響聲過後，他才感到臉上一陣刺痛，原來小李就利用這個機會電疾出手，一正一反，摑了他兩個耳光，手法快得出奇，柳麻子幾乎沒看見他的手動，不由被打得呆了。

小李却笑嘻嘻地道：「柳大爺，我想爲了使您滿意起見，還是先弄淸楚的好，兩個耳括子像這麼重，您看行不行。」

柳麻子這時的臉上說不出是什麼表情，他突梯滑稽，遊戲人間，有許多成名的高手被他整得啼笑皆非，可是今天却第一次嚐到了被人整的滋味。

對座的那些市井遊俠們也都怔住了，有幾個人已經磨拳擦掌，幾乎要站起來打架了，但是司馬青却沉聲道：「坐卜來，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這麻子專好喜歡拿人家開胃，獨出心裁，想些坑人的花樣，現在自己也該嚐嚐被坑的滋味。」

那殺豬的屠一刀挺着大肚子笑道：「司馬大俠的話有道理，咱們江南三十六友中，數這傢伙最壞，他的臉上平平整整，一個洞都沒有，他偏要自己稱麻子，我問他是什麼意思，他說柳麻子是他先人創下的字號，不能失傳，這還像句話，第二個理由可就混帳了，他說麻子有個別稱叫坑人，他雖不是麻子，却精於坑人，以此爲號，讓人家多注意一點，今天好，麻坑裏翻了船，我倒要看看他有坑人的本事，自然也該有被人坑的度量，咱們三十六友，偷鷄摸狗，什麼事兒都幹，但是一定問心無愧，既然是見得了光的事，自己也該受得下，否則我們就是一批眞正的地痞流氓，連衞天風都不如了！」

那幾個對司馬青的話還有不服氣的，被屠一刀一說之後，才一個個坐了下來。

柳麻子定了定神才笑笑道：「行！小兄弟，麻子今天倒服了你，就是這麼重，你給我去賞給吳海獅那小王八旦！」

他揭開茶盅蓋，正要喝茶，忽然叫了起來：「哎呀！你們這店裏的茶不乾淨，茶葉裏怎麼會有兩頭死蒼蠅呢，這喝下去，不拉肚子才怪！」

小李正要轉身，一聽他的話，止住了脚步笑道：「柳大爺，別再玩花樣了，這茶是剛冲的，而且還有蓋子蓋好的，怎麼會有蒼蠅呢？再說現在只是四月天，還沒有到蒼蠅的時候。」

柳麻子叫道：「難道我還會訛人不成，兩頭紅頭大蒼蠅漂在上面，有一頭還是活的呢，那可假不了！」

坐在他對席的胡大通瞟了一眼道：「怪了！還眞有兩頭蒼蠅，小李，別是你們廚房裏不當心，叫人挑了眼兒……」

小李站在個戒備的位置，笑笑道：「胡鏢頭，您怎麼會上那個當呢，您想想，在滾熱的茶裏，還能有活的蒼蠅！」

柳麻子冷笑道：「髒臭的地方才有蒼蠅，你們這兒還有些老得成了精的蛆虫，自然也有熱水燙不死的蒼蠅，你不要以爲我是摑了兩個耳光去，想把你討過來，柳爺爺要揍同你這小子輕而易舉，不過這蒼蠅的確是在碗裏，你最好作個交代，天風居裏用蒼蠅泡茶給人喝，這份盛情，就算是你們的朋友也受不了，你自己看去。」

他把茶盅推了出來，小李用手接住了，覺得對方的勁力很大，但是他利用一個巧妙的身法輕輕一轉把勁兒給卸掉了，從容含笑揭開茶盅，倒是怔住了。

水面上的確浮着兩個紅頭綠肚子的大蒼蠅，一頭死了，另一頭居然還在掙翅膀作響，似乎要飛起來。四月天有蒼蠅已經離奇了，在滾熱的茶水中，蒼蠅居然沒被燙死，的確是不可思議的事。

他仔細端詳時，那頭蒼蠅忽地淨脫水面飛起，朝他的眼睛上撲去，出乎本能地他閉上了眼睛，用一隻空手去抓，蒼蠅是抓住了，但是觸手鐵硬，竟像是抓了一個長滿刺的鐵珠子，使他又是一怔。

跟着他感到臉上一陣熱痛，一股巨勁，隨着拍拍兩響之後，使他連撞出好幾步，頭都昏昏的！

他心中明白，這是柳麻子打回了兩巴掌，而且重得多，口中有一股血腥味，那是由牙床中流出的血。

努力地定定神，看見柳麻子站在不遠處抱着雙手笑道：「小兄弟，我忘記了，吳海獅那小王八旦幼失教養，壞事幹多了，臉皮比城牆還厚，像你剛才那樣拍兩下，像是拍蒼蠅一樣，他根本不在乎，一定得像我這副手勁兒才能叫他略有知覺。」

柳麻子這次才是公開在大庭廣衆間展示了他的身手，毫無疑問的，他可以被列入高手榜上的。

剛才被小李暗算，偸襲之下挨了兩個耳光，那小子手法已經驚動了很多人，而現在看了柳麻子的身手後，大家都噤若寒蟬，不開口了，尤其是坐在柳麻子對面的胡大通，更是低下了頭，連眼睛都不敢往柳麻子看了。

小李又停了一會兒，把腦中那股昏昏的感覺驅走，使情緒定了下來，連嚥了兩口唾沫，隨着也吞了牙床流出的血，然後繼續保持着他瀟洒的笑容。

「柳大爺，好功夫，好功夫，我旋風兒李唐自出娘胎以後，今天還是第一次挨打，因此對柳大爺是感激得很！」

柳麻子却笑笑道：「小兄弟，你說什麼呀，像你這麼細皮白肉的俊臉蛋，誰捨得打你呀，剛才那兩巴掌可不是打你的，只是做個樣兒，煩請你帶去給吳海獅那小子的！」

李唐也笑笑道：「原來是這個樣子，柳大爺，那可眞對不起，還得麻煩您一下，您沒告訴我一聲就打了，我根本就知您下手有多重這可怎辦呢？」（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換心殺手（六）

馮嘉・文　盧令・圖

投石問路計　釜底抽薪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終於找到馬覺，獲知眞相，知道一切殺人兇案，全是馬覺的叛徒林彼德所爲，他辭別馬覺，偕葉麗往訪金明，要金明爲他散佈林彼德假冒馬覺四出行兇的消息，藉以遏阻林彼德再次行兇，金明答允合作後，司馬洛輕鬆地帶葉麗往酒店歡樂——

然後，司馬洛和葉麗就擁在一起，進前的調情了。葉麗的反應是熱烈的。與其說這是她的反應，倒不如說這是她的主動。她吻他的時候多過他吻她的時候，而且主要還是嗅多於吻，無疑地，她是非常欣賞他身上的氣味的。

司馬洛發覺這是很奇怪的事情，男人總說女人身上的氣味是香的，而女人則總說男人身上的氣味是臭的，然而在他的經驗之中，却差不多每一個女人都是十分欣賞他身上這種男人的臭。也許女人講話總是口不對心的！

後來，嗅和吻的階段過去了，他們便又瘋狂起來。

瘋狂終結之後，他們同吸着一根香烟，等着睡眠自動降臨。在睡着之前，她問道：「下一個你要找的人是誰？」

「方剛。」司馬洛說。

「方剛是一個怎樣的人呢？」葉麗又懶洋洋地問，「像金明一樣嗎？」

「不像金明，」司馬洛說，「因此我對他也許不能夠太客氣了。不過，希望金明已經把消息傳了開去，這樣，我就不必對他太不客氣吧。」

× × ×

然而，雖然金明是已經把事情傳開了，他發覺他却仍然是不能夠對方剛太客氣的！

方剛是一個狡猾的人，那種樣子與內心完全相反的人，外表看來，方剛是善良而老實的，頭髮半禿，白白晳晳，講起話來結結巴巴的，身上穿的衣服也是老實而保守的，但和他交過手的人就知道，他的爲人與他的外表剛剛是完全相反。

方剛開一間出入口公司，規模相當大，而且也是眞正地做出入口生意。不過，大批正正當當的貨物裏面，祇要間中雜有一箱不大正當的貨物，那就使他的利潤非常可觀了，而方剛並不計較那是什麼貨物，總之是能夠使他有利的。而且方剛對那些影响他的利潤的人會不擇手段地對付，對於那些可以帮助他得到利潤的人又可不擇手段地奉承和巴結。

方剛和馬覺算不上有什麼交情，因爲他們根本不是同一類，不可能走在一起的。以前有一次，方剛企圖收買馬覺，他認爲他用得着馬覺這樣一個人。自然，馬覺是拒絕了，不過彼此之間沒有留下什麼惡感！馬覺並沒有機會和方剛有過不去的地方。因此馬覺相信，當他轉爲職業兇手的話，去找方剛，方剛是一定大表歡迎的。這就是爲什麼他相信林彼德會去和方剛聯絡。

司馬洛和葉麗是到方剛的寫字間去見他的。在總經理室內。方剛的辦公桌上打開了一隻紙盒，紙盒內的一雙鞋子，一隻留在盒內，一隻放在方剛的桌上，方剛正在研究着這隻鞋子。一隻欵式新欵的女人鞋子，厚厚的水松木底，猄皮面的！

「這是從意大利定來的，」方剛解釋說，「來價很便宜，但賣得很貴，做女人生意，利潤是很深的！」

「假如鞋底內藏一些鑽石或者海洛英之類，」司馬洛說，「利潤會更深了。」

方剛似笑非笑地瞥了他一眼：「你眞會開玩笑！」接着又看着葉麗：「葉小姐，你喜歡這鞋子嗎？我可以到貨倉拿幾雙送你。」

「謝謝你，」葉麗說，「我脚上這一雙也是新的，穿舊了後，我一定來拿！」

「你自己把鞋子收起來還是要我替你把它丟掉？」司馬洛說，「我們不是來買鞋的！」

方剛聳聳肩：「這是生意經呀！」

司馬洛一跳起來，把那隻鞋子奪過來，塞回紙盒內，然後連同紙盒一丟，那隻紙盒準確地飛進了寫字間一角落的廢紙簍之內。

「下一步，」司馬洛柔聲地警告道，「假如你再顧左右而言他，我就把你的人也整個丟進那裏了。」

方剛看着司馬洛，臉上現着一副可憐相，不過司馬洛也知道，他這表情與他心中所想的也同樣地是相反的，方剛的心裏充滿了怒恨，也許正在考慮好不好叫人來對付司馬洛。但他終於決定還是不好了，也許主要是因爲有葉麗在塲。假如他要對付司馬洛，也不能夠當着葉麗的面，由於他也知道葉麗是有很大的後台的。

方剛說：「哦，你剛才是提起馬覺的事情。關於這件事，我是也聽到過一些傳說的，不過我知道得不很多！」

「你一定也知道我找過金明這件事吧？」司馬洛問。

「是的，我知道，」方剛說，「我也聽到過這個傳說，你知道的，我們這一類人，聽到的傳說是很多的。」

「我現在就是要把林彼德找出來。」司馬洛說道。

「林彼德？」方剛說道，「我並不認識這個人。對於他的事，我是知道得更少了。」

「你對他知道得很多，」司馬洛說，「而且，你是和他有關係的，因爲你用過他。」

「沒有發生過的事情，你可不能硬要我承認呀。」方剛又露出一副苦惱而可憐的樣子。

「我已經查過記錄了，」司馬洛說，「有一個叫王日輝的人，就是死在林彼德手下的人其中之一，這個王日輝剛巧是你的對頭人。他是個正當商人，而他認爲你的公司太大了，聘了商業偵探調查你，要搶走你的客戶，以及在生意上把你擊倒，也許他是搶不走你的戶口的，但他要調查你，這却給了你很大的麻煩了，所以你很有理由殺死他，而林彼德把他殺了，你以爲這是誰主使的呢？」

「你——你這祇是瞎猜吧了，」方剛又吶吶着，「你不能證明。」

「也許我能證明了的，」司馬洛說，「我終於可以找到林彼德，那時他就會指證了。」

「而我要帮助你找到林彼德，讓他快點能够指證我，」方剛看着司馬洛，就像認爲司馬洛，是對他講了個天大的笑話似的。

「也許，」司馬洛說，「假如你帮了我這個忙，我是會和你妥協的。」

「怎樣的妥協？」方剛問。

「讓我們這樣講吧，」司馬洛說，「我來找過你，林彼德也許會知道的，也許他會認爲你不會告訴我什麼，但是，他也認爲難保下一次你不會告訴我什麼的，因此他會認爲還是把你殺掉安全一點！」

「但，」方剛說，「假設我知道一點關於林彼德的事情，假設我告訴了你，那麼林彼德會很生氣了，他一定會把我殺掉的。」

「一定不會，」司馬洛說，「他會忙着逃走，沒有空生氣，也沒有空來殺你，你告訴了我可以找到他的地方，我去一找，他就會知道是你告訴了我，他更加不會殺你了，因爲殺你也沒有用的。」

方剛的臉苦着，就像咀巴裏在嚼着什麼味道不好的東西似的，他說：「這不是很好的生意經，不論怎樣，對我都是沒有利益的。」

「你總不能要求每宗生意都是有利的呀！」司馬洛說。

方剛還是苦着臉。

葉麗揷咀說：「方先生，你還是快點選擇吧。我猜你也不會選擇給林彼德殺掉的。」

方剛現在的徬徨和軟弱可不是假裝出來的，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說：「葉小姐，你給我一點意見吧，你認爲我應該怎樣做呢？」

「既然你待我這麼好，肯送一雙鞋子給我，」葉麗說，「那麼我也給你一點好意見吧。我認爲你還是和我們合作好些。起碼我們不會動手殺死你。」

「但是，」方剛說，「你們却會把我送上絞刑架的。」

「這還不是一定的，」葉麗說，「我們不一定能够活捉林彼德，假如我們捉到的不是活的林彼德，而是死了的林彼德，那林彼德就不能指證你了。」

方剛還是遲疑着，因爲葉麗這樣說，也不過是一種安慰之辭而已，並不是一種保證。

「我沒有耐性等你考慮兩個鐘頭，」司馬洛說，「快點，不然我要把你抓起來，擲到那牆壁上，再讓你彈回來了。」

「呃——好吧，」方剛終於嘆了一口氣，「我告訴你好了，不過我不能告訴你太多，因爲我也不知道太多。」

「你知道的，你都講出來好了。」司馬洛說道。

「是這樣的，」方剛說，「林彼德的確來和我聯絡過。他來是爲了……爲了……讓我們說是爲了一宗生意吧。一宗進出口生意。」

「嗯，」司馬洛說，「進出天堂地獄的進出口！」

方剛又苦笑了：「我早說你是很會開玩笑的，司馬洛。總之，他說他是代表馬覺而來的。以我和馬覺的交情——我自然和他做成了這宗生意，而交易的結果是令我相當之滿意的。」

「以後，你還有再和他交易過嗎？」司馬洛問。「當然，我所指的是這種進出口的交易。」

「沒有，」方剛說，「是眞的沒有，我不騙你的，是眞的沒有，你知道的，是沒有這種需要，你知道，有些生意，是在需要的時候才會做的，並不是有平貨有好貨就買入，例如水果，即使怎樣便宜，你也不能够大量購入而存放着，因爲這會變壞，不能够即時消耗的就不買——」

「別多講廢話了，」司馬洛說，「我們是正在講林彼德。」

「我沒有再和他交易，」方剛說，「不過他再來找我兩次，那是我和他之間的交易，不是和馬覺有關的——當然，那時候我根本還不知道並沒有馬覺在內的，總之，他來找我是爲了女人的事，是這樣的，他第一次來和我談好了之後，說他想消遣一下，問我有沒有好的女人，可以介紹給他——」

「原來這種生意，你也做的。」葉麗說。

「唉，葉小姐，這世界上常常是公不

離私的，有時一些大客戶從外地來，我給他們介紹女人，玩得開心，以後，他們會樂於再和我交易了。因此，我頗有一些找女人的門路，我把這些門路介紹給林彼德，他很滿意，以後又來找我，第三次，我覺得太麻煩了，不想再攪這個，而且我已經摸準了他的口味，我給他找了一個最能令他滿意的女人。之後，他果然不再麻煩我了。」

「你的意思是他仍然會和這個女人來往？」司馬洛問道。

「我相信是的，」方剛說，「我沒有他的地址，祇有電話號碼，但他可能還會去找這個女人的。」

「女人到處都有，」葉麗說，「你怎能夠肯定他必然去找這一個呢？」

「是這樣，」方剛說，「他這個人嘛，是一個虐待狂的人，你知道的，他不單是和一個女人睡覺就滿足，還要諸般虐待，要這樣要那樣，咬一口，打一拳之類，他出得起錢，有些女人是會勉強忍受，勉強逢迎的，但祇是忍受而已，却不會享受。這個女人，這個朱薇則是不同的。這就是為什麼我會把她介紹給林彼德，我向以前介紹過的女人打聽，知道林彼德是這樣一個人，我就決定把朱薇介紹給她，因為，朱薇是一個被虐待狂，她是眞正享受那一套的，她和林彼德，可以說是天造地設的一對。這樣，林彼德玩起來，味道自然也不同了。因此我相信林彼德是會再去找她的，因為像她這樣的女人，世界上實在並不多。你明白嗎，一個人有特殊嗜好，那他即使要走很遠的路，或者付出相當高的代價，還是要滿足這種嗜好。」

「這一點你說得很對的，」司馬洛說，「不錯，我也認為在這種情形之下，林彼德不會一次兩次就放棄朱薇的。」

「但是，」方剛說，「我希望我不必替你向朱薇問什麼話了。我是不想在這件事情裏面牽涉太深的。你要找她，你自己找她好了。」

「好的，」司馬洛說，「朱薇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呢？」

「我有她家的電話號碼和地址。」方剛說，他取出一本小册子來，翻閱了一下，把一個地址和電話號碼告訴了司馬洛。然後又說：「我看，你可以先以顧客的身份去找她，我可以替你作為介紹人。」

她瞥了葉麗一眼，葉麗則馬上瞥了司馬洛一眼，當然，葉麗是開始有點醋意了，這是難怪的，一個人並不是任何時候都能夠把感情和正經事分開，尤其是一個女人。

司馬洛微笑。「這也是一個好辦法。當然，我用不着一定眞正光顧她的。我可以扮演另一種客人，祇是愛談談，不動手也不動拳頭的。」

「我相信你在這方面一定很有辦法的，」方剛說，「你對我也這樣有辦法了，對她一定也有辦法。我現在就給你打這個電話好不好？」

「好吧，」司馬洛說，「但是，我先警告你，你不要弄什麼古怪，假如這是一個陷阱，那你就完了，完定了，我會把你殺掉的，知道嗎？」

「我知道，」方剛又苦笑聳聳肩：「我不會弄什麼古怪的。」

他就拿起桌上的電話，當着司馬洛的面前打給朱薇。和朱薇約好了時間，他放下電話之後攤攤兩手，說：「好了，我已經盡了我的能力，以後就要靠你自己。」

司馬洛看看葉麗，說：「好了，我們現在走吧，不要妨碍方剛的生意了。」

葉麗祇是一抿咀，她是不高興司馬洛去找這個女人的，不過她却是無可奈何。

司馬洛走過去，把廢紙簍中的那盒鞋子拾回了，放在方剛的桌上，說：「現在好了，方剛，你研究你的生意吧，這樣利潤深厚的生意，放棄是眞可惜的！」

方剛祇是瞪了他一眼。

司馬洛和葉麗一起離開了，他們回到了他們的車子上。

葉麗說：「你眞要去找那個女人嗎？為什麼不直接去問她，我們兩個人可以直接去向她問話！」

司馬洛微笑：「你在吃醋了，但你實在不必吃醋的。你不大明白我，其實我並沒有興趣去攪這個朱薇，我祇是想把事情做得好一點吧了。你也聽到方剛形容朱薇是怎樣一個女人的，照我的看法，這樣一個女人，是一個特別的女人，未必我們這樣去找她，她就肯對我們講什麼的，因此我要先行認識了她，才能決定採用什麼方法對她！」

「隨便你吧，」葉麗淡然地說。她還是顯得不大高興，而這是人之常情了。自已所喜歡的男人，當然不高興他去找那種女人的，不管是為了任何原因！

「不過我還不需要現在就要去找她，」司馬洛說，「我們現在先回到酒店去，休息一下也不遲。」

「唔，」葉麗忽然微笑，以一種近乎狡猾的神情看着司馬洛，司馬洛心裏有了一陣微癢的感覺，因為他知道她心裏是正在想着什麼的。

她一定在想，他們既然還有機會回到酒店去休息一下，那麼，她就也有機會使他為她鞠躬盡瘁一番，而使他沒有機會在其他女人的身上發展了。

他們回到了酒店，葉麗伸了一個懶腰，說：「我想洗一個澡。」

「你洗吧，」司馬洛說，「我還要下樓去辦一些事情。」

「辦什麼事情？」葉麗問。

「我得去安排一下，」司馬洛說，「以保障我們在這裏的安全。」

「作什麼安排呢？」葉麗問。

司馬洛微笑：「當我回來的時候我再告訴你好了！」

司馬洛下樓去了，葉麗則進入浴室去洗她這個澡。當她從浴室出來的時候，司馬洛還沒有回來，於是她就光着身子在床上躺了下來，正如司馬洛所猜，她的計劃就是要使他為她鞠躬盡瘁一番，以制止他在別個女人的身上去謀發展的。

後來，她聽見鎖匙在開門的聲音，於是她閉上了眼睛，而把身子擺出一個最動人的姿勢，以使司馬洛在一進來的時候便受不住她的誘惑。

然而，在不過一秒鐘之後，葉麗就忽然完全清醒過來了。因為她忽然醒悟到，那開門的聲音並不是來自司馬洛出去時那一度房門口，而是來自另一度門，這間酒店是每兩間房間之間有一度門通連着的。這度門，住在房間裏的住客無權打開，亦沒有鎖匙可以把它打開。這祇是一度安全門。譬如，其中一間房間裏出了什麼意外，敲門也沒有人應，那酒店中人就會進入隣房，打開安全門進來了。

現在，却正有人企圖打開安全門從隣房進來，這使葉麗出了一身冷汗，她的第一反應就是拉起被子把自己的身子遮住，由於她是一個女人。但是跟着，她又記起了自己的處境和身份，便放棄了被子，立即一滾身下床，抓起手袋，取出她的小手槍來，等着，有那床隔在她與安全門之間，環境對她還是相當有利的。

那度門打開了，葉麗張開咀巴，想喝令來人不要動，但結果咀巴祇是張開，而閤不攏來。因為她看見開門進來的人不過是司馬洛。

「你——」她終於吶吶着，「你在幹什麼？你怎會從那邊進來的？」

「對不起，」司馬洛說，「我一定把你嚇了一跳，我以為你還沒有洗好澡。」

「還有別人嗎？」葉麗仍然蹲在那裏問。

「沒有！」司馬洛說，「祇有我一個人。」

葉麗這才放心地站起身，假如有人跟着司馬洛進來的話，那場面才是眞的尷尬呢。

她走到那安全門的門口，向隣房望望，說：「你究竟在攪什麼鬼，司馬洛？為什麼你要從那邊過來？」

司馬洛聳聳肩，一攤兩手：「我把隣房也租下來了。」

「為什麼？」葉麗問。

「我是用另一個人的名義租下來的，」司馬洛說，「第一，就是為了防備會有人從隣房過來，第二就是為了防備林彼德，我們追得他太急了，雖然馬覺對他講過，要殺我們是並不容易，以及簡直沒有可能的，但我猜他還是會試試這樣做，馬覺的方式，還有其中一個他未曾用過的，那就是在房門口弄鎖匙那把戲，你記得你第一次來向我兜搭的時候嗎？眞把我嚇了一跳。我還以為是馬覺在那外面，他有一個方法就是在匙孔上弄出聲响來，當你到匙孔去張望時，他就一槍射進來，射中你的眼睛，所以，當你聽到匙孔有人在弄時，你不要過去看，你祇要從另一間房間的門口出去，如果看見門口的人是林彼德，你就把他殺掉好了。」

「但，」葉麗說，「你肯定林彼德會用這個方法嗎？」

「相當肯定，」司馬洛說，「林彼德這個人是缺乏創作能力的，而馬覺祇殺過一個住在酒店的人，就是用這方法。」

「你怎知他不會……呀！我現在明白了。」葉麗恍然地說。

「明白了什麼？」司馬洛問道。

「明白了為什麼當你把馬覺的故事告訴方剛的時候，你忽略了林彼得缺乏創作能力這點，你是故意這樣的。」葉麗說。

「對了，」司馬洛說，「因為我不想給林彼德太多的刺激，以至他憤發起來，當他來殺我們的時候，我要能夠預測他採用什麼手法。我不想刺激他想出一個新的手法來。」

「你這個聰明鬼！」葉麗說着，上前伸出雙手攬住他的頸子，「但是，你租了兩間房間，那即是說，我們今天晚上要分房而睡嗎？」

「不是這個意思，」司馬洛連忙否認，「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那麼你現在來證明一下吧，」葉麗說着，就把身子放軟了，她的目的要墜着司馬洛，司馬洛也和她一起倒在床上，然而她這樣做却是不成功的，由於司馬洛氣力很大，她既放軟了身子，他就把她整個人抱了起來了。

司馬洛吃吃笑着。「看你，吃醋成這個樣子。」

「來呀，」葉麗嬌嗔地扭動着身子，「難道你不高興有一個人為你吃醋嗎？」

她既不能把他墜倒，便把雙脚放回地上，忽然用柔道手法一摔，這一次，司馬洛可給她摔倒床上了。

他吃吃笑着：「怎麼這樣急？難道今天晚上也等不到嗎？」

「等不到了，」葉麗說，「因為今天晚上你也許不會回來了，你不是要到那個女人的家裏睡覺嗎？」

「好吧，」司馬洛沒好氣地說，「我們來證明好了。」

於是，他就很落力地證明了。

× × ×

這個叫朱薇的女人，實在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女人，不過美麗起來，却帶着一點邪氣。不錯，司馬洛一看見她，就知道她是一個心理不大正常的女人了。

不過，她家裏却有一流的設備。

由於她是收取相當高的價錢的，因此她的家裏也非有一流的設備不可了。她一個人住一層樓，裏面佈置得舒適而豪華。一個男人到她家裏來，可以得到一種像回家似的感覺。

她開門的時候已經換上了一襲非常誘惑性的睡衣，是粉紅色的透明輕紗睡袍，裏面有一條輕紗的三角褲，但褲襠的部份却是缺去了一塊的，就像小孩子所穿的開襠褲。一個男人，用不着替她把這褲子脫下來，就可以做他要做的事情了。這不是普通住家女人會穿的那種睡衣，而是情婦之類的人物所穿的那一種。

「司馬洛先生嗎，」她嬌聲說，「請進來！」

「朱小姐，」司馬洛說，「希望我不是打攪了你。」

「怎會呢？」朱薇說，「方先生跟我講過你會來的，因此我已經準備好了一切在等候了。但，你不必稱呼我為朱小姐。你叫我阿薇就行了。」

「唔，阿薇，」司馬洛說着坐下來，「你是個很美麗的女人。」

「謝謝你，」朱薇說，「我很高興你欣賞我。你覺得物有所值，那就好了。你要喝點什麼呢？讓我替你斟吧。茶，還是酒？」

「酒吧，」司馬洛說，「最好有威士忌！」

「你喜歡喝威士忌嗎？」朱薇又微笑着，「人家說白蘭地可以壯陽，但威士忌

呢，却是那麼相反的。」

「讓人家去講好了，」司馬洛說，「我却是並沒有這種感覺的。」

朱薇拿來了一杯威士忌給他，又親熱地坐在他的身邊，接近着他，大腿和他的大腿緊貼着。

他舉起杯子來，朱薇也舉起杯子，但她的手臂還伸過來，手肘的部份和他互相扣着，以便顯得更加親熱。他們一起乾了一杯。

「司馬洛先生，」她說，「你現在要到房間裏去呢，抑或我們是先來跳一陣舞之類？我認爲你不必太心急，因爲我們有一整晚的時間。一整晚的時間，我都是屬於你的。」

「我們還是到房間裏去吧。」司馬洛說道。

「好，」朱薇說，「既然你是這麼心急，那我們就先來解決你所最急切的需要吧。不過其實你是不必急成這個樣子的，我們有一整晚時間。這樣急，那豈不是把整晚的時間都浪費掉了嗎？」

「不要緊的，」司馬洛說，「我深信我們不會把整晚的時間都浪費掉，我有一些很特別的方法，可以打發這一晚的時光的。」

他們進了朱薇的睡房。這也是一間佈置得豪華而又舒適的睡房，有一張非常之大的床，長度起碼有七呎，那也即是說，這是一張丁方七呎的床，在這張床上，就是進行摔角，亦並無不可的。

他們在床上躺了下來，朱薇的身子又緊貼着他，一面問道：「司馬洛先生，現在要不要我把衣服脫下來呢？」

「哦，這個不必了，」司馬洛說，「現在，你已經是够好看了。告訴我，阿薇，方先生有沒有跟你講過，我是一個特別的客人。」

「他講過了，」朱薇道：「不過，你却要自己告訴我，你是怎樣特別法。因爲他並沒有說過你是怎樣特別，我是可以適合很特別的客人的，我要你告訴我，你究竟是怎樣特別就行了。」

「不過，」司馬洛微微一笑，說：「你得答應我，當我告訴了你之後，你不要反感。」

朱薇格格地笑起來：「我也先告訴你一件事吧，司馬洛先生，我是一個特別的女人，你認爲會令我反感的事情，我却不一定會覺得反感的。老實說，我什麼人都見過，有些男人喜歡打我一頓，我亦一樣受得起。」

「不是這個，」司馬洛說，「是這樣的，我最喜歡問人家問題，我最喜歡聽人家講自己的性生活。」

「這倒是另一種怪人了，」朱薇笑說，「但是，聽人家講，這有什麼樂趣呢？照我看來嘛，聽人家講，那倒不如自己做了。」

「是這樣的，」司馬洛說，「我現在正在寫一部書，是有關這一方面的實錄，我需要多見一些人，多收集一下有關這方面的資料！」

「你打算把我的經歷都寫下來？」朱薇說道。

「是的，」司馬洛說，「方先生對我講過了，你是一個很特別的女人，因爲我相信，你一定有一些很有價值的資料可以告訴我了。」

「唔，這個嗎？」朱薇沉吟着說，「這樣，你却得付出一點代價了。」

「但，」司馬洛說，「我是已經付出了你所要的價錢的。」

「你付的價錢，是肉體的服務的代價，講故事却是不包括在內的。」朱薇狡猾地說，「你要我講故事嗎，那你就得再多付一點。」

「你這個人倒很會做生意。」司馬洛嘆了一口氣，「好吧，你要多少？」

朱薇一點也不慚愧地，豎起了一隻手指。

「一百元？」司馬洛問道。

「少一點了，」朱薇說，「再猜一次吧。」

「一萬元？」司馬洛問。

「這却又是太多一點了，」朱薇說，「我絕對不相信你會肯給我一萬元。中間吧。」

「一千？」司馬洛問。

「是的，」朱薇說，「這價錢也不算貴了吧。」

司馬洛却認爲這個價錢是絕對不算便宜的。

他考慮了一下之後說：「好吧，一千元，但你必須令我滿意的！」

「我會令你滿意的。」朱薇說着就向他伸出一隻手，手指在動着，顯然她的意思就是相金先惠，格外留神。

司馬洛只好掏出一千元來交給她。這雖然不是一個小數目，但與他做這件事拿的酬勞來比較，却是絕不算大了。朱薇接過了這鈔票，塞進了床頭几之內。

「好了，」她在床上一躺，兩手枕在後腦，擺出着的姿勢是極其誘惑的，「你現在可以開始問了。」

司馬洛咽了一口涶沫，雖然今天下午，他曾經爲葉麗而鞠躬盡瘁過，但他到底是一個精力充沛的男人，他這樣躺在朱薇的身邊，朱薇身上雖然穿着衣服，其實也可以算是完全沒有穿上衣服的。他極力控制着自己的心情，摒除雜念說：「讓我就由你最感興趣的經驗開始吧。做你這種工作，當然是不會甘心情願的。大多數時候，你碰到的人客，都會是非常討厭的人物，但是，也總有一次，你遇到的客人是會使你感到相當欣賞的，對不對？你可以給我舉一個例嗎？」

「你說得對了，」朱薇說，「我實在相當討厭這種工作。我所碰到的客人，十個有九個半，都是令我嘔心的。你則是半個。」

司馬洛忍不住笑了起來：「爲什麼我是半個呢？」

「因爲，」朱薇咭咭地笑起來，「你是既不討厭，亦不大可愛的一個。」

「我知道我沒有什麼不討厭，」司馬洛說，「因爲既肯在你的身上花錢，又不會給你太多麻煩。但你說我不大可愛，又是指哪一方面呢？」

「這個——」朱薇說，「我看你還是先聽我講了我這個故事吧。」

「你講好了，」司馬洛說。

「我最欣賞的一個男人，」朱薇說，「也是最近才認識的。每當他來找我的時候，他就先把我打一頓。」

「你說是把你打一頓？」司馬洛做出了一個吃驚的表情。

「是的，」朱薇說，「也許你不相信，但我是喜歡這一套的。」

「唔，」司馬洛說，「這個我是也聽過的，心理學上是有這一種類型的。」

「你看看吧。」朱薇說着把那件睡衣掀起來，雖然不掀起來也是看得相當清楚的了，不過掀起來了後就沒有一層輕紗隔着而可以直接觸到，「你伸手過來！」

司馬洛伸出手，她拉着他的手放在胸上，指揮着道：「現在揉一揉。」

司馬洛發力在上面揉一揉，就發覺原來她的乳房也是經過化粧的，那上面塗上了一層肉色的粉底，因此看上去皮膚是更加嫩滑了，而現在揉一揉，那層粉底就去掉。

這時他就發覺那粉底並不單純是爲了美化她胸部而已，而是爲了遮蓋着上面的一些顏色。當這粉底去掉了之後，他就可以看到那上面有一塊紫藍色的瘀痕。

「這是——」司馬洛瞪大了眼睛。

「這是他用手揑的，」朱薇說，「但信不信由你，雖然是痛，我却很享受！」

「那麼——」司馬洛說，「還有別的地方嗎，阿薇？」

「差不多全身都是，」朱薇說，「他先把我打得死去活來，才開始幹那件事，這樣我就快活了。如果不是這樣，坦白說，我是一點感覺都沒有的。你從來沒有碰到這樣的女人吧？」

「從來沒有碰到過，」司馬洛說，「你眞是一個特別的女人。」

「而且，我還願意免費給他，」朱薇說，「我喝望他來。」

「這個人——究竟是誰？」司馬洛問道。

「告訴你也沒有用，」朱薇聳聳肩，「反正你是不會認識他的，他又不是什麼出名的人物。」

「他現在已經不來找你了？」司馬洛問。

「怎會不來？」朱薇說，「我猜他和我一樣，也是非常欣賞這種事情的，而且也不容易找到適當的對手，他會再來找我的。」

「唔，」司馬洛說，「那你是找到了理想的對象了。」

「也不能算是理想的，」朱薇說，「他也有兩個很大的缺點。第一個缺點就是他不付錢。不錯，我叫他用不着給我錢，但他是出得起這錢的。你知道我們女人的，假如我說不要錢，他還是要給我錢，那我會特別心甜。我的夢想就是自己買一層樓，收一點租，就可以不再幹這一行，而過平平淡淡的生活。」

「你有問他拿過錢嗎？」司馬洛問。

朱薇搖搖頭：「難道我們這種女人對男人還會不清楚嗎？我知道他出得起這錢的，但我也知道他不會給我，已然如此，那又何必多此一問？」

「第二個缺點呢？」

朱薇又嘆了一口氣。「當然，找到了這樣一個男人，我實在是也不能再苛求什麼的了，不過，他的確還有一個缺點，那就是，他打得太重了。」

「打得太重了？」司馬洛表示不大明白地聳聳肩，「我還以爲，你是喜歡這個的。」

「我是喜歡，」朱薇說，「不過，他實在出手太重，給他打過一頓之後，眞的是死去活來，一身都痛，幾乎連走路也不能够了。不錯，我是喜歡這種玩意的，但是也有一個限度。假如他打得輕一點的話——你知道的，我到底是血肉之軀，假如這樣下去，我會給他打死的。我喜歡人家打我，不過，打也要打得手下留情，不能够打得太重，痛當然痛，但不會受傷，不會有壞後果，那就好了。但，世界上的事情，當然不能够絕對理想的。」

他們沉默下來。後來，朱薇有點奇怪地看着司馬洛：「怎麼了？你不是說你要問我很多問題嗎？怎麼你又不問？」

「我在想，」司馬洛說，「假如你找到一個男人，有這個人的各種優點，但是沒有他的缺點呢？」

「我不敢做這個夢，」朱薇有點自憐地搖着頭，嘆了一口氣。

「你想買的這一層樓，」司馬洛說，「還差多少錢呢？」

朱薇皺眉看着他，問：「爲什麼你這樣問？」

「你收了我的錢，答應回答我的問題的，」司馬洛說，「難道這個問題你是不願意回答的嗎？」

朱薇聳聳肩：「這個嗎，我所差的其實也並不多，不過，是還差一萬元左右吧了。」

「假如有一個人肯給你一萬元，湊足買樓的錢之外，還給你一筆錢去旅行一個月，休息一下，那你會放棄這男人嗎？」

「天下間那會有這樣理想的事情？」朱薇說道。

「也許有的，」司馬洛說，「我今天晚上也給了你不少錢了。我再給你一萬元，也一樣給得起的！」

朱薇怔怔地看着他。「你……你？」

「是的，」司馬洛說，「方先生早對你講過，我是一個特別的客人了。我對這種事情，也是有相當興趣的，而且我剛剛好有兩個你那個朋友所沒有的缺點。我出得起錢，而我也不會打傷你的。」

朱薇凝視着司馬洛，眼中放射着一種奇異的光采。她吶吶着說：「我——我希望你不是在開我的玩笑。」

「我們何不來試試呢？」司馬洛說，「祇要試一試，就可以知道了。」

朱薇慢慢地跪了起來：「我們——現在就試一試？」

「是的，」司馬洛說，「現在就試一試。」

這樣說着，他就忽然動了，動得很快，他忽然伸出右手，把朱薇一推，朱薇就向床邊跌出去，但在同一時間，司馬洛的另一隻手却一執執住了朱薇那件薄紗的睡袍。

朱薇的身子已經失去了平衡，正在床邊跌出去，而那件薄紗的睡衣是非常之脆弱的，支持不住她的體重，於是結果就是

睡袍撕破了，她跌了出去，而那件睡袍則留在司馬洛的手中了。

朱薇跌到了地上，打了一個滾，但因為地板上是鋪了地毡的，她雖然跌得一陣發暈，却是不會跌傷。

司馬洛吼叫一聲，一跳下來，一隻膝蓋跪在她的背脊上，再一撕，就把剩下的一截也撕下來了，於是她的身上便什麼都沒有剩下來了。

跟着，司馬洛就把她的兩手都拉到背後，而向上托上去。

「呀——呀——」朱薇顫着聲音叫了起來，因為這實在是一種令她相當痛苦的姿勢，她的兩臂就像快要從肩部的關節上脫下來似的。

司馬洛獰笑着：「怎麼樣了，阿薇？這樣夠不夠味道？」

「用——用力一點！」朱薇雖然正在咬牙切齒地忍着痛，却還是這樣鼓勵他。

司馬洛覺得，這個女人的心理問題的確是相當嚴重的。但她既然有此請求，他也祇好依她的請求而行事了。他再把她的手臂向上一托。

朱薇又叫起來了，但她還是忍耐着，也許是正在享受着。

「這就是我的方法了，」司馬洛吃吃笑着說，「我會令你痛，但是不會令你受傷。除非我把你的手臂扭脫了下來，否則，我是不會令你受傷的，是不是？」

「對……對……」朱薇說。

司馬洛繼續用力，直至朱薇哀求他道：「不要……你……你得輕一點，這樣我經夠了。」

「我是正在玩你的遊戲，」司馬洛說，「不過你的規矩我則是還不大了解的。你說不要這是表示欣賞呢，抑或是眞的要我輕一點？」

「是眞的，」朱薇說，「這樣太重了，我——我受不住！」

於是司馬洛放鬆一點。她又說：「呀，對了，就是這樣最好了！」

司馬洛對於這件事倒是精通之至的，他的花樣多得很。他有很多方式可以使一個人的肉體上受到很大的痛苦，然而又不會受傷。固然這是由於經驗的累積，而另一方面，亦是因為他曾到萬先生那個組織去學習過，那裏是有這樣訓練這種的，不過不是用作這方面的用途，而是有時在需要的時候用作逼供。有些人中的滓渣，是不能夠和他們講仁義道德的，必須不擇手段，才能夠使他們屈服。

現在，這一套正好搬到朱薇的身上來使用了。他相信在這一點上，他是無論如何比林彼德做得好的。第一點，林彼德沒有他這許多花樣，第二，林彼德這樣做的時候，是為了自己的享受，而不是為了她的享受。而且，再往下去，眞正地互相享受的時候，他同樣地也一定會比林彼德做得更好。

自然，把兩條手臂扭到背後去，這也祇是第一個花樣而已。第二個花樣，則是把她的雙脚也拗到後面去，和她的雙手扭在一起，這樣，她就不但兩臂負痛，而且兩腿亦負痛了。

司馬洛就這樣把她一提提了起來，她痛得尖叫一聲，全身冷汗直冒。不過這種高度的痛苦祇是維持了一秒鐘左右而已，跟着司馬洛把她抱到了床上。

她像一隻球似的在床上彈了幾下，然後手脚都張了開來，媚眼如絲的，司馬洛則動手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現在，他的心中也感到了一種難以形容的興奮。他不能不承認，男人是多多少少都有點虐待狂的，祇是程度問題而已。虐待狂程度輕的，則可以解釋為「丈夫氣」吧？

「你——你幹得眞好！」朱薇幽幽地說。

「還有更好的在後頭呢！」司馬洛露着一個詭譎的微笑。

他把自己的衣服都解除了，便又撲前去，繼續表演那在後頭的好戲了。

正如他所料，他令朱薇滿意極了，而他自己也是相當滿意。他祇是在良心上有點不安，那就是對葉麗的方面。無疑地，葉麗一定會怪責他這樣做的，不過，他却非如此做不可。由於他有了一個計劃，這個計劃是隨機應變，臨時在朱薇的家裏想出來的。亦可以說，他這個新的計劃，與他原來的計劃有着若干分岐的地方了。他的計劃就是把朱薇從林彼德的手中奪過來，使她脫離林彼德。自然，在他本人而言，朱薇這個女人是沒有奪取的價值的，但是，她對林彼德却顯然地是有着相當重大的價值。把她奪過來，這就像從一個孩子的手中奪去了這個孩子一件心愛的玩物。這個孩子一定非常憤怒和暴躁了。

也許這樣一來，林彼德就會違背發覺的「金科玉律」而來企圖殺死司馬洛。他來找司馬洛，那是比司馬洛去找他簡單得多了。因此司馬洛對朱薇的服務是份外費力，簡直可以說是到了鞠躬盡瘁的程度。

這之後，兩個人都軟軟地躺在床上，閉上眼睛，休息了好一陣。經過了一番激烈的搏鬥之後，他們是必須休息一下的。

司馬洛尤其是最需要休息，由於他是最費力的一個。躺在床上，他轉了半睡眠狀態。後來他却被朱薇飲泣的聲音所擾醒了。他張開眼睛，詫異地看着她：「怎麼了？阿薇，你有什麼不開心的地方嗎？」

「不！」她用手揩着眼淚：「我就是因為開心而哭。從來沒有一個男人對我這樣好過的。我就是因為開心而哭——」

她的開心是頗容易理解的，由於她的所謂「好」，是非常難得的。一個男人，即使要對她「好」，也是有心無力。這種事情並不是每一個男人都能做到，而且也極少男人懂得如何去做的。（下期續完）

武功談異

中國功夫舞

海雲

由於空手道得到許多體育家的賞識，以為這種功夫含有特殊的效用，既可健身，兼能自衞，於是，使一般人對它更加有興趣，奇怪的是舞台上面多次有集體舞蹈表演，有些人把它稱做空手道之舞，另外一些人則稱之為中國功夫舞，又有一部份人士把它稱做太極舞，因為那種舞蹈的姿勢從太極拳提煉出來，不管怎樣，空手道或中國功夫，都是亞洲人的產物，目前有這樣多的人士流行這一套，早上健身，睡前練習它作為自衞的武器，那樣子反映出亞洲的文明並不落後，不過以前沒有眞正發覺它而已。

專家認為不管從健身抑或眞正搏擊這兩個觀念去研究，空手道或中國功夫，極為相似，而且它比較別的健身術或搏鬥方式，都是更勝一籌的，事實上能夠做健身運動去促進健康的人，多數能夠自衞，故此，應該有這種搏鬥的方式，在搏鬥當中含有健身意義。

西德的一位鬍子先生叫做「基里士杜化」，這位先生擅長使用兩把短劍，在舞台上面揮舞，快得像風，領導別人跳功夫舞。

他非常自負的說：「我並非跳舞那麼簡單，十四年來，我的兩把短劍從來沒有敵手。」

他的功夫舞頗受歡迎，可能是因為他本人眞正懂得打功夫的影响使然。

日本的女子單人空手道搏擊比賽，奪取冠軍，影响所及，若干練習空手道搏鬥的靚女，非常擠擁，若干舞女練習空手道不過一年，就說這種搏鬥的方式着實能夠自衞，夜間返家不必僱用保鏢，只有十七歲的一個美女，不但能夠用空手道方式擊退彪形大漢，而且能夠跳空手道之舞，她在健身院教授這種奇異的舞蹈，認為它是健身，減肥，跳舞以及自衞四種方式的綜合物，每個婦女都應該練習。

現時在美國健身院大量聘用年輕貌美的少女教授這種空手道，所有教師都是中國少女或者日本少女，因為她們的面型窈窕，更加能夠把空手道或功夫的力量發揮出來。

如果你有機會看見一個僅有一百一十磅的少女，使用功夫的絕招，隨意擊倒一個重達一百九十磅的彪形大漢，而且不必向對方要害出擊，你就會覺得來自亞洲的特殊的拳技，確有本領。

目前功夫熱或者空手道的熱力，吹進美國各地，德薩斯州空手道比賽，只限美國人參加，目的是想提高美國人對空手道的興趣，參加的人，膚色有很大距離，全黑的黑人，棕色的南美洲人，以及來自歐洲的白人，只要他們入了美國籍，就有資格參加。

那一類空手搏鬥，並非限於用西洋拳作為拳擊根底的，相反的，在場參加的選手，多數使用近乎泰國脚的脚法，幾乎所有練習過空手道，中國功夫，或泰國拳的人士，都相信現時已經進入「脚的年代」，認為搏鬥當中，能夠踢起一條腿來，佔盡上風。

這是事實，一隻手的長度比不上一隻脚，至於打擊的份量，拳頭那麼細小，跟一條粗壯的大腿比較，相差太遠了，練習過脚法的人，隨時一脚踢斷對方的肋骨，就算平時苦練多時的空手道專家，能夠用拳或脚打斷別人的肋骨，自己也不能夠把骨頭練到堅如鐵石，抵擋對方的一脚，可見要命的絕招多數是在一雙脚發生的，專家還很清楚的指出這一點，李小龍當年奪取加州長堤萬邦空手道搏擊的冠軍，全靠一雙脚。

從李小龍擊倒强敵，戰勝幾個很負盛名的高手攝影的活動電影觀察，李小龍習慣了以跳躍的姿勢出戰，忽前忽後，對方想用拳打他，幾乎絕無可能，勉強追過去，他轉了幾轉，一個轉身，虎尾脚就從背後踢出來，變化極速，躲得過這一脚，李小龍的第二脚就向前鋒馬踢去，給他踢了一脚，膝蓋骨發生劇痛，就此倒下來，想站起來也辦不到，當然打輸了，如果這一脚仍然捱得住，李小龍的第三脚就飛躍出擊，而且是連環打出的，左右兩脚分別向下頷，臉孔或者額角打出去，叫做掛眉腿，這三脚分別從乎幾不同的方向出擊，並非限定先後，往往三脚取勝，故此他綽號李三脚。

直到現在，翻閱當時的記錄片，仍然覺得能夠像他的脚法踢得那麼快速而準確的人，就佔盡上風，事實上，李小龍只有一百三十磅左右，他能夠擊倒重過他一百磅的南美洲拳王阿諾斯，確是脚法取勝。

故此，精於拳擊的人，不能不承認用脚出擊，比較用手纏住敵人打鬥，要高明得多。

說到用手搏鬥的方式，羅馬的摔角，幾乎貼身就必然打贏的，美國的拳王發拳極為沉重，一拳能夠把對方整個打到飛起來，可是，搏鬥的方式始終比不上用脚出擊，就因為拳頭打出去的力度雖大，比不上一條腿那麼長，如果飛躍出擊，可以在距離六尺之內一脚踢到，那麼長的距離，用手發拳去打，只是打得出一陣拳風，距離對方的軀體起碼有三尺，故此，手脚之間，確有很大分別。空手道或中國功夫，又或是泰國拳脚，加上跆拳道，都是非常重視一雙脚的，就算現時已經進入「脚的年代」，並非誇大。

由於練脚的人愈來愈多，歐洲或美國都有特殊的拳擊學校產生，專門訓練以脚法出擊。

他們並不標榜某一派的拳脚，只是說出那種訓練的目的，着重於一雙脚，就稱做「脚的健身院」。

在這種健身院裏面，除了用脚法取勝之外，還有特殊的建議，由於一個人在辦公廳裏面坐的時間太長，血液循環達到脚尖的時間太短，很容易就會弄到體型發生變化，一雙脚乏力，小腹突出來，很快就有些老態，故此，脚的學校指出這一點，一個經常在辦公廳工作的人，每天起床後就要多做練習一雙脚的柔軟體操，此外，女性所穿的高跟鞋，往往影响大脚的神經，而且使用內臟受到壓迫，如果他有辦法在健身院專心做脚的運動，體型增高了不少，那就不必靠高蹄鞋去增加她的高度，故此，練習一雙脚，對於初長成的少女，有特殊貢獻。少婦練習它，也可以收縮腹部的肌肉，生產了幾個子女，仍然體型窈窕。

脚的學校運用許多種方式指導男女學生在一雙鞋上面打主意，做出許多種訓練的招式，這種學校確是有特色的，由於直接投身門牆學習脚的健身術，或者以函授方式學習的學生愈來愈多，可見脚的時代已經到來。

空手道非常注意脚力，認為一條腿的脚跟以及脚邊，等於一把刀，殺傷力極强，精於空手道的人，可以從任何一個角度即時起脚，不必站穩左脚，然後把右脚踢出，那是另外一種特色。

喜歡研究中國功夫的人，不妨把它看做寶貴的參考。



大俠溫振眉傳奇故事／溫涼玉・文　盧令・圖

龍虎風雲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曾白水命部屬進攻試劍莊，鍛羽而歸，他只好另出奸謀，脅令我是誰往約司徒十二在華山頂一決生死，時屆，曾白水與司徒十二拚鬥內功，我是誰則與溫振眉決鬥，雙方激拚中，屈雷驀向司徒輕燕撲去，幸爲何不樂截住，方中平則乘司徒十二與曾白水互較內功之際，欲施暗算刺殺司徒十二，郭傲白、司徒輕燕及曾丹鳳三人急起攔截，俱不能截下方中平，但幸經此一阻，方中平半空的身子已被阻得失了準頭，竟向曾白水刺去，他欲收勢已不及，我是誰轉頭時出拳擊向方中平長劍，我是誰掌心溢血——

絕崖埋俠骨　險道舉義旗

方中平劍折斷，劍鍔被我是誰一拳之力，打得倒刺入左手掌中，直入前臂，方中平慘叫一聲，痛不欲生，餘勢却猶在，但飛過曾白水之頭頂，直投落華山絕崖之下！

只聽崖下一聲慘嘶，漸沒不聞，叱咤一時的「長笑帮」年青技高的總堂主方中平，便喪身於華山絕崖之下了。

我是誰手心鮮血長流。

但他居然笑了。

是因爲他手刄方中平，報了血仇？

但溫振眉也笑了。

曾白水本來在內勁上佔盡優勢，但方中平這一劍，確令他失神，再加上開口要求我是誰相助的一番話，眞氣立時緩不過來，司徒十二强忍內創之痛，全力一推，「蓬轟」一聲，兩人各退出三步，終於四掌分開。

曾白水臉色鐵青，正欲施出「長笑七擊」，忽見我是誰笑嘻嘻的站在那兒，並不向溫振眉出手，曾白水本就氣於他乘機把方中平打落山下，只是大敵當前，發作不得而已，當下怒道：「你們怎樣不打？溫振眉死啦？」

我是誰居然喜氣洋洋地道：「我們不打了！」

曾白水頓足怪叫道：「好哇，你娘臨終的話，你不顧啦？」

我是誰虔誠地道：「我已履行了。」

曾白水反而奇怪起來了：「你娘要你答應我一件事啊！」

我是誰認眞地點頭道：「是啊。」

曾白水奇道：「我是要你去殺溫振眉啊，那你爲什麼到現在還不殺？」

我是誰微微一笑，反問道：「我娘要我答應替你做一件事，無論是任何事情，是不是？」

曾白水呆了一下，道：「不錯。」

我是誰緩緩地道：「對了，所以是任何事，但只有一件，是不是？」我是誰如釋重負地又道：「適才你要我救你我已經替你做了，所以可以說已履行了諾言，從今以後是照你所說，恩義斷絕的了，怎又多來一件事，替你殺溫振眉呢？我告訴你，這我不幹了，從現在起，我們是兩不相欠了，看在你曾照顧娘親的份上，今日我絕不出手戰你便是了，但我絕不再答應帮你任何的忙！」

曾白水竟聽得怔住了，溫振眉望着我是誰，我是誰也望向溫振眉，兩人的眼睛都亮了，都笑了，煩憂都盡掃一空。

曾白水爲之氣結。

忽聽兩聲慘嚎傳來。

原來屈雷撲向司徒輕燕之際，何不樂半空截住，兩人殺了起來，何不樂的武功在方中平之上，却略在屈雷之下，唯屈雷已折一臂，又重傷未癒，何不樂反而略佔上風。

屈雷正在苦戰不下之際，忽聽方中平之慘嘶，知其已墮落山崖，心中大爲慌亂，一連急攻十數拳，返身就跑！

何不樂揮刀連劈，一見屈雷欲逃，急掠而起，一刀直奪「鐵拳」屈雷！

豈料屈雷原來是要一個虛幌，忽然一蹲身，何不樂萬未料及，竟飛過他之頭頂，前面便是懸崖！

何不樂急欲穩住身形，但屈雷鐵拳，往上一撑，「蓬」地擊中何不樂之心口！

何不樂「哇」地張開口，吐出一口鮮血！

但他在半空同時也砍出一刀！

那一刀，砍在屈雷的背上，嵌入肉裏，但屈雷一身肌膚，竟硬若鐵，何不樂這一刀，只入肉三分。

血涔涔滲出！

可是何不樂總算穩下身形，落在屈雷身前。

屈雷受創，大吼一聲，一拳直搥何不樂！

何不樂用力一抽，刀竟嵌在屈雷背上，抽不出來，閃避已來不及，背後又是萬丈深谷，退無可退，大喝一聲，「手刀」疾斬而出！

「蓬」！

「哧」！

屈雷一拳擊中何不樂之小腹！

何不樂同時一手刀劈中屈雷之臉門！

何不樂捱了屈雷那一拳，收勢不住，往後直飛了出去！

只是何不樂手中刀及「手刀」均嵌在屈雷身上，一扯之下，屈雷也同時飛起，直往絕崖墮下！

兩聲慘呼。

兩位絕世武林高手，「試劍山莊」的坐第二把交椅人物「一刀斷魂」何不樂「及「長笑帮」之副帮主「鐵拳」屈雷，便喪生在此華山絕峯之下。

司徒十二驚痛欲絕，嘶聲叫道：「二弟！」

曾白水也動容叫道：「屈雷！」

但兩人糾纏在一起的身形，已在絕崖下浮沉瞬間，便消失不見，只剩下絕谷茫茫一片白霧，嬝繞氤氳，像隔絕了塵世一般在飄浮着。

司徒十二及曾白水的語音在迴盪着，在絕谷的四壁間。反覆地叫嚷着，一聲比一聲深重，彷彿是喚着彼此的名。

曾白水望着絕崖，猛抬頭，長嘯道：「好！司徒莊主，你座下的高手都報銷了，只剩下個『試劍山莊』，我呢？屬下們都完了，連『長笑帮』也沒了，正是了無牽掛，現在讓我們在這華山巔峯上，決一死戰吧！」

聲音在長空中迴盪不已，可見其精力充沛。

司徒十二也朗聲道：「好！不管如何，曾帮主，老夫奉陪到底便是。」

聲音如鶴唳長空，淸晢響亮。

曾白水豪聲長笑道：「溫振眉，若我能勝司徒十二，下一個要決一死戰的，便輪到你，我是誰，我若能戰敗溫振眉，第三個就是你，你們等着好了！」

曾白水不愧爲天下第一大帮之帮主，事到臨頭，手下損失如此慘重，但居然還毫不畏怯，豪氣如虹。

溫振眉歎道：「曾白水不愧爲曾白水，只要曾帮主還有能力，在下必使帮主如願以償便是。」

曾白水大笑回身，向司徒十二道：「你接招了！」

雙掌長空一掄，忽然雙手，發出一種淡若紫金的奇光，平滑如刀，在一旁的郭傲白瞧在眼裏，脫口驚訝道：「西藏紫金手！」

要知道「紫金手」的武功在武林中失傳已久，昔日三名喇嘛僧侵入中原，企圖獨霸武林，以「紫金手」傷人無數，但天下又無人能敵此「紫金手」毒掌，幸得少林奇僧「大石禪師」，奮勇下山，在嵩山山脚下以「大石奇功」把三大喇嘛一個打回西域，一個打落江中，一個打得拜服當堂，寧願投入少林寺中，當了少林高僧。

只是這三大喇嘛的「紫金手」江湖上無人能會，失傳已久，沒料到曾白水之「長笑七擊」之第一式竟會是「紫金手」！

曾白水方才掄起「紫金手」，司徒十二却忽然衝了過去，像一條矯龍般，突然掠起金虹一道！

「血河神劍」出手！

司徒十二剛才在與曾白水對掌時吃了大虧，畢竟司徒十二是身經百戰的，而今又怎會再讓曾白水佔得先手呢！

「血河神劍」第一式。

「金石爲開！」

「紫金手」突化漫天掌影爲一掌，疾向司徒十二門頂拍落！

「血河神劍」原式不變，只劍尖向上微揚！

「血河神劍」正迎上「紫金手」！

只聽「叮」的一聲，「血河神劍」如刺在金石之上！

縱是金石，遇着「血河神劍」，也得「金石爲開」！

曾白水倏然抽手，變拳，竟是「少林神拳」！

「少林神拳」眞正能練成的人，只是少林寺掌門，南宗少林掌門二人而已，而曾白水竟使出了「少林神拳」！

「少林神拳」竟是「長笑七擊」之第二式！

拳飛出，震開「血河神劍」！

司徒十二忽然身形一震，劍勢未變，忽然劃了一個金弧形，「血河神劍」之第二式「矯若神龍」已如閃電般劃出！

曾白水一聲虎嘯，避無可避，退無可退，劍尖已及臉部！

在場諸人均看得目瞪口呆，要知道這兩人出手之快，已稱絕江湖，只見血劍橫空，白衣翻飛，所有的武林絕技，都淋漓盡致地發揮開來，險象環生，交手已數招，在場的人，都看得喘不過氣來！

好個曾白水，竟不慌不忙，一個後彎腰：「鐵板橋」，但司徒十二劍尖急隨伏下，曾白水一揚袖，「長笑七擊」之第三式：「東海水雲袖」一擋，劍劃在袖上，居然發出「絲絲」之聲，袖竟不被刺破！

司徒十二一呆，曾白水已然彈起，長空沖起，十指連彈，一時之間，漫空佈滿「絲絲」之聲，直襲司徒十二！

郭傲白不禁脫口高聲叫道：「長空神指！」

要知道「長空神指」乃當年武林七名武功最高的「三正四奇」中「四奇」之一「長空神指」桑書雲之成名絕技，專破內家罡氣，而且遙指殺人，威力無窮，但這竟是曾白水之「長笑七擊」第四式，曾白水武功之變化複雜，可想而知。

「長空神指」威力無比，眼看司徒十二是萬萬躲閃不開去的了！

更未料到司徒十二不退反進，有若雲中神龍，「血河神劍」舞得個風雨不透！守中有攻，攻中有守，不但格開指勁，且直投曾白水！

「血河神劍」之第三式——

「漫天風雨」！

曾白水怪叫一聲，如鷹擊長空，一沉一起，翻過司徒十二之頭頂，雙手一拍，竟是「大石神功」！

「大石神功」一出，刺向曾白水的劍鋒都震偏了，就在此時，司徒十二翻身，正是「血河神劍」最厲害的一式，最有威力的一式。

而且也是據傳天下無人能破連司徒十二也鮮少使用過的一式，「血河神劍」四式中最後一式——

「閃電驚虹」！

這一招尚未攻出，已如電閃長空，觀看的人，司徒輕燕及曾丹鳳竟一跤坐地，郭傲白也被逼得睜不開眼來。

溫振眉與我是誰臉色鐵青，一言不發，目不瞬睛，顯然是心情十分沉重，也十分激動。

司徒十二這最後的一式，如若不中，只怕曾白水的「長笑七擊」，就不容他逃生了。

曾白水人在長空，猶如飛虎大將，「長笑七擊」之第四式剛過，竟「步步青雲」神功，硬生生提空七八尺，一沉之下，又攫向司徒十二！

這時司徒十二正好翻身，欲擊出「閃電驚虹」。

就在司徒十二一轉身之際，司徒十二突覺體內眞氣不繼，而且胸口奇痛！

屈雷打在他胸膛的兩拳，畢竟不輕。

但司徒十二是何許人，强一提氣，「血河神劍」之最後一式：「閃電驚虹」就要刺出！

可是這一痛之下，司徒十二是慢了十成一瞬之時間！

僅僅是在這一刹不到的時間內，溫振眉竟也看到了，不禁「啊」了一聲！

就在這比電光火石還快的一瞬裏，曾白水竟已搶先了那麼一丁點兒時間！

「長笑七擊」之第六式——

「大漠神掌」！

這次連我是誰也禁不住一聲驚呼！

「大漠神掌」擊出之際，無任何一絲風聲，猶若飛沙襲臉，無處可容，「大漠神掌」乃昔年「三正四奇」中「四奇」之一「大漠神掌」車占風的成名絕技，與大漠風砂對磨一十八年，才有所成，而今曾白水竟都學會了！

司徒十二恰巧已轉過身來！

他一轉過身，「血河神劍」便要聚集所有的勁力刺出！

但就在他轉身而劍尚差一分即將刺出之際，曾白水的「大漠神掌」，五指如鋼，直插而出！

「噗」！

曾白水五指盡入司徒十二腹中！

司徒十二雙目一瞪，半空身子一曲，痛苦不堪。

血雨自空中洒下！

曾白水一招得手後，即抽手一沉，「千鈞墜」，落下地來。

這時司徒十二瀕死出劍。

「閃電驚虹」！

這受創後的一劍，已失準頭，但威勢仍無匹，眞有若「閃電驚虹」，一旦刺空，直飛出去，白影長空一抹，如神龍一現，連同「血河神劍」，直落下華山絕嶺之萬丈深崖去了。

天下第一莊之「試劍山莊」莊主「血河神劍」司徒十二，就因這半式之差，便喪身於華山絕嶺下，永不超生了！

只聽司徒輕燕驚叫道：「爹！」

在這一場驚動江湖的惡鬥裏，令人觸目心驚，但可惜的是，司徒十二的「血河神劍」，竟然尚未使完，便遭了毒手，而曾白水的「長空七擊」，也只使了六式，那最驚人最具威力而也是最後的一式，尚未使出來。

風大作，雲湧動，曾白水，溫振眉，我是誰面向山崖，都沒有動，也沒有說話，像都在追憶，都在思念一些什麼似的，黯然起來。

天，仍那末暗，像隨時都有暴風雨襲來。

曾白水冷冷地看着溫振眉，冷冷地道：「溫公子，該你和我了。」

溫振眉凝視了曾白水一會，淡淡笑道：「不，我不想現在作戰。」

司徒輕燕愴然撲過來，悲慟地叫道：「好，你不敢替我爹報仇，讓我來報。」

我是誰一個虎步，攔在司徒輕燕的身前，道：「司徒姑娘，妳也使不得，萬萬使不得。」

司徒輕燕提刀闖了幾次，但都被我是誰攔着，頓足哭道：「你們！你們都是一塊來欺負我的！」

我是誰微一皺眉，嘆道：「司徒姑娘，你怎麼這樣說？妳萬萬不是曾白水的敵手呀！」

司徒輕燕哭嚷着道：「我不管！我不管。」

闖了幾次，但又如何闖得過我是誰的身法呢，索性撞在我是誰的身上，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弄得豪氣干雲的我是誰哭笑不得，尷尬萬分，正在不知如何是好之際，郭傲白走前來，輕手點了司徒輕燕的「睡穴」，司徒輕燕叫嚷了一會，終於睡去，淚珠還掛在她稚嫩的腮上。

郭傲白長歎道：「她此刻正是傷心之際，何不讓她睡去？」

我是誰大喜道：「對對對，我怎麼沒有想到？」

一切都靜了下來，曾白水端詳着溫振眉，忽然笑道：「現在，我已擊倒了司徒十二，有我一日在，『試劍山莊』必敗，而『長笑帮』也必有重振之日，你若如今肯更變初衷，投效敝帮，我前事不究，且以『長笑帮』副帮主之職給予你，你意下如何？」

溫振眉揚眉笑道：「好大的誘惑！」

曾白水撫髯笑道：「誘惑若不大，怎敢請動溫公子？」

溫振眉長嘆道：「只可惜誘惑再大也沒有用。」

曾白水「哦」了一聲道：「那又爲什麼？」

溫振眉正色道：「因我和司徒莊主是朋友，朋友被殺，我已立志爲他復仇。」

曾白水臉色一沉道：「那你剛才爲何不敢與我一戰？」

溫振眉長笑道：「並非不敢，而是不忍，你已先戰司徒莊主，體力略有耗損，我此刻戰你，未免有失公平。」

曾白水靜立了一會，終於嘆道：「溫振眉果然不愧爲溫振眉。」

隨即沉聲道：「只可惜你看小了我，司徒十二那一戰，我只攻出六式，我一上來便用『長笑七擊』，便是減少體力消耗之善法，你不用替我担心體力，我殺了你後，還可與我是誰一戰，曾白水用不着你相讓！」

溫振眉沉吟了一會，也歎道：「曾白水果然是曾白水！」

然後又正色道：「既然如此，在下奉陪？」

曾白水忽然笑道：「你自信能接得下我『長笑七擊』嗎？」

溫振眉嚴肅地搖首，道：「不能。」

曾白水冷冷地道：「『長笑七擊』，適才我只出五式半，最後一式，也就是最厲害的一式，威力還强十倍，如你能接到第六式，那我奉勸你，一切小心了！」

溫振眉笑道：「謝謝帮主指點。帮主之『長笑七擊』，素以一擊强過一擊稱著，天下絕無人能接過你四擊，而今司徒莊主能接下你五擊，已是史無前例的了，可惜的是，司徒莊主也因內力受挫，使不出『血河神劍』之第四式，帮主第六式的威力便是如此，第七擊更是令人心寒，在下自會當心，勉力而試……」

曾白水冷「哼」一聲道：「你知道就好，我欣賞你之武功才能，有些不忍，才會相告，至此已仁至義盡，我倆再無須多說些什麼了！」

忽聽曾丹鳳在一旁悽叫道：「爹！你作的孽還不够麼，您眞的不聽女兒的話，不要再打了嗎？」

曾白水拂袖怒道：「丫頭，住口。」

曾丹鳳哭着上前，郭傲白向曾白水冷笑道：「你無須緊張，我們不會用丹鳳姑娘來要脅你的！」

曾白水老臉也不禁一紅，因爲當日他倒是有用司徒輕燕及司徒天心作人質，以要挾司徒十二與「試劍山莊」。

我是誰攔住曾丹鳳，歎道：「妳萬萬不可上前！」

曾丹鳳聲淚俱下，道：「我爲什麼不可以上前，我要阻止這場打鬥呵！」

曾白水又欲發作，忽聽溫振眉溫文的道：「曾姑娘，妳還是不要出來的好，妳是了解令尊的脾氣的，他決定了的事，又怎會更改的呢，妳出來勸他，只會讓他分了心，他跟我對敵時分了心，那豈不是很危險嗎？妳還是讓令尊專心作戰吧！」

曾丹鳳被這一番話說得呆住了，果然沒有再上前，曾白水也感激的向溫振眉注視了一眼，忽然地，毫無預兆地，快如閃電地，曾白水長身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身法，直撲溫振眉！

曾白水發動了「長笑七擊」！

溫振眉似已早有所覺般，身形隨着閃動。

曾白水手一揮舞，發出紫金一般的淡芒，似一縷金虹，直奪溫振眉面門。

眼看這一下「紫金手」就要擊中溫振眉雙眉之間的時候，郭傲白不禁「呀」了一聲，但溫振眉居然身形一震，一波三折，白衣飄飛，煞是好看，曾白水那一記「紫金手」，已被他避了過去。

但曾白水有若鬼影附身，已追上溫振眉，兩拳擊出。

拳未到，拳風已足够碎金裂石！

溫振眉半空的身形，在急竄之下，簡直沒有躲避的餘地。

好個溫振眉，忽然在絕不可能的情形下，向下一沉！

第一拳擊空！

曾白水的第二拳忽然隨着一偏，直追擊溫振眉之背！

溫振眉足尖一點地，即刻在地上一滾，「砰」，曾白水的第二拳把地上擊了一個大洞。

沙塵飛揚，天昏地暗！

曾白水衝入沙泥之中，追擊溫振眉。

曾白水鐵袖一揚，直蓋溫振眉。

這幾招之間，一氣呵成，溫振眉絕沒有機會作任何一絲喘息，在旁看的我是誰等，也絕未看過如此驚險的惡鬥，都有喘不過氣的感覺。

溫振眉似已被逼得無還手之能，又似不敢力敵曾白水出擊之招，已被逼得十分驚險。

而曾白水更不會放過任何一絲機會。

曾白水雙袖正如雲般拂出之際，溫振眉忽然也雙袖一揚。

溫振眉雙袖一揚，立有一股勁風逼出，但却不是向曾白水襲來的，而是擊向那漫天沙塵的！

那些沙粒被一擊之下，如千萬箭矢，直襲曾白水！

而曾白水正於沙塵之中。

溫振眉在敗退之餘，竟似已算定，曾白水必然追擊而致震起飛砂，並衝入沙中追擊一般。

這一招乃攻其所無備！

好個曾白水，拂出去的「東海水雲袖

」居然一抽，反捲出去，漫天沙粒，一閃而沒。

溫振眉本可趁曾白水這一守之際，立時反攻，但曾白水雙袖才捲出，袖中十指，竟似蛇曲其腰般躍動，發出「絲絲」之聲，「長笑七擊」之四：「長空神指」，已然擊出！

「長笑七擊」果爾是一招比一招威力還大。

溫振眉眼看就要被指凌空戳中。

這次連我是誰也不禁「啊」了一聲。

他們在觀看中，不覺已緊張得衣襟盡濕。

溫振眉忽然白衣一閃，似一鶴冲天，急縱而起！

曾白水十指擊空。

溫振眉長身凌空而起，我是誰却心頭一沉。

要知道曾白水的「長笑七擊」，一招比一招厲害，溫振眉若冲天而起，曾白水必不會再讓他有機會再落地來，而溫振眉人在半空，毫無着力之處，怎能避得過曾白水之第五擊？就算能避得開第五擊，又如何能逃得過其第六擊？尤其是那威震武林的「長笑七擊」啊！

我是誰又驚又急，他萬沒想到，溫振眉雖才智俱高，今日却一着之差，只怕難逃刦數了。

對付曾白水之「長笑七擊」，在平實的地上硬接已無勝機，更何況是人在半空呢？

曾白水「長空神指」落空後，第五式跟着施展開來了！

曾白水長空躍起，已截上溫振眉。

「大石神功」，飛砂走石，捲向溫振眉？

溫振眉居然在半空強一提氣，躍起七八尺高。

曾白水冷哼一聲，竟用「步步青雲」輕功，憑空昇起八九步，「大石神功」，仍撞向溫振眉！

溫振眉悶哼一聲，竟一連七八步，向半空踏去，就像半空正垂吊着一道梯子一般，竟向上憑空跨上了數尺高。

這竟是輕功中最難的「步步上雲梯」神功。

曾白水忽然大喝，這一聲大喝，猶如爆炸一般，震耳欲聾，但他的身體，隨着聲音的激盪，竟又硬生生提昇八九尺，「大石神功」仍平平撞向溫振眉！

曾白水竟利用佛門「獅子吼」神功來促助自己的輕功。

這一下，眼看溫振眉是萬萬躲不開去的了，可是急風吹來，溫振眉衣袂飄飛，竟似一張薄紙一般，迎風飄起六七尺。

這一下，連曾白水也大為動容，這竟是武林中失傳已久，據說是無人可以練成的絕門輕功：「隨風擺柳」神功。

這一下，曾白水也自嘆不如，眼看這「長笑第五擊」就要擊空了，曾白水忽然把掌力一轉，變成往下劈落。

這一劈落，掌風遙擊中地面，產生奇大的反盪之力，使曾白水驟然提昇了十餘尺，變成在溫振眉之上了。

只見兩條白衣，顯在激戰，但宛若神仙，飄忽不已，高高在上，下面看的人，都仰首呆住。

只有我是誰心急如焚，因為他知道，溫振眉已在強弩之末了。

如果是他對付曾白水的話，他一上來，就要使曾白水來不及施出「長笑七擊」，或至少也要像司徒十二一般，有來有往，才不致被「長笑七擊」，一擊比一擊猛烈所逼，因為「長笑七擊」，第六式才使了一半，便要了司徒十二的命，只怕溫振眉武功再高，也接不下曾白水的「長笑第七擊」！

最慘的是，溫振眉此刻不但無還手之能，而且還身在半空，曾白水又利用「長笑七擊」之能，居高臨下，溫振眉這次只怕刦數難逃了？

我是誰想到這裏，又急又慌，眞想衝出去助溫振眉一臂之力，但他又怎能做得出，違背諾言，以二敵一的事呢？

曾白水此時已居高臨下，忽地一聲長笑：「長笑七擊」中的第六擊：「大漠神掌」已劈下。

溫振眉忽然向下沉去！

曾白水好不容易才凌駕於溫振眉之上，忽見他往下沉去，怎容他逃脫，猛以「千斤墜」，急沉而下！

溫振眉下沉得突然加快，竟是「落地生根」的下沉法。

曾白水又急又怒，眼看已與溫振眉的身形拉遠了，猛一吸氣，以「魚沉雁落」式加速下沉之力。

曾白水刹那間，已與溫振眉的距離拉近！

兩人一起一落，電光火石，煞是好看，令人緊張得屏息，沉落之勢，竟比掠起還要來得快。

溫振眉已然足尖點地。

幾乎在同時間，曾白水也腳尖落地。

溫振眉一落地，彎身，後腦着地，竟即使出，「鐵板橋」之勢。

曾白水一落地，一聲斷喝，「大漠神掌」擊出。

我是誰在旁一看，幾乎驚叫出來，因為他看見溫振眉竟在此時此境，施用「鐵板橋」勢，雖然妙絕，但縱然避得過曾白水一記「大漠神掌」，但接下來的「長笑七擊」，溫振眉是絕對逃不過去的了，因為他已彎身俯地，就算是硬接曾白水的最後一式，也是來不及了。

溫振眉縱是神仙，也敵不了曾白水的最後一擊！

我是誰簡直痛恨溫振眉為何此刻要施用險絕的鐵板橋勢，寧可硬接第六式，寧可在此式已受傷，亦不可硬捱曾白水的第七式啊。

我是誰眞奇怪溫振眉為何連這點也算錯了？

曾白水一到地後，爭取每一分機會，一見溫振眉在面前，立即出擊。

而溫振眉一落地，立即施「鐵板橋」，似料定曾白水會如此一般在間不容髮，險險在曾白水手掌下擦過。

曾白水若在此時出手，任何一擊，都可以把溫振眉擊倒！

以曾白水這樣的人，怎會不出手？

曾白水居然沒有出手。

曾白水一掌擊出後，便呆了一呆。

就在這一呆之間，溫振眉猛挺身，「鯉魚打挺」，躍起，飛過曾白水頭頂，白衣一翻，手掌在刹那間在曾白水門頂上的「百會穴」按了一按，即飛身飄然落在曾白水身後。

「百會穴」乃人生四大死穴之一，被小力擊中亦非死即傷，更何況是溫振眉這一按？

溫振眉與曾白水交手以來，曾白水搶攻了六招，溫振眉避了六次，還手一擊，便已命中！

這是何等武功！

但曾白水並未倒下。

誰也不可能捱溫振眉在「百會穴」上之一擊，除非是溫振眉在出手時根本沒有運力。

曾白水仍屹立不動，但沒有回頭。

曾白水的背影像是在忽然間衰老了，傴僂了，甚至蹣跚了起來。

因為他敗了。

英雄也有拓落的時刻。

曾白水沒有動，沒有回首，只平靜地，淡淡地道：「你勝了。」

溫振眉立於他身後，白衣飄飄，道：「你也沒有敗，可以再戰。」

曾白水忽然怒道：「住嘴，你手下留情，並不運力，敢欺我不知？」

這一喝，居然仍威武逼人，曾白水畢竟是天下第一大帮之帮主，隨即又沉默下來，終於道：「你怎知我並無『長笑第七擊』？」

溫振眉淡淡地道：「若非在下不肯定帮主並無第七擊，在下也不敢用適才的方法以對。」這幾句話，令我是誰，郭傲白甚至曾丹鳳竟驚震不已，曾白水之「長笑七擊」竟會沒有威力最強大之第七擊？

曾白水的衣袂一陣震動，顯然內心仍十分激動，道：「你且說下去。」

溫振眉歎道：「三日前在下與山東霍無敵一戰之前，曾提及帮主的『長笑七擊』乃得自少林高僧『無名老僧』所傳，那時我心中便是一動，少林『無名老僧』與『大石禪師』是知交，而『大石禪師』打敗西藏三大喇嘛後，其中一名喇嘛，反投入少林寺，成為『大石禪師』的知交，所以我認為，『無名老僧』，必諳『大石神功』及『紫金手』；而『無名老僧』的身份，只怕不在少林掌門之下，對於『少林神拳』，極可能很熟悉；而當年『三正四奇』之『長空神指』桑書雲及『大漠神掌』車占風，乃是至交，而『無名老僧』曾自認是這兩家的後裔，所以對這兩門武功，必然深諳；至於『東海水雲袖』，正是少林七十二絕技之一，每一高僧苦修其一，『無名老僧』，很可能修的便是這一門；這六種武功，合為『紫金手』，『東海水雲袖』，『大漠神掌』，『長空神指』，『少林神拳』，『大石神功』，被少林掌門戲稱為『無名六技』，乃因技雖名技，但人却無名也。」

溫振眉對少林一名「無名老僧」居然談起來若數家珍，令我是誰為之咋舌，但又無法把這兩件事牽連在一起。

溫振眉一笑又道：「但曾帮主投入『無名老僧』門下後，得六技，後殺之，即揚言天下，稱其技為『長笑七擊』，在下遍查『無名老僧』只有六技，何來七擊？莫非是曾帮主留下一步後着，深恐有人能敵住六擊，故揚言尚有一擊，天下有何人還敢攖其鋒？」

曾白水悶「哼」一聲，算是答覆。

溫振眉繼續道：「只是在下也不敢肯定，所以才沒敢告訴司徒莊主，怕害了他，想不到……唉，曾帮主，在你與司徒莊主那一戰我已看出，你寧願冒險以『長笑第六擊』快於司徒莊主而殺之，却不肯以第六擊擋過司徒莊主的第四劍，以第七擊殺之，這使我想到，『長笑第七擊』之可能不存在。否則以帮主之謹慎，絕不致如此冒險的。」

曾白水冷冷地道：「你因此而肯定我沒有第七擊？」

溫振眉歎道：「曾帮主，若非你我臨戰時那番話，在下或許還不肯定，第一，你怕在下觀你與司徒莊主一戰後，回去靜思，或有所悟，所以主張即時決一死戰；第二，你特別揚言警告在下，小心你之第七擊，以使在下特別顧忌於第七擊，但帮主必知道，『長笑七擊』，一擊比一擊厲害，在下又怎會不知？所以帮主這一提醒，十分蹊蹺；第三，帮主忽然以『紫金手』突襲，跟原來先警告我小心第七擊，又有了矛盾，竟以英雄待我，又何以用暗算傷我？這豈不是其中大有文章所在？」

曾白水再也沒作聲。

人總是這樣的，偷吃了之後，談談自己已經很飽了；偷竊了之後，說說自己一早就儲了錢準備去旅行——這都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變相。

連智者若曾白水，居然也不例外。

溫振眉垂手道：「所以在下就冒險確定，帮主並無第七擊，因為別人自認接不下你之七擊，所以必不躲避，選擇與你硬拚或搶攻一途，但又有什麼武功，能快得過，狠得過，準得過『長笑六擊』的呢？這一來，所有與你交手的人，不免都吃了虧，中了計了。」

這一下，說得連我是誰也慚愧的低下頭來，心中暗自慶幸；若自己與曾白水交手，那是必死無疑的了。

溫振眉仍不徐不疾地道：「在下於是決定，以閃避之身法，引出帮主之六擊後，帮主六擊盡空，再欲重施，必然一頓，或者一呆，就在這一刻，在下才予反擊，豈不事半功倍？」

曾白水仍站在那裏，端視着自己的雙脚，似在沉思着什麼，但整個背，都像駝了下來。

溫振眉歎道：「曾帮主，往事已矣，現刻『試劍山莊』莊主已亡，而帮主更應將功贖罪，替江湖主持正義……」

曾白水忽然沉聲打斷溫振眉的話：「鳳兒。」

曾丹鳳感激的望了溫振眉一眼，她實在是感激，溫振眉不殺曾白水之恩；她走向曾白水，叫道：「爹。」

曾白水的聲音聽來是出奇的平靜與蒼老：「『長笑帮』已毀，為父已敗，為父生平作惡無數，但並不認為有任何作錯，人生在世，短短數十荏苒，為求出名，為得大業，以致不擇手段；為父既敗，自不厚顏承人之恩，留在江湖，而變得面目全

非，性格全非；縱我肯改，天下被我負者，也未必肯像溫公子一般放我一條生路。事已至此，又復何言？爲父唯一不能放心的是，妳娘死後，爲父一直沒有好好的照顧妳，現在却更加不能照顧到妳了……」一時說不下去。

曾丹鳳不解地道：「爹……」

曾白水莊嚴地搖手，緩緩地道：「妳不用勸爹，我既已敗，何顏偷生？」遂轉身對溫振眉一揖，道：「這算是謝你不殺之恩，而讓我自行了斷。」又向曾丹鳳一字一句地道：「『長笑帮』的寶庫，足可供養妳一生了，妳要自强不息，方能替曾家作些大業——」突然一陣長笑，身體不動，却疾倒掠向懸崖邊沿！

曾丹鳳一聲驚呼：「爹——」

曾白水倒掠之勢，是如何地急，溫振眉、我是誰、郭傲白，均已覺察到曾白水的那一番話，不太對勁，已加以防備，一見曾白水企圖自絕，紛紛躍起。

曾白水長笑聲中，隨意推出兩掌！

兩掌撞向溫振眉與我是誰。

我是誰硬接一掌，身法受挫，停了下來。

溫振眉凌空昇起，避過一掌，略略一遲，已撲向曾白水，探手一抓！

郭傲白也已衝近！

但一切都已遲了！

曾白水已翻身下絕崖！

白衣飛飄，溫振眉之一抓，只抓下曾白水肩上的一片撕裂之衣襟。

郭傲白急叫道：「萬萬不可——」

但已無可挽救了，眼看曾白水身形逐漸縮小，白衣消失在空濛一片的山谷裏。

溫振眉抓着一片衣襟，仰首望天，站在絕崖前，風急起，衣飛飄，溫振眉呆立不語。

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亂石崩雲，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

尾聲

「醉裏且貪歡笑，要愁那得三夫？近來始覺古人書，信著全無是處。昨夜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曰：去！哈哈哈……」

搖頭擺腦，已喝了兩罈子酒吟詩的是我是誰；他一隻脚架在桌子上，一隻架在櫈子上，滿臉鬍碴子，正揚手拋起一粒花生，張大嘴巴要接——

忽然花生被人用手接住，拋落在嘴巴裏——只不過不是他的嘴裏，而是郭傲白的嘴巴裏。看着郭傲白在嚼花生，我是誰滿不是滋味——眼看落到嘴裏的鷄肉被搶走，當然是件氣人的事，但眼看要落到自己嘴裏的花生，却落到別人嘴裏，也不是件好受的事；况且我是誰若不是今日心情特佳，才沒有閒情剝花生，他是懶起來連花生帶殼的吞下肚子裏去的。

我是誰一個虎跳跳了起來，忽聽溫振眉笑道：「你高唱大吟，可惜昨天你不是醉倒在松邊，而是……」微笑住口不語。

我是誰也有些不好意思起來，昨晚他灌溫振眉的酒，結果自己熬不住，又不要人來扶，硬撑着要自己回客棧，醒來時才發覺自己竟在路邊的毛坑旁睡着了，想來眞够寃氣。

郭傲白也笑道：「你說近來始覺古人書，信著全無是處；你最近究竟看了什麼書呀？如此豪氣干雲！」

我是誰搔搔首，終於似給他想到了什麼似的，怪叫道：「好哇，你這小子欺我沒唸書，我問你，『孔融讓梨』的故事你有沒有聽過？」

溫振眉倒是一怔，他沒想到我是誰所謂讀的書竟是「孔融讓梨」，不覺啼笑皆非。沒料到郭傲白居然也有同感：「對，對，我以前也想到了，如果我是孔融，一定是吃那枚大的，因爲如果是自己的長輩的話，一定也會讓自己吃那枚大的，我們又何必矯情呢？」

誰知道我是誰喃喃地道：「不對，不對。」

郭傲白倒是奇道：「哦，難道你吃那小的？」

我是誰沒好氣地道：「我才不管大的小的，連大帶小，我都吞了下去。」

這一下，連郭傲白也禁不住大笑，溫振眉笑道：「幸好我不是孔融的哥哥。」

我是誰舐舐嘴唇，笑道：「幸好我也不是孔融。」

郭傲白也故意扳着臉孔道：「更幸好我不是梨子。」

三人痛快大笑。

別人不知道的，還以爲這三人是酒徒，是瘋子，但他們是江湖上的英雄們，他們更知道，怎樣在嚴肅的事情上嚴肅一絲不苟，他們也知道，怎樣在輕鬆的場合上鬆懈下來，不但使自己高興，而且使別人也因之而高興。否則他們那多姿多采，多血多淚，多風多浪的江湖，很容易便叫他們過度緊張，老去，暴躁及大意的。

他們是英雄，也是活生生的人，更是熱血的朋友們，所以笑得特別痛快，也特別開心。

也因爲邪不勝正，這世界正義終於存在，他們作爲維護者的，才能無拘無束，開懷大笑。其實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何嘗不深深刺痛着呢？

郭傲白死了老父，我是誰死了紅顏，這些創痛，是不能從他們年青的臉上看得出來的。

他們笑了一會，郭傲白忽然道：「溫兄，我兄，我想在今午返『含鷹堡』，家父被『長笑帮』所毁，家業已亡，我當回去守孝，端陽節後，自當重出江湖，拜會二位。」

我是誰沉默沒有說話，溫振眉略一沉默，才揚眉笑道：「好，你自該珍重，咱們浪跡江湖，總會一見。」

我是誰一連喝了三大口酒，舉杯向郭傲白道：「勸君且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來來來，咱們不醉不散……」

溫振眉微微一笑道：「郭老弟有重孝，不能暢飲；你也少喝點，如果你敢惹事，今夜我們早點歇息，明日一早趕赴江南如何？」

我是誰跳了起來，叫道：「惹事？我我是誰不惹事還能活麼？究竟江南是什麼事？」

溫振眉笑道：「總之江湖多難便是了，尤其近幾年來，武林中怪事頻頻，許多

域外魔頭，皆紛紛重出江湖，殺孽無數，前日我在『試劍山莊』，有人捎信來給司徒莊主，顯然不知司徒莊主已遭不幸；輕燕當時拆閱，原來是天下第一大局『風雲鏢局』龍放嘯龍老前輩的急書，個中詢及司徒莊主是否應付得了曾帮主，而他未能親自趕來，因被『千手王』的人所困，不能離局……」

我是誰，郭傲白等俱爲一驚：「什麼，『千手王』左千震重出江湖？」

溫振眉點了點頭：「不錯，左千震作惡無數，心狠手辣，但却是武術之大宗師，二十五年前被中原羣豪合力追殺，以致逃竄南蠻，沒料到他廿五年後重現江湖，而且據說武功精進，座下『追風七十二劍』，武功更是驚人，他一旦重出江湖，只怕武林大亂，瞬息即臨了……」

我是誰勃然一擊木桌，喝道：「好哇！讓我我是誰會會他。」

溫振眉仍沉重地道：「據說『長笑帮』攻打『試劍山莊』之日，曾白水也曾赴『試劍山莊』決鬥，但却被一名暗器毒辣的青年所逼住了，以致遲到，屈雷，方中平等敗走，若曾白水先參與那一戰，『試劍山莊』與『長笑帮』決戰的結局很可能便不一樣了。目下能用暗器迫住曾白水，而又是年青人，武林之中還沒這樣的高手。那時『長笑帮』與『試劍山莊』之拚，武林中還不知道『試劍山莊』隱伏之實力，以爲『長笑帮』勝券在握；所以我很懷疑，那青年便是最近追隨『千手王』左右的黑衣青年兩人之一，他出現的目的很可能便是：不讓『長笑帮』瞬息間獲得大勝，而要讓司徒莊主及曾帮主最後火併，二人盡亡，『千手王』才有機所乘，席捲整個武林；我之所以作這樣的猜想，乃因那青年施用的是暗器，而左千震的兩大絕技，一是絕門暗器，二是無敵棍法，這青年人很可能便是他的傳人，一個傳人武功尙且如此，左千震絕不易與！」

我是誰動容道：「去！去！」

溫振眉奇道：「去哪裏？」

我是誰大叫道：「江湖有難，我們還等什麼？我已等不及明日了，我們現在就赴『風雲鏢局』！」

郭傲白也激動地道：「若是我能走，也是現在就走！」

溫振眉歎了一口氣，看着這兩人，心中忖道：這兩人在，江湖何愁無好漢？但也不愁惹不了事了。當下一笑朗聲道：「不再多喝一杯酒？不再多讀一卷詩？」

我是誰大笑朗吟擊節而歌：「渡江天馬南來，幾人眞是經綸手？

長安父老，新亭風景，可憐依舊！

夷甫諸人，神州沈陸，幾曾回首？

算平戎萬里，功名本是，眞儒事，君知否？」

吟罷將杯中酒，一乾而盡。

溫振眉也大笑長吟，笑看兩人：「况有文章山斗，對桐陰滿庭淸晝。

當年墮地，而今試看，風雲奔走。

綠野風烟，平泉草木，東山歌酒。

待他年整頓，乾坤事了爲先生壽。」

三人對視而笑，擊節長吟，好些英雄年少！

（本節完，全文未完。）

防身秘技

地戰的妙用

慧心

在許多種形式的戰鬥當中，地戰是最不容易應付的一種，特別是給人用一雙手叉住咽喉的時候，更加困難，原因是你的肩膊已經完全緊貼地面。這種情形要是發生在摔角台上面，被壓倒的人可以說是輸定的了，可是，如果這種情形是發生在現實生活上，那就不同了，受壓的人不一定輸，因爲受壓的人隨時可以使用一些絕招，向他反擊，要是對方只用一雙手叉住咽喉，下邊沒有坐在你的身上，這時你就索性用膝蓋骨向上撞擊，使他發生劇痛，反之，他坐在你的身上，你沒法用脚踢他，那就要另想辦法了，記得這一點，千萬不要把一雙手同時提高，分別抓住他的左右兩隻手，必須向他的一隻手進攻，因爲左手比較弱，你應該向他的左手發招，不發招則已，一經發招，即時要用盡全力去撲攻。

當你被壓在地上，而且叉住咽喉的時候你要左右手一齊出擊，用左手伸到他的左腕那邊，把它捉住，然後把右手伸到他左肘那邊，使勁一壓，當你這樣做的時候，必須把左手扣緊他的脈門，使它軟弱，否則，他仍有可能把你叉到氣咳，不容輕視。

爲了使呼吸暢通，你應該在展開攻勢的時候鼓足了氣，使他暫時沒法制服你，那是頂要緊的事，不要疏忽。此外，你還要知道這一點，你的左手向上抓，不要慢慢的發力，摸準了部位，便要出擊，突然一掌打在他的左肘上面，這才發生作用，打時愈快愈妙。至於你的腰腿之間任何一處，不要使勁，免得消耗氣力，你集中渾身氣勁放在掌心上面，這一掌一定打得很有勁，即使對方比你强，仍會鬥輸的，不必擔心。

要是他給你突然發招使勁一拍，必然是整個軀體傾側的，不管他側向那一方，他仍然是屈居下風的，你把他推跌之後，就有機可乘，但要注意這一點，你把他推倒之際，他的右手仍然可以乘機抓你的一雙眼睛，一定要把他的左手壓住他的右臂，否則，你仍是不安全的，在他的軀體似跌未跌之際，你的一雙脚不宜輕擧妄動，盡量把下半截身體抽起來，比較有利。也許你擅長使用一雙脚亦不可料，可是，打鬥當中最好是集中精神在手臂上面，脚的一方不宜施展，特別是兩人纏住倒地的一瞬，更加不宜施展出來，寧願反敗爲勝，壓倒了他，然後施展脚法取勝，打得狠的話，眞的可以一個膝頭就要了他的命。

回說上文，當你把他推跌的一瞬，應該是盡量爭取時間，左手抓緊他的右臂，絕不放鬆，再把他的右手壓住左手，自己則騰空右手，就可以利用它取勝，或者把它打在他的胸膛，或者打在他的下體，務求一招把他擊倒，用拳或用掌都可以，但不必移動自己的軀體，希望壓倒他，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碰得湊巧，「地戰」能够救你一命！

新派武俠長篇

魚躍塵飛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雷金枝對向陽君漸生情愫，幾番不忍揮劍，更且阻止劉昆等出手，終於在正午過後，向陽君傷癒復原，劉昆慘死掌下，達雲寺靜虛老上人，佛前靜坐，陡覺心驚肉跳，以十二天星菩提神斗起了一卦，卦象顯示大凶，心知大刦將臨，命人立召來主持摩雲大師及經堂兩位高僧金錫、金杖，向三僧說出日前迫於無奈，指點劉昆往殲除向陽君之事，爲此而引來殺身之禍，依據卦理推斷，測出大難已經臨頭，也測出救向陽君於絕地者爲女人，卦象並顯示凶煞已向本寺接近，恐怕大刦即在眼前——

古剎兇星降　聖地煞劫臨

三僧俱知老方丈卦象應驗如神，平素非十分疑難困心之大事，萬萬不會以此卜占，既然這麼說，自然絕非虛語，一時都不禁沉默不語。

「摩雲」大師長眉揚動了一下，吶吶道：「這麼看起來，那洩露之人是……」

「老衲左思右想之下，只得一人，」說到這裏，他苦笑了一下道：「其實老衲早已看出了此女是有些靠不住，果然事情出在了她的身上。」

金杖大師問道：「方丈指的，是那一個？」

靜虛方丈雙手合十，輕喧了一聲佛號道：「這個人，也就是剛才老衲所提到的那個雷姑娘——雷金枝。」

摩雲大師輕喧一聲道：「阿彌陀佛，這件事誠是不可思議的了，那位雷姑娘令兄不是傷在向陽君手裏麼？何以反而會做出不通情理之事？」

靜虛方丈道：「自然，這件事有些奇怪，只是除去此女以外，再也不可能另有別人，姑不論到底是否此女，反正卦象顯示此一大凶之兆，却是萬萬不會是假，老衲此刻約見你三人來此，乃是意欲想一萬全之計，如何避免此一步凶殺大刦！」

金錫大師合十，道：「無量佛，方丈不必顧慮許多，達雲寺佛門善地，豈容得俗子猖狂？那人不來便罷，果眞尋上門來，就由卑座與金杖師弟，出面攔阻化解，以卑座二人聯手之力，就不信阻攔不住此人？」

靜虛上人嘆息一聲道：「這個人只怕比你們所想的，要厲害的多，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老衲雖不曾見過這個人，但是聞知他許多異處，更悉知此人得擅『太陽功力』，便斷定他實爲一不可輕視之大敵，老衲這近年以來，功力已漸漸生疏，雖然仍保有八分實力，但是到底能否敵得過此人，尚在未知之數。」

摩雲大師口喧佛號道：「喃無阿彌陀佛，以卑職之見，方丈還是不宜出見的好，那人如果眞的來了，由職等三人推說方丈別處雲遊去了，諒他又能奈何？」

靜虛上人頻頻搖頭道：「這樣不好，那人志在必得，如果見不着老衲，何得就此甘心？如果爲此禍延達雲寺，更是不妙！再者，老衲卦象既已顯示本身大凶之兆，只怕輕言一走，決計是逃躲不過的！」

冷冷一笑，老和尚那張憔悴的臉上，却又情不自禁的顯現出幾分豪氣。

「再說，老衲生平從不作欺人之言，如今身在佛門，更當嚴守佛律，不打誑語。」頓了一下，他嚴肅的道：「老衲已決定以身試刦，倘能爲此而消弭了本寺一場浩刦，自身生死，倒也可以置之度外！」

「阿彌陀佛，」金杖大師雙手合十道：「方丈言重了，方丈武術造詣，已入化境，卑職實在不敢想當今人世還有誰是你老對手，再說尚有卑職等三人承當一切，哼哼，那俗家子不來便罷，果胆敢咆哮佛門，却要他當場束手就擒！」

靜虛上人道：「出家人不可稱一時意氣之勇，向陽君果眞近日來到，却要以禮相待，從容化解，非到萬不得已，不可妄動殺機，切記，切記。」

三僧聆聽之下，各自垂首合十，表示虛心接受。

摩雲大師道：「方丈但請放心，這件事既關係到本寺未來盛衰，職等自是大意不得，一切尚請方丈吩咐才是！」

靜虛上人吶吶道：「話雖如此，『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來人既是心懷叵測，我等就不可不防，關於這件事，老衲略有盤算。」

摩雲大師道：「方丈既有主張，即請賜示，以便有所遵循。」

靜虛上人道：「摩雲——」長嘆一聲道：「這件事老衲曾經再三盤算，却是難以週全，看來一場凶殺是在所難免，老衲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要是這個向陽君來了，不聽老衲好言規勸，爲了本寺安全起見，就不得不全力與以週旋。」

金杖大師宏聲道：「方丈不必有所顧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如犯我，雖是佛門善地，却也不能善罷干休！」

金錫大師道：「阿彌陀佛，以卑座之意，我等似乎應該先行有所佈置才是！」

「老衲正有此意，」靜虛上人雙手合十吶吶的道：「來人向陽君絕非凡俗之輩，老衲之意，你等三人必須聯手合組一陣，在萬不得已時出手攔阻，或可阻其一時之銳，如能使其到時知難而退，才是上上之策！」

摩雲大師道：「方丈的意思是……」

靜虛上人臉上現出一片深思，喃喃的道：「你等是否尚記得去歲中秋之夜，老衲曾與你們參習過一陣『北斗七殺』，後以此陣殺氣過重，而未曾練習？」

金杖大師頓時道：「卑座記得，莫非方丈……」

「不錯，」靜虛雙手合十道：「無量佛，向陽君既擅太陽功力，本身必爲『正陽魁罡』之性，尋常拳脚，只怕難近其身，必欲以至陰殺數，方可去其鋒芒，那『北斗七殺』陣勢，雖非『至陰』之性，却屬陰陣之列，如果搭配得宜，或可收相當功效，說不定使其知難而退也未可知！」

摩雲大師揚眉笑道：「方丈所言極是，非常之時，行非常之事，如果這人眞如方丈所說，那麼以此一陣來應付他，却是至爲恰當。」

靜虛上人道：「話雖如此，本座却不敢以此爲萬全之計！本座也須作必要的準備。」

金杖大師道：「方丈之意是……」

靜虛上人冷澀的道：「這個向陽君，本座雖然與他不曾見過一面，可是自信却對他甚爲瞭解，爲今之計，本座只希望他遲來二日，至時本座雖不敢說必能制勝於他，起碼他却不得奈何於我！」

金錫大師忽然一驚道：「啊，方丈莫非要以二日之功，打通全身關節，『欲以先天之氣，補後天之功』麼？」

靜虛上人點了一下頭道：「本座正有此意。」

三僧相繼神色一變，彼此對看了一眼，心裏俱都有數，看來這個老和尚，誠然是以性命，意欲與對方一搏了！

原來每一個精於上乘武術之人，都練有「先天之氣」，亦即是所謂的「先天元罡」，這類功力，常能於必要時提取運用，以補後天之不足，只是說非內功達到於極頂「澄波返渡」境界之人，不足以提取運用……

靜虛上人以浸淫內功近五十年之功力，練成了這等成就，只是近年來沉心於佛學，無形中疏忽了武功的反哺，一旦面臨大敵，欲行非常之功，就不得不先要有所準備！

這一段抽調準備過程，至爲艱鉅，以老上人之功力成就，尚且須要二日夜之久，在這一段時間之內，必須全身固守，身如呆偶，更須意志堅守，全力給本身各關節之逐一打通，乃能使先後天之一混氣機相互串連，否則一經外敵干擾，即有「岔氣」之危，可就有性命之憂！

老上人有見於此，焉能不心存愼重？

摩雲等三個既知上人心意之後，因鑑於上人之如此重視，各人俱不禁轉爲沉重，不敢掉以輕心！

靜虛上人喟嘆一聲道：「你三人明白了老衲之意，此刻即着手準備一切吧。」

摩雲大師點頭道：「方丈請放心，職等即刻全力部署，那人果眞來了，絕不容他侵入雷池一步，一待方丈功力圓滿之後，諒他也無可奈何了！」

靜虛上人點頭道：「老衲所祈求，也正是如此，怕只怕在刦難逃，萬一這個向陽君來得倉促……」

金杖大師霍然站起來道：「方丈大可不慮，職等受方丈平日愛護有加，正是報効之時，有我三人之力，足能給來人以重創，到時定當施展全力，以期拖延到方丈大功告成，然後合力消除了這個大鬧佛門的孽障！」

摩雲，金錫二僧亦隨聲附和，靜虛上人眼見三僧如此氣盛，心中倒也暫時不再憂愁！

當時靜虛方丈遂即打點精神，就防守應對之策，詳細與三僧檢討了一番，尤其是對那一陣「北斗七殺陣勢」更有精細之指點！

直到三僧告退之後，天色已近「申」時。

靜虛上人乃命守侍在外的「培空」小僧來到近前，見禮之後，退侍一邊。

老上人打量着面前的這個英武少年，恍然發覺到對方頭蓄短髮，顯然還未曾剃度，不禁驚得一驚！

「你竟然未曾剃髮皈依麼？」

「培空」躬身道：「弟子理當於半年前剃髮，惜適住持大師差遣，往江南『應天寺』走了一趟，返回之後，錯了日子，住持師父關照，須待今年年底才得補行剃度之禮，就這麼躭擱了下來。」

靜虛上人道：「原來這樣。」

說到這裏禁不住喟然發出了一聲長嘆，微微笑了一下道：「這麼說起來，你仍是在俗弟子了？」

培空窘笑了一下，垂首道：「弟子誠心向佛，已經過摩雲師父通過了考試，只是目前仍然帶髮修行而已！」

靜虛上人點點頭，說道：「你俗家姓名是？」

培空道：「弟子俗家姓名叫郭**彤**，是豫南人氏！」

「噢——」老和尚點了一下頭：「郭**彤**，你前進一步，到我跟前來。」

培空愣了一下，拘謹的向前一步，站立在靜虛上人跟前，老上人一雙眸子在他臉上咕嚕嚕轉了一週，輕嘆一聲道：「這就是了，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培空，你雖然深具向佛之心，只是老衲觀諸你面相，却深知你目前斷非佛門之人。」

「培空」大吃一驚，猝然色變道：「老方丈，你老是說，弟子……」

靜虛上人搖搖頭道：「郭彤，你向佛之誠老衲前此已由住持師父處悉知甚詳，對你之棄家從佛，甚是嘉許，只是今日細察你面相，却知悉你塵世間日後尚有許多牽聯，觀諸你英華內歛，威上眉梢，你之未來，却尚大有可爲，六旬之後，將有一段因果，或許再入佛門，亦是光大佛門之人，唉！老衲果眞是胡塗了，竟然不知道達雲寺內，尚藏有如此大才…可惜……可惜……」

一口氣訴說了好幾聲「可惜」，那雙細長的眸子緩緩收攏成一條綫，一剎間，現出了無限慈光。

「如果老衲早發覺你這等氣質，更知你目前非我門中人，老衲就不會這般對你了…可惜……可惜……」

「培空」呆了一陣，退後一步，苦笑道：「方丈師父，你老的意思，弟子明白……弟子知道，眼前達雲寺將有一場事故，你老是想將弟子差遣出寺，避開眼前這場佛家刦數，是也不是？」

靜虛上人冷冷的點點頭：「你這話說對了一半。」

「方丈師父請賜其詳！」

「本寺將有一場刦數，這件事你所料不錯，」老上人目光深湛的注定着他：「只是老衲却不曾有將你遣開離寺的心意，這一點你大錯了。」

「培空」面色一喜：「這麼說，方丈師父是要弟子留在寺中了？」

「不錯，」靜虛上人道：「我不但要留你在寺，而且尚要將你留在我這偏殿，也就是老衲此刻置身的禪房之中，你可願意？」

「培空」躬身一禮，道：「弟子謹遵法諭！」

靜虛上人微微一笑，心情像是忽然間爲之開朗了許多。

「郭彤，你可知道，老衲如今端視你爲護身之符。」頓了一下，他遂即接道：「一旦渡過了眼前這步大刦之後，老衲當會酬謝於你，對你來說，那將會使你終身受用不盡。」

「培空」恭謹抱拳道：「弟子謹知唯方丈師父之命是從，却不敢心存半絲非分之想，方丈師父，只請將任務交付弟子就是。」

靜虛上人聆聽之下，緩緩點了一下頭道：「很好，你既然如此誠懇，老衲不妨就告訴你，多則三天，少則眼前，將有一個極爲厲害的武林中人，要來到達雲寺中，目的即在要尋老衲報仇，老衲已經囑咐了方才三位大師，要他們佈下『北斗七星』之陣，迎接這個不速之客，只是……」

苦笑了一下，老上人搖搖頭：「……雖然如此，他三人只怕仍然不是那人對手，老衲雖然自信功力不會輸給這人，只是却要我先行作一番準備工夫之後，才可與那人決一勝負，問題就在這裏，老衲這一番準備工夫，却必需要二十四個時辰，才可大功告成，如果那人在此時間之內來到，老衲之性命，可就萬萬難以保全！」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遂即發出了一聲長嘆：「老衲之意，郭彤你可明白？」

「培空」神色一振，氣態昂然的道：「弟子明白，弟子當誓死保護方丈大師渡過眼前難關！」

「噫——」老上人長長的吁了一聲，頻頻點頭道：「你可知，你的這番說話，却給與了我無比信心……孩子，我說不出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總之我寄托在你身上的希望，有甚於三堂大師，彷佛只覺得你，才是老衲唯一得力之人。」

「培空」退後一步，躬身道：「弟子惶恐……」

靜虛上人點點頭道：「豈止是你，老衲亦何嘗不是？說來慚愧，三十年佛門修行，修心養性之功，一朝面臨生死關頭，却仍然有些放心不下，誰要能看破生死這一層，也就去佛不遠矣！」

「培空」雙手合十道：「方丈師父說的是，弟子有一事不明，想要向方丈師父請教！」

靜虛上人點頭道：「你說吧。」

「培空」道：「弟子承方丈師父垂青，殿前侍衛，但是自忖除却一腔血氣之勇以外，別無所恃，那所來之人，既是這般厲害，如果連主持師父等人也不是來人敵手，弟子又何能敵擋與他？弟子生死事小，如因此而使得方丈師父受了損害，弟子雖萬死亦難贖其罪，是以此刻想起，大是惶恐不安！」

靜虛上人點頭道：「你說的不無道理，老衲自然也已想到了這一點。」

輕嘆一聲，他目光注向「培空」道：「郭彤，你昔日未來寺前，所習武功，是什麼路數？」

「培空」道：「是嶺南『玄鶴門』——先師『麒麟子』在武林之中，雖無什麼聲名，只是一身武功却甚了得，被號爲『玄鶴門』開派以來，最傑出弟子之一。」

靜虛上人神色微微一動，驚訝的道：「什麼，你竟是……『麒麟子』尚無波的門下弟子……？」

「培空」點頭道：「弟子愧蒙先師識拔，並被認爲可造之才，只可惜方入門牆，習技不及二年，就逢先師東海覆舟之痛，先師棄養之後，弟子不容於『玄鶴』師門，這才被迫離開……自是天涯浪跡，飽受人世淒涼，乃至於看破人生，才來到寺裏……」

靜虛上人喃喃道：「阿彌陀佛，你塵緣未了，原是不該來到這裏的！這也是一段緣份，無量佛，善哉，善哉，如無今日之因，焉得明日之果！」

「培空」怔了一下道：「方丈師父，你老說些什麼？」

「這些都是後話，你還不能明白！」

靜虛上人輕嘆一聲，道：「眼前只道眼前吧！」

微微一頓之後，他遂即又道：「你既是出身『玄鶴門』，可曾習過『玄鶴門』的『無敵鶴爪』之功？」

「培空」道：「無敵鶴爪功爲玄鶴門最傑出上乘功力，弟子入門日短，功力淺薄，還不够資格學習此功，不過承先師偏愛，曾經以此功入門之術，也就是『鶴眠術』傳授與我，弟子習後覺得有輕身益氣之妙，是以一直到如今也不曾間斷，算起來已有六七年之久了。」

「噢，」老上人打量着他，緩緩點頭道：「這就難怪了，這就難怪了……」

停了一下，他才道：「郭彤，你所習『鶴眠』之術，乃是最爲傑出的內裏調練功夫，也是鍛練你本門『無敵鶴爪』之功的不二法門，難得你竟然持之以恆的習了六七年之久，莫怪乎你神充內寔，看起來儼然內家一流高手無異了！」

「培空」心中一喜，躬身道：「多謝方丈師父誇獎！」

靜虛上人道：「你既然有這等功夫，那可是再好不過，我現在即傳授你一式七招手法，你却要細心領會……記住，這七招手法，很可能將是你我救命之數，稍有疏忽，或是不能發揮盡致，都可能爲你我帶來殺身之禍！」

「培空」點頭道：「弟子不敢！」

靜虛上人於是唸出了「七」個字訣，並分別傳授了七種不同的動作！

「培空」情知眼前之時間急迫，更知道自己所習這些招式，將是用以老上人臨危救命之招，誠如所言，自是不敢稍存疏忽！

當下「培空」乃行打點起精神，將老上人所傳授之七種招式用心習會。

靜虛上人看着他演習了一遍，略一指正，微微頷首讚嘆道：「你果然聰穎敏悟——只可嘆，你我到此刻才得結識，實在是『相見恨晚』了一些，果眞皇天見垂，得使老衲避過了眼前這一難關，我必將青眼以待，將老衲任氏一門絕技，傾囊傳授與你。」

雙眉一搭，他嘴裏情不自禁的喧道：「阿彌陀佛——，喃無阿彌陀佛！」

「培空」試着運行那一式七招，忽有心得道：「方丈師父，這些招式是否全憑心氣之力才得運施？」

「然！」老上人微微一笑道：「老衲正在等候着你的有此一問！這就足見你對這些招式已經深切領會，很好！」

他於是再進一步解釋道：「這一式七招，名喚『開陽七掌』，誠如你所說，乃是一種全憑內元眞氣行使的招法，如無精湛內功爲基礎，簡直毫無用處——」

微微一笑，他吶吶道：「愈是武功高強不可一世之輩，愈是對於這些招式，不敢心存大意，你當知老衲之主要用意，乃是在借此拖延時間，以待運行『澄波返渡』之功！一待老衲這一功力圓滿之後，也就無畏於來人了！」

於是，老上人乃就運氣行功之竅訣，細心的爲他指點了一番，看看天色已晚，老上人又從新關照了他許多應付策略，才行換了一襲寬大袈裟，盤膝在蒲團之上坐好！

「培空」遵囑在他身座兩側，各自燃起了一盞青燈，輕輕將他座前一層竹簾放下來。

靜虛上人點點頭道：「至目前爲止，一切看來都甚是完好，希望此番部署，純係多餘才好，否則的話，唉……」

他發出了一聲冗長的嘆息！

過了一會兒，他才苦笑着接下去道：「……我必須要告訴你，將要來的這個人，可能是你生平以來，從來也沒有見過的厲害敵人，你看我作了這些萬全的準備，到時候很可能對來人根本產生不了什麼作用，果眞如此，那也是老衲命該如此，郭彤——爲你之計，到時候切莫要再行猶豫，就該快快逃生去吧！」

「培空」聆聽到此，一時心如刀絞，不禁垂下頭來！

靜虛上人苦笑道：「來人向陽君，雖然與老衲素未謀面，不過據老衲側面觀察，此人雖係手狠心毒，却也不失於方正，這裏是佛門善地，除去老衲以外，或許還不至於對別人濫施殺戒，不過這也只是老衲一方面之臆測而已——」

「萬一他要是大舉興仇，連你也放不過的話……」老上人思忖着緩緩的道：「老衲倒有兩句話要教導與你！」

「培空」心情至爲沉痛，仍然是不發一言！

靜虛上人臉現淒慘，微微笑道：「那時你爲了活命起見，不得不說上兩句謊言，騙他一騙！」

「培空」愣了一下，苦笑道：「弟子又能說些什麼？」

靜虛上人道：「以老衲猜想，此人既有『正陽魁罡』之性，必屬酷愛自然之士，你不妨詭稱老衲生前乃酷愛自然之人，曾事先交待於你，將此身後臭皮囊，掛於後山頂峯之樹，以待天風化解！」

頓了一下，他嘆息一聲，吶吶接道：「此一請求，說不定會爲他所接受，你如有此機會，即可乘機脫逃了，如能苟脫性命，趕快遠去——」

說到這裏乃由身邊取出一串掛珠，交與他道：「這串佛珠你好好收着！」

「培空」接過來，十分惶恐的道：「方丈師父，這……」

靜虛上人道：「——待到風平之後，速速趕上鄂省狼牙山，七紫坪，面見一個人……」

說到這裏，老上人情不自禁的咬了一下牙道：「……這個人乃是武林中一個行踪極其飄忽，武功高超出衆的怪傑，也許你却沒有聽過這個人……」

「他……是誰？」

「『野鶴』崔奇！」

「野鶴崔奇？」培空嘴裏重覆着，實在也想不起有這麼個人……

靜虛上人吶吶地說道：「此人與老衲稱得上當年故舊——你見了他，什麼話也不須多說，只將這串佛珠交給他……他如問你什麼，你就告訴他：『紅葉凋零』四個字——」

說到這裏，老上人痛苦的搖了一下頭，又嘆息道：「……那時，這個崔奇必會再詢問你，你與我乃是什麼關係？你就告訴他說是師徒之誼，他必又會問你，何所去從？你再告訴他一句話——」

定了一下，老上人搖搖頭，臉上現出一番淒涼：「這句話對你今後一生都將受用不盡，你却要緊緊的記在心裏……」

「培空」雖然痛心至極，可是却也知

道老上人眼前所交待，關係着今後未來至爲重要，是以於痛心之中，猶能保持着相當鎮定！

老上人冷冷一笑道：「那個野鶴崔奇問到這裏，你就告訴他說：『來索舊日之債』！」

「來索舊日之……債？」

「不錯……來索舊日之債！」

一刹間，老上人眸子紅了，兩行淚水，突地由他慈祥的眸子裏滾落下來……

輕起雲袖，他拭了一下臉上的淚痕：「你只要說上這一句話，崔奇苟或尚有一些人心，必將視你如子侄，將其生平絕技，毫無保留的傳授與你了……」

「培空」陡然一驚之下，抱拳道：「方丈師父但放寬心，事情萬萬不會落到這般田地，你老人家安下來調息運功吧！」

靜慮上人雙手合十，輕輕喧着佛號：「阿彌陀佛，喃無阿彌陀佛，喃無阿彌陀佛——」

說到後來，聲音越見細小，老上人也似乎越見疲累，一雙眸子情不自禁的緩緩閉攏起來。

「培空」知道他已入定過去，當下不敢在一旁打擾，合十一拜，遂即悄悄走向簾外，在老上人先前關照之處盤膝坐好！

此時天色已然入夜，「培空」緬懷着此一特殊使命，心裏未免忐忑不安，幾經克制，才使得心情平靜下來，漸漸提吸導引，也跟着入定過去。

× × ×

夜色再深——距離着光明的明天也更接近了一些！

在距離天明，約莫有半個時辰前後，天色更見黝黑，整個天空就像是潑了一片墨那般的濃黑——

此時萬籟俱靜，整個天地之間，聽不見一些兒雜亂聲音，倒是隔着一山之外的村墟夜臼之聲，隱約可聞，間歇的傳入耳中！

站在山頂上，居高下望，四面一片黝黑，但只見達雲寺一寺光明在望，尤其是自寺門開始起，用以迎接至山下的那條蜿蜒小道，在間歇性的一串黃紙燈籠高挑照射之下，像是一條火龍般的盤沿直上，看來極其醒目刺眼！

也許是住持大師的特別關照，平素一向疏於防範的寺廟，今天卻加添了前所未有的一番防範！

就在這條蜿轉山道之端，左右各自站立着一個年輕力壯的灰衣頭陀！

「摩雲大師」顯然已經重視了這件事，是以在衆多弟子之中，特別挑出了一些精銳，用以未來的攻防任務，其中四名武功最高者，用以配合「摩雲」「金杖」「金錫」湊成「北斗七殺」之數，下餘一十二名，各自分派大寺院山道各處，用以防範！

眼前這兩個年輕力壯的灰衣頭陀，一名「培大」一名「培光」，均係十二名弟子之一，被安置在山道之端，負責入寺登山另一道關隘之口！

那山道左右各自置有一塊平整高起的石墩，二僧盤膝其上，對面坐守。

「培大」虎臂熊腰，「培光」豹頭環眼，看上去兩個人都孔武有力，像是有一身傑出不凡的武功！

一陣山風襲過來，兩側樹林子發出一陣子唰！唰！之聲，那插立道邊高挑在空中的一盞黃紙燈籠，被風搖曳得婆娑起舞，遠看過去眞有點「鏡花水月」的感覺！

「培光」和尚伸了個懶腰，由石座上站起來，道：「今天夜裏是有點邪門兒，我怎麼老是覺着不大對勁兒，莫非眞的有什麼事要發生不成？」

高個子的「培大」和尚咧嘴笑道：「有屁的事，什麼事還能發生在廟裏？你知不知道——這是佛門善地呀！」

「培光」和尚搖搖頭道：「不不……你沒看見麼……住持大師和兩位精武師父都出動了……而且，不是還關照我們，要我們留意那個人麼？」

「培大」和尚把身子向後面一靠，倚着樹幹，含糊的搖搖頭，他實在有點睏了，想倚着樹打上一個盹兒——

那裏知道，就在他眼睛剛要閉上的一刹——忽然看見了一個人——

說是一個人，還不如說那個人的一雙脚來得恰當！

那是一雙甚是有力踏立在青石板道上的脚步，雪白的長筒布襪，套着一雙純白的「多耳蔴鞋」，乍一看上去，這雙脚還眞有一點像是廟裏的和尚。

一驚之下，培大和尚睡意全消，趕忙的抬起頭來，可就把對方這個陌生的行脚客人看清楚了……

——好傢伙，和尚肚子裏嘆了一聲！

這個人好高的身材，站在山道正前方，足足有七尺高下，說不出的一種英挺魁梧——

淒迷的燈光映照着，這人古銅色的膚澤，眉目英挺，豪氣逼人，他那麼直直的站在那裏，兩道目光烱烱如炬，卻有「不怒自威」氣勢！

這個人的奇怪裝束，尤其使得年輕的「培大」和尚大爲驚異——

只見他身上一襲「雨過天青」的湖色長衫，卻在前胸地方綉有一血紅色的大太陽，兒臂粗細的一條髮辮，由頸後甩置前胸，卻在辮梢上結着光華閃爍的一棵一顆珠子！

這個人，這種氣派，裝束，神態，驀然的出現在眼前，怎不令人大吃一驚！

「培大」和尚一驚之下，連出聲招呼對座的「培光」都忘了！但是後者卻由他奇異的表情上，立刻覺出了不對，緊循着前者的視綫發覺了來人！

頓時，這個「培光」和尚也愣住了！

辮子大漢遠遠的注視兩個和尚，過了一會兒，臉上輕輕帶着一抹冷笑，遂即舉步向前繼續走來。

漸漸地，雙方越來越爲接近！

燈光之下，也使得這個人被看得更爲清楚！

兩個年輕和尚彷彿在對方這個人方一露臉的當兒，已被其那種特殊具有的氣息給鎮住了！

一直到這個人，第二次站立住脚步時，才使得他二人恍然一驚！

來人偉岸的身軀，顯然已站立在眼前，彼此距離不及一丈。

這個距離，大大的威脅了二僧的安全

，使他二人在猝然一驚之下，雙雙情不自禁的站起身來，

那人仍然是一動也不動的看着他們兩個！

「培光」和尚雙手合十，向着來人微微欠了一下身子：「阿彌陀佛——這位施主深夜登山，敢問要去那裏？」

辮子大漢微微頷首道：「這山上廟宇，可是達雲寺麼？」

「培光」和尚道：「正是敝寺，施主你是——？」

辮子大漢點點頭，道：「這就不錯了，在下此來正是投奔貴寺，小和尚請頭前帶路！」

「培大」和尚閃過身子，合十道：「施主高姓大名，此來敝寺有什麼貴幹？」

那人嘿嘿一笑，往斜裏走出兩步，面向沉沉山林夜色道：「小和尚，看樣子，你們兩個是專爲等人來的，哼哼……好個精明的老禿驢——」

說到這裏，他倏地回過頭來，那雙眸子裏猝然加添了幾分異采……

「也好！我不妨告訴你們！也好給我實實在在傳上去！」

「培大」和尚合十欠身道：「小僧洗耳恭聽！」

辮子大漢冷冷一笑道：「我名金貞觀，人稱『向陽君』的便是——你們也許沒聽說過，可是這廟裏的老方丈卻一定不會陌生！」

「培大」合十應了一聲道：「金施主來到敝寺，是——？」

「兩件事！」自稱金貞觀的魁梧漢子道：「第一件是朝山進香，第二件專誠拜見貴寺裏的『靜慮』老方丈，當面問安，並有一事當面候教！」

「培大」和尚頓時神色一變！

一旁的「培光」和尚上前一步，强作笑臉道：「金施主來的眞不巧……」

「怎麼？」「向陽君」金貞觀陡然睜大了眼睛！

「培大」和尚欠身合十道：「金施主有所不知，敝寺方丈三日以前，已入後山關寺坐關入定去了！」

向陽君冷哼一聲道：「後山那裏？」

「這個……」培大有點心虛的樣子：「……老方丈行踪隱秘，他老人家的一切，就不是小僧所能知道的了！」

向陽君那雙銳光如炬的眸子，在這個和尚臉上一轉，冷笑道：「你們這廟裏還有些什麼人？誰當家？」

「培光」和尚岔口道：「眼前不多，只有住持『摩雲』師父！」

向陽君點頭道：「很好，那我就找他去！」

培光攔阻道：「施主，現在天色未明，廟裏僧人，都還沒有起身，你又去尋那個？」

向陽君冷笑一聲道：「囉嗦！」

右臂輕起，向着培光身上搪去，培光早已看出了來人的不是好相與，是以彼此對答之間，心裏已存了十分仔細，這時見狀不甘示弱，更要拿捏一下對方的斤兩！

原來這廟裏年輕一代的和尚，在靜慮方丈授意之下，隨着金錫金杖二位精通武技的師父，都練有一身相當不錯的功夫。

眼前的培光，更是個中傑出之輩，練有一手像樣的「鷹爪功」，平素頗是自負，只可惜沒有施展的機會，這時眼看着對方這個魁梧漢子向自己動粗，因爲先已自住持大師處得了指示，悉知來人意圖對本寺不軌，可以便宜出手……

是以眼前他也就不再留情，二話不說，箕開兩掌，直向着向陽君搪來的那隻手腕上抓去！

「噗！」一聲抓了個結實！

「培光」心中一喜，先還不敢施出十成勁道，只用了六成功力猝然十指一收，直向對方腕子上力抓過來，就勢足下站定，用力向外一推，叱道：「去！」

滿打算對方無備之下，萬萬受不住這等重力一抓一推，說不定當場就許出醜！

這可是他的如意算盤，事實上却是他的「一廂情願」！——就在他十根手指方自接觸到對方手腕上的一刹，一陣子奇熱感觸，驀地循着他遞出的手指直襲上來！

同時之間，「培光」更感覺出對方站立的身子，簡直重若山岳，自己一推之下，非但未能將對方身子撼動，自身却爲一股反彈的勁道，猝然將身子給反震出去！

「噗通！」一聲，反跌出七尺以外！

這一下看似不重，其實却實在不輕，原因在形諸內外的兩股力道作祟——

眼看着這個「培光」和尚在地上打了個滾兒，才爬起一半，即由不住又摔了下去，一時只覺得全身上下各處骨節火爆針刺般的疼痛，那裏還能站立起來。

向陽君根本未曾還手，甚至於他仍然站立原處，全身上下連動也沒有動一下！

目睹着這個「培光」和尚的出醜，他冷冷一笑，點頭道：「傻小子，你要想身上舒服，最好給我乖乖的在地上躺上一會兒自然也就好了，要是儘自這麼胡踹亂跳，可是自討苦吃！」

「培光」和尚原來在地上拚命的打滾，聽他這麼一說，頓時不再滾動，果然痛苦大減，雖然這樣，那張臉已痛得面無人色！

一旁的「培大」和尚看得觸目驚心不已，却已激起了他的同仇敵愾之心！

當時他一言不發，猝然提聚丹田之力於兩掌之上，乘着向陽君轉身空檔，嘴裏一聲怒叱，霍地施展一個虎撲之勢，搶到了向陽君背後！

由於「培光」吃虧在先，「培大」更是不敢大意，是以兩手之上貫足了眞力勁道，用「通天神拳」中的「雷霆萬鈞」之勢，霍地向着前行向陽君背後擊來！

「碰，碰！」兩聲大响！

「培大」這雙拳，就像是擊在了一面金皮大鼓上一般，向陽君亦如前狀，身形紋風不動，「培大」却由不住痛呼一聲，足下一陣子打跌，倒退出去，那兩隻握拳的手，雖不曾當時折斷，却是幾乎折斷，一時青筋暴露，突地腫起了老高！

所謂「十指連心」，這陣子砭骨奇痛，「培大」簡直無法忍受得住，只痛得全身打顫，直到站立不住蹲下身來……

向陽君直立的身子，回身都不曾回一下——直直的站立了一會兒，遂即拾級而上，直向着山道繼續前進。

「培大」捧着腫脹的兩隻手，一時痛

得連眼淚都淌了出來！

倒是「培光」經過少時的休息，已經勉强忍痛站起！

他記着「摩雲」師父的關照，不敢怠忽職守，當下踉蹌着跑上左面山坡之上！

那裏有一個小小茅亭，亭子裏懸掛着一口鐘！

「培光」忍着身上砭骨奇痛，雙手推動撞鐘，發出了「噹噹！」的鐘聲！

靜夜無聲，這幾响鐘聲眞有如「黃鐘大呂」，一時震耳欲聾，响遏行雲——鐘聲起處，空谷迴响，四山齊應，驚飛起宿鳥滿天！

前行的向陽君聞聲止步，臉上微微現出一些冷笑，繼續向山道攀行上去！

驀地面前燈光搖閃，黑暗中閃出了一老二少三顆和尙光頭——

兩名少僧，每人一襲灰布短衣褲，手持沙門戒刀，每人左手高擧，高挑着一盞上面書寫着「佛」字的白紙燈籠，燈光正照之下的那個老和尙，皓首白眉，面色消瘦奇特，正是達雲寺的住持大師「摩雲」師父！

雙方乍一照臉，老和尙雙手合十，驀地喧出了一聲佛號：「無量佛——善哉！善哉！」

接着，老和尙深深一揖道：「施主這是往那裏去？」

向陽君站住脚步，端詳着正面這個和尙道：「和尙你又是那個？莫非也要攔阻我的去路不成？」

老和尙雙手合十，目光深邃的注視着當前這個人，心裏已是有數！當下喟然一嘆，吶吶道：「老衲摩雲，職司達雲寺住持，施主敢莫是人稱『向陽君』的那個英雄麼？」

向陽君猝然爲對方呼出了名號，不禁吃了一驚。

他陡地跨前一步，一股內熱眞力，在他跨步之始已向對方襲到，老和尙面色突地爲之一凝，禁不住後退一步。

向陽君虎目圓睜道：「不錯，某家姓金名貞觀，人稱向陽君，老和尙你又怎麼知道的？」

摩雲大師一面暗自運功抵禦住對方襲來的內熱眞力，一面故示從容微微一笑。

「金施主，敝寺方丈早已算定施主此刻登山，是以特命老衲率領寺中弟子列道相迎。」

微微一頓，他口頌佛號道：「阿彌陀佛——施主你請！」

一邊說，一邊側身讓路。

向陽君陡地收回內熱眞力，對於老和尙之臨危鎮定，心裏甚是佩服，自然也就知道對方並非易與之輩。

「且慢！」他站住脚步冷冷的道：「你這廟裏方丈又是那個？」

摩雲大師「赫赫」一笑道：「敝寺方丈法號上『靜』下『虛』，施主莫非沒有耳聞麼？」

向陽君把「靜虛」二字在嘴裏唸了一遍，冷冷一笑，點頭道：「不錯，金某此行正要訪他，我們走。」

摩雲伸手道：「金施主請！」

向陽君方自踏進一步，忽然站住道：「不對！」

摩雲大師道：「怎麼？」

向陽君目射精光道：「金某與你家方丈冒昧平生，來前既未示知，他又如何得知？」

摩雲大師道：「阿彌陀佛，施主有所不知，敝寺方丈佛法高深，無所不知，金施主此來早已在計算之中。」

向陽君鼻子裏輕輕一哼道：「這麼說金某來意，你家方丈也知道了？」

「無量佛——」摩雲大師雙手合十道：「這個方丈倒未曾示下，只道與施主素緣深厚，特令老衲深夜相迎不可怠慢。」

向陽君冷哼一聲，心知有故，只是藝高胆大，却也不曾十分放在心上，當下點點頭，道：「既然這樣，有煩老和尙頭前帶路了。」

摩雲大師一揖道：「正要如此。」

一揮袍袖道：「頭前帶路！」

兩名挑燈弟子應了一聲，持燈前行，「摩雲」合十道：「金施主請。」

向陽君微微一笑，情知老和尙所以要走在自己背後，是深恐自己對他在背後施以暗算，不覺暗中失笑，當下大踏脚步，緊緊跟在前行二僧背後，「摩雲」遂即起步，緊綴着他身形之後，一行人直向山上行去。

前面來到了一處殿院，燈火照耀得甚是光明。

向陽君在二名小僧率領之下，踏入殿院。

只見這院子四週繞生着萬竿修竹，夜風之下婆娑起舞，蕭蕭竹影配合着悅耳的竹濤聲，令人心智神爽，如有出塵之思。

不知何時，殿前已佇候着兩名小僧，向陽君甫行踏入院中，二小僧一起合十躬身施禮，執禮甚恭。

向陽君站住脚步，抬頭打量殿匾，黑底金字——「達雲前殿」。

是時，摩雲大師已自後面步上，引手道：「施主請！」

向陽君那雙銳利眸子四下一轉，看不出甚麼蹺蹊，遂即步入前殿，摩雲大師隨後步入。

大殿裏一片靜寂，只是各佛前香火不綴，數十支高脚佛燭吞吐着灼灼青光，和座前的十數尊金身佛雕映襯得極見氣派，當得上「寶相萬千」。

向陽君看着一列大佛，情不自禁的降下了心裏急躁，他雖非佛門弟子，但「明心見性」，面對諸佛，却不禁問心有愧，自感殺孽深重，當下向着佛前深深行了一禮，退後一邊，在角落裏的一張紅漆木櫈上坐下來。

摩雲大師合十道：「阿彌陀佛，施主你也信佛麼？」

「不不！」向陽君搖搖頭，冷冷道：「靜虛方丈在麼？你請他快快出來，我不想在這地方停留甚久。」

摩雲大師微微一笑道：「方丈師父後山坐關未歸，施主要是有甚麼事，可在此等候二日，約莫到後天上午大概是可以回來了。」

向陽君楞了一下，霍地站起來道：「我不信。」

「出家人不打誑語！」摩雲大師雙手合十道：「方丈確實坐關去了，施主要是

不耐久等，可否請先行轉回，到後天午後再來，方丈必定在此恭候大駕，如何？」

向陽君冷笑一聲，身形倏轉，捷如飛鷹般的已閃身殿外，摩雲大師吃了一驚，趕忙跟隨着他身後飄向殿外。

「老和尙。」向陽君目射精光的逼視着他：「你這是給我鬧的甚麼玄虛？」

話方出口，身勢陡然向前一欺，右手突然張開，直向着摩雲大師肩上抓來。

摩雲大師一驚之下，左肩霍地向下一沉，右手甩處，用「霸王卸甲」手法，向對方那隻手掌上推來。

殊不知向陽君這一招只不過是個虛勢，旨在掩飾下一式的實招，摩雲不知究竟，以實招迎架，可就正好落入了他的計算之中。

他這裏手掌方自推出，倏然間，只見向陽君壯軀飛轉，猛可裏，右肩上一陣奇痛刺骨已被向陽君五根手指，緊緊的抓了個結實。

一任摩雲大師有一身了不起的功夫，可是猝然失策之下，爲對方拿住了肩頭，無形中那肩上「雲門」「中府」「周榮」三處穴道，也就控制在對方指下，在對方五指力收之下，一時全身麻軟不堪，由不住簌簌的起了一陣子戰抖。

「金施主……」摩雲大師臉色鐵青道：「你這是……幹甚麼？老衲……又是那一……點開罪與你？」

向陽君一雙眸子，咕嚕嚕在他身上轉了一轉：「說，你方才所說是眞的？靜虛方丈當眞不在寺裏？」

摩雲大師暗中提運眞力想去抗衡對方五指勁道，無奈全身麻軟不堪，一時竟是難以提起勁道。

「施主——你要怎地？」

以摩雲大師一寺「住持」之尊，實在是難以開口向對方討饒，可是在對方內力拿捏之下，更是難以與對方抗衡，誠乃是萬分尷尬之事。

向陽君滾圓的一雙眸子，咕嚕嚕在對方身上轉了一轉，忽然鬆手退步。

也就在這個動作甫一完成，他身軀已自然後退三尺有餘，摩雲大師足下一個踉蹌，差一點摔倒地上。

「倒看不出來，老和尙你也練過幾天功夫，」向陽君嚴峻的一雙眼睛，打量着對方：「能够當得住我這『五指神燈』功力的人，武林中還不多見，金某與你無怨無仇，自不會輕易的傷你性命，哼——我只問你那個靜虛老和尙眞的不在廟裏？」

摩雲大師已經領略了對方厲害，對方雖說是隨便的出了一招，自己竟然無法躲過，以此而斷，雙方差距簡直判若雲泥。

有此見地，摩雲大師早先的一腔自信，頓時化爲子虛，也就更加的急於擺脫眼前。

「阿彌陀佛——老衲無緣無故，何必騙你？施主如若不信，大可隨老衲至後殿一看究竟。」

這幾句話，誠然是昧心之論，只是出自一個道貌岸然的出家人口中，却看不出絲毫作僞。

向陽君冷哼一聲道：「靜虛老和尙在那裏坐關？」

摩雲大師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這個老衲可就不淸楚了，方丈師父的行踪，一向是神妙不測！」

向陽君仰頭向後山巉崖峭嶺看了一眼：「是這座岩？」

摩雲大師吶吶道：「大概是吧，後面地方大得很呢。」

向陽君冷笑道：「好吧，我暫且相信你所說的，就在這殿裏等他兩日。」

說罷，轉身步向殿前，却不向大殿裏跨入，只在殿前一張朱漆木櫈上，坐了下來。

摩雲大師見他坐下，禁不住心裏鬆了一口氣，道了聲「阿彌陀佛」，雙手合十道：「殿裏設有禪房，可供施主休息，你不進去歇息？」

向陽君冷冷的道：「這裏就好——你不要再來嚕嗦我。」

摩雲大師自忖得計，心裏已是篤定，當下合十一揖道：「既然如此，老衲也就不打擾了，門外現有站更弟子二人，可供施主隨意差遣。」

向陽君道：「那倒用不着，你只命人送來一罐泉水，乾饅兩個就可了。」

摩雲大師道：「這樣甚好，老衲告辭了。」

向陽君冷峻的目光，緊緊的逼視着他道：「老和尙，你說的話，我姑且相信，如果你存心欺騙於我，可就休怪我掌下無情——你且去吧。」

摩雲大師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哆嗦，當下虛應了一聲，合十再拜，遂即匆匆退下。

× × ×

摩雲大師一逕來到了「達雲寺」側面偏殿。

只見「金錫」「金杖」二人左右立在殿前。

見面之後，「金錫」合十道：「大師將那廝如何安置了？」

摩雲嘆息一聲道：「阿彌陀佛，這個人好不厲害，現在總算被我誆至前殿，我佯稱老方丈在後山坐關未返，要在後日正午才可轉回，竟然騙過了他——但願這一段時間裏，不要出了差錯才好。」

「金錫」恨聲道：「這個魔頭，果如方丈所說，確實厲害，培大，培光兩個弟子，都幾乎落了殘廢，大師以爲如何？」

摩雲大師一雙銀眉，霍地搭了下來，搖搖頭，苦笑道：「不怕你二人見笑，老衲有生之年，還不曾見過這麼厲害的對手……只怕方丈大師所言不假，本寺百十年開寺基業，說不定眞要毀在了這個魔障手上。」

一面說，抬起一隻手來，連連在肩上摩挲不已。

「金杖」和尙皺眉道：「大師，怎麼了？」

摩雲搖搖頭道：「沒甚麼，只不過先前被那人在肩上抓了一下而已——這人竟然練有『五指神燈』的指上功力，老衲未曾落成殘廢，已是萬幸。」

「金杖」道：「這件事大師看要如何處置？」

摩雲大師不答反問道：「方丈情形怎麼樣？」

「金錫」插口道：「方才我悄悄進去

，見着了方丈護法弟子培空，據他說方丈師父正在要緊關頭，千萬擾亂不得！

摩雲大師點點頭說道：「爲今之計，只有期盼方丈師父能够完成此一功力，或可尚有却敵之機，否則的話，只怕大事不妙。」

「金杖」冷冷笑道：「大師不必過於憂心，我等已作好了必要準備，那人老老實實等到後天方丈功力完滿之後醒轉，自然是再好不過，否則我等就施展『北斗七殺陣』與他一拚，倒也不知鹿死誰手！」

摩雲大師嘆息一聲，搖搖頭：「眞要是那樣，可就大事不好，二位師弟年事尚輕，須知『明哲保身』，才得以身事佛……千萬遇事衝動不得，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喃嘸阿彌陀佛！」

「金杖」聆聽之下，雙手合十，道：「大師放心，我二人一切唯命是從也就是了。」

摩雲大師輕嘆一聲道：「本座自信平素養性有年，誰知一遇上今夜之事，竟然內心大是惶恐不安，較之方丈師父之臨危鎭定，簡直不可同日而語，這件事在佛而謂，當得上一步大刦，誠乃是一種異數，只有希冀其和平化解才是上上之策，對於老方丈所囑安排之『北斗七殺』陣勢，只能候其不得已，萬一之用，事先却千萬不可露出一些痕跡，否則一旦被那人看出破綻，只怕闔寺都難免要牽連受害，豈不是大大的罪過。」

「金錫」看了「金杖」一眼，二人悶不吭聲，未置可否。

摩雲大師悄悄向殿前走了幾步，張看了一下，遂即退後，輕聲道：「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老衲還要到各處去看看，你二人暫且不要離開這附近，如有意外，即刻以飛鈸傳音通知我便了。」

「金錫」合十道：「大師放心去吧，我二人決計不會誤事！」

摩雲大師這才匆匆離開自去。

「金錫」打量着摩雲大師離去的背影，冷冷哼了一聲道：「主持師父看是被那斯嚇破了胆，我就不信這個人有甚麼了不起的功夫——」

「金杖」較「金錫」更要氣盛，聞聽之下冷笑道：「我也是心裏有氣，這斷身入佛門，竟然如此猖狂，要不是老方丈刻下在緊要關頭，我眞要去會一會此人，看看他到底有甚麼驚天動地的能耐！」

「金錫」左右看了一眼：「怎麼樣？你有胆子沒有？」

「幹甚麼？」

「哼！」金錫冷笑道：「那斯刻下聽說就在前殿，你我這就去看看他去！」

「金杖」微微一楞問道：「你想幹甚麼？」

「金錫」獰笑一聲道：「我二人雖自負一身能耐，却苦無機會施展，今夜機會來了。」

「這個……」金杖皺了一下眉：「我看不大好，萬一一個下手不成，壞了方丈的大事，只怕百死也難贖其罪，這件事千萬造次不得。」

「金錫」冷笑道：「好吧，既然你也這麼怕事，那麼我就自己走一趟！」

言罷擧步向前。

「金杖」橫身攔住道：「師兄——施不得！」

「那麼你就跟我走一趟，」金錫盛氣凌人的道：「我二人一旦聯手，那斯絕難逃得了手去，想想看，如果我二人擒住了他，該是何等光彩之事？」

「金杖」被他說得心裏一動，臉上頓時現出猶豫表情。

「放心吧。」金錫和尚聳慂的道：「我們只不過是去看上一看，沒有機會也就算了。」

「金杖」被說得心裏活動，當下點點頭道：「好吧，我們只去看看，你可千萬不要惹事。」

「金錫」點點頭道：「這個自然！」

說罷他遂即頭前帶路，「金杖」一向順從這個師兄慣了，再者他二人一同從佛，一同習武，三十年如一日，當眞是親同手足，所練武功更多爲聯手却敵之招，自不忍師兄單身涉險——這時自忖拗「金錫」不過，嘆息一聲，只得隨他前往。

說起他二人一身武功，確實不弱，較之那位「住持大師」摩雲來，眞不知要高明多少。

這時他二人，一經展開輕功，宛若兩隻深霄大雁，但見兔起鶻落，快若飄風，那消一刻，已翻下了眼前山崗，來到了位處半山之間的「達雲寺」前殿。

大敵當前，他二人不得不心存仔細。

離着前殿約有半箭之遙，他二人遂即放慢了脚步。

站立在山道上，打量着前殿正門，即見兩個站更的和尚左右併立——由殿門到裏面正殿還有一段距離，也不知那個「向陽君」現在那裏？

「金杖」遙遙向着門前兩個僧人招了招手，二僧之一頓時發覺會意，左右看了一眼，匆匆來到面前。

「弟子培眞，參見兩位師父！」那和尚一邊說話，雙手合十，向着二人深深一揖！

「金錫」道：「不必多禮，那人還在麼？」

培眞和尚點點頭道：「師父說的是那個姓金的施主？」

「金錫」道：「不錯，就是他。」

小和尚往後面瞧了一眼，趨前一步，小聲道：「回稟二位師父，那位金施主可眞是一個怪人。」

「金杖」道：「怎麼回事？你慢慢的說。」

「是！」培眞小和尚說：「剛才弟子爲他送水進去的時候，看見他獨自個拳着一條腿，倚靠着門板，竟然是睡着了！」

二僧對看一眼，「金錫」冷冷的道：「胡說，天下那有站着睡覺的道理？你怎麼知道他睡着了？」

小和尚道：「弟子淸淸楚楚聽見他發出鼾聲，一定錯不了。」

「金錫」冷笑一聲，道：「現在還在睡麼？」

「還在——」小和尚立刻又道：「不過他睡的很機警，弟子雖然行動很輕，而且距離他很遠，還是把他吵醒了——他睜開眼看了我一眼，告訴我沒有事不許再進去，否則格殺勿論，弟子一害怕，趕快就

跑出來了。」

「金杖」輕嘆一聲，看向「金錫」道：「我看我們還是謹愼一點的好，現在就回去吧！」

「金錫」搖搖頭道：「那有這麼好的事，既然來了，總要看個清楚。」

遂向那個叫「培眞」的小和尚道：「我們想去看看他，你看可方便麼？」

培眞小和尚想了一下道：「有個地方可以很清楚的看見他，二位師父請隨弟子來！」

「金杖」道：「你要小心了，千萬不可以被他發覺。」

培眞小和尚道：「師父請放心，這地方最隱秘，他絕對不會發覺的。」

一面說轉身頭前帶路。

二僧跟着他繞向前殿側面，小和尚回頭以手按唇，輕輕噓了一聲，三人脚步放得極輕，如此前進了數百步，來到了偏殿院牆一角。

小和尚推開了一扇門，回身道：「這裏最安全，上面是藏經閣，可以側面清楚的看見他，弟子職責所在，不敢怠忽，就向二位師父告辭了。」

「金錫」點點頭揮手道：「好吧，你去吧。」

小和尚離開之後，二僧這才循梯上樓——那樓梯久年失修，足踏其上，連連幌動不已，不時的發出「吱！吱！」之聲。

二僧心中一驚，對看一眼，暗提眞力，頓時身輕如燕，極其輕微已登上樓廊。

這處藏經閣，年久廢置，早已無人問津，非但樓梯上積滿了塵灰，四下裏更都佈滿了蛛網，二人上來無防，弄了個滿頭滿臉，甚是狼狽。

小和尚帶來的這個地方，果然是個隱秘所在，由於地處斜角，距離前殿尚有一大段距離，雖然如此，站在樓廊一角，却可以把整個前殿正面打量得十分清楚。

二僧幾乎沒有甚麼費事，立刻就發覺了那個怪客——「向陽君」。

果然正如小和尚所說，夜月之下，只見「向陽君」金貞觀倚身殿門，拳着一條腿，金鷄獨立似的站在那裏！

二僧因有了小和尚的一番話，是以見狀，直覺的認定向陽君是在入睡——

只是這種睡眠的姿態，未免也太怪了一些！

他二人還是第一次見到這個向陽君，想不到對方竟是這般身材高大，意態軒昂的漢子，乍然目睹之下眞不禁嚇了一跳！

淡月斜掛天際，辰星寥落——天色雖然黝黑如故，只是慣於早起的人，俱都知道，天色不久就要亮了，二僧借着閣簷的陰影掩飾着身子，繼續在遠遠打量着向陽君——

只見他七尺高軀略略前傾，只腰背部份倚靠着門扉，一顆頭搭垂向前，那一條黑光油亮的大辮子直垂下來，辮梢部份幾乎已經挨着了地面，雖然是拳着一條腿靠獨脚站立，另外左右手，却把持着一口長匣鐵劍，以劍鞘的尖部，支點着地面，借以保持着身軀的平衡。

他身上那一襲繡着「旭日東昇」的湖青色長衫，無論什麼時候，在人一經注目之下，無不給人以驚心動魄之感。

「眞是一個怪物！」金杖一面打量着，小聲與身邊的金錫道：「看來，他是眞的睡着了！」

金錫冷笑道：「聽掌寺方丈說，這人深精一種『太陽神功』，太陽要在白天才會出來，難怪他熬不住這漫漫長夜了！」

金杖道：「話雖如此，畢竟這個人武功高不可測，你難道忘了住持師父方才所說麼？」

金錫道：「我打算過去看看！」

金杖搖頭道：「不可！」

話方出口，金錫身軀一長，已飄身下地，金杖再想招呼已是不及，不禁吃了一驚。

只見金錫之力一路提聚丹田，身若飛羽飄空，轉瞬之間已向着「向陽君」身邊襲近過來——金杖在樓閣上看得汗毛直豎，却又不能出聲招呼，急出了一身冷汗。

金錫和尚眞個胆子不小，一個人施展輕功，倏起倏落，轉瞬之間已襲到向陽君立口處丈許左右站住，打量了一刻之後，遂即又轉過身來，一路騰縱如飛，須臾已轉回藏經閣樓座之上！

金杖一把抓住他說：「你好大的胆子，够了，够了，我們回去吧！」

金錫掙開他道：「你聽着，這廝眞的睡着了，鼾聲如雷，正是你我下手的最好時候。」

金杖心中一動，却又搖頭苦笑道：「這件事關係太大，千萬造次不得，我們還是走吧。」

金錫冷哼一聲道：「既然你也同住持師父一樣的怕事，那就先回去吧，看我獨自一人也能擒下這廝——」

一面說時，這和尚眞的恃强，轉身待去。

金杖拉住他道：「好，好，我同你一起去就是——只是這件事却是千萬大意不得，你預備怎麼出手？」

金錫想了想道：「你我二人由左右包抄上去，同時下手，用閃電左右連環手傷他兩肋，只一招就可將他擺平下來！」

金杖搖搖頭道：「這樣怕不妥當！」

「怎麼不妥當？」

金杖道：「連環雙手是重手法，施展起來，怕要費許多力道，那樣一來，我們人還未到，只怕足下先就帶出了聲音，豈不把他給驚醒了？」

金錫怔了一下，點點頭道：「這話也有道理，依你之見呢？」

金杖想了想道：「我隨身帶有授徒時的『綿繩』一根，可以在丈許以外飛出，將他拿住，然後再施展點穴法將他制住，這樣可好？」

金錫想了想，點頭道：「好，我們就這麼着，你一拋繩子，我就上去，咱們給他來一個措手不及。」

說時，師兄弟二人雙雙飄身而下。

論及他二人武功，確實有過人之處，壯大的軀體落下地面，竟然不曾帶出一點點聲音。

一陣夜風迎面吹來，金杖由不住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陡然間，他內心起了一陣恐懼，有點擧步不前！

金錫見狀旋身而回，拉了他一下小聲道：「你怎了？」

（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以一人之力，解決了橫行中原達三年之久的彎刀殺手，他雖也受傷多處，但俱是皮外之傷，經敷藥休息後巳告無恙，爲了擺脫對方監視，楚小楓採取了由明轉暗的方法，命令快航五十里，詎在中途，遇一小舟强向大船撞來，四英與二劍童經多次反擊，始把小舟弄翻，也將小舟上的一男一女擒獲，據供彼等共有十條小舟，二十人，誓要撞沉大船以殺楚小楓，楚小楓不願殺此輩屬從，命縱之使去，然後命全船戒備，船上各人均換上水靠，楚小楓仍是一套長衫，不過，成方已捧來他用的長劍——

大江藏蛟蟒　小鎮隱龍蛇

楚小楓望着滔滔江流，輕輕吁一口氣，說道：「王平，停航，這艘大船，可能會被他們撞沉，使不會水的人，各自有個準備。」

王平低聲道：「公子，你看，咱們全力向岸上衝去如何，也許不等他們攻來，咱們已經上了岸。」

楚小楓道：「他們選擇了這個地方下手，自然是早已經有了準備。」

王平道：「停舟待敵，豈不是給了他們更好的攻擊機會。」

楚小楓笑一笑，道：「咱們大概不會太畏懼來人的武功厲害。」

敢情，楚小楓早已示意成方下令抛下鐵錨，把帆船穩在了江心。

王平道：「是！小的聽他們說過，得公子幾招指點之後，他們都獲益甚大，招數雖然不多，却是一種突破，使他們武功，更登上一層境界。」

楚小楓笑一笑，道：「王平，我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不太知道江湖上的事情，不過，我覺着他們既然在這個地方動手，自然有他們的算計，他們是已把這裏的形勢算計的很清楚，我無法斷言，他們早已在這裏設下了埋伏，但他們可能想不到咱們會把帆船穩定下來。」

王平道：「是！公子高見。」

楚小楓道：「四英和成方，華圓，再加上八個操舟手，都會水中功夫，帆舟穩定下來，也可以使他們空出手脚來，對付他們。」

王平心中更爲敬佩，一躬身，道：「公子，才智過人，見解卓越，實非我等所及。」

楚小楓道：「這只是一種推斷，眼下，還未證實是否有效。」

兩人說話之間，瞥見四艘小舟，鼓浪而來。

一看那小舟型式，已知是强敵來攻。

段山快步行了過來，道：「公子，要不要屬下等先下水迎上去。」

楚小楓道：「他們先派一艘小舟試攻，就是想探測一下我們的迎敵之法，這四艘小船來攻，只怕別有準備，你要多多小心一些。」

段山道：「屬下遵命。」擧手一招，四英像四隻飛燕一般躍入水中。

四個人各選一舟，迎了上去。

八個水手中的四個，也執着水中用鈎鐮槍，躍下水中。

但却未離船遠遊，守在帆船正面。

另外四個水手，却放長了錨繩，使船在水中，有些活動的餘地。

這時江面無風，波浪不大。

周橫，王平，手中扣了暗器，七虎，三婢，也都一排列，施用暗器的，都扣了暗器，不用暗器，也找了一些可以代作暗器施用之物。

可惜，船上未備弓箭，如有弓箭，該是最有效用的對敵之物。

四艘小型快舟，在距帆船還有六丈左右時，已被四英攔住。

四英各自選擇了一條船，忽然間由水中躍起，帶起了一片水珠，向船上飛去。

木船上，仍有一座小艙，艙門開處，探出來一枝長劍。

劍光打閃，幻起了一片劍光，封死了船身。

四英早已有了準備，由水中躍起的同時，長劍也同時出鞘。

一劍刺去，立刻響起了一聲金鐵交鳴聲。

這時，段山以强勁腕力，劍勢直入，封開了對方劍勢，左足已搭上了甲板。

艙中人半身探出，又是個穿着青衣的少女。

似乎是這些小舟上配搭的都是一男一女。

青衣少女似是要極力阻止段山，登上小舟，一劍不中，立時衝出了艙門。

事實上，她已經沒有能力阻止段山登上小船。

但那操舟的大漢，在青衣少女一劍未能阻止段山的時光，他及時擧起了木槳，一槳掃了過來。

這一槳的力量，使得段山第二隻脚無法跨上甲板。

青衣少女的及時躍出艙外，劍招連環，全力猛攻。

那是一種全力拚搏，不要命的瘋狂攻勢。

段山竟然被那劍勢逼住，無法再走第二步。

連接下那青衣少女一十八劍，和操舟大漢五槳攻勢，人又被逼下了小舟。

四英是排教中訓練出來的精銳，資質，才慧，都經過嚴格的選擇，本來是爲教主訓練，近身從衞，却被教主派給了楚小楓。

這些在計劃下長時期培養出來的人才，在年輕高手中，鮮有匹敵。

這些小舟上的男女，也都算得高手，但如站在平等的機會上動手，他們都無法和四英抗拒。

段山被逼下小舟的同時，夏海，劉風，馬飛也被逼了下來。

那說明了，四艘小舟上發生的事情完全一樣。

也說明了這些小舟的男女殺手的武功，也完全一樣。

敢情，這一批年輕的男女，也是專門培養出來的殺手。

他們有着瘋狂的兇悍。

四英落入水中之後，那青衣少女，毫不放鬆，站在甲板上，雙目盯注在四英身上，仍然不停的揮舞着手中長劍。

劍光和江波相互輝映。

完全不給四英再行接近小舟的機會。

但那操舟大漢，却拚命划動着小舟向大船衝去。

他們大有不顧生死，只求一撞大船的[illegible]氣。

四英立時改變了對敵之法，潛入水中不見。

向前狂衝的小舟，已然接近到大船一丈四五。

守在船邊的水手，已伸出了手中的鈎鐮槍。

四艘小舟上的四個青衣少女，同時站了起來，微挫柳腰，作勢欲撲。

顯然，她們已不再理會段山等四人，準備飛撲手執鈎鐮槍的水手，以給予小船撞上大船的機會。

就在這時，向前衝行的小舟，却突然打了一個轉，向一側偏去。

四小舟各自轉向，變成了互相撞擊之勢。

這是極不易防止的突然變化。

但，四個操舟大漢，竟然有應變的方法。

只見他們各擧手中木槳，在對面而來的船上一點。

四艘小舟，交叉而過。

也就是寸許之差，沒有互相撞上。

這全憑熟練的技巧，和快速的應變才智才成。

四舟交錯，又遠遠離開了大船。

楚小楓冷眼旁觀，發覺來人，都似盡量在保護船頭部份。

他一直在用心旁觀，不知道這些小舟憑藉什麼能够和大船相撞。

他現在發覺了，那小舟的船頭上，有一種什麼特殊的裝置。

這種裝置，只要撞上了這艘帆船，就

可能把這艘大船毀去。

所以，他們盡力在保護這座小舟的船頭，不讓它相互撞上。

這就是他們逃避開的原因。

看出了個中內情，楚小楓立刻提高了聲音，道：「問題在小船的頭上……」

只見遠處水波分裂，又有五艘小船，飛馳而至。

那人說的不錯，十艘小舟，已然全部出動。

這時，段山等四英，已然飛躍而起，落在小舟之上。

四英等也發覺了目下處境的危機，落上小舟之後，立時各出絕招。

幾劍飛刺，快如閃電。

但聞幾聲尖叫傳來，四艘小舟上的青衣女子，先行中劍落水。

段山等一急，用出了楚小楓傳授的劍法。

一人得手，三人學樣。

段山重創了那青衣少女之後，劍勢已轉，指向那操舟人。

操舟人也不過剛剛把小船轉過了頭，避開互撞之危。

段山等已然借機登上小舟，殺傷那青衣女子，同劍攻到。

操舟人抓起木槳，準備反擊，劍勢已中前胸。

段山等也瞧出了處境之危，心中已有打算，操舟人中劍之後，立時飛起一脚，把敵人踢入了江中，抓起木槳，轉過小舟，向飛馳而來的五艘小舟迎去。

他們練過操舟之術，動作熟練，小舟立時分波裂浪迎了上去。

楚小楓一皺眉頭，高聲說道：「小心一些，雙舟相撞之時，立刻躍入水中。」

五艘疾馳而來的小舟，似是很怕和段山等小舟撞在一起，盡量避免撞上。

但段山等却操舟直追。

雙方在江面上，展開了一場追逐閃避之戰。

兩邊操舟的技術，都很高明，但見小舟在江波中打轉迴旋，激烈異常。

忽然間，馬飛找到了一個，忽然一轉小舟，撞上段山追逐的小舟。

這一下，那人無法讓避，撞個正着。

但聞蓬的一聲大震，火光迸飛，激起了一片水浪，烟硝。

馬飛操縱的那艘小舟，前半身已經炸的粉碎。

但那被撞上的一艘小舟，却已經炸成一片碎屑，木塊。

船上的兩個人，也被炸血肉橫飛，落入江中。

馬飛呆住了，他想到這船上定有古怪，但却未想到，竟是如此厲害，船頭上竟裝是的火藥。

這小舟的構造，早已經過了精密的計算，所以馬飛才沒有受傷。

但他存身的小舟，因半身碎飛，已經無法再保持平衡，向水中沉去。

馬飛索性棄舟入水，向另一艘小舟撲去。

馬飛的經歷，使得段山，夏海，劉飛，都有了極大的責任感，這些小舟，都不能撞上大船。

馬飛的安然無恙，也給了他們很大的一個經驗，那就是坐在後舵的操舟位置上，人不會受傷。

三人立刻全力操舟，向另外四艘小舟上撞去。

雙方操舟之術，雖然都很高明，但對方很吃虧。

段山等顧慮少，轉動靈活，對方却是想把小舟轉向大船。

一陣追逐之後，又響起兩聲大震。

火光，江浪，混合成一股黑色的水柱，升起了兩丈多高。

四隻小舟，同時碎散。

操舟的是夏海，劉風。

眼下，只餘下段山駕着一舟，和另外兩舟追逐。

但見舟轉，浪旋，段山那靈活的運轉，完全封住了兩舟的去路。

兩艘小舟閃避了一陣，突然有一舟轉過頭來，反撞段山。

這一下段山不得不閃避了。

血淋淋的經過，那一艘小舟被撞上，那艘船就算毀了，操舟人，也勢必被炸個粉身碎骨。

所以，段山不得不划轉開去。

這一來，却給了另一艘小舟的機會。

只見它疾如流星一般，划起了一道水浪，直向大船撞去。

段山的小舟，被逼到兩三丈外，就算現在想犧牲了性命，以舟身橫擋小舟，亦是有所不能了。

這時，那艘小舟距離大船，也不過三四丈外，這艘小舟急衝，快速異常。

大船上，四個水手，極力把大船搖動，向旁側讓避。

一則受錨繩所限，移動不大，二則，對方來勢太快，也來不及。

但大船的移動，使那小舟原本撞向船身，如今却偏向船尾。

眼看小舟就要撞向帆船船尾上，水中忽然向上躍飛起一條人影，直向小舟頭上撲去。

是夏海。

顯然，他準備將自己的性命，和小舟同歸於盡。

這人的豪壯，實在叫人敬佩。

楚小楓高聲叫道：「不可造次，讓它撞上，也不過只毀了一個船尾。」

事實上，他喝叫已經慢了。

夏海撲上了那小舟，略慢一步，沒有撞中船頭，撞中了船身。

小舟一偏，掠着帆舟的船尾過去，也不過數寸之差，就撞了上去。

當眞是危機千鈞，毫厘之差。

但那小舟上操舟人，飛起一槳，擊中了夏海左後肩上，木槳斷折，夏海被打的直沉落江水之中。

這時，王平，周橫，齊齊揚手，四點寒星，破空而出。

兩人的手法，時間，速度，拿捏的恰到好處，那操舟人又正在全神操舟，如何還能防到這襲來的暗器。

暗器到處，還擊中了那操舟大漢的要害。

兩隻沒羽箭，擊中後心。

兩枚鐵蓮子，擊中了那青衣少女。

小舟失去了控制，逐波而去。

就在王平，周橫發出暗器的同時，成方，華圓，也躍入了水中。

這些事幾乎都在同時發生。

夏海在成方，華圓帮助下登上大船。

他內功深厚，那一槳雖然打得很重，但還未把他擊暈過去。

段山，劉風，馬飛躍上了小舟。

這一陣，大獲全勝，對方十艘小舟，毀了九艘，另一艘逐波而去。

楚小楓望了夏海一眼，緩緩說道：「傷勢如何？」

夏海道：「不妨事，傷勢不太重，屬下還撐得住。」

段山伸手抓住了夏海的傷勢，夏海一皺眉頭，幾乎失聲而叫。

但他咬咬牙忍住了。

段山輕輕吁了一口氣，道：「老二，你傷勢不輕，肩骨是碎了。」

夏海道：「當時，小弟怕他擊中肋骨，所以，我用右肋承受一擊。」

段山道：「打斷了肩骨？」

夏海苦笑一下，說道：「沒甚緊要肩骨打碎了。」

楚小楓道：「夏海，你好好的休息一下——」

黃一虎取出一個玉瓶，打開瓶塞，倒出一粒丹丸，雙手捧了過去，道：「夏兄，這是療傷的丹丸，夏兄先請服下。」

夏海接過丹丸，一口吞下。

楚小楓道：「段山，扶他到內艙歇息一下，再仔細看看一下傷勢如何。」

夏海微微一笑，道：「主人，不用擔心，屬下却無性命之憂……」

楚小楓肅然接道：「我們只不過剛剛和强敵接觸，此後，險阻還多，你必需盡快養好傷勢。」

夏海一躬身，道：「屬下明白。」

楚小楓下令開船，帆舟急馳，在一處僻靜的江邊靠岸。

楚小楓召過八個水手，囑咐了幾句話，要他們小心應付，却帶着七虎，四英等登岸，重回襄陽。

這一次，他們的舉動很隱密，不但改裝易容，而且，分批行動，以各種不同的身份出現。

仔細檢查過了夏海的傷勢，發覺確不太重，只傷了一塊肋骨。

他內功基礎好，接上斷骨，疼痛大大減少。

王平找來了一輛馬車，使夏海乘車而行。

夏海扮成一個因病歸籍的巨賈，綠荷，黃梅，扮作了隨從。

紅牡丹和王平，周橫走在一起，兩個村夫，送一個村姑歸寧。

七虎，四英，都以不同的身份，以篷車爲中央，保持着可見相互接應的距離。

楚小楓帶着成方，華圓，急足先行。

三個雖然同行，也並非走在一處，保持適度的距離。

楚小楓完全改了樣子，王平的精巧易容術，把楚小楓扮了一個騎着小毛驢的半百老人，留着花白的山羊鬍子，十足的鄉下土財主的模樣。

成方，華圓，扮作了兩個村童，而且，忽然走在前面，忽然走在後面，而且兩個人因時因地的經常改換裝束。

就算對方奸狡似鬼，也無法猜想得出，楚小楓會把大批的人手，化整爲零的行動。

因爲，這作法很冒險。

在對方全力攔截，暗算之下，人手集中，才能使力量凝結於一處。

這樣個別行動，彼此雖然不是相隔太遠，這等分散行動，比走在一起的危險性，仍然大了很多。

楚小楓發覺了面對的組合，不但兇殘狠毒，而且狡詐萬端，更可怕的是，他們眞的主持人物，似乎一直隱身於幕後，出面的，和他們全然無關。

最接近那個組合核心的人物，似乎是景二公子，但景二公子死了，死得那麼完整，一點也未洩漏那個組合的隱密。

其次，是景二公子那位師妹，她好像說了不少的話，但眞正想一想，她也未洩漏出一點隱密。

但楚小楓發覺了一個隱密，自己一行人明來明往，一直在對方的監視之下，要想個什麼方法，使對方失去了監視自己的機會。

這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想法子把自己一行隱密起來。

以隱密對付隱密。

這等手段，非常的直接有效。

但這種事，如以丐帮帮主，或是排教教主的身份，就無法作到。

經過了數次嚴厲的考驗，楚小楓覺着自己和手下，都已可以擔當大任。

他決定冒一次險，希望能找到一個頭緒。

登岸處，距離襄陽城，大約六七十里，不算長，但也不算短。

楚小楓騎在毛驢上，表面上，閉着眼，什麼也不留心，但事實上，他一直留心着週圍的一切事物。

他希望發覺一些可疑人或物，但他却一直很失望。

直到快到了襄陽，仍然沒有發覺可疑的人和物。

直到天色快黑了下來，楚小楓等趕到了一處小鎭之上。

那是距離襄陽城十里左右的一小小鎭集。

鎭不大，不過兩百戶左右，但却有四家客棧。

四家相當大的客棧。

楚小楓進了小鎭，就下了毛驢，牽着走。

由北大街到南門口，憑長度也不過二十來丈。

楚小楓找不到一家像樣的酒館，甚至也找不到一家像樣的雜貨店。

但那四家客棧，却是富麗堂皇。

門口都掛着氣死風燈，廳堂裏也點着很多的燈火，耀如白晝。

照理說，這些客棧中，不會有太多的落脚客人。

但事實上，却偏不是那回事。

客人很多，而且猜拳行令，喝的十分熱鬧。

楚小楓看的很仔細，決不是辦喜事的樣子。

就算辦喜事吧！也不會四家同時辦。

這是個安靜的小鎮，鎮外一片平原，禾田遍野，應該是一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所在。

但這四家客棧，却是那麼的不調和。

楚小楓的心中覺着很奇怪。

突然地，腦際間靈光一閃，如若他們住在這個地方，翻遍了襄陽城，也找不到他們藏身之處，找不到一個可疑的人物。

忽然間，他發覺了，這裏有太多的可疑。

楚小楓停了下來，牽着小毛驢，直向店中行去。

一個店小二裝扮的大漢，快步行了過來，攔住了楚小楓，道：「喂，老頭子，你要到那裏去？」

楚小楓改扮得有點駝背，難爲他還能學出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老漢要住店啊！」

那店小二搖搖頭，道：「小老頭子，店裏已經住滿了人，我看，沒有地方給你住了。」

楚小楓道：「怎麼，你們開客棧的，不歡迎客人？」

店小二道：「不是不歡迎，我們店裏已經住滿了客人，你請到別家去吧！」

楚小楓搖搖頭，道：「這鎮上好幾家客棧，這個鎮又不大，怎會有這麼多的客人。」

店小二道：「小老頭子，你這就說的不對了，我們開店的，自然是客人越多越好，像你這樣說法，我就不用開店了。」

楚小楓道：「好吧！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店小二笑了笑，道：「小老頭子，其實，你應該知道，這地方離襄陽城已不太遠，騎着你那小毛驢緊趕一陣就到，那地方，人多地方大，到處都是客棧，只要你有銀子，什麼樣的客棧都有，比這裏好多了。」

楚小楓有意要和他多扯幾句，道：「那不是要化很多錢麼，這小鎮上的客棧，豈不是便宜一些。」

店小二道：「便宜無好貨，南京到北京，買的沒有賣的精，你不想化銀子，那就沒有法子得到好貨色。」

楚小楓道：「老兒生活簡單，一生省吃省用，辛辛苦苦積幾個錢，就是捨不得化。」

店小二道：「小老頭子，你這麼一把年紀了，存着錢不化，難道要帶到棺材裏去。」

楚小楓一面和那店小二說話，一面目光轉動，四下打量。

這家客棧中還經營酒飯生意，此刻還有不少的人在猜拳行令。

楚小楓打量了那些酒客一眼，緩緩說道：「這些人都是那裏來的？」

店小二雙目一瞪，道：「小老頭子，你不覺自已管的事情太多了一些麼？」

楚小楓道：「是！是！是……是我老人家多嘴。」轉身向外行去。

成方，華圓，早已在暗影中等候。

楚小楓直出南門，成方等隨在身後，保持着一定的距離。

楚小楓直行入一座濃密的森林中，把四英，七虎，聚集一處，緩緩說道：「我剛才發覺了一件事，那些客棧中的人，十分可疑。」

王平道：「是怎麼一個情形。」

楚小楓道：「我發覺他們可能就是我們要找的那一個神秘組合中人。」

王平道：「好啊……那不是得來全不費工夫。」

楚小楓道：「目下還沒有找出證據，自然不能太過武斷說他們就是那個神秘組織中人。」

王平道：「公子說的是，他們如是住在這麼一個地方，我們就算把襄陽翻過來，只怕也找不出一點他們的行踪了。」

楚小楓道：「今天叫我們無意中遇上，那該是一個很好的巧合，現在，要想個法子，證明這件事。」

綠荷道：「公子，我們去摸他們底的這件事，交給我們三個姊妹如何？」

楚小楓道：「交給你們？」

綠荷點點頭，道：「對！剛才我們也由那裏經過，看到了那一批人物……」

楚小楓笑一笑道：「你們瞧出了什麼沒有？」

綠荷道：「瞧出來了，那些人大半都是江湖上普通人物。」

楚小楓道：「一大半，還有一部份人，是什麼樣子的人物？」

這一方面，楚小楓的經驗，就和綠荷三姊妹等差的很遠了。

綠荷沉吟了一陣，道：「公子，我們不敢在那裏停留太久，我們沒有看得很清楚，但就我們留下的一點印象，那些人，好像不是常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

楚小楓一哦，道：「可是因爲，你們在那個組合中停留過，對他們知道的多了一些。」

綠荷道：「那倒不是，我們在那裏，雖然停留了很久，但却沒有接觸太多的人，但我們豐富的江湖閱歷，能使我們在看人一眼，就留下了一個很深的印象，他是不是江湖的老手，還是新出道的人。」

楚小楓道：「你是說，有一部份人是新出道的人。」

綠荷道：「是——他們雖然是和那些人混在一起，但一眼看去，我還是可以分辨得出來，他是不是常年在江湖上走動的人。」

楚小楓沉吟了一陣，道：「妳們是否已經有了一個計劃，如何接近他們。」

綠荷道：「公子，這種事，沒有一定之規，不過，我相信，我們有辦法能接近他們。」

（未完）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主治：
風濕骨痛，機能衰退
腰酸背痛，工作過勞
夜多小便，貧血頭暈
病後失調，陰虛盜汗
功能固本培元，寧神
養陰，常服更可轉弱
爲强延年益壽，堪稱
功效第一之男性補品
由于紫金丹葯效超著
，用者交相稱頌，銷
量已躍居全港之冠．

THE ROYAL GOLD

寧神固本
紫金丹

永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
盒巴南京街5號